SDE

语义发生三原理

意思从哪里来

王德生　胡志英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SDE 语义发生三原理——意思从哪里来》
著者	王德生　胡志英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四方程与原理运行方法论并裁定；王德生、胡志英著；文字由 AI（Claude）协作成稿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225 号
ISBN	979-8-90690-644-1
定价	US$3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四个方程、三原理纠缠与「原理运行方法论」由王德生于 2026 年 10 月 4 日口述给出（原话登记于导论与附录）；全书在两位作者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逐章独立质检并统稿，经作者审定。书中所引外部文献，标「核」者只核到摘要或原始页面一级；其余标〔待核〕，只转述大意，汇总于附录五「引文核验总表」。第　27　章「真跑一」为一次预先登记的英语小试，数据与脚本可复跑，结果只作初步支持，不作证明。各章开场的人物与场景均为构想。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六编三十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五件（近邻对账表、术语对照、预言登记、本书最弱处、引文核验总表）。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董事长。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起）、SIO 本体论（2024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本书由他 2026 年 10 月 4 日的四条口述而来：语义的四个方程，三个发生原理的纠缠，三原理自身的运行方法论，以及《SDE 语义发生三原理》这个书名。

胡志英，英文名 John，德麦国际 SDE Universes 平台语言发生学分站（lang.sdeuniverses.com）主持人，站内智能体「与 John 对话」的作者。长期用 SDE 发生学研究语言、语感与语言教学。

与王德生博士合著《语言发生学》（德麦国际专著第 41 号）。个人专著有《一花一世界》（第 60 号）、《语言的智慧》（第 62 号）、《知行合一》（第 71 号）、《记到谁的账上》（第 77 号）、《下一步才算数》（第 105 号）、《语言符号的智慧》（第 108 号）；在「普通人都能懂」系列中，著有《胡志英讲乔姆斯基：普通人都能懂》（第 183 号）；另著有《被折叠的课堂——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索绪尔》（第 218 号）。本书是她与王德生博士继《语言发生学》（第 41 号）之后合著的又一部语言学专著。

前 言

一句“改天”从哪里来

◆ 一、“妈妈，改天是哪天？”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阿宁下班去接女儿小芽，在地铁口碰见了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两人站在台阶边上说了七八分钟，问了工作，问了孩子，问了各自的爸妈。车要进站了，老同学一边往闸机里走一边回头喊：“改天请你吃饭啊！”阿宁扬起手：“好，改天！”

两个人都笑着，谁也没掏手机，谁也没说是哪一天。

走出去没几步，小芽拽她的袖子：“妈妈，改天是哪天？”

阿宁说：“就是以后的某一天。”

“星期几？”

“还没定。”

“那你们为什么不定？”

阿宁答不上来。她心里清楚，这顿饭多半吃不成，两个人也都知道吃不成；可刚才那句话一点也不假，说的时候是真高兴。到了晚上，小芽和奶奶视频，奶奶说“周末来看你”，小芽马上追问：“是真的周末，还是改天的那种周末？”

一个七岁的孩子，已经听出“改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日历上的另一天，一个是分别时说的一句暖话。她说不清，大人也说不清：一句不打算兑现的约，为什么人人都说，人人都懂，谁也不觉得被骗？

这本书想回答的，就是小芽这一类问题。

◆ 二、看清样子，还要问来路

拿“改天”去问一位语言学家，他能把它描述得很细。它是一个时间说法，指说话以后某个没定下的日子；它常跟“请你吃饭”“再聊”“去看你”连在一起，多半出现在告别的时候；说得轻快上扬，是客气，放慢了再补一句“说真的”，是认真；按礼貌的尺子量，它是得体的话，让分别不那么干。字典、语料库、语用学，各有一套办法把这些一一钉住。

这些描述都对，也都有用。可它们停在一个地方：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小芽问的不是这个。她问为什么不定，问人人都这样说是怎么回事，问这句客气话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她问的是来路。

有人会说，描述得再细一点，来路不就出来了？多收几万条用例，把“改天”在哪些人嘴里、什么场合、什么语气下出现算得清清楚楚，画出一张极精细的分布图。这张图很有价值，可它画出来的仍是样子：它能告诉你“改天”在告别时出现得最多，说不出人为什么偏在告别时说它；能告诉你它的客气用法今天比认真用法多，说不出这个比例是怎样一点点挪过来的。样子画得再细，也还是样子。第5章会拿一个词专门试一回，看描述学画到哪里就画不下去。

常规语言学最拿手的，是前一件事，把意思显出来的样子描述清楚。本书要追问的是后一件事：这个意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两件事并不冲突。没有描述，追问就没有对象；只有描述，问题就停在半路。所以本书第一编先把描述学讲足，把常规语言学的成果一格一格收进来，然后才往来路上走。

这件事今天格外要紧。一个词显出来的样子，查一查、问一问机器，几秒钟就能拿到一大段；可一个人为什么在这时候说这个词，这个词在他身上压着多少分量，机器替不了他回答。第29章会把这条分界讲清楚。

◆ 三、四个方程：一张表从头扫到尾

本书看语义用的是一张三行三列的表，本学派叫它九宫。第一行是 S，读作“显露”，讲意思怎样显出来、被人认下；第二行是 D，读作“差异”，讲推着意思发生的那些差别与过程；第三行是 E，读作“纠缠”，讲意思扎根在哪里、和什么缠在一起。每行三格，一共九格。

语义本身在第一格，记作 S1。它的通名叫“规范”，用到语言上就是语义：听得出、认得下的那套差别，包括对比、变化、分布三样。其余八格，都是用来解释它的。

第一个方程是 $S1 = F_0(S2, S3)$。S2 是模态，意思借词、借语调、借整片背景显出来；S3 是价值，拿说得对、说得得体、说得好三把尺子去量。这个方程只在第一行里转，回答“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本书叫它语义描述学，也叫语义显露发生学。上一节语言学家对“改天”的那番描述，全在这个方程里。

后三个方程跨到了第二行、第三行。$S1 = F_1(D1, E1)$，是语义发生第一原理；$S1 = F_2(D2, E3)$，是第二原理；$S1 = F_3(D3, E2)$，是第三原理。三个方程回答的都是“意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

四个方程摆在一起，有一件整齐的事：除了作为输出的 S1，其余八格在四个方程里恰好各用一次，不重不漏。这不是凑出来的。要把一个词的意思看全，就得从九宫的每一格看过去一遍；少一个方程，就有格子没看到。

◆ 四、三个原理，三个“为什么”

三个发生原理，各对着小芽的一个“为什么”。

原理一叫意向—三界原理：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定了这句话的意思。阿宁说“改天”，不是为了约饭，是为了把一次分别说得暖一点；她站的是两个人的交情，本书叫自我界，不是日程表所在的现实界。小芽站在现实界，所以要问星期几。同一个词，两个人站的地方不同，听出来的意思就不同。老同学回一句“好，

改天”，两个人都松了一下，这一松，本书叫幸福律，被懂的那一刻。她本来也可以说“回头约”“有空聚聚”“下次一定”，几种说法分量各不相同，挑中哪一个本身就在说话，这是自由律留下的余地。要是哪天这几种说法都嫌不够，人就会再造一个新说法，那是创造律的事。为什么说，由这三条律合起来定。

原理二叫路径—能量原理：意思是用出来的。按本书的读法（只作示意，没有拿历史语料核过），“改天”起初就是换一天；后来在无数次分别里被说出口，没兑现，对方也不追究，一轮轮这样用下来，客气的意思沉了下去，成了人人随手可取的说法，本书叫它积下了势能。可要是老同学第二天真发来一条“周六中午行吗”，这个词就被一个人的劲重新拉回了日历上。

原理三叫约束—信息原理：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告别时说一个没定的日子，省力，叫错了也不疼，没吃成谁也不怪谁。到了交稿、看病、签合同的场合，“改天”就站不住了，非得切到几号几点。告别时这道刀口靠的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约定，不靠定义，也不靠统计。

三个原理合起来，小芽的三个“为什么”各有了着落。

◆ 五、三个原理缠在一起，自己也有章法

如果三个原理只是各答各的，这本书写到第四编就可以收了。可它们并不各管一摊。王德生在口述里把这一点叫作“最为重要的提升”：三个原理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形成纠缠。

还看“改天”。客气的用法用多了，有人对一切“改天”都不再当真，连真心想约，也得补一句“这回是真的”。这是原理二伸手到原理一：用出来的东西，改写了人在哪一界听话。反过来，跟上司说“这份报告我改天交”，叫错的代价一下子高了，这句话被推进现实界，非切到日期不可。这是原理三伸手到原理一。九宫里 D 与 E 两两相配一共九对，三个原理只占三对，剩下六对正好是原理之间的六条线，本书第18章逐条去走。

纠缠之后还有一层，也是本书的重心：三个原理自己也照“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转，本书叫它原理运行方法论。三方程，是每个原理都由另外两个决定；六路径，是三个原理谁先动、谁后动，次序有六种，各是一类语义发生事件；三原理，是两个原理顶住了，攒下的张力推着第三个改变形状，第三个的新形状再回写前两个。

“改天”身上就有这样一拍（这是本书的读法）。想把分别说暖，这是原理一；不能每次都定个日子，这是原理三。两头一顶，没有去造一个新词，而是把旧词“改天”撑出了客气的意思，这是原理二被推着变了形。新意思站住以后，又回头改了人说“改天”时心里想的，也改了它的刀口：真要约，得另说“说定了”。第五编八章，讲的就是这台机器怎么转。

◆ 六、为什么重心放在“怎么转”

读者也许会问：三个原理已经能解释“改天”了，何必再加一层“怎么转”？

因为只有三个原理、没有运行方法，它们很容易沦为三只标签。拿到一个词，往三只筐里各放一点，说这里有意图、这里有用法、这里有省力，听上去头头是道，其实什么也没多说出来。这样的三原理，只是描述学换了一套分类的名目。本书在第28章写下的全书作废条件，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如果三原理的变量对描述学的变量没有多出来的解释力，它们就退回一种分类法。

有了运行方法，事情就不一样了。三个原理谁先动、谁顶住谁、谁被推着变形，这些都可以事先说，事后查。比如本书押了一注：要说的事多、词又要省，这对矛盾大的时候，语言多半去引申旧词；想说得准、词一用开就走样，这对矛盾大的时候，语言多半去造新词或者重新切分。哪一种张力配哪一种解决办法，是可以收一批新词去数的，数出来不对，这一注就输了。“改天”走的是前一种，第22章的“小姐”走过两种，第24章的“内卷”又是另一副样子。

所以“怎么转”不是锦上添花的一层。三个原理能不能从标签变成机器，全看这一层站不站得住。本书把最多的篇幅给了它，也把最多的押注押在它身上。

◆ 七、全书一句话

把上面这些收拢，就是全书的一句话：

一个词的意思不是系统里的一个值，不是它的使用分布，也不是效率的最优解，而是四个方程同时成立的那一点；其中三个发生方程（三大语义发生原理）彼此纠缠，自身也照“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前面三个“不是”，各对着一种常见的看法。拿“改天”对一对：字典给它一个值，“以后的某一天”；语料能告诉你它常跟“请你吃饭”待在一起；讲效率的研究能解释，不定日子为什么省事又不出大错。三种说法都没说错，可都没回答小芽那一句“那你们为什么不定”。要回答它，得把为什么说、怎样一轮轮用过来、刀口切在哪里这几样一起摆上桌，看它们同时站住的那一点。

◆ 八、这本书从哪里来

这本书的骨架，来自王德生 2026 年 10 月 4 日的四条口述：第一条给出语义的四个方程，第二条指出三原理的纠缠，第三条把重心放到三原理之间的“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上，第四条定了书名。其中第二、第三条的原话，导论照录。

骨架以外，有两部本学派的底本：《SDE 语言发生学》讲三界回写和三律，《SIO 语言发生学导论》讲三律的呼吸。本书从那里接来的说法，都注明是接来的，不另算功劳。两位作者此前合著《语言发生学》，本书是在那条路上把语义一格单独拿出来，写成四个方程和一套运行方法。

本书也和世界上已有的语义学逐家对过账。离我们最近的，是讲语义类型学与高效交流的一路研究，他们先说出了意思的切法倾向于又准又省。第14章和第26章都承认，原理三单独拿出来，和他们差别不大；本书多出的，是把“需要”拆开，另立信息一格，再把三个原理当成互相推动的发生源。

我们还动手做了一次小小的检验。讲效率的研究常把“需要”当成一个数，一个话题被谈得越多，需要就越高；本书认为需要得拆开，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都会让它不一样。于是在一部开放的英语词库里，事先写死分域和判输条件，把词频配平以后去数：说心情的意思，是不是比说吃喝器物的意思挂着更多同义词。结果这一条没有输。可这只是一部词库、一门语言、一次小试，同义词的归组又出自人工，算不得证明。结果和限度并排写在第27章，下一跑打算换到汉语上。

◆ 九、这本书不做什么，写给谁

先说不做什么。

它不推翻常规语言学。描述学是四个方程里的第一个，本书第一编专门为它安家。

它不作词源考据。书里提到的引申次序、流行年份，凡是没有可靠出处的，都标了〔待核〕，或者写明“据通行说法”。这些标记是有意留下的。

它不作医学诊断、法律意见或政策表态。书里出现“社恐”“故意与过失”一类词，只谈词形和词义。

它不说自己一定对。四个方程、三原理、纠缠与运行方法论，是一张可以检验、多半还没检验过的地图。第28章写下了八条可以输的预言和全书的作废条件，附录四列出本书站得最不稳的地方。

再说写给谁。

写给对语言好奇的普通读者。你不必懂语言学，每章都从一个日常场景起步，用的是饭桌、地铁口、家族群里的话。

写给语文和外语老师。课堂上已经在做的辨析、造句、讲评，书里会告诉你落在哪一格；第30章讲怎样把四个方程换成四句孩子听得懂的问话。

写给天天写字、天天跟机器打交道的人。哪些可以放心交给机器，哪些得自己守着，第29章有一条分界。

也写给想挑这本书毛病的人。我们最希望的，是有读者拿书里的办法去问一个我们没想到的词，问出我们没写到的东西。

下次有人对你说“改天”，不妨像小芽那样多问一句。

导 读

这本书怎么用

◆ 一、五条判决

全书立着五条判决，后面三十章都在为它们作证，或者为它们押注。先把它们摆在一张表里，读的时候可以随时翻回来对。

判决	一句话
四个方程	一个词的意思由四个方程一起定：一个管它显出来的样子，三个管它从哪里来。
九格各用一次	除了作为输出的语义那一格，九宫其余八格在四个方程里各出现一次，不重不漏；四个方程合起来，是对语义的一次完整扫描。
描述与发生分工	常规语言学回答“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三个发生原理回答“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两边各管一段，谁也不取代谁。
三原理纠缠	三个原理彼此需要、互相牵动；D 与 E 配成的九对里，三对是原理本身，其余六对正是原理之间的六条纠缠线。
原理运行方法论	三个原理自己也照“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转：每个由另两个决定，先后次序有六种，两个顶住就推着第三个变形，变了形再回写前两个。

前三条讲零件，第四条讲接线，第五条讲机器怎么转。第五条是全书的重心，篇幅也最多。

五条判决各有主要的出处。四个方程在导论里总述，第一编讲第一个方程，第二到第四编各讲一个发生方程。九格各用一次，导论第四节用一张表数给读者看，第5章在“佛系”一词上又对了一遍。描述与发生的分工，第5章划出描述学的边，第29章把这条边搬到大模型身上，看机器做掉了哪一边。三原理纠缠，第18章把六条线逐条走过。原理运行方法论，第19章讲三方程，第20、21章讲六路径，第22章讲三对矛盾，第23章看三个原理在一个“您”字上拉锯，第24章把全套用在“内卷”上。读到哪一章觉得迷路，回这张表找它属于哪一条判决。

◆ 二、全书一句话

五条判决收成一句话，是这样的：

一个词的意思不是系统里的一个值，不是它的使用分布，也不是效率的最优解，而是四个方程同时成立的那一点；其中三个发生方程（三大语义发生原理）彼此纠缠，自身也照“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这句话会在前言、导读和结语里各出现一次，一个字也不改。读完任何一编，都可以拿它来对一对：这一编讲的，是这句话里的哪一截。第一编讲“显出来的样子”，第二到第四编各讲一个发生方程，第五编讲“彼此纠缠”和“自身也照……运行”，第六编问这句话凭什么站得住。

◆ 三、六编各讲什么

第一编，语义描述学：意思怎样显出来，第1到5章。讲第一个方程。先用模态和价值交叉出九格，把常规语言学各家放进去；再分讲词、语调与语流、框架与语篇；最后一章讲描述学够不着的三处，把接力棒交给三个原理。

第二编，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第6到9章。讲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怎样定下意思，讲新词怎样被造出来，讲同一件事有好几种说法时挑哪一种，讲一个词怎样回头改写人所在的三界。

第三编，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第10到13章。讲意思是一轮轮用出来的，讲一个“打”字走过的一生，讲动能、势能、内能三种劲，讲一词多义为什么像一层压一层的地质剖面。

第四编，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第14到17章。讲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讲叫错的代价，讲说两遍的保险和能省则省，讲靠约定、靠定义、靠频率三种切法。

第五编，三原理纠缠与原理运行方法论，第18到25章。先走六条纠缠线，再讲原理之间的三方程、六条路径、三对矛盾，然后看原理打架时谁赢，把“内卷”一个词从头到尾走一遍，最后讲一个意思怎样死去。

第六编，对账、检验与应用，第26到30章。和世界上的语义学近邻逐家对账，报告一次真跑，登记预言与作废条件，讲大模型做掉了哪几个方程，讲课堂上怎样用。

每编开头有一段不长的编序，交代这一编从哪里接、往哪里去。

◆ 四、几条走法

从头读到尾，是最稳的走法。时间不多的读者，可以挑着走。

急着用的读者，可以走一条短路：导论，接着读第6、10、14章，三个原理各读它的总论一章；然后读第18到22章，六条纠缠线、三方程、六路径、三对矛盾一气读下；最后读第24章，看“内卷”一个词怎样把这些全走一遍。读完这十章，全书的主干就在手里了，剩下的章节可以当作案例去翻。

当老师的读者，可以先读第30章。那一章从一个小学生问“渐渐”和“慢慢”是不是一样起步，把四个方程换成四句课堂问话。读完以后，回头读第一编，看课堂上已经在做的事落在哪一格；再读第二到第四编，看那四句问话背后各站着什么。

心里存疑的读者，可以先读第26到28章：和近邻的对账，一次真跑的结果与限度，一张写死的预言清单。先看清本书押了什么，再决定要不要信它说的别的。

教外语、学外语的读者，可以从第14章读起。汉语非分“哥哥”“弟弟”不可，英语一个 brother 就够，这一章讲意思的粗细是谁定的；接着读第16、17章，看保险与省力怎样拔河，三种切法怎样各切各的；再读第30章最后一节，那里讲外语课上怎样把两种语言的刀口放在一起比。

关心大模型的读者，可以先读导论，再读第5章和第29章。第5章讲描述学够不着哪里，第29章讲机器做掉了哪几个方程、做不掉哪几个，两章合起来，就是“描述可以交出去，发生得自己守着”这条分界的来历。

写东西的读者，可以挑第2章、第8章和第22章。第2章讲一个字怎样被一遍遍改定，第8章讲同一件事几种说法里挑中哪一种本身就在说话，第22章讲两股力顶住时，一个词怎样被推着变形。

想看本书最大胆的部分，读第五编。想看本书最谨慎的部分，读附录。

◆ 五、怎样推翻这本书

本书是可以错的，而且写明了怎样算错。

全书的作废条件写在第28章：如果三个原理的变量，对描述学自己的变量（模态和价值）没有多出来的解释力，三个原理就只是描述学的一种分类法，本书的主张随之退回。八条可以输的预言，第28章一条条写死，附录三再登记一遍，每条都列了押什么、怎么测、什么算输、眼下状态。到本书写成时，八条里只有一条的前半句做过一次小试。

要查一章的证据有多硬，看章末“小账”的第二项，那里写着这一章的核验状态：哪些文献核读过摘要或原始页面，哪些只转述了通行大意，哪些场景和人物是构想。书里凡标〔待核〕的地方，意思是没有引号、没有页码、不作为定论，只取大意。

要知道本书哪里最站不稳，看附录四，那里按要紧程度列了十二条弱处，每条写明弱在哪里、为什么要紧、怎样能补。

要逐条核对全书的引文、词源与年代，看附录五的引文核验总表。

还有一道更早的闸。三个原理的变量要靠人去判：一个新词是为发泄还是为说清，站在自我界还是现实界，起步在哪个原理。附录三写明，一切检验之前，先请几个人独立判同一批词，看判得一致不一致；一致性始终做不上去，本书的变量本身就钉不住，这也算一种失败。

推翻一本书，最省力的办法是从它自己承认的弱处下手。我们把这些地方都摆在明处了。

◆ 六、随身四问

读完全书，手里会多四个问题，可以拿去问任何一个词：

第一问，它显出来是什么样？　第二问，它在这里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第三问，它是怎么被用成这样的？ 第四问，它为什么切得这样粗，或者这样细？

四问对着四个方程。第一问是描述学，看它和最近的邻居差在哪里，换个场合怎样变，常跟谁在一起，说得对不对、得体不得体、好不好；这一问，字典和大模型都能帮上大忙。第二问是原理一，回到说话的那个人身上，看他为什么开口、站在哪一界。第三问是原理二，看这个词走过哪些站，现在是正热、已经沉下来，还是在某个人心里压得很重。第四问是原理三，看叫错要付什么代价，多说一遍是不是更稳，省掉的那一截谁还听得懂，界线是靠约定、靠定义，还是靠大家用得多少划出来的。

四问之外还有一个追问，留给愿意多走一步的读者：四问的答案之间，有没有哪两个在打架？哪里在打架，哪里就有一个新意思正被推出来。

放进小学课堂，四问要说得更白。第30章周老师的说法是：它和谁像、和谁不像，常跟谁在一起；谁会说这个词，为什么要说，说的是外面的事还是心里的事；这个词是怎么用来用去用成这样的，在你身上有没有分量；为什么要有两个词，不用一个，叫错了会怎样。结语最后一节，拿一句道谢的话把四问完整走了一遍，可以当作样板。

◆ 七、每一章怎么读

每一章的写法都一样，熟悉了这个样子，翻找起来就快。

章题下面先有一句“这一章的问题”，是一句问句。整章只回答这一问。

接着是一段构想场景，标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场景里的人物、对话和数字都是为了讲道理而构想的，不是实录。每章换一组人物，一个主例只在一章里当主讲，别的章顶多一句带过。

然后是五到六节正文，每节一个节题，一节推进一步，不回头重说上一节。一章最多一张表。

正文之后是“带走的话”，一到两句，是这一章最该记住的东西。

最后是“小账”，分两项。第一项是本章落点，记这一章用到了哪个方程、哪个原理、哪条纠缠线、哪条路径，可以当索引用：想找所有讲纠缠线 二→一 的地方，翻各章小账第一项就行。第二项是核验状态，记这一章引了什么、核到什么程度、什么是构想。

术语上有几条约定，读的时候留意一下，可以少走弯路。每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先说大白话，再在括号里给出名目，比如“为什么说（D1 意义）”。S 读作“显露”，不读作“结构”，结构只是显露稳定下来的那一层。说意思怎样来，一律说“发生”，不说“产生”。三个原理之间那种互相需要、互相牵动的样子，叫“纠缠”。记号也分两套：F_0、F_1、F_2、F_3 专用于四个方程，F、G、H 专用于原理之间的三方程，两套不混。“回写”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第9章的三界回写，一种是第五编三拍里的第三拍，前者是后者落在原理一上的特例。哪个词一时想不起落在九宫哪一格，查附录二的术语对照，原文、大白话、九宫位置三栏并排。

导论、结语和附录不完全照这个样子。导论多了全书地图，结语把导论那张饭桌上的三个“家”还给三个人，附录收的是五张供翻查的表与清单。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一句“改天”从哪里来 · · · · · i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 · · · xii

导论　意思从哪里来：四个方程 · · · · · 1

第一编　语义描述学：意思怎样显出来 · · · · · 14
第 1 章　描述学的位置：模态×价值九格 · · · · · 15
第 2 章　粒子的语义：词 · · · · · 25
第 3 章　波的语义：语调与语流 · · · · · 34
第 4 章　场的语义：框架与语篇 · · · · · 44
第 5 章　描述学的边界 · · · · · 54

第二编　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 · · · · · 64
第 6 章　为什么说决定说什么 · · · · · 65
第 7 章　创造律：新词怎样被造出来 · · · · · 75
第 8 章　自由律与幸福律 · · · · · 85
第 9 章　三界回写 · · · · · 94

第三编　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 · · · · · 103
第 10 章　意思是用出来的 · · · · · 104
第 11 章　“打”字的一生 · · · · · 114
第 12 章　动能、势能、内能 · · · · · 124
第 13 章　一词多义是地质剖面 · · · · · 134

第四编　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 · · · · · 144
第 14 章　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 · · · · · 145
第 15 章　误差：叫错的代价 · · · · · 155
第 16 章　冗余与损耗 · · · · · 165
第 17 章　符号、逻辑、数学：三种切法 · · · · · 175

第五编　三原理纠缠与原理运行方法论 · · · · · 185
第 18 章　六条纠缠线 · · · · · 186
第 19 章　三方程：每个原理由另两个决定 · · · · · 196

第 20 章　六路径（上） · · · · · 206
第 21 章　六路径（下） · · · · · 216
第 22 章　三原理：两个原理的矛盾推动第三个 · · · · · 226
第 23 章　原理打架时谁赢：“您”的命运 · · · · · 236
第 24 章　一个词的完整发生：“内卷” · · · · · 246
第 25 章　意义的三种死亡与三行失效 · · · · · 256

第六编　对账、检验与应用 · · · · · **266**
第 26 章　与以往语义学对账：全球近邻 · · · · · 267
第 27 章　真跑一：自我界的意思挂着更多同义词 · · · · · 278
第 28 章　可错预言与作废条件 · · · · · 288
第 29 章　AI 做掉了哪几个方程 · · · · · 298
第 30 章　教词汇、教阅读：从字典义到四方程 · · · · · 308

结语　把“家”字还给三个人 · · · · · **318**

参考书目 · · · · · **325**

附录 · · · · · **328**
附录一　近邻对账表 · · · · · 328
附录二　术语对照 · · · · · 332
附录三　预言登记 · · · · · 337
附录四　本书最弱处 · · · · · 340
附录五　引文核验总表 · · · · · 343

导 论

意思从哪里来：四个方程

这一章的问题：同一个“家”字，为什么在三个人嘴里是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又各自从哪里来?

一个字，三张嘴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小满八岁，读二年级。星期五傍晚，她家的饭桌上同时响起了三个“家”字。

第一个是爸爸说的。爸爸在一家房产中介上班，吃饭时手机一直在响。他接起来，对客户说：“您放心，这套房子是真正能安家的地方，学区、地铁、菜市场都在十分钟以内，买下来就是给孩子一个家。”挂了电话，他又补了一句：“这个月再成一单，家里的车贷就轻松了。”

第二个是小满说的。她今天在学校写了一篇小作文，题目叫《我的家》，老师给了一颗星。她把作文本摊在饭桌上念：“我的家有妈妈做的红烧肉，有我的小床，还有一只不爱理人的猫。晚上妈妈给我讲故事，讲着讲着她自己先睡着了。”念完她问爸爸：“我写得对不对？”爸爸笑着说对，又说：“你没写爸爸。”小满想了想：“爸爸老不在家。”

第三个是爷爷说的。爷爷退休前教了三十多年语文，这几年喜欢写几句旧体诗。饭后他坐在阳台上，把一张纸递给小满妈妈看，上面写着两句：“灯火万家皆有主，梦中犹认旧时家。”他说老家的房子去年拆了，原地起了楼，他回去转了一圈，找不到自己出生的那间屋子在哪个位置。

一顿饭的工夫，三个“家”。爸爸的“家”是一套能卖出去的房子，有面积、有地段、有价格；小满的“家”是妈妈、红烧肉、小床和猫；爷爷的“家”是一个已经找不到、只能在梦里认出来的地方。三个人都没有用错这个字，可他们说的显然不是同一个意思。

这本书就从这张饭桌开始。

◆ 一、字典给了一个字，没有给三个意思

翻开任何一本像样的字典，“家”字底下都会列出好几个义项：家庭，住所，从事某种行业或掌握某种专门学问的人，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谦辞（如“家父”），量词（如“一家饭馆”），等等。字典很有用，它把这个字被人用过的主要方式整理成一张清单。可是回到小满家的饭桌，这张清单立刻显出它的不足。

爸爸说“给孩子一个家”，字典会把它归到“家庭”还是“住所”？好像两个都沾，又好像两个都不准。他嘴上说的是家，心里算的是面积和学区，他卖的东西确实是房子，可是他卖得动，恰恰因为客户听到的不是房子，而是家。小满说的“家”，字典大概归入“家庭”，可是她的家庭清单里有猫、有红烧肉、有一张小床，却没有常常不在家的爸爸。爷爷的“旧时家”更难归类，那间屋子已经不存在了，它既不是住所，也不是家庭，它是一个只在记忆里有位置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滑过去的问题：一个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省事的回答是，意思是语言系统里给这个词规定好的那个值，像字典义项那样，每个词背后有一张写好的卡片，说话的人去取，听话的人去对。可是这个回答解释不了饭桌上的事。三个人取的如果是同一张卡片，他们说的就该是同一个意思；取的如果是三张卡片，那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凭什么把一个字拆成了这三张卡片？

第二种回答更新一些：意思就是这个词怎么被使用，它跟哪些词一起出现、在什么场合出现，把这些使用统计起来，意思就显出来了。这个回答比第一种好，它承认意思不在卡片上而在使用里。可它仍然只回答了一半。它能告诉我们“家”常

常和“回”“温暖”“房子”“买”一起出现，却说不出爸爸为什么偏偏要在卖房时说“家”而不说“房子”，说不出小满为什么把猫写进家里而把爸爸留在外面，也说不出爷爷的“家”为什么要在房子拆掉之后才变得这样沉。

第三种回答来自讲效率的研究：一种语言怎样切分意思，是在说得准和说得省之间求最优的结果。这种看法很有力量，本书第26章会专门和它对账。可它面对饭桌上的三个“家”，也只能说明“家”这个字为什么足够省、足够通用，说不出三个人各自为什么这样说。

本书的回答是：一个词的意思，不是系统里的一个值，不是它的使用分布，也不是效率的最优解，而是好几个条件同时成立的那一点。具体地说，是四个方程同时成立的那一点。这句话听起来抽象，下面我们一步一步把它拆开，每一步都回到这张饭桌上去。

◆ 二、第一个方程：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

先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我们凭什么知道三个“家”是三个意思?

是因为听得出差别。爸爸的“家”和小满的“家”放在一起，你能感到它们不一样；同一个“家”字，换个场合用，你能感到它变了；它常出现在哪些话里、哪些人嘴里，你心里大致有数。听出差别、认下差别，这就是本书所说的“语义”。用本书的术语，它是九宫里的 S1。九宫是一张通用的表，S1 这一格的通名叫“规范”：任何领域里，显露出来、被认下的那套差别，都叫规范。规范一用到语言上，就是语义。所以全书说 S1，指的就是语言的规范，也就是语义，两种叫法不是两种读法，而是同一格在通用层和语言层的名字。内容是三样东西：对比（这个意思和别的意思不一样在哪）、变化（它在不同场合怎样变）、分布（它常在哪里出现）。

字母 S 在本书里读作“显露”。意思是要显出来才被人认下的，显出来的东西有时稳定，有时还在晃动，稳定下来的那一部分，我们才叫它结构。所以本书不把 S 写成“结构”，结构只是显露的稳定态。

意思显出来，要靠两样东西。一样是它借什么形态显出来，本书叫S2“模态”，分三种：粒子、波、场。粒子是词，是一个个可以单独拿出来的小单位，比如“家”这个字本身；波是语调与语流，是一句话说出来时的轻重快慢，同一个“家”字，拖长了念、压低了念，意思不一样；场是框架与语篇，是这句话所在的那一大片背景，房产广告是一个场，小学生作文是一个场，旧体诗又是一个场。另一样是它被拿什么尺子量，本书叫S3“价值”，也分三种：真、善、美，大白话就是说得对、说得得体、说得好。爸爸的“家”在真的尺子上要经得起查，学区和地铁不能乱说；在善的尺子上要让客户听着舒服；小满的作文要写得对，也要写得有点意思；爷爷的诗主要在美的尺子上掂分量。

于是有了本书的第一个方程：

$S1 = F_O(S2, S3)$

意思是：一个词显出来的意思，由它借什么模态显出、用什么价值去量共同决定。

这个方程有一个特点，它的三个量全在S这一行里，从头到尾没有离开“显露”。它不问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这个词，也不问这个词是怎么一步步被用成这样的，它只问：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在哪个模态里显，被哪种价值衡量？本书把这个方程叫“语义显露发生学”，也叫“语义描述学”。

需要说清楚的是，这正是常规语言学最拿手的地方。研究词义的、研究语调的、研究语篇的、研究语用分寸和修辞的，各家学问其实都在这个方程里有自己的位置。本书第一编的五章，就是把这个方程讲透，把常规语言学的成果收进来，各安其位。我们不是来推翻描述学的，没有描述，后面一切都无从谈起。

可是描述学有它够不着的地方。它能把爸爸的“家”描述成“在房产销售语境中、带有情感包装的住所义”，描述得很准，却回答不了：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包装？为什么包装用的偏偏是“家”而不是“窝”或“寓所”？这个包装为什么有效？这些问题离开了S这一行，伸到了意思背后的东西里去。

◆ 三、三个发生方程：意思从哪里来

要回答“从哪里来”，得看 S 那一行背后还有两行。

一行叫 D，读作“差异”，讲的是推动意思发生的那些差别与过程，也分三格：D1 意义，是为什么说，由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三条组成；D2 路径，是怎么一步步用出来，经过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D3 约束，是拧多紧，受误差、冗余、损耗三样牵制。

另一行叫 E，读作“纠缠”，讲的是意思扎根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东西缠在一起，也分三格：E1 三界，是在哪一界说，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E2 信息，是交给哪种信息，符号、逻辑、数学；E3 能量，是底气、干劲和积累的分量，分内能、动能、势能。

这三行九格合起来，就是本书反复使用的九宫。三个发生方程，就是从这张九宫里各取一个 D、一个 E，去解释 S1 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一个发生方程是 $S1 = F_1(D1, E1)$，本书叫它语义发生第一原理，下文简称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大白话：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定了这句话的意思。回到饭桌：爸爸说“家”的时候站在现实界，他要成交，要让一套房子在客户心里变成值得掏钱的东西，“家”在他嘴里是资产、地段、学区；小满说“家”的时候站在自我界，她要写的是自己每天过的日子，“家”就是妈妈、晚饭、床和猫；爷爷说“家”的时候站在理念界和自我界的交界处，那间屋子在现实里已经没了，他要说的是一种回不去的东西。三个人的意向不同，所在的界不同，同一个字就显出了三个意思。字还是那个字，是“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把它拧向了不同的方向。

第二个发生方程是 $S1 = F_2(D2, E3)$，本书叫它语义发生第二原理，简称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大白话：意思是用出来的，一轮一轮地猜、用、看反应、再调整，用得有没有劲、有没有积下分量，决定新意思能不能留下来。还看“家”字。据通行的理解〔待核〕，它较早的意思大致是人居住的地方，后来住

在一起的人也叫家，再后来一门手艺、一门学问做到能自成一路的人也叫“家”，于是有了“行家”“专家”“作家”；打牌赢了的那一方叫“赢家”，做买卖的双方叫“买家”“卖家”。每一个新义都是有人先试着这样用，听的人接住了，用的人多了，它就站住了。这里说的引申次序只取大意，细节的先后本书不作考据。要紧的是能量：小满嘴里的“家”分量极重，那是她每天浸在里面的东西，这是内能；“买家”“卖家”这一路义项，平平稳稳地沉在日常里，热度早就退了，成了随手可取的义项，这是势能。爸爸的生意天天和“买家”打交道，可“买家”这个“家”在他心里没有一点重量，和“给孩子一个家”的那个“家”完全不在一个分量上。

第三个发生方程是 $S1 = F_3(D3, E2)$，本书叫它语义发生第三原理，简称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大白话：一种语言把意思切得多粗多细，是在叫错的代价、说两遍的保险、能省则省之间，借符号、逻辑、数学三种信息权衡出来的。汉语一个“家”字，管着英语里 home、house、family 三个词分管的地盘：英语说话人每次开口，都得先决定说的是房子、是安身之处、还是一家人；说汉语的人可以不决定，一个“家”字含混地全包了。为什么英语要分、汉语可以不分？分得细，叫错的代价小，可每次都要多选一下；分得粗，省力，可有时会含糊。爸爸恰恰利用了这个含糊：他嘴里的“家”既是房子又是一家人，客户听到的是一家人，签的合同是房子。一种语言要是像英语那样把这两个意思切开，这句销售话术就得换个说法才行。

三个发生方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跨出了 S 那一行，伸到 D 和 E 里去找原因。描述学回答“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三个发生方程回答“意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本书说的“描述与发生分工”。

◆ 四、九格各用一次：四个方程是一次完整的扫描

把四个方程排在一起，会看到一件有点意外的事。

方程	名称	用到的格	回答的问题
(1) $S1 = F_0(S2, S3)$	语义描述学（语义显露发生学）	S2 模态、S3 价值	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
(2) $S1 = F_1(D1, E1)$	第一原理：意向—三界	D1 意义、E1 三界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3) $S1 = F_2(D2, E3)$	第二原理：路径—能量	D2 路径、E3 能量	怎么变成这个意思
(4) $S1 = F_3(D3, E2)$	第三原理：约束—信息	D3 约束、E2 信息	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

九宫一共九格。S1 是四个方程共同的输出，剩下八格：S2、S3、D1、D2、D3、E1、E2、E3。数一数表里第三列，这八格每一格恰好出现一次，没有哪一格被用了两次，也没有哪一格被落下。

这不是排表时凑出来的巧合，而是这本书看语义的方式。我们说一个词的意思是“四个方程同时成立的那一点”，意思就是：要把一个词的意思看全，得从九宫的每一格都看过去一遍。从 S2、S3 看，看到它显出来的样子；从 D1、E1 看，看到说话人的意向和所在的界；从 D2、E3 看，看到它被一路用过来的轨迹和积下的分量；从 D3、E2 看，看到它被拧到多紧、交给了哪种信息。四个方程合起来，是对语义的一次完整扫描。少了哪一个方程，就有一两格没有看到；多出一个方程来，就必然有一格被重复看了。

拿爸爸那句“给孩子一个家”试一遍。从方程(1)看，这个“家”是一颗粒子，落在房产推销这个场里，在真的尺子上它指一套具体的房子，在善的尺子上它把一笔交易说得体面、说得温暖；描述到这里，它显出来的样子已经清楚了。从方程(2)看，爸爸说这个字是为了成交，站在现实界，可他借的是自我界的温度，意向和所在的界在这里错开了一点，这一点错开正是这句话的力量所在。从方程(3)看，“家”字在汉语里被人用了无数遍，积下了极重的内能，爸爸是在借这份积累下来的分量做生意；假如“家”是一个刚刚造出来、没人用过的词，这份借力就无

从谈起。从方程(4)看，汉语没有把房子和一家人切成两个词，这个粗切让他的话术成立。四次看下来，同一个字的同一次使用，被从八个格子各照了一遍，少照哪一次，都会漏掉这句话之所以有效的一个缘由。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三个发生方程里，D 和 E 的配对并不是“1 配 1、2 配 2、3 配 3”。第一原理是 D1 配 E1，可第二原理是 D2 配 E3，第三原理是 D3 配 E2。为什么路径要配能量，约束要配信息？

拿“家”字想一想。一个词一轮轮地被用出来，这件事要成，靠的是有没有劲：有人用得起劲，它就往前走；没人用了，它就停下。“给孩子一个家”这句话术能一遍遍地用下去，靠的正是“家”字里积着的那份分量。所以路径离不开能量。一个词被切得多粗多细，这件事要成，靠的是把区分交给什么去守：交给约定，交给定义，还是交给频率。爷爷诗里的“家”靠的是读诗人之间的默契，拆迁表格上的“家”靠的是条文里的定义。所以约束离不开信息。这两个错开的配对，是本书三原理的命名由来，也是读者以后最容易记错的地方，在这里先记一句：路径配能量，约束配信息。

四个方程摆在同一张九宫上，还带出一个分工。方程(1)只在 S 一行里转，它是描述；方程(2)到方程(4)都跨到了 D 和 E，它们是发生。描述学说得出“小满的家是情感义”，发生学要说出小满为什么在这里显出这个义、这个义是怎么在她嘴里长成的、汉语为什么允许她只用一个“家”字就把这些都装进去。两者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各管一段：描述把意思显出来的样子钉住，发生追问它的来路。一个只有描述没有发生的语义学，看得清每一片叶子，却不知道树为什么这样长；一个只有发生没有描述的语义学，讲得出树为什么长，却说不清长出来的到底是哪一片叶子。

◆ 五、三个原理不是三块拼图

讲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想：三个发生原理，各管一个问题，一个管为什么，一个管怎么用，一个管多粗多细，像三块拼图拼在一起，拼完就完了。

这正是本书最想纠正的一个印象。三个原理不是三块拼图，它们彼此需要、互相影响，缠在一起。用王德生的原话说：“最为重要的提升：即三个原理是彼此互相需要和互相影响，即形成三原理纠缠关系。”

纠缠是怎样发生的？还是看九宫。D 有三格，E 有三格，D 和 E 两两相配，一共九对。三个原理只占了其中三对：D1 配 E1，D2 配 E3，D3 配 E2。剩下六对呢？它们不是空着的，它们恰好是三个原理之间的六条纠缠线：一个原理的 D，作用到另一个原理的 E 上。比如 D1 配 E3，就是原理一的“为什么说”作用到原理二的“能量”上，一个人想发泄、想吐槽时造出来的词，天生带着一股冲劲；D2 配 E1，就是原理二的“用出来”作用到原理一的“三界”上，一个词用着用着，会改写人活在哪一界、怎样看自己的生活。三个原理加上六条纠缠线，正好把 D 与 E 的九对全部用完。

饭桌上也有纠缠线。爸爸天天在现实界里用“家”字卖房，这一路用法反复地走，会不会慢慢改写他自己对“家”的感受？他晚上回到家，看着自己住的房子，心里浮出来的是不是先是面积和房贷，然后才是小满和她的猫？这是原理二作用到原理一，用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人站在哪一界。又比如爷爷：他在诗里说“旧时家”，叫错的代价几乎没有，诗里的“家”可以含混、可以多义、可以一个字兜住一辈子；可他去办老房子拆迁的手续，在表格上把“家”写错一个字就要来回跑好几趟，这份代价硬是把他的“家”从诗里拽出来，推进户籍、产权、面积那一套条文定下的世界，在那里“家”被切成一格一格，一点也含糊不得。这是原理三作用到原理一：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又改写了那一界里“家”的切法。

纠缠还只是第一步。王德生口述里更重的一句是：“重点要放在三大语义发生原理彼此之间的纠缠关系，即他们彼此互相具有‘三方程的关系’，具有六路径的发生次序；具有互相的矛盾推动第三个。即三大语义发生原理也是满足‘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即‘原理运行方法论’。”

这句话有三层意思，分开说。

第一层，三方程。三个原理每一个都由另外两个决定：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每个方程的两个自变量，正是流入这个原理的那两条纠缠线。比如流入原理一的，是纠缠线 二→一 和纠缠线 三→一：一个词怎样被一路用过来，叫错它的代价有多大，这两件事一起决定一个人站在哪一界、为什么要这样说。

第二层，六路径。一个新意思发生时，三个原理谁先动、谁后动，次序不同，发生的事就不同。三个原理排先后，一共六种次序，本书称为六条路径，每条路径对应一类语义发生事件。有的新词从“想说”起步，先有意图，再被用热，最后被压短；有的从“省事”起步，先是有人图省力打了个缩写，后来缩写被用开了，最后它改写了人们的情绪表达。

第三层，三原理，也就是123三拍：任意两个原理之间的矛盾积累成张力，这是第一拍；张力推动第三个原理改变形状，这是第二拍；第三个原理的新形状再回写前两个，这是第三拍。三拍连起来记作：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比如要说的新事情越来越多（原理一），可词总要省着用（原理三），这对矛盾积累下来，往往不是去造一个全新的词，而是把旧词引申出新义（原理二变形）；新义站住以后，又回过头来改变人们想说什么、改变这个词被切得多细。

所以本书的重心并不在“有三个原理”，而在三个原理怎样一起运转。三原理自身也照“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原理运行方法论”。说它是全书重心，是因为前面两层（四方程、纠缠线）讲的是语义发生的零件和接线，这一层讲的是机器怎么转。

◆ 六、全书地图与读法

全书分六编三十章，前有导论，后有结语和附录。走向是先描述、再分讲三原理、再讲纠缠与运行、最后对账检验。

第一编“语义描述学：意思怎样显出来”，第1到5章，讲方程(1)。先在模态和价值交叉成的九格里给描述学定位，再分别讲粒子（词）、波（语调与语流）、场（框架与语篇）三种模态各自的真、善、美，最后一章专讲描述学的边界：它回答不了“为什么在这里显”“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这三个“为什么”分别是三个发生原理的入口，接力棒在那里交出去。

第二编“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第6到9章，讲为什么说决定说什么，讲创造律怎样造新词，讲自由律和幸福律，讲三界回写。

第三编“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第10到13章，讲意思是用出来的，讲一个“打”字怎样走了一生，讲动能、势能、内能三种能量，讲一词多义为什么像地质剖面。

第四编“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第14到17章，讲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讲叫错的代价，讲说两遍的保险和能省则省，讲符号、逻辑、数学三种切法。

第五编“三原理纠缠与原理运行方法论”，第18到25章，是全书的重心。先逐一走过六条纠缠线，再讲原理之间的三方程、六条路径、两个原理的矛盾怎样推动第三个，然后用“您”的命运看原理打架时谁赢，用“内卷”把四方程、几条纠缠线、路径和三拍完整走一遍，最后讲意义的三种死亡，也就是九宫的 S、D、E 三行怎样各自失效。

第六编“对账、检验与应用”，第26到30章。先和世界上已有的语义学近邻逐家对账，写清本书多出了什么、没多出什么；再报告一次真跑的检验，结果和限度并列；然后把本书的预言一条条写死，连同全书的作废条件；最后两章讲大模型做掉了哪几个方程，以及语文和外语课堂上怎样用四方程教词汇、教阅读。

结语回到这张饭桌，把“家”字还给爸爸、小满和爷爷三个人。

读法上有三点提醒。

第一，每章开头都有一段“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场景、人物、对话都是我们为了讲清道理而构想的，不是实录；场景里出现的数字凡非真实，也一律是示意。本书只在一个地方报告真实计算，那就是第27章。

第二，本书对引用别家学问守一条纪律：只有我们核读过原始材料或摘要的文献，才说出它的具体结论；其余的标出〔待核〕，只转述大意，不加引号，不写页码。词源、首次出现的年份，凡没有可靠出处的，也照此处理。读者在书里看到〔待核〕，那是我们有意留下的诚实标记，不是疏漏。

第三，本书是可以错的。四个方程、三原理、纠缠与运行方法论，不是一套只能信的说法。第28章会把本书的预言逐条登记，并写下全书的作废条件：如果三原理的变量，对描述学已有的变量（模态和价值）没有任何多出来的解释力，那么三原理就只是描述学的一种分类法，本书的主张随之退回。我们愿意把话说到这一步，因为一种说法只有敢于写下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才值得被认真检验。

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走法。只想知道本书主张的，读完导论可以直接跳到第18章，从六条纠缠线读到第25章，再回头补前面各编。语文和外语老师，可以先读第一编和第30章，第一编告诉你课堂上已经在做的事落在哪一格，第30章告诉你还可以多做什么。对“本书凭什么这样说”心存疑问的读者，请先读第26到28章：那里有我们和近邻的对账、一次真跑的结果和限度、一张写死的预言清单。每一章末尾的“小账”，记着这一章用到了哪个方程、哪条纠缠线、哪条路径，以及引文的核验状态，翻找时可以把它当索引用。

读完全书，读者手里会多四个问题，可以拿去问任何一个词：它显出来是什么样？为什么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它是怎么被用成这样的？它为什么被切得这么粗或这么细？这四问对着的，正是四个方程。

带走的话

一个词的意思，不是字典卡片上的一个值，而是四个方程同时成立的那一点；描述学告诉我们它显出来的样子，三个发生原理告诉我们它从哪里来，而三个原理彼此缠在一起运转。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4)总述；九格各用一次；描述与发生分工；六条纠缠线（总述举 一→二、二→一；饭桌举 二→一、三→一）；原理运行方法论三层总述（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全书地图。 ② 核验状态：王德生口述二、三为原话照录（本学派口述登记，2026-10-04，非外部文献）；〔待核〕“家”字义项的引申先后（只作通行理解，不作考据）；英语 home／house／family 的分工为常识性说明，未引具体文献；爷爷的诗句为构想；人物为小满、爸爸、爷爷、小满妈妈。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一 编

语义描述学：意思怎样显出来

编　序

编序：这一编讲四个方程里的第一个，S1 = Fo(S2, S3)。它只在“显露”这一行里活动，问的是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借粒子、波、场哪一种模态显出来，用真、善、美哪一把尺子去量。这是常规语言学耕耘最久、成果最多的地方，词汇语义、重音与语调、预设与语篇、礼貌与修辞，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五章的走法是：第1章先画出模态和价值交叉成的九格坐标，第2到4章分别走粒子、波、场三种模态，第5章走到描述学的边上，看它在哪里停步，又把什么问题交给后面的三个发生原理。我们收编描述学，不是为了绕过它，而是为了让后面的每一步都站在它钉牢的地面上。

第 1 章

描述学的位置：模态×价值九格

这一章的问题：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改，意思却翻了个面，我们靠什么把这种变化描述清楚？

一天三个“你真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阿珍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行政，三十出头，有个上一年级的儿子叫豆豆。

周三上午，部门新来的实习生小柳把一份月度报表提前一天交了上来，表格清清楚楚，连阿珍上个月提过一嘴的运费分摊口径都改过来了。阿珍翻了两页，抬头看着她，声音不高，带着笑：“你真行。”小柳脸一红，说是照着上个月的模板改的。阿珍又补了一句：“照着改也得有心，好多人照着都改不对。”

同一天晚上七点，阿珍下班进门，客厅地上一片碎瓷，是她妈妈留下的那个青花小瓶。豆豆站在沙发边，手里还攥着一根羽毛球拍。阿珍把包往鞋柜上一放，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真——行。”豆豆没敢吭声，过了一会儿小声说：“我是想够柜顶上的球。”

晚饭后她给同事发微信，讲了这件事，最后打了一句：“今天说了两遍‘你真行’，一遍是真夸，一遍是真气。”同事回了个捂脸的表情，说：“你家豆豆是真行。”阿珍看着这句话，自己也笑了：这一回的“真行”，既不是夸，也不全是气，是两个大人之间的一点打趣。

三个字，三个意思，词一个没换。

◆ 一、先把“意思不一样”说清楚

阿珍那天说了两遍“你真行”，同事又回了一遍。三句话用的是同样的三个字，可谁都不会把它们弄混：对小柳是夸，对豆豆是责怪，同事那句是打趣。要是有人问，你凭什么知道它们不一样，多数人只会说“一听就知道”。

“一听就知道”是真的，可它不是一个描述。本书第一个方程要做的事，就是把“一听就知道”的那个东西摊开来，说清楚它由什么组成。

导论里说过，S1 的通名是“规范”，用到语言上就是语义，内容是对比、变化、分布三样。放在“你真行”上，三样都看得见。对比：夸奖的“你真行”和责怪的“你真行”放在一起，听的人能感到两者站在对立的两头，一个往上抬，一个往下压；这种对立就是语义上的一个差别，被听出来、被认下来。变化：同一句话从上午的办公室搬到晚上的客厅，意思翻了过去；再搬到同事的微信里，又换成了第三种。分布：真夸的“你真行”常出现在对方做成了一件难事之后，责怪的“你真行”常出现在对方闯了祸之后，打趣的“你真行”常出现在两个旁观者之间。分布不是一张统计表，而是说话人心里大致有数的“这句话通常长在哪里”。

对比还有不那么显眼的一面：一句话的意思，也由它没说出口的那些说法衬出来。阿珍上午本可以说“做得不错”“辛苦了”“很好”，她选了“你真行”，这个选择本身就带着分量，比“不错”更热，比“很好”更像对一个人而不是对一份表的评价。晚上她本可以说“你怎么搞的”，她没说，选了一句字面是夸的话，这份克制也被豆豆听进去了。听的人认下的差别，不只是这句话和别的意思之间的差别，也是这句话和别的说法之间的差别。

这三样合起来，才是我们说的“意思”。它不是贴在“你真行”三个字背后的一张卡片，卡片只能有一种写法，而这句话至少有三种意思。它也不只是“使用频率”，因为光知道这句话常被用来责怪，并不能告诉我们阿珍对小柳说的那一句为什么是夸。意思是在一次一次的显露里被认下来的差别。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差别是借什么显出来的，又被什么尺子量着。这就要说到方程(1)的两个自变量。

◆ 二、三种模态：差别借什么显出来

先看模态，也就是 S2。导论已经给过三种模态的名字：粒子是词，波是语调与语流，场是框架与语篇。这里不再重复定义，只看它们在阿珍的三句话里怎样分工。

“你真行”里有三颗粒子：“你”“真”“行”。其中最吃重的是“行”，它在这里的意思是能干、有本事。粒子层面的意思，是字典最擅长记录的那一部分。查“行”，能查到“能干”这个义项；查“真”，能查到“确实、的的确确”。光看粒子，三句“你真行”完全一样，都是“你确实能干”。

可阿珍对豆豆说的那一句，显然不是“你确实能干”。差别从哪来？一部分来自波，也就是一句话说出来时的高低、轻重、快慢、停顿。阿珍对小柳说得轻快、上扬，三个字连成一气；对豆豆说得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压着，中间拉开空当。同样三颗粒子，被两种不同的波托着，显出来的意思就不同。这种差别写在纸上看不出来，所以本书在这里用破折号去示意，真正的分量要靠耳朵。第3章会专门讲波，这里只需记住一点：波不是给粒子加点情绪的装饰，它能把粒子的意思整个翻过来。

还有一部分来自场，也就是这句话所在的那一大片背景。上午的场是办公室、一份提前交来的报表、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晚上的场是客厅、一地碎瓷、一个攥着球拍的孩子。即便阿珍晚上那句说得很平，不拖长也不压重，听的人看一眼地上的碎瓷，照样知道这不是夸。场给一句话预先铺好了期待：在“闯了祸”这个框架里，夸奖的字面只能被读成反话。第4章会专门讲场。

这里有一个值得多停一下的现象：当粒子和波、场说的不一样时，听的人通常跟着谁走？阿珍晚上那一幕给出的答案是，跟着波和场走。字面说能干，语调和碎瓷说闯祸，豆豆一秒钟都没有误会。这并不是说粒子不重要，而是说粒子给出的只是一个起点，波和场有权改写它。也正因为听的人默认波和场有这个权力，反话才

说得成：说话人敢让字面去说一个明显不对的意思，是相信对方会用另外两种模态把它扳回来。反过来，一旦波和场缺席，比如一句话被单独抄在纸上，没有语调，也不知道前因后果，粒子就重新成了唯一的依据，反话便很容易被读成真话。

三种模态不是三个可以拆开单用的零件。一句真实的话总是同时有粒子、有波、有场，三者叠在一起把意思托出来。可它们分工不同：粒子给出可以被字典收录的那一层，波给出说的那一刻的姿态，场给出整句话落脚的背景。描述一句话的意思，第一步就是问：这个差别主要是由哪一种模态显出来的？对小柳那句，三种模态是一致的，粒子说能干，波是轻快的，场是做成了事，于是显出真夸；对豆豆那句，粒子说能干，波和场却都指向闯祸，两边一拧，显出反话。

◆ 三、三种价值：差别被什么尺子量着

光有模态还不够。同一句话，听的人除了感到“它是什么意思”，还会自动地给它打分：说得对不对，说得合不合适，说得好不好。这就是导论说的 S3 价值，真、善、美三把尺子。下面看三把尺子在阿珍这一天里各量出了什么。

真，是说得对。阿珍对小柳说“你真行”，在真的尺子上是成立的，小柳确实提前交了报表，确实改对了口径。要是小柳交来的报表错漏百出，阿珍还说“你真行”，这句话在真的尺子上就站不住，要么是阿珍没看，要么是她在说反话。对豆豆那句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字面在真的尺子上明显不成立，豆豆打碎了花瓶，谈不上能干，正是这种明显的不成立，提醒听的人别按字面去理解。

善，是说得得体，有分寸。同样是责怪，阿珍可以对豆豆说“你看你干的好事”，也可以说“你真行”。后一种不直接骂人，留了一点余地，甚至带一点母亲对孩子才有的无奈。可要是阿珍对小柳在报表出错时说“你真行”，分寸就不对了：上级对刚入职的实习生用反话，杀伤力远比直说“这里错了”大。同一句反话，在母子之间是分寸之内，在上下级之间可能就过了线。善这把尺子量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那根线拉得松紧合不合适。

美，是说得好，说得有味道。同事那句“你家豆豆是真行”就在美的尺子上得了分。它把阿珍讲过的两个“你真行”接过来，再拧一圈，用在豆豆身上，既是附和阿珍的气，又暗暗夸豆豆胆子大，还带点同为父母的会心。一句话同时接住了前面两种意思，这是巧，是语言上的一点漂亮。

哪把尺子说了算，往往由场合先定下来。办公室里谈报表，真的尺子最硬，夸人也得夸在实处，夸错了地方，被夸的人反而不安；家里管孩子，善的尺子最硬，话说重了伤孩子，说轻了孩子不当回事，分寸是第一位的；朋友间闲聊，美的尺子最松也最活，一句话接得巧，比说得准更招人喜欢。阿珍一天里换了三个场合，三把尺子也就轮流坐了庄。这不等于其余两把尺子退场了：朋友间的打趣如果说得太离谱，在真的尺子上失分太多，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家里的责怪如果为了分寸把事实说歪了，孩子会以为花瓶碎了不要紧。主尺子定调，副尺子守底线，这是价值这一维常见的样子。

三把尺子也不是分开量的。一句话往往同时在三把尺子上被打分，而且分数会互相牵扯。反话就是一个好例子：它在真的尺子上故意失分，换来善的尺子上的余地，有时还在美的尺子上加分。描述一句话的意思，第二步就是问：它在真、善、美三把尺子上各得了什么分，哪把尺子在这里说了算？

◆ 四、九格坐标：把常规语言学放进去

模态有三种，价值有三种，两两相交，就得到九格。这九格是描述学的坐标，一句话的意思显出来时落在哪一格、横跨哪几格，大体都能在这里标出来。

先防一个混淆。这里的九格，和导论里那张 S、D、E 三行的九宫不是一回事。九宫是全书的底图，四个方程在上面各取格子；这里的九格，只是把九宫里 S2、S3 两格各自摊开、交叉相乘得出的一张小图，整张都在方程(1)里面。下文凡说“九格坐标”“落在哪一格”，指的是这张描述学的小图；说“九格各用一次”，指的是导论那张九宫。

模态＼价值	真（说得对）	善（说得得体）	美（说得好）
粒子（词）	词指的是什么	词的轻重、褒贬、敬谦	炼字
波（语调与语流）	重音与焦点改变说的是哪件事	语气定分寸	韵律与节奏
场（框架与语篇）	背景里预先认定了什么	语篇的进退与礼数	篇章的布局之美

这张表的用处，是把常规语言学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工作一格一格放进来。研究词义、指称、义项划分的学问，大多落在“粒子×真”；研究词的感情色彩、敬语谦辞的，落在“粒子×善”；修辞学里讲炼字、讲词语锤炼的，落在“粒子×美”。研究重音、焦点、语调怎样改变一句话的真假与所指的，落在“波×真”；研究语气、口吻的，落在“波×善”；研究韵律、节奏、押韵的，落在“波×美”。研究预设、框架的，落在“场×真”，比如有学者提出，理解一个词要调动它背后整套情境知识，这类框架语义的思路〔待核〕就在这一格；研究会话怎样合作、话说多少才合适、怎样留面子的，落在“场×善”，格赖斯（Grice）一路关于会话准则的讨论〔待核〕大体在这一格；研究篇章结构、叙事布局的，落在“场×美”。

这样一放，有两件事变得清楚。

第一，常规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一摊。它们是在同一张坐标上分格耕作，各家擅长的格子不同，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这也是我们说“收编”而不说“推翻”的原因。描述学的成果，本书照单全收，只是给它们一个统一的位置。

第二，九格之间是会流动的。一句话的意思很少只落在一格里，“你真行”就是例子：粒子层面它在“粒子×真”上说的是能干，可在晚上那一幕，决定意思的是“波×善”和“场×真”，整句话的重心移了格。描述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这种移格描述出来。

九格还有一个很实用的用处：它能帮我们找到误会出在哪里。设想上午那一幕换个走向：小柳听了“你真行”，心里一沉，以为阿珍嫌她多事、擅自改了口径。阿珍说的是“粒子×真”格里的夸，小柳却把它读进了“场×真”格里的反话，她的场里装着的是“新人改了领导定的东西，可能犯了忌”。两个人用的是同一句话，读的却是两个格子。很多日常的别扭，并不是谁说错了字，而是说的人和听的人站在九格的不同位置上。描述学能把这种错位指出来，指出来以后，解开它往往只需要一句补充，比如阿珍那句“照着改也得有心”，就是把小柳从反话的格子里拉回了夸奖的格子。

要说明的是，这张表的每一格只是标出一块地界，不是说每块地界里只有一门学问，也不是说每门学问只待在一格里。有些学问天然横跨几格，比如研究礼貌的，既看词的敬谦，也看语气，也看整段话的进退。坐标的用处在于定位，不在于切割。

◆ 五、一词未改，格却变了

现在可以把阿珍那天的三句“你真行”放到坐标上，一句一句地标。

上午对小柳那句，落点很集中。粒子给出“确实能干”，波是轻快的，场是“做成了一件事”，三种模态指向同一处；在价值上，它首先过了真的尺子，小柳确实做得好，然后在善的尺子上也妥帖，上级夸下级，夸得具体，不浮。这句话的意思主要落在“粒子×真”这一格，其余格子都在帮衬，没有跟它较劲。这是“你真行”最朴素、最贴着字面的用法。

晚上对豆豆那句，落点整个挪了。粒子还是那三颗，字面还是“确实能干”，可波和场一起把它推翻了。一字一顿的语调，把“真”字压出了分量；一地碎瓷的场，让“能干”只能被读成它的反面。在价值上，它故意在真的尺子上失分，失分失得那么明显，听的人一下就知道要倒过来读；它在善的尺子上拿到了分寸，责怪而不直骂。整句话的重心从“粒子×真”移到了“波×善”和“场×真”交界的地方。字没换一个，格换了。

同事那句又是一种。它落在“场×美”上：它的场不是办公室也不是客厅，而是阿珍刚刚讲完的那段话，“你真行”这个说法已经在这段话里被用了两遍，它是接着这段语篇来说的。它的好处不在字面，也不在语调（微信里根本听不到语调），而在它把前两种意思同时接住，又轻轻一拧。

把三句话的落点连起来，就看到一个移动：同一组粒子，在九格里先后落在了三个不同的位置。方程 S1 = Fo(S2, S3) 在这里的意思就很具体了。S2 换了，从主要靠粒子显露，变成主要靠波和场显露；S3 换了，从主要被真的尺子量，变成主要被善和美的尺子量。两个自变量一换，输出的 S1 就从“夸”变成了“怪”，又变成了“打趣”。描述学做到这一步，已经很有用了：它不需要求助任何神秘的东西，只要把模态和价值这两个坐标看准，就能说清楚一句话的意思为什么翻了面。

这里还能多看一层。“你真行”的反话用法，今天已经很常见，在不少人的语感里，一听这三个字，先想到的不是夸奖而是讽刺。这说明一种移格如果反复发生，会慢慢沉进分布里：本来要靠波和场才翻过来的意思，后来只要粒子一出场，听的人就预先往反话那边想。描述学能够记录这种沉淀，它可以说，“你真行”在当代口语里，反话的分布已经很宽。可是它为什么会沉进去，是谁、在什么样的推动下一遍遍这样用，用到最后连字面都被拖着走了，这些就超出了方程(1)能回答的范围。

所以本章说“格变了”，是一个描述性的判断，它可以拿来核对：换一个熟悉汉语的人来标，应当标出大体相同的落点，标不出来，就说明描述还不够细。可它只回答了“变成什么样”，没有回答“为什么这样变”。

◆ 六、描述学够得着的，和够不着的

阿珍的一天标完了，描述学的长处和短处也都露了出来。

它够得着的东西很多。一句话的意思由哪种模态显出来，被哪把尺子量，落在哪一格，跨了哪几格，从哪一格移到哪一格，这些描述学都能说清，而且说得可以核对。字典、语法书、修辞课、语文老师讲“这句话是反语”，做的都是这一类工

作。一个外国学生学汉语，听到“你真行”时分不清是夸还是骂，老师教他看语调、看场合、看说话人和听话人是什么身份，这就是在教他用九格去读。没有这一步，后面任何追问都悬在空中，因为我们连要解释的到底是什么都还没钉住。

它够不着的东西也很清楚，至少有三件。

第一，它说不出阿珍为什么在那一刻选了反话。她完全可以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可以说“豆豆，过来”，可以什么都不说先去扫地。她偏偏说了“你真行”。描述学只能说“她用了反话，落在了某一格”，却说不出驱动这个选择的东西：是她不想对孩子发火，是她要让孩子自己掂量，还是那只青花瓶对她的分量太重，一时只说得出这三个字？这些都在“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那里，属于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

第二，它说不出“你真行”的反话用法是怎么被用出来的。今天的人一张嘴就能用反话版的“你真行”，那是因为前面有无数人一遍遍这样用过，用法一轮轮地被试、被接住、被传开，最后沉成了一个几乎固定的说法。这条一步步走过来的路，和每一步积下的分量，属于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

第三，它说不出汉语为什么允许一句夸奖这么轻易地翻成责怪，而不另造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达“你闯了祸却还要我用夸奖的字面来说你”。一种语言给哪些差别专门配词，哪些差别让一个说法兼着，这关乎叫错的代价、说两遍的保险和能省则省之间的权衡，属于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

这三件够不着的事，不是描述学做得不好，而是它本来就只在 S 一行里转。方程(1)的两个自变量都在“显露”里，它的工作就是把显露描述清楚，至于显露背后的推动和牵扯，要跨到 D 和 E 两行才看得到。本编接下来三章，会分别沿着粒子、波、场三种模态，把九格一格格走得更细；第5章再回到这里，把描述学的边界正式划出来，把接力棒交出去。

在那之前，读者可以先拿九格做一个小练习：挑一句你今天听到的、意思有点拐弯的话，问自己它主要靠哪种模态显出来，主要被哪把尺子量着，落在九格的哪一格。问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早就会读，只是从来没有把读法摆上桌面。

带走的话

一句话一个字不改，意思也能翻面，因为它在模态和价值交叉的九格里换了格；描述学能把换格说清楚，却说不出为什么换。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 S1 = F_o(S2, S3)；九格坐标（S2 模态×S3 价值，与九宫区分）；移格的描述；指向原理一、原理二、原理三的三个“够不着”（只点题，不展开）。 ② 核验状态：〔待核〕框架语义的思路（Fillmore 一路）只转述大意；〔待核〕Grice 会话准则只转述大意；“你真行”反话用法分布很宽为语感判断，未引统计；人物为阿珍、小柳、豆豆、同事。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 章

粒子的语义：词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词单独拿出来，它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对、在什么地方得体、在什么地方好？

水果摊上的两个“苹果”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老周六十出头，在一所中学门口摆了十几年水果摊。他年轻时在县里文化馆抄过几年稿子，写得一手好粉笔字。摊子边立着一块小黑板，一边写价钱，一边每隔几天换一句诗。三月里，黑板上写的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下面一行小字：“草莓上市，十二元一斤。”

周五放学，外孙小宇背着书包过来，蹲在苹果筐边上，半天不说话。老周递给他一个洗好的红富士，他摇头：“外公，我们班好多人都有苹果了。”老周说：“你要多少有多少，筐里都是。”小宇急了：“不是这个苹果，是手机！”旁边挑橙子的一个女学生笑出了声。

老周也笑，回头看见那个女学生正盯着黑板。她问：“周爷爷，‘绿’不是颜色吗，怎么能‘绿江南岸’？语文老师说这个字改过好多遍，是真的吗？”老周擦了擦手，说：“听说原先写的是‘到’，后来改成‘过’，又改成‘入’‘满’，改了十来个，最后才落到‘绿’上。”女学生又问：“那为什么‘绿’最好？”老周想了半天，说：“你闭上眼想一想，‘到’你看不见，‘绿’你看得见。”

收摊的时候，老周把几个碰破了皮的苹果挑出来，装进一个塑料袋，在纸板上写价钱。他先写了“处理”两个字，想了想，擦掉，改成“特价”，又擦掉，最后写的是：“磕了一下，不影响吃，五元一袋。”

一个下午，一个水果摊，几个字被反复掂量。

◆ 一、什么叫一颗粒子

上一章说，意思借三种模态显出来：粒子、波、场。这一章专讲粒子，也就是词。

把词叫作粒子，是取它两个特点。一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苹果”这个词，可以从任何一句话里摘出来，放在字典里、写在黑板上、印在价签上，它还是“苹果”，还带着它的意思。语调就做不到这一点，一个上扬的调子离开了那句话，就什么都不是了；场也做不到，一片背景只能整片地在，不能一块一块地拿。二是数得清。一句话里有几个词，大体数得出来；一个词有几个义项，字典能一条条列出来。正因为可以单独拿、数得清，词成了人们谈论意思时最先抓住的东西，也是字典、词表、教科书里最主要的单位。

汉语读者还会遇到一个小问题：粒子是字还是词？“苹果”是两个字，可它是一颗粒子，拆开来，“苹”单独几乎不用，“果”单独虽然能用，意思却宽得多，已经不是那只红富士了。“绿”是一个字，在黑板那句诗里它也是一颗粒子。本书说的粒子，以“能单独拿出来、带着自己的意思”为准，不以字数为准。一个字可以是一颗粒子，两个字、四个字也可以，“不影响吃”这种短语虽然能拆，在价签上却是被当作一整块意思来掂量的。粒子的边界不是一刀切死的，可在绝大多数时候，说汉语的人对“这是一块”有很稳定的语感。

说词是粒子，并不是说它是一粒孤零零的、意思固定的小石子。粒子也有自己的显露样子，也要被真、善、美三把尺子量。这一章的走法，就是沿着上一章那张九格表的第一行，把“粒子×真”“粒子×善”“粒子×美”三格逐一走过去。三格分别对应三个问题：这个词指的是什么？这个词用得有没有分寸？这个词用得好不好？

水果摊上的一个下午，恰好把三个问题都摆了出来。小宇和外公为“苹果”起的误会，是指的是什么的问题；老周在价签上写了又擦，是分寸的问题；黑板上那个“绿”字，是好不好的问题。

有一点先说明。一颗粒子在真实说话里从来不是单独出场的，它总有某种语调托着，总落在某个场里。本章为了看清粒子这一层，会尽量把波和场放在背景里，只在必要处点一下。粒子怎样被波改写、被场改写，是第3章和第4章的事。

◆ 二、苹果指的是哪一个：粒子的真

“粒子×真”这一格问的是：一个词指的是什么，这样指对不对。

小宇和外公之间的误会，就出在这一格。老周说“苹果”，指的是筐里的水果；小宇说“苹果”，指的是一种手机。两个人用的是同一颗粒子，指向的却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小宇的同学圈子里，“有苹果了”只可能是有了那个牌子的手机，谁也不会以为是有了一个水果；在老周的水果摊上，“苹果”只可能是水果，十几年来从没有人在这里用它指过别的。

说一个词“指对了”，是什么意思？最朴素的理解是：说话人用这个词指的东西，和听话人用这个词认出的东西，是同一样。小宇第一次说“我们班好多人都有苹果了”，在真的尺子上就出了问题，不是说他撒了谎，他说的是事实，而是他指的那样东西，没能在外公那里被认出来。一个词的真，不只是它和世界对不对得上，还包括说的人和听的人能不能对上同一样东西。

那么，听的人是怎么定下一个词指的是哪一样的？在小宇的例子里，误会只持续了两句话。“不是这个苹果，是手机”，一句补充就把指向拨正了。更多的时候连补充都不需要：在手机店里说“我想看看苹果”，没人会递一个水果过来；在水果摊上说“来两斤苹果”，也没人会递一部手机过来。这说明一个词的指向，很大程度上是靠它周围的东西定下来的：跟它一起出现的词（“两斤”还是“最新款”），说话的地方，说话的人。这就是导论和上一章说的“分布”，一颗粒子常常出现在哪里，它在那里就倾向于指什么。

由此可以看出，“苹果”这颗粒子现在至少挂着两个指向，一个是水果，一个是那家公司和它的产品。字典如果是新一些的版本，可能会把后一个也收进去，或者在用例里提到它。描述学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很清楚：记下两个指向，记下它们各

自的分布，记下在什么条件下会混淆、怎样消除混淆。它也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后一个指向是借来的，一家公司拿水果的名字给自己命名，中文使用者又顺着叫它的产品为“苹果”，于是这颗粒子身上多出了一个原本没有的指向。

两个指向之间还有一个更细的差别。水果的“苹果”指的是一类东西，筐里每一个都是苹果，你可以说“这个苹果”“那几个苹果”“苹果一斤多少钱”；公司的“苹果”指的是一家，世界上只有那一个，它更像一个名字。小宇说“有苹果了”，指的又是这家公司出的一类手机，名字又被当成了类名来用。同一颗粒子，从指一类，到指一家，再到指一家出的一类，指的方式也跟着换了。所以“粒子×真”这一格要记的，不只是一个词指向什么，还有它是怎样去指的：是点名，还是归类。小宇和外公的误会，一半是指向不同，一半是指法不同，外公听到的是归类，小宇说的是点名之后的归类。

这个细节描述学能记，却不负责解释。一家公司为什么偏偏用一个水果命名，说汉语的人为什么不说它的外文名而顺手叫“苹果”，这个新指向为什么在小宇这代人嘴里压过了水果本义，这些都是发生学的问题，后面的编章再说。

“粒子×真”这一格还有一件常被忽略的事：一个词的真，不只是指得对不对，还包括说得是不是比所知道的更多或更少。老周在价签上写“磕了一下，不影响吃”，如果那几个苹果其实已经烂到了芯里，这句话在真的尺子上就失分了，不是因为“苹果”指错了，而是“不影响吃”这几个词说出了一个不实的判断。词不光指东西，也替说话人作出断言，断言是真是假，同样落在这一格。

◆ 三、价签上写了又擦：粒子的善

“粒子×善”这一格问的是：这个词用得有没有分寸。

老周收摊时在纸板上写了三遍。第一遍写“处理”，第二遍写“特价”，第三遍写“磕了一下，不影响吃”。三种写法在真的尺子上大体都站得住：这几个苹果确实要便宜卖，确实算特价，也确实磕了一下。可老周心里显然觉得前两种都不够妥当。

“处理”这个词，在买东西的人听来，带着一股“快不行了，赶紧清掉”的味道。它指的事情没错，可它把东西往低处推得太狠，买的人拿起来先要犹豫一下：处理的东西还能吃吗？老周卖了十几年水果，知道一个“处理”能把好好的苹果说成剩货。“特价”就温和多了，它只说便宜，不说为什么便宜，可它的毛病正在这里：它藏了一点东西。熟客买回去，发现苹果磕破了，下次会觉得老周的“特价”不实在。第三种写法最长，也最费粉笔，可它把真相说了，又把真相的分量说准了：磕了，但不影响吃。它对买的人有交代，对苹果也公道。

这就是词的分寸。同一样东西，可以用分量不同的词去说：有的往上抬，有的往下压，有的不偏不倚；有的直接，有的绕开；有的亲近，有的疏远。说话的人在这些词之间挑，挑的不是对错，而是轻重。说一只苹果“烂了”和“有点软了”，说一个人“死了”和“走了”“去世了”，说一个价钱“贵”和“不便宜”，每一对里两个说法所指的事大体相同，分量却不一样。字典往往会在这类词后面注上“褒义”“贬义”“婉辞”“敬辞”“谦辞”，这些标签记录的，正是粒子在善这把尺子上的位置。

分寸也不是词本身单独带着的，它要看对谁说。老周对熟客可以说“这几个磕了，你拿回去削了吃，便宜你”，话说得更直、更随便，熟客反而觉得亲近；对第一次来的生客，他就会写得更周全。同一个词，对亲近的人说是随和，对生人说可能是怠慢。这一点上，粒子的善已经开始往场那边伸手了。不过词自身确实带着一个出发点：“处理”和“特价”还没放进任何场合，就已经一个重一个轻。描述学在这一格能做的，是把一组意思相近的词按分量排开，标出它们各自常用于对谁、在什么情形下说，标出它们哪个更直、哪个更绕。

这一格对学外语的人尤其要紧。一个外国学生知道“处理”和“特价”都能用来说便宜卖，却不知道两者在买的人心里差多少，他在指称上全对，在分寸上却可能处处失手。母语者觉得这类差别不用教，那是因为他们在无数次使用里早就把分量掂熟了。

◆ 四、一个字改了十来遍：粒子的美

“粒子×美”这一格问的是：这个词用得好不好。

黑板上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是这一格里最常被拿来讲的例子。据通行的说法，王安石写这句诗时，第四个字先后试过“到”“过”“入”“满”等十来个，最后才定为“绿”；这个故事出自宋人笔记的记载〔待核〕，细节各家转述不尽相同，本书只取它的大意。老周对女学生说的，也是这个通行的版本。

为什么“绿”最好？老周的回答很朴素：“到”你看不见，“绿”你看得见。这句话其实说中了要害，可以再往细里拆一拆。

“到”“过”“入”三个字，说的都是春风来了这件事，说得都对，在真的尺子上没有毛病。它们的问题是只有动作，没有画面：春风到了江南岸，岸上是什么样子，读的人得自己去补。“满”字好一些，它有了一点画面，春风满江南岸，有铺开的感觉，可风是看不见的，“满”说的仍是一样看不见的东西铺满了。“绿”不一样。它本来是一个颜色词，一用在这里，就有了动作：春风让江南岸变绿了。读的人一眼看到的是满岸新绿，然后才反应过来，这满岸新绿是春风带来的。一个字同时交出了原因（风）、过程（变）和结果（绿），而且是用眼睛看得见的方式交出来的。

这里能看出“粒子×美”这一格的一个特点：好的词往往不是在真的尺子上更准，而是在同样准的前提下，让读的人用更少的力气看到更多的东西。“绿”字不比“到”字更真，春风确实到了，也确实让岸变绿了，两种说法都对。它赢在一个字里装下了更多可以被看见、被感到的东西，又装得不费力。修辞学讲“炼字”，讲的就是在一个关键位置上，从一群都说得通的字里挑出那个分量最足、画面最活的。

还有一层：“绿”在这里是颜色词当动词用。这种用法让读的人在字面上轻轻绊了一下，“绿”怎么能带宾语？这一绊，反而让人停下来多看一眼。粒子的美有时就来自这种小小的出格：用一个人人都认得的字，放在一个人人都没想到的位置

上。出格太多，读的人看不懂；出格恰到好处，读的人看懂了，还记住了。那个女学生问“‘绿’不是颜色吗”，正是被这一绊绊住了，而这一绊，正是这个字被记了这么多年的原因之一。

粒子的美也不全是新奇。据一些诗话的说法，在王安石之前，唐人诗里已有把“绿”当动词用的句子〔待核〕。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绿江南岸”的好，就不在于前无古人地发明了一种用法，而在于把一种已有的用法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上：一句写归思的诗，一个春天的岸，一阵看不见的风。读的人也许在别处见过“绿”这样用，可从没见过它用得这样贴。炼字炼的往往不是“第一次”，而是“恰好”。这也提醒我们，粒子的美要放在读者已有的积累里去量：对一个从没读过诗的人，“绿”字可能只是奇怪；对一个读过很多诗的人，它是一种被唤起的熟悉，加上一点没想到的贴切。

◆ 五、三把尺子同时量一颗粒子

前面三节把“粒子×真”“粒子×善”“粒子×美”分开来讲，是为了看清楚。实际说话时，一颗粒子是同时被三把尺子量的，三个分数还会互相牵扯。

老周的价签就是一个例子。“磕了一下，不影响吃”在真的尺子上最实，在善的尺子上最周全，在美的尺子上却谈不上好看，它啰嗦，费字，不像“特价”两个字那样干脆。老周选了它，等于在美上让了一步，换来真和善上的稳当。卖水果的人这样选，是有道理的：价签上的美，远不如买的人回头再来要紧。

黑板上那句诗是另一种取舍。在诗里，美的尺子坐庄，真和善退到了后面。没有人会去追究春风到底能不能把岸“绿”了，也没有人会觉得这样说对谁失了分寸。诗允许粒子在真的尺子上走得远一点，只要它在美的尺子上值得。

还有第三种情形，三把尺子打起架来。设想老周的摊子边上新开了一家水果店，门口立着牌子：“甜过初恋”。在美的尺子上，这四个字俏皮，好记；在真的尺子上，它几乎无从核对，谁的初恋、有多甜，都说不清；在善的尺子上，它放在

水果店门口是吆喝，人人都知道是夸张，没人当真，可要是写在给老人送的礼盒上，就可能显得轻佻。一颗粒子组成的短语，在三把尺子上得出三个不同的分数，哪个分数说了算，要看它落在什么地方。

第1章说过，哪把尺子坐庄往往由场合先定。放到粒子这一行，还能多看出一点：同一颗粒子换了用途，得分的那把尺子会把别的尺子的分数“借”过来用。“甜过初恋”在美上得的分，替它在真上的失分打了掩护，人们原谅它夸张，是因为它俏皮；老周的价签在真和善上得的分，替它在美上的失分打了掩护，人们不嫌它啰嗦，是因为它实在。一颗粒子在一把尺子上失分，能不能被原谅，要看另一把尺子上补回了多少。描述一个词在某次使用里的意思，不能只说它指什么，还要说它在三把尺子上各被量出了什么，哪把尺子在那里坐庄。小宇那句“我们班好多人都有苹果了”，坐庄的是真，他要外公听明白他到底要什么；老周的价签，坐庄的是善；黑板上的诗，坐庄的是美。三个“粒子”的意思，都要连同它们坐庄的尺子一起，才算描述完整。

◆ 六、字典记得下什么，记不下什么

走完粒子这一行，可以回头看一看，描述学在这一行做到了哪里。

它做到的很多。一个词指的是什么，挂着几个指向，各自常出现在哪里；一个词在轻重上处在什么位置，是褒是贬，宜对谁说；一个词在某个位置上为什么用得好，好在哪里，这些描述学都能记下、讲清。字典记的是第一类，用法词典和语文课补上第二类，修辞学和诗话讲的是第三类。一个人把这三类都掌握了，就算是会用词的人。

可是也有几件事，粒子这一行记不下。

第一，它记得下“苹果”多出了一个指向，记不下这个指向为什么会多出来，又为什么会在小宇这一代人嘴里盖过本义。一家公司为什么拿水果起名，中文使用者为什么不用外文名而顺手说“苹果”，这里面有“为什么要这样说”的意向，有说的人站在哪一界，也有一个说法被一遍遍用热的过程。前两样属于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后一样属于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

第二，它记得下“处理”比“特价”重，记不下这个分量是从哪里来的。“处理”为什么会带上“剩货”的味道？很可能是因为它被反复地用在清仓、甩卖、残次品上，用得多了，分量就沉进了词里。一个词的分寸，往往是它一路被用过来的轨迹留下的，这又回到了原理二。

第三，它记得下“绿”字好，记不下王安石为什么偏要在这个位置上一遍遍地改。他想要的是什么？是让读的人看见，还是让自己心里那个回不去的江南被说出来？这首诗通常被认为写于他离开金陵北上途中〔待核〕，诗的末句是“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个“还”字透出他想回去。一个字炼了十来遍，驱动它的不是修辞技巧，而是说话人为什么要说、站在哪一界说。这是原理一的地界。

还有一件更基本的事：粒子这一行能描述“苹果”在汉语里一个词兼着水果和手机，却说不出汉语为什么允许这样兼着，而不像一些需要区分的场合那样另造一个词。这是“切多粗多细”的问题，属于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

所以，粒子这一行把一个词显出来的样子钉得很牢，这是描述学的功劳；同时它又处处露出一些线头，顺着线头往后拉，拉出来的都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下一章离开粒子，去看语调与语流怎样把同样的词说出不同的意思。

> **带走的话**
>
> 一个词同时被真、善、美三把尺子量着，指得对、说得有分寸、用得好，是三回事；字典能记下一个词显出来的样子，记不下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 $S1 = F_o(S2, S3)$ 的粒子一行：粒子×真（指称与断言）、粒子×善（分寸）、粒子×美（炼字）；三把尺子的权重随用途变；末节指向原理一（“绿”的意向、“苹果”的命名）、原理二（“处理”的分量来自使用轨迹）、原理三（“苹果”一词兼两义的粗切），只点题不展开。 ② 核验状态：〔待核〕“春风又绿江南岸”炼字故事（到、过、入、满等十来字）的出处与细节，只按通行说法转述；〔待核〕《泊船瓜洲》的写作时地；“苹果”指称手机的来历只作常识性说明，未引具体年份；〔待核〕唐人诗中已有“绿”作动词的诗话说法；“甜过初恋”的水果店为设想；人物为老周、小宇、女学生。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3 章

波的语义：语调与语流

这一章的问题：一句话里的字一个都没换，为什么换个地方加重，意思就从“对”变成了“不对”？

小禾的一句辩白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小禾在一家小公司做出纳。月底对账，少了三百块钱。部门群里有人问起，小禾回了一句语音，说的是“我没说他偷了钱”。她本意是想替新来的实习生小林撇清：账上的缺口她查过，多半是退款没登记，跟人品无关。可她录这句话时正在气头上，“他”字咬得特别重。

群里先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有人私聊她：“你的意思是，不是他，是别人？”另一个同事干脆回了个问号。小林本人则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来上班，眼圈是红的。

小禾后来把那条语音翻出来听了好几遍。字一个没错，“我没说他偷了钱”，七个字，主语、否定、宾语，挑不出毛病。可听的人听出来的，是“我没说是他偷的”——言下之意，钱是被偷了，只是另有其人。她想要的那句话，重音应该落在“偷”上：我没说他偷，钱可能是别的原因少的。重音一挪，同样七个字，指向的事实完全不同。

她又试着用文字重发一遍，打出来却发现，文字根本没法标重音。她只好补了一长段解释：“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偷钱，是退款漏登了，请大家别误会小林。”这段话比原来那七个字长了好几倍，才勉强把她嘴里那一点轻重说清楚。

这一章就从小禾这七个字说起。

◆ 一、七个字，七个落点

先把这句话的重音挨个挪一遍，看看会出现什么。

重音落在“我”上：我没说他偷了钱——言下之意，是别人说的，不是我。重音落在“没”上：我没说——这是在否认整件事，你们冤枉我了。重音落在“说”上：我没“说”他偷了钱——我心里也许这么想过，也许暗示过，可我嘴上没讲。重音落在“他”上：不是他，是另一个人。重音落在“偷”上：钱少了是真的，但说不上偷，也许是借了没还，也许是代收，也许只是漏登了。重音落在“了”上，这在汉语里不太自然，但硬要读，可以读出“我没说他已经拿走了”的意思。重音落在“钱”上：他偷的不是钱，是别的东西。

七个字，至少六种可以说清楚的指向。字没有变，字和字的先后没有变，变的只是声音的起伏落在哪里。语言学里把这个被加重的部分叫“焦点”：一句话里，说话人要你特别留意、拿去和别的可能作比较的那一块。

这里要停一下，看清楚它比较的是什么。重音落在“他”上，听的人脑子里立刻浮出一排候选：他、你、老王、财务主管……然后被告知，“他”不对，是候选里另外某一位。重音落在“偷”上，浮出的是另一排候选：偷、借、拿、捡、挪用……被告知“偷”不对。重音像一只手，在句子里指着某个位置说：就在这一格里换一换。

导论说过，S1（语义）就是听出、认下的差别，内容是对比、变化、分布三样。小禾这句话最清楚地显出了“对比”这一项：意思不是一个词孤零零地占着一个位置，而是这个词和它没被说出的邻居们比出来的。重音的作用，就是告诉你这一次拿谁来比。拿“他”和别人比，句子说的是人；拿“偷”和“借”比，句子说的是行为。比较的对象换了，句子说出来的事实也就换了。

有意思的是，这排候选从来没有人列出来。听的人并不需要把“借”“拿”“挪用”一个个念出声，就已经知道“偷”是在和它们比。候选是怎么浮上来的？靠的是听者平时听过的无数句话：在钱这件事上，人们常说的动作

就那么几个，它们早已在耳朵里排好了队。所以重音能起作用，前提是说的人和听的人共享这一排“没说出口的邻居”。小禾公司里的人都知道钱可能被偷、被借、被漏记，她的重音一落，大家立刻知道她在和哪一个比。换一个对账务一无所知的人来听，重音落在“偷”上，他也许只听出“她很激动”，想不到“漏登”那一层。

这一点说明，对比并不是声音自己完成的。声音只负责“指”，被指的那一排候选，是听说双方平时积下来的分布。语义的三个方面在这里搭在了一起：对比要靠分布供货，分布又会在一次次对比里慢慢变化。

所以，小禾的同事并没有误解她的字。他们准确地听懂了她的声音。错不在听，在说出来的那一道波。

◆ 二、重音动的是“真”

上一章走的是第1章九格坐标的第一行，粒子；这一章走第二行，波，也就是语调和语流：声音在一句话里怎样起伏、怎样连、怎样断。

小禾这件事落在“波×真”这一格。“真”在这里不是道德上的诚实，而是一句话说的事实对不对、指的是不是那件事。“我没说他偷了钱”这句话，字面上只是在报告“我说过什么”；可听的人真正拿去对事实的，是它带出来的那句言下之意。重音在“他”，言下之意是“钱是被偷了，只是另有其人”；重音在“偷”，言下之意是“这里谈不上偷”。拿账上的事实来对：缺口其实是退款漏登，没有人偷。那么前一种读法带出的话是假的，后一种读法带出的话是真的。

同一串字，在同一个事实面前，一种读法说出了一句假话，另一种读法说出了一句真话。决定真假的，不是字，而是波。

这里藏着一个常见的误会。人们平常以为，事实是字承担的，声音只是附在字上的“感情色彩”，可有可无。小禾的经历说明，声音并不只管“色彩”。否定词“没”到底否定到哪里，它的势力范围有多大，是由重音划出来的。没有重音，这句话的否定范围是悬空的；有了重音，范围才落地。

汉语里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波：停顿。老故事里那张“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纸条，读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是天要留你、我可不留，这是逐客；读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成了一问一答的留客。（这则故事流传版本很多，出处〔待核〕，这里只当示意。）字一个没变，停顿一挪，纸条的态度就颠倒了。日常里也有：“咬死了猎人的狗”，在“咬死了”后面停，说的是猎人的狗被咬死了；在“的”字后面停，说的是一条狗，它咬死了猎人。停在哪里，词和词怎样结成一块，就跟着变；结块一变，谁对谁做了什么也跟着变。

还有声调和轻声。“地道”读重了是地下的通道，后一个字轻读，是正宗、够味儿；“大意”两个字都重，是主要意思，后一字轻读，是粗心。这些都是波在“真”这一格上动手的例子：它们改变的不是语气，而是这句话指着世界上的哪件事。

最彻底的一种，是句调把陈述变成提问。“他走了。”句尾往下落，是在报告一件事，它可能对，也可能错，你可以说“不对，他还在”。“他走了？”句尾往上扬，就不再报告任何事，而是把判断交还给对方，这时候你没法说它“不对”，只能回答它。一个上扬的尾音，把一句可以判真假的话，变成了一句无所谓真假的话。在真这一格里，这是最大的一次挪动：不是换了一个事实，而是从“说事实”换成了“问事实”。

日常生活里，这种挪动常常被人用来留余地。“你昨天没来？”比“你昨天没来。”更给人台阶：前一句是在问，后一句是在定案。领导开会说“这个方案再看看？”和“这个方案再看看。”，下属心里的分量完全不同。可见，波在真这一格动的手，已经牵连到了下一格的分寸。

◆ 三、语气定分寸：同一个“嗯”

再往右挪一格，到“波×善”。

“善”在本书里读作“得体”，说得合不合分寸。分寸这件事，几乎一大半是由声音管着的。

最简单的例子是一个“嗯”。家里妈妈问孩子作业写完没有，孩子回一个短促平稳的“嗯”，是正常的应答；拖长了、往上扬的“嗯——？”，是没听清，或者是假装没听清；先降后升、带着鼻音的“嗯……”，是心里犹豫，多半没写完。三个“嗯”在字面上一模一样，在家里却是三种态度。做妈妈的根本不用看孩子的脸，听那一声就知道接下来要不要去翻书包。

再如一句“你来了”。平平地说，是寒暄；语调往下一沉，可以是不太欢迎；尾音一提，是惊讶：你怎么来了？前面加一点笑意，又变成亲热。说话的人并没有说“我欢迎你”或“我不欢迎你”，可听的人一下子就知道自己该坐下还是该告辞。

汉语句末那几个小字——啊、吧、呢、嘛——是把波的一部分“写进字里”的办法。“你去”是命令，“你去吧”是商量或者放手，“你去啊”是催，“你去嘛”是央求，“你去呢？”是反问对方的打算。这几个字本身几乎不带什么指称意义，它们的工作就是调分寸：把一句话从硬变软，从远变近，从上对下变成平辈之间。可以说，它们是凝固在文字里的语调。

分寸为什么要交给声音来管？一个朴素的理由是：分寸是要随时调整的。说话的时候，你看着对方的脸色，发现话说重了，下一个字的音就会自己往回收；发现对方没当回事，后面的音就会自己往上提。字一旦出口就收不回来，声音却可以在一句话里边说边改。所以，一句话的“对不对”主要交给字和重音，“该不该这样说”却大量交给连续变化的语调。

分寸的尺子还因地方、因人群而不同。有些地方的人说话嗓门大、语调直，在本地人听来是热情爽快，到了说话轻声细语的地方，就容易被听成不耐烦。同样一句“你干嘛呢”，一个人说出来是随口问候，另一个人听进去是兴师问罪。双方的字一个不差，差的是各自耳朵里那把“正常语调”的尺子。这把尺子是从小在一个地方、一群人里听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分布：在这群人里，什么样的升降算平常，什么样的算过火。人一换地方，尺子不跟着换，误会就来了。

所以，描述“波×善”这一格，不能只描述声音，还得描述这声音在谁那里、在什么场合算平常。一个语调得体不得体，从来不是声音自身的属性，而是它和听者那把尺子比出来的。这又回到了上一节说的对比：分寸也是比出来的。

小禾的问题，一半出在“真”，一半也出在“善”。她那句话即使重音放对了，带着火气的急促语速，也会让人觉得她在发脾气、在推责任。小林第二天红着眼圈来上班，伤到她的未必是那个落错的重音，更可能是整句话那一股硬邦邦的劲儿。

◆ 四、韵律之美：为什么有的话一听就记住了

第三格是“波×美”，说得好不好。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很多人小时候学会了，几十年忘不掉。这句话的内容并不重要，老虎打没打着也没人关心，记住它的是节奏：五个字一拍，前一拍数数，后一拍押上“虎”和“五”的韵。孩子还不太懂词义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一道波带着走了。

汉语里有一大批说法，是靠韵律站住的。四个字一组的成语和俗语，两两相对，平仄相间，念起来像走路时左右脚交替。“说一不二”“七上八下”“东拼西凑”，拆开来看每个字平平无奇，合在一起，声音有起有落、有对有比，读的人觉得“顺”，记的人觉得“牢”。这份“顺”和“牢”就是美在波这一层显出来的样子。

美并不只在诗和口号里。街头吆喝讲究拖腔，拖在哪个字上，听的人就记住哪个字；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个，很重要”，中间那一停，比把“重要”两个字喊得再响都管用；讲故事的人说到关键处放慢、压低，满屋子的孩子就安静了。这些都不是在改变字的意思，而是在安排意思到达听者的时间和力度。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波的美，常常会反过来让字的意思变得更可信。一句押韵的话，人们更容易觉得它“有道理”；一句节奏稳当的道歉，人们更容易觉得它“有诚意”。这不是逻辑上的推导，而是听感上的顺从。美在这里并不只是装饰，它参与了真和善的判断。这一点放到第4章讲场的时候还会再见到，那时候参与判断的，是整篇文字的结构。

波的美也有它的“变化”。同一个顺口的说法，念多了会变旧；一句新鲜的口号，过几年再听，节奏还是那个节奏，人却不再觉得它好听，甚至嫌它土。另一方面，某些节奏格式又特别经用，一代一代人往里面填新词：“××千万条，××第一条”这种前后两截、后一截收住的句式，可以装交通安全，也可以装作业检查，装什么都顺口。描述学能把这些都记下来：哪些格式长寿，哪些格式短命，新词往哪种格式里填得最多。这是“波×美”这一格里的变化和分布。

还有一种美，出在声音停下来的地方：留白。说话的人在一句话中间突然停住，不把话说完，听的人反而听得更真切。父母训孩子说到“你要是再这样……”就停了，后半句比说出来还有分量。相声演员的“包袱”，常常就抖在一个停顿之后。停顿本身没有字，却有意思，这正是波这条通道独有的本事：它能让“没有”也显出来。

小禾那七个字，在美这一格上也吃了亏：急促、没有停顿，一口气冲出来，听的人还没来得及判断，情绪先到了。同样的话，若是缓一缓，在“我没说”后面停半拍，再把“偷”字轻轻一点，整句话就会显得是在讲理，而不是在吵架。

◆ 五、波没了，会发生什么

小禾改用文字重发那句话时，碰到的困难很能说明问题：文字装不下波。

书面语有自己的办法来补。标点是最老的一种：问号、感叹号、省略号、破折号，都是在纸面上画出声音的走向。“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四个句子，字相同，读者心里响起的是四种不同的声音。加粗、加引号、换字体，是另一类办法，专门用来标重音。小禾如果在“偷”字上加个引号，写成“我没说他‘偷’了钱”，读者就能明白她否认的是“偷”这个性质。

到了手机聊天里，补波的手段多了起来，也乱了起来。句末加一个波浪号“～”，语气立刻软下来；“好。”带着句号，常被年轻人读成冷淡甚至生气；把“哈哈”敲成一串，是为了补上一声笑；各种表情图，更是直接把脸和声音一起贴上去。第21章会讲到“hhh”这一类轻笑怎样一步步流行开来，这里只指出一点：这些看上去随手的小符号，大多是在替被文字丢掉的那一道波找替身。

这件事从反面说明了波的独立。如果语调只是字的附件，丢了也就丢了，不会有人这么费力地去补。人们宁可发明新符号、改变旧标点的读法，也要把它补回来，说明没有波，很多意思根本显不出来。一句不带语气的“行”，在聊天里可能让对方琢磨半天：是同意，是敷衍，还是生气了？

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人碰到要紧的话，宁肯发语音，也不打字。家里长辈尤其如此，一条六十秒的语音里，叮嘱、埋怨、心疼全在声音里，换成文字，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事项。反过来，也有人碰到为难的话，专门改用文字，因为文字把声音里藏不住的那点情绪滤掉了。选语音还是选文字，本身就是在选：这一次要不要让波出场。小禾的教训正好是这个选择的反面：一件需要冷静讲清的事，她偏偏用了一条带着火气的语音。

由此也能看出，粒子、波、场三种模态，不是同一种东西的三种包装，而是语义显出来的三条不同通道。词这条通道装的是“说的是什么”，波这条通道大量装着“怎么个说法”。两条通道交叉起来，才有了完整的一句话。缺了哪一条，另一条都得加倍出力来补。小禾那一段长长的文字解释，就是在用词这条通道，硬扛本来由波承担的分量。

◆ 六、描述学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又停在哪里

这一章做的，是方程(1)　　S1＝F₀(S2, S3) 在波这一行上的描述：把模态固定在“波”，挨个看三种价值，重音和停顿改动“真”，语气和句末小字调节“善”，节奏和韵律成就“美”。

这套描述是有用的，而且相当准。它能告诉小禾，她的问题出在哪一格：“波×真”这一格，重音放错了位置；“波×善”这一格，语速和语气太硬。它也能告诉她怎么改：重音挪到“偷”上，在“我没说”后面停半拍。语文老师教朗读，播音员练发音，外语老师纠正学生的语调，用的基本都是这一层的知识。

拿这套描述回头看群里那几种反应，也各有着落。私聊她“不是他，是别人？”的同事，读的是“波×真”：他从重音里听出了一排候选，并且认定候选里另有其人。回一个问号的那位，卡在两格之间：重音告诉他这里有一个对比，急促的语速却让他拿不准小禾是在澄清还是在发火，于是干脆不猜。小林一晚上不说话，伤他的落在“波×善”：哪怕他听懂了字面是在替他撇清，那股硬劲也已经先一步到了。三个人从同一条语音里各取了一格，描述学能把这三种听法一一标出来，标得清清楚楚。

描述还能再往前走一步。它可以去统计，比如吵架的时候，人们的重音是不是更常落在人称上，讲道理的时候是不是更常落在动词上（这里只是举个可以做的题目，本书没有做过这项统计）。它也可以去比较，两个地方的人表示不满时，语调各是什么样子。这些都属于“分布”这一项，都可以做得很细。可是做得再细，它说的仍是“情况如此”。分布本身不回答这份分布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是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

但小禾心里还有一个问题，这套描述回答不了：那天她为什么偏偏把“他”咬得那么重？

她事后想，也许是因为那几天她对小林确实有点不满——小林总是迟到，交给他的单据常常漏签字。她嘴上想替他撇清，声音却泄露了另一层心思。也许不是这样，只是一时着急，舌头先动了。无论是哪一种，这个问题都已经不在“波长什么样”这一层，而是在“她为什么这样说”“她那一刻站在哪里说”这一层。

描述学可以把那一个重音记下来，标在“他”字上方，说明它带来了怎样的对比，造成了怎样的真假差异。可它不问这个重音从哪里来。在本书的九宫图里，“为什么说”是 D1（意义），“在哪一界说”——是在讲账目上的事实，还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是 E1（三界）。这两格都不在 S 那一行。要回答小禾的这个问题，得跨出描述学，走到第二编的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里去。

在那之前，还有一种模态没有讲：比一句话更大的东西——一个词背后整片的情境，一整封信的前后次序。那就是下一章的场。

> **带走的话**
>
> 同样的字，重音一挪，真假就换；语气一变，分寸就换。波不是字的附件，它是意思显出来的另一条通道。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 S1＝F_o(S2, S3)；S2 中的“波”×S3 的真、善、美三格；末节点出 D1、E1，为第二编原理一预留问题。 ② 核验状态：本章无外部文献结论引用；〔待核〕“下雨天留客”故事出处；“焦点”为语言学通行术语，未引具体学者；文中各重音读法为示意；人物为小禾、小林及部门同事。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4 章

场的语义：框架与语篇

这一章的问题：一句话里明明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听的人已经当真了？

秦姐的一个下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秦姐在一家家具公司做客服主管，四十出头。上个月她从城东搬到了城西，离公司近一些，上下班少坐四十分钟地铁。

周一下午，她在电梯里碰到隔壁部门的同事。对方很热心，一开口就问：“秦姐，听说你离婚以后搬家了？新地方还住得惯吗？”

秦姐愣了一下。她没有离婚，丈夫好好的，搬家只是为了离公司近些。可那一刻她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句话。说“住得惯”，等于默认了前半句；说“我没离婚”，又显得自己在急着辩解，好像被人戳中了什么。电梯门开了，她只来得及说一句“我没离婚啊，就是搬了个家”，对方连声道歉，走了。秦姐站在走廊里，心里堵了半天。对方一句话里，“离婚”只是顺带一提的从句，却比整句问候更结实地落了地。

回到工位，还有一件更头疼的事等着她。一批沙发延期交货，十几个客户在投诉，经理让她写一封道歉信发出去。她写了第一稿：先解释物流公司出了什么状况，再说厂里的原料怎样紧张，最后一段才写“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并附上补偿方案。经理看完，只说了一句：“意思都对，顺序不对。客户读到第三行，就觉得我们在找借口。”

秦姐把那几段剪下来，换了个次序，又改了几个连接词。字数几乎没变，经理看了说：“这回像道歉了。”

两件事，一件是一个词背后的整片情境，一件是一整封信的前后次序。这一章就讲这两样：框架和语篇。

◆ 一、一个词背后站着一整片情境

先回到电梯里那句话。“离婚”两个字一说出口，听的人脑子里出现的从来不是这两个字本身，而是一整片东西：一段婚姻、两个当事人、一纸证书、财产怎么分、孩子跟谁、住处怎么办、亲戚怎么看。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被说出来，可它们都在。同事问“离婚以后搬家了”，之所以问得那么自然，是因为在“离婚”这片情境里，“搬家”本来就有一个现成的位置：离了婚，总得有一方搬出去。

语言学里有一种说法，把这一整片情境叫“框架”：一个词被理解，靠的是它所唤起的那一整套背景知识，词只是这套背景上被点亮的一个点。这个思路通常归在菲尔墨（Fillmore）名下〔待核〕，本书只取它的大意，不转述细节。

本书把这一层叫作“场”，这是模态 S2 的第三个方面。第2章讲的是粒子，一个个词；第3章讲的是波，声音在一句话里的起伏。场比这两者都大：它是一个词、一句话被放进去的那一整片地方。一个人听懂一个词，不只是认出了这个点，更是走进了这片地。

框架一旦被唤起，就会替说话人做很多事。同样是讲买东西，说“花了五百”和说“省了五百”，讲的可能是同一笔交易，可前一句把你放进“支出”的场里，后一句把你放进“优惠”的场里，你的心情因此不同。说一个人“节俭”还是“抠门”，指的行为可能一模一样，可一个场里有美德，一个场里有吝啬。词换了，场就换了；场换了，同一件事就显出了不同的样子。

框架里不只有东西，还有角色。秦姐天天和客户打交道，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客户打电话来，开口说“我要退货”“我要换货”“我要投诉”，三句话讲的可能是同一张坏了腿的椅子，唤起的场却完全不同。“退货”的场里有买家、卖家、钱和一张退款单，事情的终点是两清；“换货”的场里，买卖关系还要继续，终点是

一张好椅子；“投诉”的场里多出了第三个角色——一个评理的人，可能是她这个主管，也可能是更上面的什么人，终点是有人认错。客服老手听到哪一个词，就知道这通电话要往哪里走，自己在这个场里扮演什么。

一个词选了哪个场，也就替说话人选好了每个人的位置。这比词的字面意思更早到达听者那里，往往在对方还没讲完第一句话时，听的人已经知道自己被放在了哪里。

秦姐在电梯里感到的那股堵，正是场的力量：对方只用了一个词，就把她整个人搬进了一片她并不在的地方，而她要从那片地方走出来，得费很大的劲。

◆ 二、预设：没有说出口，已经算数了

为什么费劲？因为那句话里，“离婚”不是被断言的，而是被预设的。

区分一下这两样东西。“秦姐离婚了”是一句断言，它把“离婚”摆在桌面上，你可以直接说“不对”。“秦姐离婚以后搬家了”却不同，它的桌面上摆的是“搬家”，“离婚”被垫在桌子底下，当作双方都已经知道、不必再讨论的背景。你要反驳它，不能顺着问题回答，只能先把桌子掀开，说“等一下，前面那个不对”。掀桌子总是比回答问题难看。

预设有一个特别顽固的性质：把整句话否定掉，它还在。“秦姐不是离婚以后才搬家的”——这句否定的是时间先后，离婚这件事仍然稳稳当当地垫在底下。把整句话变成疑问，它也还在：“秦姐离婚以后搬家了吗？”问的是搬没搬，离婚照旧被当作已知。正因为它在否定、疑问之下都纹丝不动，它比断言更难对付。人们常拿“你戒烟了吗”来举例：答“戒了”，承认自己抽过；答“没戒”，承认自己还在抽。

预设靠什么挂上去？大多数时候，靠的是某些词带着的场。“又”预设之前有过一次：“她又离婚了”。“前夫”预设有过一段婚姻。“后悔”预设那件事真的发生过：“你后悔离婚吗”。“什么时候”预设事情已经发生，只问时间：“你们什么时候离的婚？”这些词各自唤起一个场，场里有些东西是作为前提先放好的，词一出口，前提跟着进门。

这就是“场×真”这一格的样子。一句话的真假，不只取决于它明明白白说了什么，还取决于它悄悄垫了什么。同事那句话，表面上问的是“住得惯吗”，可它真正说出、又让人难以否认的，是“你离婚了”。在场这一层，真假有很大一部分藏在背景里，而不是写在台面上。

日常生活里，人们对这一点其实很敏感，只是不说破。推销员问“您是刷卡还是付现”，已经预设了你要买；家长问孩子“作业写完了再玩，还是吃完饭写”，已经预设了作业今晚一定写。被问的人往往顺着答下去，因为掀桌子的成本太高。场替说话人把前提放好了，听的人只在剩下的几个选项里挑。

秦姐带新客服时，有一条规矩：接电话不许说“您这次又是什么问题”。新人常觉得冤枉，这个客户确实是第三次打来了，说“又”有什么不对？秦姐的解释是，“又”字一出口，就把“你总是找麻烦”垫在了底下，客户听到的不是问题，是嫌弃。改成“您上次反映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事实一样，垫在底下的东西换成了“我们记得你”。这条规矩说到底，是在管预设：台面上的话都对，桌子底下的东西却要小心挑。

预设并不总是坏事。没有预设，人几乎没法说话。每说一句话都把前提从头讲起，“我有一个丈夫，我们结了婚，我们住在城东，城东离公司远，所以我搬了家”，谁也受不了。预设是一种省力：双方共有的东西不必再说，只把新的那一点摆上台面。麻烦只出在一处：说话人以为是共有的，听话人那里根本没有。电梯里的误会，就是一次省力省错了地方。

◆ 三、次序就是分寸：秦姐的两稿道歉信

再看秦姐的第二件事。

她的第一稿，次序是这样的：物流出了状况，原料紧张，深表歉意，补偿方案。第二稿改成：先一句话认下来——“您订的沙发没能按约定时间送到，这是我们的责任”；接着说清楚现在的进度和确切的新交期；再写补偿；最后才用两三句交代原因，并说明以后怎样避免。

两稿里的信息几乎一样多，句子也大多是原来的句子。经理却说，第一稿读着像找借口，第二稿读着像道歉。差别全在次序上。

为什么次序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一封信也是一个场，而且是读者一边读一边搭起来的场。读者读到第一段，就在心里给整封信定了性：这是一封什么信。第一稿开头是原因，读者心里定下的是“解释信”，于是后面的每一句都被放进“解释”这个场里去读，连“深表歉意”也像是解释之后不得不加上的客套。第二稿开头是认错，读者心里定下的是“道歉信”，后面讲原因的那几句，就被放进“道歉”的场里，读起来像是坦白，而不是推脱。

同样的句子，放在场的不同位置，分量完全不同。这是“场×善”这一格：得体不得体，不只看每句话本身，还看它站在整篇的哪里。

道歉信只是一个例子。日常里处处如此。批评人的时候，先说优点再说问题，和先说问题再说优点，留给对方的印象不同。请人帮忙的时候，先寒暄两句再开口，和一见面就提要求，显得亲疏不同。打电话通知坏消息，先说“别着急，人没事”，再说“车撞了”，和反过来说，听的人心跳完全两样。这些都不是在换词，是在排次序；次序一排，场就搭好了，分寸就在里面。

连接词是场里的关节。秦姐第二稿还改了几个小词：第一稿里有一句“由于物流方面的原因，导致交货延迟”，第二稿改成“交货延迟了，原因在物流环节，这一环本该由我们盯住”。“由于……导致”这一对关节，把责任推给了前面的原

因；改过之后的句子，把原因放在后面，又用“本该由我们盯住”把责任收了回来。第一稿里还有一处“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第二稿删了。在一封道歉信的场里，“但是”后面接的东西，常常会把前面的歉意抵消掉。

次序之外，篇章还有“该有什么”的讲究。读者打开一封道歉信，心里其实带着一张看不见的清单：认错、说明、补救、保证。哪一项缺了，读者会感觉不对劲，哪怕说不清是哪里不对。秦姐早年见过一封同行发出的道歉信，写得情真意切，满篇都是“深感愧疚”，就是没写什么时候能交货、损失怎么算。客户的回复只有一句：“所以呢？”那封信不缺诚意，缺的是这个场里本该有的一格。道歉信、请假条、感谢信、邀请函，每一种篇章都是一个场，场里预先留好了几个位置，写的人填满了，读的人才觉得得体。

这些关节词，单拿出来看都是中性的，放进场里就有了方向。描述学可以把这些方向一个一个记下来：在哪种篇章里，哪个关节容易让人读出推脱，哪个容易让人读出担当。这是语篇层面上的分寸地图。

◆ 四、篇章之美：一封信为什么读着顺

第三格，“场×美”。

经理说第二稿“像道歉”，那是善；秦姐自己重读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感觉：第二稿读起来顺。顺，是篇章之美最朴素的样子。

顺从哪里来？一是前后照应。第二稿开头说“没能按约定时间送到”，结尾说“下一次，我们会在约定日期前三天和您确认”，“约定”这个词首尾各出现一次，读者读完，会觉得这封信合上了口，像一个圆。第一稿结尾是补偿方案，开头是物流，两头对不上，读完总觉得还差一句什么。

二是轻重有序。一篇好文字，重的话放在读者最用心读的位置，轻的话放在过渡处。道歉信最用心读的是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第二稿把认错和承诺分别放在这两处，把原因放在中间，正好让轻的落在轻处，重的落在重处。

三是留下读者可以自己补上的空。秦姐的第二稿没有写“我们非常重视您”“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这类话。经理说，这种话写多了，客户读着反而觉得空。一封信不把每一层意思都写满，而是让读者从事实和次序里自己读出“他们是重视的”，读者读出来的东西，比写出来的东西更可信。这跟上一章讲的停顿有点像：没说出来的部分，因为场搭得好，反而显得更有分量。

篇章之美常常被当成写作课里的修饰功夫，好像意思已经定了，美只是包装。秦姐的例子说明并非如此。读者之所以相信第二稿的歉意，有一部分正是因为它读着顺：照应让人觉得写信的人想得周全，次序让人觉得写信的人分得清轻重。美在这里又一次参与了真和善的判断。第3章说，一句押韵的话更容易被人当真；放大到篇章，一封结构周正的信，更容易被人当成诚心。

口头的篇章也是一样。讲笑话的人都知道，同一个笑话，先讲结尾就不好笑了；铺垫太长，听的人等不及，也不好笑。好笑不好笑，很大一部分不在笑点那一句，而在笑点之前搭了一个怎样的场：让听的人往一个方向去想，最后一句忽然把场换掉。家里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也有这个讲究：“从前有一只小兔子”一开口，孩子就知道自己进了故事的场，会安静下来等“后来呢”；故事讲到最后，“小兔子回到家，睡着了”，场合上了，孩子也跟着睡了。一个好的篇章，会替听者安排好什么时候期待、什么时候松下来。

当然，顺也可以被滥用。套话连篇的公文、看似周正其实空洞的演讲，也都很“顺”。顺而不实，读者读多了会起疑心，这时候美反而伤了真。描述学可以记下这种现象，但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同一套顺口的格式用久了就失效，那已经不是只看篇章本身就能说清的了。

◆ 五、场给粒子和波重新定价

粒子、波、场三种模态，至此各走完了一行。三行并不各过各的，它们是叠在一起显出意思的。

拿一个最普通的词来试：“抱歉”。

作为粒子，它在词典里有一个稳定的义项：表示心中不安，觉得对不起人。作为波，它可以被说得诚恳，也可以被说得敷衍，一声拖长的“抱——歉”，几乎等于“你想怎样”。作为场，它的意思还要看它站在哪里：在道歉信开头，它是认错；在一封拒绝信的开头，“很抱歉地通知您”是坏消息的前奏，读者看到这三个字，心已经凉了半截；在人群里挤着说一声“抱歉，借过”，它几乎只是一个交通信号，没有人会把它当成认错。

同一个粒子，同一种声音，放进三个不同的场，就成了三种东西。这说明场比粒子和波更“大”，不只是在篇幅上，也是在权力上：场往往能给粒子和波重新定价。词典里的义项是粒子的底价，语调给它加一点或减一点，场最后定成交价。

反过来，粒子也能召唤场。电梯里那一个“离婚”，就是一个粒子把一整片场拖了进来。“前夫”“又”“后悔”这些小词，都是带着场进门的。波也能改写场：同一封道歉信，经理在会上念出来的声调，可以让在座的人听出这是一次真诚的自省，也可以让人听出这是在挨批之后照本宣科。

聊天里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在吗？”单看字，它只问对方在不在。可几乎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个关于“在不在”的问题。收到这两个字，人们心里想的是：他要找我办什么事？这两个字在一段对话的开头，是一扇门，门后面通常是一个请求，而且往往是一个不太好开口的请求。有人收到“在吗”会有点紧张，有人干脆不回，等对方把事说出来。“在吗”的意思，几乎全由它在对话场里的位置决定：放在开头，是请求的前奏；放在对方半天没回话之后，就成了催促，甚至是不满。

三者是层层套着、又互相牵动的。描述一个意思，完整的做法是三层都看：这个词本身是什么，它被怎样说出来，它被放在了什么地方。少看一层，描述就会出偏差。很多误会，就出在只看了一层：只看字，看不出语气；只看语气，看不出这句话在整段对话里的位置。

◆ 六、谁的场：描述学碰到的第一道墙

最后回到秦姐那句堵在心里的话。

她后来想明白了，那位同事并没有恶意。同事只是听说她搬了家，又听说她最近脸色不好，脑子里两件事一连，就自动搭出了一个“离婚—搬家”的场，并且把这个场当成了已知。对同事来说，那是一个再顺不过的情境；对秦姐来说，那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情境。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描述学很难处理的问题：场是谁的？

描述学能做的，是把一个词通常唤起的框架列出来：“离婚”通常连着婚姻、财产、孩子、住处。它也能把框架在不同人群里的分布记下来，比如（这里只是示意，本书没有做过调查）：在某一代人那里，“离婚”这个场里有很重的“丢人”成分；在另一代人那里，这个成分轻了很多，“分开”“各自过好”的成分重了。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可以比较的。

可是它说不出：为什么同事在那一刻会把两件事连成那一个场？为什么同一个词，在一个人那里唤起的是一纸证书，在另一个人那里唤起的是一段伤心？为什么某个时期，人们谈论这个词的方式会忽然变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场本身的样子里，而在说话人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站在哪一界去说——是在说户口本上的一项登记，还是在说一个人心里的一道坎。

还有一层更微妙的。那天晚上，秦姐把电梯里的事讲给自己的母亲听。母亲的第一反应不是好笑，而是紧张：“这种话传出去怎么得了。”秦姐的女儿正在读中学，在旁边听了却说：“离就离呗，有什么好紧张的。”同一个词，在一家三代人那里唤起的场，轻重相差很远。描述学可以把这三种反应记下来，归入不同人群的不同分布。可是，母亲那一代人的场为什么那样沉，女儿这一代人的场为什么这样轻，这份轻重是怎样一年一年变过来的，描述本身是答不出的。它只能把变化前后的两张照片并排放好。

秦姐写道歉信时也碰到了同样的墙。她能按照“认错—进度—补偿—原因—承诺”的次序改好这一封，下一封她也会照样改。可为什么这个次序是得体的？为什么经理一眼就断定客户受不了“先讲原因”的信，而在别的年代、别的行当，先讲原因也许正是郑重的写法？描述学可以告诉她“在这个场里通行这个次序”，却说不出这个次序是从哪里来的、还会往哪里去。

到这一章为止，模态的三个方面——粒子、波、场——和价值的三个方面——真、善、美——已经配齐了九格。下一章，我们把这九格当作一张完整的图，拿一个具体的词放上去，看看它能画到多细，又在哪几处画不下去。

> **带走的话**
>
> 一句话的意思，有一部分不在台面上，而在它悄悄垫好的背景里；一封信的分寸，有一大半不在句子里，而在句子的次序里。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 S1＝F_o(S2, S3)；S2 中的“场”×S3 的真（预设）、善（语篇次序与连接）、美（照应、轻重、留白）三格；第五节讲粒子、波、场三层叠合；末节点出“场是谁的”，为第5章及原理一（D1、E1）预留问题。 ② 核验状态：本章无外部文献结论引用；〔待核〕框架语义的思路归属 Fillmore，只取大意；“你戒烟了吗”为通行教学例；关于不同代际对“离婚”框架的差异为示意，未引调查；两稿道歉信内容为构想；人物为秦姐、同事、经理、秦姐的母亲与女儿。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5 章

描述学的边界

这一章的问题：把一个词的样子画得再细，能不能说出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为什么会变？

一个词，三种听法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小苏二十六岁，在一家设计公司做了三年。春节回老家，年夜饭桌上，表姐问她今年有没有争取升职。小苏夹了一筷子菜，笑着说：“我现在很佛系，升不升随缘吧。”

坐在对面的奶奶眼睛一亮。奶奶信佛多年，每天早晚念一遍经，初一十五吃素。她放下碗问：“你也信佛了？那好啊，信佛的人心定。”

小苏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她想解释“佛系”和信佛不是一回事，又觉得在饭桌上讲不清楚，只好含糊地“嗯”了一声。

她妈妈在旁边听得清楚，脸色却不太好看。等奶奶去厨房端汤，妈妈压低声音说：“什么佛系，说白了就是不想努力。你这个年纪，正是该拼的时候。”

表姐打圆场：“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就是不跟自己较劲的意思，没那么严重。”

一顿饭下来，“佛系”这两个字被三个人听成了三样东西：在奶奶那里，是一种信仰带来的安宁；在妈妈那里，是一种不上进的借口；在表姐那里，是一种年轻人之间心照不宣的自我调侃。小苏自己呢？她说的时候，其实只是想把一件让她有点累的事轻轻放下，不想在饭桌上被追问。

回城的高铁上，她想了半天：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一章就拿“佛系”来做一次试验：先用前四章的办法，把它画得尽量完整，再看这幅画在哪几处画不下去。

◆ 一、先画一张像：对比、变化、分布

导论和第1章说过，语义描述学有一个总框架：意思显出来的样子，由模态（粒子、波、场）和价值（真、善、美）共同决定，写成方程是 S1＝Fo(S2, S3)。而 S1（语义）本身，是听出、认下的差别，从三个方面去看：对比、变化、分布。先从这三个方面给“佛系”画一张像。

对比。“佛系”是和谁比出来的？在年轻人嘴里，它的对面站着“拼”“卷”“争”“上进”，旁边站着“随缘”“看淡”“无所谓”“躺平”。它和对面的词比，显出“不争”；和旁边的词比，又显出自己的分寸：它比“无所谓”多一点体面，比“躺平”多一点从容，比“看淡”多一点自嘲。小苏选这个词，而不说“我不想升职”，就是因为它恰好站在这个位置：既表明了态度，又没有把话说死。

对比还有一个特点：邻居一换，位置跟着挪。“佛系”刚流行时，旁边还没有“躺平”，那时它站在“不争”这一端的最远处，听起来已经相当消极。后来“躺平”出来了，站得比它更远，“佛系”一下子就显得温和了，几乎成了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态度。“佛系”这两个字自己没动，是邻居的到来把它往中间推了一步。描述学能清楚地记下这一挪，这正是“对比”与“变化”交织的地方。

变化。“佛系”这个说法，据通行说法，是从日本一本杂志上的“佛系男子”一类说法传进中文网络的，此后在中文里迅速流行开来〔待核〕。它的意思也一路在变：起初多用来说一种对恋爱、社交提不起劲的生活态度；后来扩到工作、消费、养孩子，什么都可以“佛系”一下；再后来，它常常带上自嘲，说的人笑着说，听的人笑着听。具体的年份和传入途径，本书没有核实，只按通行说法转述大意。

分布。这个词在哪里出现得多？大体上，年轻人用得多，年长的人用得少；网络上、朋友之间用得多，正式文件里几乎不用；讲到工作、恋爱、消费时用得多，讲到生死大事时几乎不用。它还长出了一串搭配：佛系青年、佛系员工、佛系养生、佛系追星、佛系父母。“××系”这个格式本身也在被别的词借用，这又是分布的一部分。

这三项画下来，“佛系”的样子已经相当清楚了。年夜饭上的三种听法，也都能在这幅像里找到位置：奶奶读的是它字面上的“佛”，那是这个词最早的、属于宗教的那一层；妈妈读的是它在对比里站的位置——在“拼”的对面；表姐读的是它在年轻人圈子里的分布和语气。三个人都没有读错，只是各自读了像里的一部分。

◆ 二、放进九格：小苏这句话的全貌

再用第1章的九格坐标，把小苏那句话铺开。

粒子这一层。“佛系”由“佛”和“系”两个字组成。“佛”在这里早已不指佛陀，它借来的是一种联想：清静、不执着、不起争心。“系”是一个类别后缀，意思接近“这一类”“这一路”。两个字合起来，是“像佛那一路的”，说的是一种状态的类型，而不是一种信仰。在真这一格上，它指的是说话人此刻的生活态度；在善这一格上，它比直接说“我不想努力”体面得多，给自己留了余地；在美这一格上，两个字短、轻、带一点俏皮，说出来不费劲。

波这一层。小苏是笑着说的，语调往下放，“随缘吧”的“吧”拖得很轻。这种语调告诉在座的人：我说的是一件不太要紧的事，你们别当真。要是她皱着眉、一字一顿地说“我——现在——很佛系”，同一个词就变成了一种抵抗，饭桌上的气氛会完全两样。波在这里管的是善：它把一个可能惹长辈不高兴的态度，包装成了一句轻松话。

场这一层。“佛系”在这句话里站在一个很典型的位置：别人问到一件需要努力的事，回答者用它来收住话头。它常常和“随缘”“算了”“看情况”一起出现，搭出一个“不强求”的场。在这个场里，追问的人如果再问下去，就显得不懂分寸了。表姐听懂了这一层，所以她不追问；妈妈也听懂了，所以她不高兴——她不高兴的，恰恰是这个场把她想说的话堵住了。

九格铺下来，这句话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了着落。到这一步，描述学是成功的，而且成功得很漂亮：它能解释为什么一个词在一顿饭上被听成三样，能解释小苏为什么选这个词而不选别的，能解释妈妈为什么不高兴。语文老师拿这一套给学生讲课，学生会觉得很有收获。

它甚至还能做一点预测。假如小苏把同一句话搬到求职面试上，对面试官说“我这个人比较佛系”，描述学会提醒她：在面试这个场里，“佛系”唤起的是“缺乏进取心”，善这一格必定失分；波这一层再怎么轻松也救不回来，因为场已经把价格定死了。这个预测大概率是对的。可见描述学并不只是贴标签，它对“在什么场合、怎样说、会被怎样听”掌握得相当准，这份准是它的本事。

可是小苏在高铁上想的，不只是“它是什么样子”。她还想知道：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一代人需要这个词？为什么它这几年好像不那么火了？为什么一个词能装下那么多不一样的状态？这三个问题，描述学都碰到了，却都没有答上来。

◆ 三、第一处画不下去：为什么偏偏在这里显

先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小苏这一代人需要这个词？

描述学能给出的回答是分布：这个词在某几年、在年轻人里用得多。这是一句真话，却不是一个回答。“在年轻人里用得多”说的是“哪里多”，不是“为什么多”。就像天气预报说今天城东下雨多、城西下雨少，这是对雨的描述；为什么城东多，得去看云从哪里来、风往哪里吹。

再细想，“年轻人”这个分布也经不起追问。小苏的同学里，有人整天把“佛系”挂在嘴上，也有人从来不说，同样二十六岁，同样在城里上班。反过来，小苏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老会计，有一回也笑着说自己“现在佛系了，什么都不争”。年龄只是一个大致的标记，真正让人开口的不是年龄本身，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年龄只是和它碰巧常常站在一起。

小苏自己倒是能说出一点缘由。她说“佛系”的时候，心里有两样东西在拉扯：一边是实实在在的处境——房租、加班、升职名额就那么几个、表姐和同学一个个都在往上走；另一边是她自己的感受——累，不想再把每一件事都当成比赛，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认输。两样东西拉扯着，她需要一个说法，能把“我不争了”说出来，又不至于让自己显得失败。“佛系”正好填上了这个空。

这个缘由，在本书的九宫图里有两个位置。一个是“为什么说”：她说这个词，是为了把一份说不出来的差异说出来，同时给自己留一点余地，说出来之后心里能松一口气。本书把这一格叫 D1（意义），里面有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三条。另一个是“在哪一界说”：她不是在讲一件外面世界里的事实，也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而是在讲她自己此刻的状态。本书把这一格叫 E1（三界），分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小苏的“佛系”，是在现实界的压力下，站在自我界里说的一句话。

年夜饭上的三种听法，到这里也有了另一层解释。奶奶的“佛”，原本属于理念界：一套关于人生与解脱的信念。小苏的“佛系”，借了这个字，却把它搬到了自我界，用来说一种心情。妈妈听到的，又是它在现实界里的后果：不升职，收入就上不去。同一个词，三个人站在三界里听。描述学能看出三种读法并存，却看不出这个词是怎样从理念界被借到自我界的，也看不出为什么偏偏在这几年借。

这不是描述学做得不够细，而是它的变量里没有这两样东西。方程(1)的两个输入是模态和价值，都在 S 那一行，都是意思“显出来的样子”。“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不是样子，是来路。要问来路，得用另一个方程，方程(2) $S1 = F_1(D1, E1)$。这就是第二编要讲的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

◆ 四、第二处画不下去：为什么会变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词这几年好像不那么火了？

描述学可以把变化记得很清楚。它可以画出一条曲线：某几年用得越来越多，此后慢慢少下去。它可以列出意思的迁移：从说恋爱和社交的冷淡，到说工作，再到“佛系养生”“佛系追星”，什么都能佛系；它可以注意到，这个词的口气在变，有时候是自嘲，有时候是旁人拿来批评年轻人。小苏妈妈那句“什么佛系，就是不想努力”，就代表了后一种：同一个词，被另一群人接过去，翻了个面。

可这些记录说的都是“变成了什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变？为什么“佛系养生”这种用法能流行一阵，另外一些硬凑的搭配却没人跟？为什么一个词热过之后，有的就此消失，有的却沉下来，成了词典里一个安安稳稳的义项？

回想一下这个词是怎样一点一点被用开的，就能看见描述学看不见的那一面。最早有人试着说“佛系××”，这是一次猜想：这样说别人能懂吗？有人跟着说，用到工作上、用到消费上，这是动手；朋友笑了，点了赞，或者没反应，这是反馈；下一次再说，换个搭配，或者干脆不用了，这是修正和迭代。一个意思就是在这样一轮一轮的用法里磨出来的。本书把这一格叫 D2（路径）。

光有路径还不够，还得看这股劲有多大。一个词刚冒出来时，大家抢着用，像一股冲劲，本书叫动能；热度过去以后，它要是还能被人自然地用上、不再觉得新鲜，那是沉下来的分量，叫势能；对某个人来说，这个词在心里有多重，叫内能。这三样合在一起是 E3（能量）。“佛系”这几年不那么火了，可能是动能退了；它没有消失，小苏还会在饭桌上说，说明它有一部分沉成了势能。

妈妈那句批评，也可以放到这条路上看。一个词起初只在自己人中间转，说的人用它来调侃自己；用的人一多，它就传到了圈子外面，被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听到、接过去，用来说别人。自己说“我佛系”，是自嘲，带着一点体面；别人说“你就是佛系”，就成了评判，体面没了，只剩下“不上进”。描述学会把这记

为“口气的变化”或“褒贬的转移”，记得没有错。但这份转移是怎样一步步走出来的，是谁先接过去、在哪些场合反复用、用的人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这些都是路径上的事，截图里看不到。

这一节说的这些，都只是指出方向，具体怎样运行，是第三编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的事。这里只需要看清：描述学手里的“变化”，是变化的结果；路径和能量，是变化的过程和动力。前者是录像的截图，后者是录像本身怎样拍出来的。

◆ 五、第三处画不下去：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佛系”能装下那么多不一样的状态?

小苏后来自己数过。她说“佛系”的时候，可能是指“不想争”，可能是指“累了”，可能是指“看开了”，也可能只是“懒得解释”。这几种状态其实差得不小：“看开了”是一种成熟，“累了”是一种消耗，“懒得解释”只是一时的态度。可在朋友之间，一个“佛系”就把它们全包了，没人觉得不够用。

有意思的是，小苏自己也不是在哪里都用这个粗词。有一天深夜，她和最要好的朋友打电话，朋友问她最近怎么样，她没说“佛系”，而是说：“我就是累了，不是不想要，是要不动了。”这句话比“佛系”细得多，“不想要”和“要不动”被她小心地分开了。在饭桌上，她宁可用一个粗词把话头收住；在真正想被懂的人面前，她又非把这层差别说出来不可。同一个人、同一种状态，切法随着说给谁听而变。

描述学会说：这个词的语义范围比较宽，覆盖了若干相近的状态。这是对“粗细”的描述。可它没有说，为什么这里可以这么粗，而别的地方不行。

举一个对照。小苏的公司年底做考评，主管写评语时，绝不会写“该员工较为佛系”。考评表上要写的是“主动性不足”“目标完成率某某”，每一项都要分开说，说错了要负责。同一个人、同一种状态，在朋友聊天里可以用一个粗粗的词打

包，在考评表上却必须切细。为什么？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说错的代价不一样。朋友之间把“累了”说成“佛系”，没人吃亏；考评表上把“身体不好”写成“主动性不足”，就可能影响一个人的饭碗。

叫错的代价，本书叫误差；说两遍保险，叫冗余；能省则省，叫损耗。这三样是 D3（约束），说的是一个说法拧得多紧。至于意思是靠什么定下来的，又有三种：靠大家约定俗成（符号），靠下定义、按道理推（逻辑），靠用得多少、常跟什么一起出现（数学），合起来是 E2（信息）。朋友圈里的“佛系”，靠的是约定，大家心里有数就行；考评表上的评语，要靠定义，每一项都得说得出标准。

“佛系”交给不同的信息去守，粗细也会不同，这是第17章的题目，这里不展开。

描述学手里其实也有“数学”这一样：它做分布、做统计，本身就是在用频率说话。可它把分布当作要说明的结果，没有把它当作塑造切法的一股力量。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是第四编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要回答的。

◆ 六、交接：描述学的位置，三原理的入口

三处画不下去，各自指向一个方向。为什么在这里显，指向“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为什么会变，指向“怎么一步步用出来”和“有多大的劲”；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指向“拧多紧”和“交给哪种信息”。

把这六样放回九宫，正好是 D 一行的三格和 E 一行的三格。描述学用掉了 S2 和 S3，剩下的六格，被三个发生原理两两分走：原理一用 D1 和 E1，原理二用 D2 和 E3，原理三用 D3 和 E2。加上输出端的 S1，九宫的九格一格不多、一格不少，四个方程正好把整张图扫了一遍。导论拿爸爸那句“给孩子一个家”从方程一侧数过这九格；这一章是从描述学的边界一侧走过来，走到的是同一张图。从这一侧看得更清楚：描述学是这张图的上面一行，它画得再好，也只是一行。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指出描述学的边界，不是贬低描述学。第3章里小禾的重音，第4章里秦姐的道歉信，没有描述学，连问题出在哪一格都说不清。三个发生原理要回答的“为什么”，问的对象，正是描述学先画出来的那张像。没有像，就无所谓来路。描述在前，发生在后；描述回答“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发生回答“意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两者是分工，不是替换。

还要先打一声招呼：这三个“为什么”并不是各管各的。小苏在饭桌上选了粗词“佛系”，没有说深夜电话里那句细话，粗细的选择背后，是她“想把话头收住”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词在她那几年里说得多了，她回头看自己，好像也真成了一个“佛系的人”，用出来的词又反过来改了她站在哪一界看自己。一个原理的动静，会牵动另一个原理。三个原理怎样互相需要、互相推动，是全书真正的重心，要到第五编才能展开。在那之前，先把三个原理一个一个讲清楚。

也许有人会说：描述学的边界是可以往外推的，把说话人的年龄、场合正不正式、圈子里外这些都加进去当变量，不就能答出“为什么”了吗？这些变量确实有用，可它们仍旧是分布，说的仍旧是“在哪里多”。拿老会计那一句试一试：按年龄、按场合，他都不该说“佛系”，他偏偏说了，加进去的变量在他身上一齐失灵。换用第三节那两样东西去看，却讲得通：快退休的人也有现实界里的处境，名额让给了年轻人，事情交接给了别人；也有自我界里的感受，不愿承认被挤到边上，又想体面地退一步。现实的压力和自我的感受一拉扯，他和小苏碰到的是同一个缺口。年龄只是常常跟着这道缺口出现的影子，缺口本身才是让人开口的东西。描述学的变量添得再多，添的都是影子；三个发生原理要找的，是投下影子的那样东西。至于这套分工怎样接受检验、在什么情况下算错，这条留到第28章。

回到高铁上的小苏。她问“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本以为只有一个答案，现在看，这句话里其实藏着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它显出来是什么样子？这一问描述学答得很好，奶奶、妈妈、表姐的三种听法都在那张像里。另外三个是：我为什么非说它不可？它为什么热了又冷？它为什么能这么笼统？这三问，换一本更厚的词典也答不了，因为词典只收样子，不收来路。一个词的意思，是这四个问题同时有了答案的那一点。

接下来从哪个原理讲起？从小苏自己最先问出口的那个问题讲起：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词？在讲路径和能量、约束和信息之前，得先弄清楚一个人开口的那一下，“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是怎样一起把意思定下来的。下一编就从这里进去，从一个日常里人人都碰到过的称呼说起。

> **带走的话**
>
> 描述学能把一个词画得清清楚楚，却说不出它为什么在这里显、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这三个“为什么”，是三个发生原理的入口。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全九格应用于“佛系”；三处边界分别指向原理一（D1, E1）、原理二（D2, E3）、原理三（D3, E2）；点出“九格各用一次”；说明描述学变量再添也只是分布（检验与作废条件留第28章）；交接第二编原理一。 ② 核验状态：本章无外部文献结论引用；〔待核〕“佛系”源自日本杂志“佛系男子”一类说法、在中文网络流行的时间与途径，按通行说法转述大意；“佛系”热度先升后降的曲线为示意，未引数据；人物为小苏、奶奶、妈妈、表姐，以及老会计、主管、小苏的朋友。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二 编

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

编 序

第一编走完了描述学：一个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词、语调、语篇各自怎样把它托住，真、善、美三种分寸怎样给它打分。到第5章末，描述学自己交了底：它能把“佛系”画得清清楚楚，却说不出这个词为什么偏偏在那几年、在那群人嘴里显出来。从这一编起，我们离开 S 一行，走进发生的地方。第二编讲第一个发生原理：一句话的意思，先由“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定下来。白话叫“意向—三界原理”，写成方程是 $S1 = F_1(D1, E1)$。四章的分工是：第6章总论两只手怎样一起定意思；第7章讲创造律，新词怎样被逼出来；第8章讲自由律与幸福律，多种说法的余地和被懂那一刻的松快；第9章讲三界回写，意思反过来改写人活着的那几界，并由此把读者交给第三编。

第 6 章

为什么说决定说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是“老师”两个字，为什么在讲台上、在银行柜台前、在理发店里、在网上的评论区里，是几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一天碰上六次“老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宋老师在县城一所初中教了二十多年语文。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她留意起“老师”这两个字在身边出现的次数。上午去银行办存单，年轻的柜员抬头一笑：“老师您好，请坐。”柜员并不认识她。中午去剪头发，给她剪的小伙子胸牌上写着“Tony 老师”，店里另一位年纪更大的叫“总监”。下午，一位家长在微信里留言：“宋老师，孩子作文写不出来，您看看怎么办。”傍晚，一个毕业十多年的学生打来电话，第一句是“宋老师，是我，我下个月结婚”，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了。晚饭后她刷短视频，一位教人做红烧肉的博主下面，满屏都是“老师我学会了”；另一条长篇大论的视频底下，有人只回了一句“老师说得都对”，后面跟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睡前她数了数，一共六次，真正冲着她这份职业来的，只有家长那一次和学生那一次。她问丈夫：“现在这个‘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丈夫头也不抬：“客气呗。”她不服气：“那 Tony 老师呢？那句‘老师说得都对’呢？也是客气？”丈夫想了想，说不上来。

◆ 一、一个称呼，六种意思

先把宋老师这一天摊开。词典里“老师”的解释很朴素：传授文化、技术的人，也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按这个解释，家长那一声、学生那一声都对得上，红烧肉博主那一声也勉强对得上，因为博主确实在教人。可是银行柜员那一声

对不上，柜员不知道她是教书的；Tony 老师对不上，剪头发算一门手艺，可没人觉得自己是去“拜师”；“老师说得都对”更对不上，那个人分明不服，偏要用“老师”两个字去顶。

描述学并不是对这些无话可说。第一编教过的办法在这里都用得上：可以记下“老师”出现在哪些位置，是句首称呼还是句中指人；可以听它的调子，“老——师——”拖长了是一种味道，干脆利落是另一种；可以看它落在哪个框架里，银行有银行的服务框架，理发店有理发店的店铺框架；还可以评它的分寸，叫得得体不得体。把六次称呼一次一次填进第1章那张九格坐标里，每一次都有自己的位置，图会画得很整齐。

但宋老师问的不是“它们长什么样”，而是“它们为什么是这个意思”。柜员为什么不叫“女士”“阿姨”，偏叫“老师”？理发店为什么要给小伙子挂一个“老师”的牌子？那位网友为什么要用尊称去表达不服？这些问题，位置、调子、框架、分寸都回答不了，它们只能告诉你答案显出来的样子。要回答“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得问开口的人：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你是站在哪一块地方上说的。

柜员要的是一个对陌生成年人不出错、还带几分敬意的称呼；她站的地方是一桩现实的业务，可她想做的事是让对面这位客人坐得舒服。Tony 老师背后是店铺的一套职级，说的是现实里的价码，借的却是“老师”二字在人们心里那点手艺人的体面。学生那一声，为的是告诉老师自己的喜事，站在的是他记忆里那间教室和那个人。网友那一声，为的是出一口气，又不想把话说难听，于是借了一个最不该带刺的词来带刺。

六次称呼，字一模一样，意思各走各的路。走向哪里，不是由“老师”这两个字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两样东西一起决定的：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这就是本书的第一个语义发生原理，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写成方程，是 $S1 = F_1(D1, E1)$：S1（语义，听出、认下的那个差别）是“意义”（D1，为什么说）和“三界”（E1，在哪一界说）的函数。这一章要做的，是把这两个变量各自讲清，再看它们怎样在一个交点上把意思定住。

◆ 二、为什么说：开口背后的那一股劲

九宫里的 D1 叫“意义”。这个“意义”不是词典里的释义，而是说话的人为什么要开这个口，是推着人开口的那一股劲。本学派把这股劲分成三条律：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白话说，创造律是“有一块说不出的东西，非得找个说法”；自由律是“说法不止一种，我能挑”；幸福律是“说出来被人接住了，心里一松”。三条律后面两章各有专讲，这里先用柜员那一声“老师”，看三条律怎样一起推着一个词换了意思。

先看创造律。一个年轻人在柜台后面，要招呼一位不认识的中年女士，手边的称呼其实不多。“女士”太公文，像在念通知；“阿姨”“大姐”显得亲热，可万一对方介意被叫老了呢；“美女”在一些场合讨巧，在银行柜台却显得轻佻；“师傅”这些年多用在司机、手艺人身上；“同志”退到了少数正式场合，这在第12章还要细说；至于“小姐”这个称呼怎样一步步走了样，是第22章的主例，这里不展开。数来数去，对陌生成年人缺一个既敬重、又不分男女老少、还不出错的通用称呼。这块缺口不是语法书上写着的，是柜员每天几十次招呼客人时在嘴边碰到的。差异摆在那里，说不出来，张力就一点点攒着。“老师”被拿来填这个缺口，不是谁开会定的，是许多人在同一个缺口上碰来碰去，碰出了一个顺手的说法。

再看自由律。“老师”不是唯一的选择，柜员完全可以叫“您好”，把称呼省了。正因为有得选，选了“老师”这件事本身就带出了意思：我把你当成有学问、值得请教的人。没有可选的余地，这层意思就无处安放。所以自由律不是“随便说”，而是“说法之间留了缝，选哪一个本身会说话”。

最后看幸福律。称呼是说给人听的，对方接住了才算数。宋老师听柜员叫“老师”，心里是受用的，她确实是老师，就算不是，这一声也让人觉得被抬了一下。可同样一声，换一位做生意的大哥，他可能觉得别扭：“我又不是教书的。”被接住，张力就松开，这个称呼在下一次就更容易被拿来用；接不住，张力挂在半空，说的人下次就会换说法。幸福律管的正是这一松：意思要在被懂的那一刻才落了地。

三条律合起来，就是柜员那一声“老师”背后的“为什么说”：有一块称呼上的缺口要填，有几种说法可挑而挑中了它，挑中它是因为它更容易让对面的人舒服。这三样里任何一样变了，“老师”的意思都会跟着挪动。还要说明一点：这里的“为什么”不是藏在人心里、旁人看不见的一个念头，而是开口前后那一串可以看见的差别，缺什么、能挑什么、对方怎么接。第8章会把这串差别再拆细。

◆ 三、在哪一界说：脚下的三块地

九宫里的 E1 叫“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白话说，现实界是实打实的事和物，钱、房子、饭、身体、手续、规章；理念界是道理和想法，概念、规则、理想、价值；自我界是我和你，感受、记忆、身份、情分。一句话总要站在某一块地上说，常常同时踩着两三块，但总有一块踩得最重。

拿宋老师这一天对一对。家长那一声“宋老师”，踩得最重的是现实界：孩子的作文、明天的作业、班主任的职责，这是一份职业里实打实的往来。学生那一声，踩在自我界：十多年前教室里的某一节课，某一次被留下来谈话，那个他记得、而老师自己也许已经忘了的场景，“宋老师”三个字装的是这些。至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重道”这些说法里的“师”，站在理念界，那是一个理想中的老师，一种人和人之间应当如何的道理。

再看街上那几声。柜员在银行，脚下当然是现实界，一笔存单，一套流程；可她叫“老师”，是从理念界借来了“师”的那份敬重，去做一件自我界的事，让客人觉得被尊重。三界都牵着，最终要落的却是自我界的那点舒服。Tony 老师的牌子挂在现实界，在不少店里它对应一张价目表，助理、老师、总监，一级一级往上加价〔示意〕；但它同样从理念界借了光，让剪头发这门手艺沾上“传道授业”的体面。评论区那句“老师我学会了”，一半在现实界，红烧肉确实学会了，一半在自我界，是对博主的亲近和感谢。而“老师说得都对”，踩的是自我界的不服气，借的是理念界“老师总是对的”这个旧观念，再把它翻过来用。

怎样判断一句话踩得最重的是哪一界？有一个土办法：问“如果对方听岔了，岔在哪里”。家长那一声，要是宋老师没听岔“老师”二字，却没弄明白孩子到底卡在哪篇作文上，家长会着急，因为岔在现实界。学生那一声，要是宋老师一时没想起他是谁，“宋老师”三个字照样没听错，可学生会失落半天，因为岔在自我界。柜员那一声，要是客人皱眉说“我不是老师”，事情照样办得成，柜员却会觉得自己叫得不妥，岔的也是自我界。到了“老师说得都对”，最怕的岔子是被当真：对方要是回一句“谢谢支持”，这句反话就白说了，它岔在自我界的那口气上，也岔在理念界那个被翻过来的旧观念上。哪一界岔了最让人难受，那一界就是这句话的落脚处。

由此可见，同一个“老师”换一块地站，就换一种意思。这不是“语境不同”这句老话能交代完的。“语境”是一个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装；三界则是三块分得开的地方，各有各的东西：现实界里有职业、价目、业务，理念界里有师道、尊卑、对错，自我界里有记忆、情分、面子。说“老师”的人站在哪一块地上，这个词就从那一块地上吸取它的内容。

还有一点要先说在前头。三界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房间，人站在哪一界，常常是被几界牵着站过去的。柜员借理念界的敬重去办自我界的事，就是一次牵连。本书把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牵连叫“纠缠”，E 一行三格都叫纠缠，正是这个意思。第9章还要讲，意思一旦在某一界落定，又会反过来改写那一界。

◆ 四、描述学能画出样子，答不出来由

到这里有人会问：把“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记进去，描述学不就够了吗？第一编的九格里，S3 一格本来就管“得体不得体”，柜员叫“老师”得体，网友叫“老师”带刺，描述学都能记下来。

能记下来，这是实话。方程(1)　$S1 = F_0(S2, S3)$ 管的是意思显出来的样子：哪个词、哪种调子、哪个框架，配上说得对不对、得体不得体、好不好。拿它去描“老师”，可以描出一幅很细的图：职业称呼，在校园框架里，真；泛称，在服务框架里，善；反讽，在评论区的语流里，靠调子和表情把敬称翻成讥讽。这幅图对教语文、教外语的人都有用，第一编已经说过，我们不打算推倒它。

但这幅图有三样东西画不出来。第一样是“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老师”从学校里走到大街上，是这些年才普遍起来的。据通行说法，先在文艺圈、出版圈里互称，再往外扩〔待核〕。描述学可以记录它扩开以后的分布，却说不出它为什么在这些年扩开，而不是更早或更晚。第二样是“为什么是这个词”。称呼的缺口一直都在，为什么填进来的是“老师”，而不是“先生”或者别的？描述学可以说“老师”现在分布更广，却说不出它被挑中的缘故。第三样是“为什么偏偏拿它来讽刺”。描述学能听出那句“老师说得都对”是反话，却说不出为什么最适合拿来说反话的，恰恰是一个最尊敬的称呼。

这三样问的都是“来由”。来由不在 S 一行里。时候，要问那几年人们在称呼上碰到了什么缺口、攒了多少张力，这是 D1；挑中“老师”，是因为它从理念界带着一份现成的敬重，这是 E1；拿它讽刺，是因为在自我界里，越是高的东西翻过来越响，这又是 D1 和 E1 一起在起作用。第5章用“佛系”把同样的问题交了过来：描述学能画出“佛系”的样子，答不出它为什么在那时那群人嘴里显出来。本章拿“老师”接住这个问题，答案的方向是一样的。

这就是导论里说的“描述与发生分工”。方程(1)只在 S 一行内部打转，它说“意思显出来是这样”；方程(2)到方程(4)跨出 S 一行，进到 D 和 E，说“意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分工不等于谁高谁低。没有描述学，我们连“老师”现在有几种用法都数不清；只有描述学，我们就只能看见一张越画越细的地图，却不知道地形是怎样隆起来的。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下。九宫里 D1 和 E1 这两格，在四个方程里只出现一次，就是在方程(2)里。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这两样东西，描述学用不到，另外两个发生原理也不直接用，它们是原理一独有的。所以原理一不是从描述学里多拆出来的一个角度，而是一块描述学根本没去过的地方。

◆ 五、意思落在两只手的交点上

D1 和 E1 是两只手，意思落在两只手合拢的那一点上。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把宋老师这一天的六次“老师”，按“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放进一张表。表里“为什么说”只记最突出的那一条律，这是为了看得清，实际上三条律常常一起在场。

场合	为什么说（侧重）	在哪一界说（侧重）	落下的意思
家长微信	要人帮忙，求被理解（幸福律）	现实界：孩子的作业	职业上的老师，负责的人
毕业学生来电	报喜，盼老师懂自己（幸福律）	自我界：记忆与情分	心里那个人
银行柜员	填称呼的缺口（创造律）	现实界的业务，落在自我界的舒服	给陌生人的敬称
理发店牌子	给手艺定个体面（创造律）	现实界：职级与价目	店里的一个等级
做菜博主下面	表示学到了、谢谢（幸福律）	现实界与自我界各半	教我一招的人
“老师说得都对”	不服又不想说难听（自由律）	自我界的不平，借理念界的旧观念	反话，讥你自以为是

看这张表，可以做两个小实验。

第一个实验，界不动，只动“为什么说”。毕业学生那一声和网友那一声，都落在自我界，都带着说话人自己的感受。可学生是为了被懂，他盼着老师在电话那头说一句“好啊，真为你高兴”；网友是为了在几种说法里挑一个最能刺人的，他根本不盼着对方懂，甚至盼着对方别懂，只让旁观的人会心一笑。界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同一个敬称一个是情分，一个是讥讽。

第二个实验，“为什么说”不动，只动界。家长和毕业学生都为了“被懂”，都受幸福律推着。可家长站在现实界，他要老师懂的是孩子作文写不出来这件实事；学生站在自我界，他要老师懂的是自己这些年过得怎样。为什么一样，界不一样，“宋老师”三个字一个是职位，一个是人。

两个实验说明，意思不是挂在“老师”这两个字上的一个值，也不是 D1 一项或 E1 一项单独给的。它是两项一起给的，而且不是简单相加。方程里用“函数”二字，就是要说这一层：两只手会互相牵动。人站在哪一界，会改变他为什么开口。站在银行柜台这块现实界的地上，柜员不会想着讽刺谁，那里的分量压着她，只让她去想怎样不出错；站在评论区这块自我界的地上，刺一句的念头就容易冒出来。反过来，为什么开口，也会把人带到某一界去。网友要出气，于是去理念界里找一个“老师总是对的”的旧观念当靶子，原本只在自我界里的一股气，就这样把理念界也拉了进来。

所以，原理一说的“为什么说决定说什么”，并不是“动机决定意思”那么一句心理学的话。它说的是：开口的那一股劲，和开口时脚下的那一界，彼此牵着，在一个交点上把意思定住；换掉任何一只手，交点就挪了位置。

◆ 六、原理一管到哪里，从哪里交出去

讲到这里，原理一的样子大致出来了。它回答的是“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但宋老师还可以接着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原理一单独答不了，得交出去。

第一个问题是：“老师”这个泛称，为什么能从少数人嘴里传到满街，而且一叫就是好些年？柜员第一次这样叫，是原理一在起作用：有缺口，有选择，被接住。可一声称呼要变成一种普遍用法，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试着叫一声，看对方的反应，下次接着叫或者换一个”，每一次都在给这个用法加分量或者减分量。这是“意思是用出来的”那一面，归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第三编从第10章讲起。我们只先指出一点：原理一给了这个称呼最初那一股劲，人们想表示尊重，这股劲本身就让“老师”带着分量出门，越传越顺。这是第五编要讲的纠缠线 一→二。

第二个问题是：满街都是老师以后，宋老师这样真正教书的人怎么办？家长不再只叫“老师”，而是叫“宋老师”，加了姓；有时还要多说一句“孩子的班主任”。泛称一开，叫错的代价就冒出来了：光说“老师”，分不清是哪一位、是哪一种老师。于是说话的人要多花几个字去补。叫错的代价有多大、多花的字值不值，这是“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的问题，归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第四编从第14章讲起。这里也只指一处牵连：叫错的代价会反过来把话推进某一界。家长找老师，分不清是哪一位会误事，这份代价逼着他把“老师”从泛泛的敬称拉回到职业那一界，加上姓，加上“班主任”，切得更细；银行柜台前叫错了无伤大雅，没有代价逼它，称呼就留在客气那一层。原理三的约束作用到原理一的三界上，这是纠缠线 三→一，第15章拿法庭上的“故意”与“过失”去讲它最尖锐的样子。

原理一自己这一编还剩三章。第7章专讲创造律：不是借一个旧称呼去填缺口，而是干脆造一个新词，“打工人”是怎样被造出来的。第8章讲自由律和幸福律：“好的”“好滴”“好嘞”之间那一点余地为什么不能少，“懂了”两个字说

出来那一刻松开的是什么。第9章讲三界回写：意思在某一界落定以后，会回过头去改写那一界，一个从老家回来的人怎样发现“故乡”这个词变了，又怎样被这个词改变。

宋老师的丈夫说“客气呗”，其实只说中了柜员那一声的一半。客气是一种“为什么说”，柜员确有这一层；但光有客气，还定不出“老师”这个意思，还得知道她站在哪一界说，借了哪一界的光，又想落在哪一界。宋老师追问的那两声，Tony 老师和“老师说得都对”，恰好是丈夫这个答案管不住的地方：前一声的“为什么”是给手艺定个体面，后一声的“为什么”是出一口气。三声称呼的字一样，“为什么”和“在哪一界”各不相同，意思也就各不相同。

> **带走的话**
>
> 一个词说的是什么意思，先看人为什么开口、站在哪一界开口；字一个没变，这两样一变，意思就换了。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一总论，方程(2) S1＝F_1(D1, E1)；对照方程(1) S1＝F_0(S2, S3) 讲描述与发生分工；预告纠缠线 一→二、三→一（各一句）；交接第7–9章。② 核验状态：三律与三界取自《SDE 语言发生学》，本学派文本，引大意；〔待核〕“老师”作泛称先在文艺、出版圈流行再外扩的通行说法；〔示意〕理发店以“老师”“总监”分职级的做法为常见情形，未做调查。人物有宋老师及其丈夫、柜员、学生、网友。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7 章

创造律：新词怎样被造出来

这一章的问题：已经有了“员工”“上班族”“白领”“打工仔”，为什么还要造一个“打工人”？

早安，打工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凯二十八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坐办公室，有工位，有门禁卡。每天早上八点多，他所在的几个微信群里，第一条消息几乎总是同一句：“早安，打工人。”有人配一张挤地铁的图，有人配一杯冒着热气的豆浆。阿凯也这么发，发完觉得一天的劲儿才算提起来。周末回家吃饭，他顺嘴说了一句“打工人太难了”，他爸放下筷子：“你一个坐办公室吹空调的，算什么打工的？”他爸年轻时去广东进过厂，在流水线上一站十个小时，那时候大家管他们叫“打工仔”。阿凯想解释，张了张嘴，发现解释不清：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当年不一样，可“员工”“白领”这些词放在自己身上，又总觉得哪里不对，不如“打工人”三个字来得准。他妈在旁边打圆场：“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图个乐。”阿凯心里想：不全是图个乐。

◆ 一、旧词都差一口气

阿凯说不清的那一块，是这一章的起点。我们先替他把手边的旧词一个个试一遍，看它们各差在哪里。

“员工”是公司的说法。人事部发通知、写合同、算考勤，用的都是“员工”。这个词站在雇主那一头，说的是“你在我这里有一个编号”。阿凯在群里跟朋友打招呼，不会说“早安，员工”，那像在被点名。

“职员”“上班族”要平和一些，可是太平了。它们只说你每天去上班，不说你上班时是什么滋味。阿凯想表达的恰恰是那点滋味：起早，赶路，干活，看人脸色，月底等工资。

“白领”带着体面。它在很多人心里连着写字楼、西装、咖啡，是一个往上看的词。阿凯确实在写字楼里，可他自己并不觉得体面，至少不是每天都觉得。用“白领”说自己，好像在往脸上贴金。

“打工仔”“打工妹”离他最近，也离他最远。据通行说法，这两个词是在南下务工的年月里流行起来的〔待核〕，说的是离开家乡、进厂干活的年轻人。它们带着年龄（仔、妹），带着性别，也带着一段具体的迁徙。阿凯的父亲就是这样被叫过来的。阿凯要是自称“打工仔”，父亲第一个不答应：你哪里是？

还有一个从外面借来的“社畜”〔待核〕，意思是被公司圈养的牲口。它够狠，自嘲到了骨头里，可狠得过了头。阿凯早上发消息，是给自己和朋友打气，不是要把自己骂成牲口。

试完一圈，旧词们各差一口气：有的站在雇主那边，有的太平淡，有的太体面，有的是别人的身份，有的太苦。阿凯要说的东西夹在它们中间：我是被雇的，我卖时间和力气，这有点苦；可我也在撑着，我和你们一样，这里头还有点硬气和好笑。这一块东西，他每天都感觉得到，却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把它装下。

饭桌上父亲那句话也值得多想一步。父亲不高兴，不全是因为儿子说得不准，还因为儿子拿走了他那一代人的一个字。“打工”在父亲那里不是玩笑：是凌晨的火车站，是车间里的噪声，是过年才回得去的家。儿子用一种轻快的口气说“打工人”，父亲听着，像是自己吃过的苦被拿去做了笑话的佐料。这说明一个新词被造出来，并不是平白添了一个说法，它同时也碰了旧词的主人。新词借来的每一块旧料，都带着旧主人留在上面的分量；借的人感觉不到，被借的人却感觉得到。阿凯后来没再和父亲争，他只是在群里继续说他的“早安，打工人”。两个人用的是同一个“打工”，各自站在自己那一块地方上。

◆ 二、创造律：说不出的差异攒成张力

上一章讲过，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的 D1 这一格有三条律，创造律是其中头一条：“有一块说不出的东西，非得找个说法”。这一章把它讲细。

所谓“说不出”，并不是脑子里一片空白，而是人分明感到了一个差别，却找不到一个词把这个差别和旁边的东西分开。阿凯感到的差别是：我不是“员工”那种被编号的人，也不是“白领”那种光鲜的人，更不是父亲那一代的“打工仔”；我是另外一种。这个“另外一种”有它的轮廓，只是轮廓没有名字。

差别摆在那里而没有名字，人就别扭。每天说一次“上班族”，就别扭一次；每次用“社畜”自嘲，又觉得骂狠了，再别扭一次。这些别扭不会自己消失，它们一点点攒着。本学派把这种攒起来的别扭叫“张力”，借的是电位差的意思：两头之间有差，差攒得越多，就越想有个通路把它放出去。创造律说的就是：当一块差异攒成的张力大到一定程度，语言就会给它造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往往就是一个新词。

《SDE 语言发生学》在讲语义时有一个说法，大意是：意义在差异张力被填补的那一瞬间诞生，命名不是给现成的东西贴标签，而是在命名的那一刻创造了新的思想。放到“打工人”上就很清楚了。在这个词出现以前，阿凯并没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念头叫“我是打工人”；他只有一团别扭。词一出来，这团别扭忽然有了形状，他一看就认得：对，就是这个。不是先有了“打工人”这个想法，再去找一个词；是词和想法同时落地。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创造律不是说有了别扭就一定能造出好词，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在发明语言。它说的是一种方向：说不出的差异攒成张力，张力推着语言往“造一个说法”那边去。至于造出来的是哪个说法、谁先造的、能不能留下，还要看别的东西。创造律管的是“为什么非造不可”这一头。

张力攒着的时候，并不是一声不吭。在“打工人”出现以前，阿凯和朋友们其实一直在想办法说那块东西，只是说得费劲。有人说“咱们这种给人干活的”，有人说“苦命的上班狗”，有人干脆不说，发一个累瘫在地上的表情。这些绕弯子的说法、半截子的自嘲、代替话语的表情，都是张力的痕迹：差异已经被人感到了，大家都在往外挤，只是挤不出一个顺口的、人人一听就懂的形状。所以新词出来的时候，常常像是一把把散在各处的说法忽然收拢成一处。原来要绕七八个字、外加一个表情才勉强说出的东西，现在三个字就够了，而且比原来那些说法都准。人们接受一个新词那一刻的痛快，有一半来自这里：不必再绕了。这一份痛快，第8章会把它归到幸福律名下去讲。

还要分清创造律和单纯的“需要”。如果只说“人们需要一个词”，听上去像是一个数：需要多，就造；需要少，就不造。可阿凯的需要不是一个数，它有方向：他需要一个能同时装下苦和硬气、被雇和不服的词。正是这个方向，决定了新词要长成什么样子。下一节就看它是怎样长成的。

◆ 三、旧料新装：新词从哪里拿材料

“打工人”不是凭空造的。它的两块材料，“打工”和“人”，都是现成的。造词的功夫在于怎么拆、怎么拼。

先看拆掉了什么。从“打工仔”“打工妹”到“打工人”，拆掉的是“仔”和“妹”。这一拆，年龄没了，性别没了，那一段进厂的具体身份也淡了。“仔”“妹”带着小、带着外来、带着被人呼来喝去的意味；“人”什么都不带，它是最大的一个字。于是“打工人”一下子可以盖住所有被雇来干活的人：送外卖的、坐写字楼的、在工地上的、在医院值夜班的，甚至有些小老板也笑着说自己是“给员工打工的打工人”。

再看留下了什么。留下的是“打工”。“打工”这两个字里本来就有“出力气换钱”“不是自己的买卖”的意思，还带着一点临时、一点不安稳。阿凯感到的那点苦，靠的就是这两个字。至于“打”这个字怎么从打人一路走到打工、打车，那是一部很长的历史，第11章专讲，这里不去碰它。

最后看拼出了什么。“打工”加“人”，拼出来的东西比两块材料加起来多一层：它把一个原本用来说“别人”的词，变成了可以用来说“我们”的词。“打工仔”多半是别人叫的，城里人叫，工厂叫，报纸上写；“打工人”却是自己叫自己的。这一层，就是阿凯那句“早安，打工人”里的硬气和好笑：我承认我是被雇的，但这三个字我自己说出来，就由我来定调子。

这说明，创造律造新词，最常见的办法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旧到新：从旧词里抽掉一点，再添上一点，让它恰好卡进那块说不出的空位。空位是什么形状，新词就被削成什么形状。旧词“打工仔”差在“仔”上，新词就从“仔”下刀。空位决定刀口，这比“灵感”二字说得更具体。

刀口还落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为什么是“人”，而不是“族”？汉语里早有“上班族”“追星族”这样的说法，“打工族”也说得通。可“族”是一群人被人从外面看过去、归成一类时用的字，像在做人口统计；说“我是打工族”，好像在报自己属于哪一栏。“人”就不同，它可以一个人单独站着说，也可以面对面称呼对方。“早安，打工人”是一句招呼，招呼要对着人，对着一个“族”是招呼不起来的。差一个字，一个是归类，一个是相认。阿凯要的是相认，不是归类，所以刀口落在“人”上，而不落在“族”上。字数也合适，三个字跟在“早安”后面，念起来一顿一扬，正好是一句招呼的长短。

用这个眼光去看别的新词，也往往能找到刀口。一个词新在哪里，常常就新在它从旧词身上拿掉或换掉的那一个字上；那个字原来卡着什么，新词就是要放走什么。

◆ 四、新词落在哪一界

上一章说过，意思由两只手定：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创造律管的是第一只手里的一条；新词造出来以后，落在哪一界，是第二只手的事。看“打工人”落在哪一界，能把它和那些意思相近的词真正分开。

先拿它和“劳动者”“雇员”比。“劳动者”是法律和政策文件里的词，它站在现实界和理念界的交界处：现实界里有合同、工资、工时、社保，理念界里有权利、义务、公平。用“劳动者”说一个人，说的是他在一套规矩里的位置，谁都可以对着条文去核。“雇员”更偏现实界，它说的是一纸合同两头的一头。这两个词都很有用，可它们不管你今天早上挤地铁时是什么心情。

“打工人”恰恰管这个。它落脚在自我界：说的是“我怎么看我自己”，是“我们这些人怎么互相打招呼”。阿凯在群里说“早安，打工人”，没有人会去核他的劳动合同；大家核对的是另一样东西，是那一点同病相怜、彼此撑一下的默契。一个词落在自我界，判断它用得对不对的标准，就不是条文，而是听的人心里认不认。

再拿它和父亲那一代的“打工仔”比。同样是“打工”，“打工仔”在当年主要落在现实界：说的是去处（工厂）、身份（外来务工）、处境（计件、加班、住宿舍）。它当然也有自我界的一面，背井离乡的苦，同乡之间的照应，但这个词在社会上流通时，主要被当作一个现实界的身份标签来用。到了“打工人”，重心挪了：它不再说一个人从哪里来、在哪个厂，而说一个人怎样感受自己正在过的日子。阿凯的父亲说“你算什么打工的”，用的是现实界的尺子；阿凯说“我就是打工人”，用的是自我界的尺子。两代人其实没有在争同一件事。

这一点不是只对“打工人”成立。翻一翻这些年冒出来的新词，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给“我此刻是什么状态、什么感受”起名字：累的、躲的、不想争的、什么都提不起劲的。第5章的“佛系”、第19章的“社恐”、第20章的“躺平”，各有各的主讲章，这里不展开，只点出一个共同的地方：它们大多落在自我界。为什么自我界这么能“出”新词？我们的看法是，现实界里的东西有制度、有合同、有价目，变化一来，往往先由那些地方给出名称；理念界里的东西有学科、有术语，也有人专门去命名；唯独自我界里的感受，没人负责命名，又最容易随着日子的变化而变化，说不出的差异就在这里攒得最多。

由此本书押了一个可以被证伪的预言：描述自我状态的新词，一年里出现多少，应当跟着现实界的压力和自我界的感受之间的张力起伏，而且在时间上落后于这股张力。也就是说，先有了日子上的挤压，人们憋了一阵，然后才冒出一批说自己的词。这个预言登记在第28章，怎样测、什么结果算输，都在那里写死。这里只交代它的来由：它是从创造律加上“自我界最缺词”这两样推出来的。如果数据显示这类新词的多少和压力毫无牵连，或者总是走在压力前头，那么本章这一套说法就要打折扣。

◆ 五、从一个人的词，到一群人的词

“打工人”最初是谁说的？据通行说法，它是被一段短视频里的问候带火的〔待核〕，此前在零星的场合也有人用过。本书不在首创者上下功夫，原因很简单：创造律管的不是“谁第一个说”，而是“为什么一说就有那么多人接”。

一个新词，第一个人说出来时，只是他一个人的出口。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接过去，是因为他们身上攒着同一块张力。阿凯第一次在群里看到“早安，打工人”，几乎没有犹豫就转发了，正是因为那块别扭他已经憋了很久。新词能不能成为一群人的词，第一个条件是这群人缺的是同一个口子。缺口越普遍，接的人就越多，接得也越快。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反面的小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假设阿凯的公司老板看到大家都在说“打工人”，觉得太丧，于是在年会上提出一个新叫法“能量人”，印在海报上，挂在电梯口，号召大家以后互称“能量人”。这是我们构想的情形。结果不难猜：除了海报，谁都不用。原因不在于“能量人”三个字不好听，而在于它填的是老板的缺口，不是员工的缺口。老板缺一个提振士气的口号，员工缺一个说出自己滋味的名字，这两个口子形状不一样。创造律要求张力在说话人身上，词才会被说话人自己接过去。从外面递过来的词，没有对上哪一块别扭，就落不了地。

“打工人”流行开以后，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它带出了一个模子。“干饭人”“尾款人”之类的说法接连出现〔待核〕，都是“某某人”的样子，用来说一个人此刻正在干什么、正被什么牵着。创造律在这里多走了一步：它不只造出了

一个词，还造出了一个造词的模子。模子一旦有了，后来的人再碰到一块说不出的差异，就不必从头拆拼，只要往空位里填一个字。这是旧料新装的又一层：上一轮新装出来的东西，成了下一轮的旧料。

不过，本章到这里必须收手。一个词接的人多了，能火多久，火过以后是沉进日常用语，还是悄悄退场，这些都不是创造律能回答的。“打工人”之所以一出门就带着劲，是因为造它的时候装进了自嘲和打气两股情绪，这股劲是创造律给的，本书在第五编把它叫作纠缠线 一→二：为什么说，给词充了能。可充了能以后怎样一轮一轮被人用、在用的过程里涨落，那是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的事，第三编会拿“牛”和“破防”这些词细讲。一个新词被造出来，和一个新词活下来，是两件事。

◆ 六、怎样认出创造律在起作用

最后把这一章收成几个可以拿去用的问题。碰到一个新词，或者一个旧词忽然有了新用法，可以问三件事。

第一问：在它出现以前，有没有一块说不出的差异？也就是说，人们原先是不是在几个旧词之间来回别扭，哪个都不合适。如果原本就有一个现成的词稳稳当当地装着这个意思，新词只是换了个时髦的说法，那么推它的主要不是创造律，而是别的东西，比如求新、求省事。

第二问：拿旧词去替换它，丢了什么？把“打工人”换回“上班族”，丢的是自嘲和硬气；换回“打工仔”，丢的是“我们”这一层，又多出了别人的身份。丢掉的那一块，就是新词替人们装下的那块差异。替换时什么都不丢，这个新词就只是个花样。

第三问：造它、用它的人站在哪一界？这一问是第二只手。落在自我界的新词，靠人心里认不认；落在现实界的新词，靠事情办不办得成；落在理念界的新词，靠道理讲不讲得通。弄清了它落在哪一界，才知道该拿什么尺子去量它造得好不好。

三问也能用在旧词的新用法上。上一章银行柜员那一声“老师”，就过得了这三问：对陌生成年人原本缺一个得体的称呼，是第一问；换回“女士”，丢的是那份把人当作可请教者的敬意，是第二问；它从理念界借来敬重，落在自我界的舒服上，是第三问。可见创造律不只造新字，也常常把旧词推到一个新的空位上去，造的是新意思。

这三问不只对着网络新词。拿一个最小的场合试试。阿凯的小侄女四岁，有一天看见手机屏幕黑了，充电线插上去才亮，她说：“手机饿了，在吃饭。”一家人笑了，后来就都这么说，“你手机饿了，快喂喂它”。按三问看：第一问，一个四岁孩子手里没有“没电”这个说法，屏幕黑了、插上线才好，这个差别她看得见、说不出；第二问，把“饿了”换回“没电了”，丢的是那一点把手机当成活物的亲近，大人们正是因为舍不得这一点，才把这个说法留在了家里；第三问，她从自我界拿材料，自己肚子饿了要吃饭，用来说现实界里的一样东西。旧料新装，空位决定刀口，和“打工人”是同一个道理，只是规模小到只在一家人中间。

这个家里的小词会不会传出去？多半不会。它只在这一家人身上对上了口子，别人家的孩子有别人家的说法。这又一次说明，创造律管“为什么造”，至于能走多远，要交给“用”的那一面。下一章回到 D1 的另外两条律：词造出来了，说法有了好几种，人在这几种说法之间怎样挑，挑中的那一个被人接住的时候，又松开了什么。

带走的话

新词不是灵感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块说不出的差异攒够了张力，人从旧词里削出一个恰好卡进空位的说法；空位是什么形状，新词就长成什么形状。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一中的创造律（D1）；新词的界位（E1，重心在自我界）；预告预言一（第28章）；预告纠缠线 一→二（一句）；与原理二的分界（造出来≠活下来）。 ② 核验状态：意义在差异张力被填补时诞生、命名即创造新思想，取自《SDE 语言发生学》，本学派文本，引大意；〔待核〕“打工仔／打工妹”流行的年代背景（据通行说法）；“社畜”的借词来源；“打工人”经短视频问候走红的通行说法；“干饭人”“尾款人”等出现先后。人物有阿凯及其父母、小侄女，老板与“能量人”海报为构想的情形。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8 章

自由律与幸福律

这一章的问题：“好的”“好滴”“好嘞”说的都是同意，为什么女儿收到“好的”会以为妈妈生气了？而一句“懂了”说出口的那一刻，松开的又是什么？

林姨的“好的”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林姨六十出头，退休前在厂里当了三十年会计，说话干脆，记账一笔不差。女儿小蕾在外地工作，周四发来微信：“妈，周六我们带果果回来吃饭。”林姨回了两个字加一个句号：“好的。”不到五分钟，小蕾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妈，你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嫌我们回去太少？”林姨莫名其妙：“我说好的啊，好的就是好的，哪里不高兴了？”小蕾在电话那头叹气：“妈，现在微信上光回‘好的’，听着像在生气。你回个‘好滴’，或者‘好嘞’，再加个笑脸。”林姨嘴上说“花样真多”，挂了电话却在老同事群里试了一句“好滴”，马上有人回：“林会计变年轻了！”她自己倒是想起来，每天早上在菜市场，摊主说“姐，这把青菜给您搭根葱”，她张口就是“好嘞”，从来没想过这两个字有什么讲究。周六果果来了，八岁，非要教外婆发语音。按住、说话、松开，林姨试了五六回，不是按早了就是松早了。果果急得直跺脚，又讲了一遍，林姨忽然“哦——”了一声：“懂了！要一直按着！”祖孙俩一起笑出声来，果果像完成了一件大事，往沙发上一倒。

◆ 一、“好的”怎么就冷了

先把林姨碰到的那一串说法排开：好、好的、好滴、好嘞、好哒、好呀、嗯嗯、收到、OK。在现实界里，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我同意，周六你们来。要是只看这一层，它们之间没有差别，林姨的“好的”一个字都没说错。

差别在别处。第一编的描述学能把它记下来：这些说法在语气词上不一样（“的”“滴”“嘞”“哒”“呀”），在叠字上不一样（“嗯嗯”比“嗯”软），在分寸上不一样（“收到”像对上级，“好呀”像对熟人），加不加表情、句末有没有句号，也都算在里面。描述学会告诉你，“好的。”带句号，在今天的聊天里被许多人读成冷淡。

可是描述学说不出一件更要紧的事：“好的”这两个字从来没变过，它为什么会变冷？林姨年轻时写信、打电话，说“好的”从没让人误会过。答案不在“好的”身上，而在它的旁边。当面说话时，“好的”有声音托着，林姨说“好的”时是笑着还是板着脸，女儿一听就知道；到了打字聊天，声音没了，表情没了，只剩两个字和一个句号，温度无处安放。于是人们开始造别的说法来装温度：把“的”换成“滴”，像撒个娇；换成“嘞”，像吆喝一声；换成“哒”，像蹦一下。这是上一章的创造律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起作用：一块说不出的差异（字面上的同意之外，我心里是高兴的），攒成张力，从旧料里削出新形状。

新说法一多，事情就起了变化。原来只有“好的”可说的时候，“好的”就是同意，不冷也不热。现在明明有“好滴”“好嘞”“好呀”可选，你偏偏挑了最素的那个，还加了句号，挑这件事本身就被读出了意思：你不愿意多给一点。“好的”没有变，是它周围多出来的选项，把它挤到了冷的那一端。

这就是本章要讲的第一条律，自由律，在一个最日常的地方露了面。意思不只取决于你说了哪一个，还取决于你本来可以说哪几个、你在其中挑中了这一个。林姨的“好的”在她自己那里是一个没有选择的说法，在小蕾那里却是一个被选中的说法。母女俩的误会，就误会在这里：一个以为自己没有挑，一个以为她挑了。

顺带说一句，语言学里早有人注意到，有些话的用处不在传递内容，而在维系联系，打招呼、应声、寒暄都属此类（雅各布森讲语言功能时有这一类的说法，〔待核〕）。“好的”“好滴”这一类回应，内容几乎为零，分量却全在联系上。正因为分量不在内容上，它们才对选择这么敏感：内容既然一样，听的人就只能从你挑了哪一个去读你的心思。

◆ 二、自由律：余地本身会说话

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里 D1 这一格的三条律，自由律最容易被误解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它说的其实是另一回事：语言在同一件事上留出了好几种说法的余地，而在这片余地里挑哪一个，本身就是在说话。

本学派把自由律的运行概括为三步：纠缠、选择、激发。放到林姨身上，三步都看得见。

第一步是纠缠。林姨回女儿那条消息时，并不是孤零零地面对一个“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她和女儿的那点牵挂，女儿回家少的那点遗憾，周六要买什么菜的盘算，打字不熟练的那点别扭，全都缠在一起。这团东西就是她开口前所站的地方，三界都在里面：周六吃饭是现实界的事，“儿女应当常回家”是理念界的一个念头，想女儿是自我界的事。

第二步是选择。在这团纠缠里，林姨有好几种说法可挑。她挑了“好的。”，因为在她那一套说话习惯里，这是最清楚、最不拖泥带水的一个，会计的脾气。小蕾教她换成“好滴”，等于教她在同一片余地里挑另一个点。挑哪个点，是把纠缠里的哪一股往外放：“好的。”放出的是干脆，“好滴”放出的是高兴，“好嘞”放出的是爽快，“好呀”放出的是亲热。

第三步是激发。挑中的说法一出手，就在对面激起回应。“好的。”激起的是小蕾的一通电话和一肚子猜疑；“好滴”激起的是老同事一句“变年轻了”。激发出来的回应又回到纠缠里，成为下一次挑选的条件：林姨下次给女儿回消息，就会想起这一回。

所以自由律说的“自由”，不是没有约束的随意，而是在纠缠里有得挑，挑了就会激起什么。没有余地，人就只能用同一种说法应付一切，心里的那一股劲没有出口；有了余地，每一次挑选都在说话，说的正是字面以外的那一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由律放在 D1 这一格，而不是放在描述学的分寸那一格。分寸是挑出来以后的样子，好不好、得体不得体，第一编已经管了；自由律管的是“为什么要留这片余地，人为什么要在里面挑”。人要在里面挑，是因为同一件事上，人想放出去的东西不止一种。

余地被拿走会怎样，一张表格就能说明。社区组织老年人秋游，发下来一张报名表，“是否参加”后面只有两个方框：参加，不参加。林姨想去，可她膝盖不好，爬山那一段走不了，她想说的是“参加，但只到山脚”。两个方框都装不下这句话。她犹豫了半天，在两个方框中间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这张表在现实界里是为了统计人数，它把余地压到了最窄，好处是好数，坏处是许多人心里那一层“想去但是”被抹平了。林姨那行小字，就是余地被拿走以后，张力从缝里挤出来的样子。日常说话里的余地，平时不觉得，一旦被拿走，人马上会感到憋。这也说明，“好的”“好滴”“好嘞”并列在那里，不是语言的浪费，而是给人心里那些不止一层的东西留的出口。

◆ 三、余地有宽有窄

余地不是哪里都一样宽。林姨在菜市场说“好嘞”，一点不费心思；可要是换一个场合，余地会窄很多。

周一早上，小蕾的部门主管在工作群里布置任务：“下午三点前把报表发我。”小蕾回的是“收到”。她不会回“好滴”，更不会回“好嘞”加一个比心的表情。这不是因为她对主管没有好感，而是在这块地方，挑错的代价太高。工作群踩在现实界：任务、时间、责任，谁说了什么都留着记录；“好滴”放出来的那点撒娇，在这里会被读成不庄重。于是余地收窄，只剩“收到”“好的”“明白”几个点可挑。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好的”反倒一点也不冷，它是正当的选择，因为周围没有更热的选项可比。

这就看出来，余地的宽窄和第6章讲的“在哪一界说”缠在一起。自我界的余地最宽，跟家人、朋友，怎么说都行，说法越多越显得亲；现实界的余地窄，规矩多，叫错了要误事；理念界的余地又是另一种窄，讲道理时，词要咬得准，不然道

理就松了。反过来，叫错的代价也在把话往某一界推：工作群里挑错一个字要付代价，这份代价把小蕾的回话压进现实界的规矩里，“好滴”那一层自我界的亲热只好收起来。第6章末尾已经点过这条线：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管的代价，伸手改了原理一脚下的界，第五编叫它纠缠线 三→一。法庭上的“故意”与“过失”是它最尖锐的样子，归第15章；工作群和家庭群的差别，是它最温和的样子。

余地也会随着用的人多了而变化。“好滴”刚出来时是俏皮的，用的人一多，俏皮就淡了，在一些人那里已经和“好的”差不多中性，于是又有人去造更热的说法。说法在余地里像被一轮轮磨平，再一轮轮添新的。这一磨一添是怎样发生的，涨落快慢由什么决定，属于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第三编讲；这里只记下：余地不是一张固定的菜单，它自己也在动。

还要说一说林姨的那个“好嘞”。她在菜市场说了几十年，从不觉得是在“挑”。这说明自由律并不要求人每次都有意去选。很多选择早已沉进习惯，成了一个人在某一界里的口头禅。菜市场是一块现实界，可那里的买卖有吆喝、有搭头、有讨价还价，“好嘞”这种爽快的应声，正合那里的调子。林姨不是不会挑，她是在那块地方早就挑定了。等到了微信这块新地方，旧习惯不够用了，挑选才重新浮上来，变成要想一想的事。

◆ 四、幸福律：被懂的那一刻

回到周六下午的沙发。果果教外婆发语音，讲了一遍又一遍。这几分钟里，祖孙俩其实都憋着。果果憋着，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怎么做，却说不进外婆的心里去；林姨憋着，是因为她明明在听，手上却总差一点。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层没有通的东西。林姨那一声“哦——懂了！要一直按着！”一出口，这层东西忽然通了。果果往沙发上一倒，不是累，是松了。林姨自己也笑，笑的是那一下的通透。

本学派把这一松叫作幸福律：意思在被懂的那一刻落地，张力随之释放，释放本身带着愉快。这里的“幸福”不是大词，不是人生圆满，就是这种很小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松快：话说出去，对方接住了。

为什么要把这一松算进“为什么说”里去？因为它不是说完以后附带的一点情绪，而是人开口的一个根本缘故。人说话，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被懂。被懂的盼头在开口之前就在了，它会反过来管着人怎么说。果果讲第一遍时，说的是“你按住那个圆的”；外婆没懂，他第二遍改成“就是下面那个，按着别松手”；第三遍他干脆拿外婆的手指头按在屏幕上。他一遍遍换说法，换的方向全由一件事定着：怎样才能让外婆懂。幸福律在这里不是结果，而是推着他调说法的那一股劲。

拿这个眼光再去看母女俩的误会，就看得更清了。小蕾收到“好的。”，心里那点不踏实，正是张力没有松开：她发消息说要回家，盼的不只是一个“同意”，还盼着妈妈高兴。字面上的同意到了，高兴没有到，她就悬着。一个电话打过去，林姨说“我高兴着呢，就是不会打那些字”，小蕾这才松下来。后来林姨回“好滴”，小蕾一看就松了，用不着再打电话。可见“好滴”这两个字的意思，有一大半装的就是这一松：它替发消息的人提前把对方的悬着解开了。

幸福律还有一个容易漏掉的地方：松开的不只是听的一方。果果是说的人，他一样松了一口气。林姨是听的人，她的那一下通透也是一种松。被懂，是两头一起通。所以一句话的意思，不能只从说话人那头去找，也不能只从听话人那头去找，它落在两头通上的那一刻。没通，意思就还悬着，说的人会再说，换着法子说，直到通上，或者放弃。

这一条和上一节的自由律是咬在一起的。正因为有余地，人才能在几种说法里去找那个最容易被懂的；正因为盼着被懂，人在余地里挑的时候才有方向。果果的三遍讲法，是同一片余地里的三个点，他是按着“外婆能不能懂”一个个去试的。没有幸福律，自由律的挑选就没有准头；没有自由律，幸福律想要的那一松就只能碰运气。

被懂并不总能等到。要是果果讲到第十遍外婆还是不会，结局多半是两个字：“算了。”这两个字很值得听一听。它不是同意，也不是拒绝，它是说话的人宣布：这一回通不上了，我不再试。“算了”里装的，正是没有松开的那股张力，它被放下了，却没有被释放。日常里“算了”说得多的地方，往往就是幸福律常常落空的地方：一家人之间某件事总说不通，同事之间某种话总接不住。说的人下一

次可能换个时候再说，也可能从此不提，那块没被懂的东西就沉在那里。幸福律的反面不是不幸，而是这种悬着的“算了”。它提醒我们，被懂那一刻的松快之所以能推着人调说法、找说法，是因为它的反面人人都尝过。

◆ 五、“懂了”有好几种

林姨那句“懂了”是真心的，也是最单纯的一种。可“懂了”这两个字，在日常里远不止这一种用法。把它的几种用法摆在一起，正好可以看清幸福律是怎样跟着“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一起变的。

第一种，是林姨那样的“懂了”：前面有一段没通，忽然通了，声音往上扬，常常带一个“哦”。它是张力释放那一刻冒出来的声音，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松。这一种落在现实界的事情上（怎么发语音），松开的是自我界的那点憋闷。

第二种，是“懂了懂了”。叠起来说，语速快，往往还伴着摆手。小蕾小时候被林姨叮嘱“过马路看车”，第十遍时就会回一句“懂了懂了”。这一种说的不是“我通了”，而是“别再说了”。它借了“懂了”这个释放的记号，去办一件相反的事：不是告诉对方张力松了，而是告诉对方你的话我不想再接了。说的人心里松不松不好说，听的人多半是不松的，林姨听见女儿说“懂了懂了”，只会更不放心。

第三种，是“我懂”。朋友讲起家里的难处，讲到一半说不下去，你说一句“我懂”。这一种不在现实界的事情上，而在自我界：它说的不是“你讲的道理我明白了”，而是“你心里那份滋味我接住了”。它的松开，主要在说难处的那个人身上：有人接住了，不用再往下讲了。

第四种，是网上常见的“懂的都懂”。它的样子很怪：说的人分明有话，偏不说透，只说一句“懂的都懂”。按幸福律看，它是一种有意挑人的释放：在圈子里面的人，一看就通，松开了，还多出一点“咱们是一伙的”的快乐；圈子外面的人，看了只觉得莫名其妙，悬着。这一种的“为什么说”，一半是想被懂，一半是想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它落在自我界，借的是一个小群体之间的默契。

四种“懂了”，字差不多，意思各不相同。差在哪里？差在为什么说：是报告自己通了，是叫对方停下，是告诉对方我接住了，还是挑着让一部分人通。也差在哪一界：是现实界里的一件事懂了，还是自我界里的一份滋味懂了。还差在幸福律落在谁身上：是两头都松，是一头松一头紧，还是只让圈子里的人松。第6章说意思落在两只手的交点上，这里多看出一层：在“为什么说”这只手上，幸福律管的那一松，还要问“松给谁”。

那天下午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教完语音，林姨叮嘱果果：“喝水别喝凉的，吃饭别看手机。”果果头也不抬：“懂了懂了。”一个小时前，林姨刚说过一声真心的“懂了”；一个小时后，她从外孙嘴里听到的是另一种。祖孙俩在同一个下午、同一张沙发上，把这两个字用成了一松一紧。字是同一个，变的是谁在说、为什么说、想让谁松。

◆ 六、三条律，一口气

第7章讲创造律，这一章讲自由律和幸福律，三条律合起来，才是 D1 这一格的全部。把它们拆开讲是为了看得清，在一句话里，它们是一起动的。

《SIO 语言发生学导论》里有一个比方，大意是：创造律像吸气，把新鲜的差异吸进来，开出新的意思空间；幸福律像呼气，张力释放，带来被懂的愉快和秩序感；自由律像呼吸的节拍，让这一吸一呼往复不停。拿“好滴”来对一下。打字聊天把声音和表情拿走了，温度说不出，这是一块差异；人们从“好的”里削出“好滴”，这是吸气，是创造律。“好滴”出现以后，同意这件事有了冷热不同的几个说法，挑哪一个本身就说话，这是节拍，是自由律。挑中“好滴”是为了让对方一看就松，不用再打电话，这是呼气，是幸福律。一个小小的“滴”字，三条律都在里面。

三条律之间还有一层先后的牵连。本学派的讲法是，自由律以创造律和幸福律为自变量，也就是说，自由律是另外两条律的函数。这句话放到林姨身上很好懂。如果没有创造律造出“好滴”“好嘞”“好呀”这些说法，林姨就无从挑起，余地是零，自由律无事可做。如果没有幸福律那一层“想让女儿安心”的盼头，就算说

法摆了一排，林姨挑哪个都一样，挑选不会说出任何东西，自由律也就空转。只有前面有东西被造出来，后面有一个被懂的方向在拉，中间那片余地才活起来，挑选才有分量。所以余地有多大、挑选有多重，要看创造和幸福这两头给了多少。

这也提醒我们，别把三条律当成三种并列的“说话动机”，好像人说话时要么是为了创造，要么是为了自由，要么是为了幸福。它们是同一股劲的三段：差异被感到并被造出说法，说法之间留出余地并被挑选，挑中的说法被接住、张力松开。哪一段卡住了，意思都落不了地。林姨和女儿的误会，卡在最后一段：说法挑了，可没被接住。果果和外婆的那几分钟，卡在中间一段：讲法一次次地挑，直到挑中外婆能懂的那一个。

周六晚上，小蕾一家要走了。林姨送到楼下，没说“路上小心”，说的是：“到家了给我发个‘好滴’。”小蕾笑出了声。这一句里，林姨把女儿教她的那个词还了回去，还多装了一层：我学会了，我想你。一个“滴”字在这里又被造出了新的用处，又被挑中，又被接住。第6章说为什么说决定说什么，到这一章可以说得更细一点：为什么说，是一吸一呼之间的那一整口气。下一章换一个方向看：意思落地以后，会不会反过来改动人脚下的那几界。

> **带走的话**
>
> 同一件事有好几种说法，挑中哪一种本身就在说话；挑的方向，由被懂那一刻的松快来定。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一中的自由律与幸福律（D1），与创造律合为一口气；在哪一界说决定余地宽窄（E1）；预告纠缠线 三→一（一句）；余地被磨平与添新交给原理二（一句）。 ② 核验状态：三律呼吸之喻取自《SIO 语言发生学导论》，本学派文本，引大意；“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为本学派讲法，引大意，具体篇目待补；〔待核〕Jakobson 关于维系联系一类语言功能的说法（只转述大意，正文不写年份）；“好的。”带句号在聊天中常被读成冷淡，系通行观感，未引调查；秋游报名表为构想的情形。人物有林姨、小蕾、果果、老同事、菜摊主、部门主管。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9 章

三界回写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过完年从老家回来，“故乡”这个词为什么在他嘴里换了意思？而这个词，又怎样反过来改动了他的老家、他读过的诗和他自己？

回程的火车上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柯三十四岁，在省城做工程设计，十八岁离开南方一个县里的村子去读大学，之后就一直在外面。今年春节，他带着妻子和六岁的女儿朵朵回老家过年。到了村口他差点没认出来：小时候摸鱼的那口塘填平了，修成了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奶奶的老屋拆了，原地立起一栋三层小楼，是堂哥盖的，一年里只有过年那几天亮灯。发小阿旺在路口迎他，第一句话是：“城里人回来啦！”小柯笑着捶了他一拳，心里却咯噔一下。几天里，他带朵朵去找那棵老樟树，树还在，树下的石凳没了。回程的高铁上，朵朵趴在窗边看了半天，忽然问：“爸爸，那是你的故乡吗？”小柯说是。朵朵又问：“那我的故乡在哪里？”小柯一下子答不上来。开学前，学校发来一张信息表，“籍贯”一栏，他犹豫了一下，填了那个朵朵只去过三次的村子。妻子在一旁看着，说：“她连那边的话都听不懂。”小柯没吭声。他想起小学时背过的“低头思故乡”，那时候他还没离开过村子一步，却已经知道故乡是一个该思念的地方。

◆ 一、“故乡”在小柯这里换了意思

这一趟回去之前，“故乡”在小柯心里是一组很具体的画面：那口塘，塘边的泥，奶奶灶台上的柴火饭，夏天樟树底下的凉。这些画面在他心里放了十几年，没怎么动过，每次有人问起，他说“我老家”三个字，脑子里浮出来的就是它们。按第6章的说法，这时候他说“故乡”，踩得最重的是自我界：记忆、感受、一个人和一块地方的情分。

这一趟回来以后，画面对不上了。塘成了路，屋成了楼，石凳没了，发小管他叫“城里人”。现实界里的那个村子已经和他心里那个村子分了岔。他再说“故乡”，意思里多了一层以前没有的东西：一个已经变了样、也已经不太认他的地方，一个只能在记忆里找到原样的地方。这一层不是他从书上学来的，是那几天里一脚一脚踩出来的。

他为什么说“故乡”，也变了。从前他提起故乡，多半是在酒桌上跟朋友怀旧，图的是说出来痛快；这一趟回来，他要对女儿说，要对妻子解释为什么籍贯填那个村子，还要对自己交代心里那一下咯噔。开口的缘故从“讲给人听”变成了“给人一个交代”，同一个词，分量也就沉了几分。

这件事用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说得通：“故乡”的意思，由他为什么说（想念、失落、给女儿一个交代）和在哪一界说（记忆里的村子、眼前的村子、诗里的故乡）定下来；这几样变了，意思就变了。可是这一章想多看一层。小柯这一趟回去，不只是“故乡”的意思被他脚下的几界改了，反过来，“故乡”这个词也在改他脚下的几界。堂哥那栋一年只亮几天灯的楼，背后有“老家总得有个房子”这句话的一份力；朵朵的“籍贯”栏里填上那个村子，靠的是“故乡”这个词替一家人认下的那块地方；小柯心里那份“该思念”的感觉，是“故乡”这个词连同一首诗，早在他七岁时就放进去的。

意思从几界里来，又回到几界里去。本学派把后一半叫作“回写”。《SDE 语言发生学》讲语义时，把回写分成三层：现实回写、理念回写、自我回写，所举的例子正好也是“故乡”，大意是：现实上它是出生地，理念上它是归属，自我上它可能是思念、羞耻、逃离、回望。本章就沿着这三层，把小柯这个春节走一遍。

◆ 二、什么叫回写

先用一个人人见过的东西打比方。小区草坪上常有一条被人踩出来的斜路。起先是几个人图近，从草地上斜穿过去；走的人多了，草秃了，露出一条土路；土路一旦露出来，后来的人就都顺着它走，连原本不打算抄近道的人，看到有路，也就走上去了。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又被路引着走。

意思和几界之间，就有这样一来一回。第6章讲的是“来”：人站在哪一界说，意思就从那一界吸取内容，“老师”在学校里是职业，在银行柜台前是敬称。这一章讲的是“回”：意思一旦在某一界落定，被许多人这样用，就会在那一界里留下印子，改变那一界的样子，后来的人站上去时，脚下已经不是原来的地了。所以回写不是一个比喻上的说法，它说的是：语言不只是从世界里拿东西，它也在往世界里放东西。

三层回写，各放进去的东西不一样。现实回写放进去的是事和物：人因为一个词去做了什么，盖了什么，填了什么，往哪里走。理念回写放进去的是道理和观念：一个词在诗文、教导、规矩里反复出现，沉成了大家默认的一种“应当”。自我回写放进去的是人对自己的认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我该怎样感受。

把小柯这一趟要碰到的回写先摆在一张表里，后面三节再一层层走。

回写的层	“故乡”放进去了什么	小柯这个春节碰到的样子
现实回写	迁移、建房、表格上的一栏	春节回乡的路程；堂哥空着的三层楼；朵朵的“籍贯”
理念回写	“故乡该被思念”“故乡回不去”的观念	七岁背的“低头思故乡”；发小一句“城里人”
自我回写	“我是哪里人”的认定	“回家”和“回老家”分了家；答不上朵朵的问题

怎样看出一次回写真的发生了？办法是看下一次开口。阿旺那句“城里人回来啦”，要是只说一次，是一句玩笑，笑过就散了。可要是村里人年年这么叫，叫的人多了，事情就不一样了：明年小柯再回去，进村前就会先想好要给各家带什么礼，像个客人那样；见了村里的孩子，他会不自觉地说普通话，因为孩子们也把他当外面来的人；在祠堂里排座次时，他会往边上站。这时候，“城里人”三个字已经不只是一句话的意思，它改了小柯在那块地方上的站法。下一次他开口说“故乡”，是站在“回来做客的人”这个位置上说的，意思自然又不同。看得出一次回写，就看这个：上一轮的意思，有没有变成下一轮开口时脚下的地。

回写也容易被想得太玄。它不是说词有魔力，说一声“故乡”，楼就盖起来了。回写要靠许多人、许多次地这样用，用到一个词在某一界里有了分量，那一界的事才会顺着它去安排。一个人说一次，留不下印子；成千上万的人年年说，印子就深了。这已经碰到了“意思是用出来的”那一面，本章末尾会把它交给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

还要和第6章的方程对一下位置。原理一写成 $S1 = F_1(D1, E1)$，箭头是从 D1、E1 指向 S1 的：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定了意思。回写是这条箭头往回流的那一段：S1 落定以后，流回 E1，改了三界的样子；三界一改，下一次开口时的“在哪一界说”就变了，意思又随之再变。原理一因此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一个来回。“回写”这个说法，第五编还要再用一次：第22章讲“三拍”，第三拍是第三个原理换了新形状以后，回过头去改写另外两个原理。那是三个原理之间的回写，范围更宽。被改写的原理里有原理一时，改写落在它的三界上，走的是流进原理一的两条纠缠线，二→一或三→一。所以这一章的三界回写，是三拍回写落在原理一上的一个特例（第18章会把两种用法的关系交代清楚）。这里先在一个词、一个人身上把这个特例看清楚。

◆ 三、现实回写：一个词让人上路、盖楼、填表

先看最看得见的一层。“故乡”在现实界里放进去的东西，小柯这个春节几乎一样不落地碰到了。

头一样是路。每年过年前后，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往县里、往村里走，再在初几、十几的时候走回来。小柯一家买票、换乘、包车，在路上耗掉一整天。人为什么要在一年里最冷、车最挤的时候走这一趟？原因当然很多，假期、团圆、看老人。但在这些原因里，“回故乡”“回老家”这几个字起了一个不小的作用：它把一块地方标成了“该回去的地方”。一个人在某个城市住了十几年，那个城市在他的话里仍然不叫“家乡”，而他十八岁就离开的村子仍然叫。这个叫法年年被说、被听，被写进拜年短信和请假条里的“回老家过年”，人的脚就顺着它走。词不搬人，但词标出了方向，人群就沿着方向流动。

第二样是楼。堂哥那栋三层小楼，一年里只有过年那几天亮灯。从现实界的账上算，这栋楼不太划算：钱花了，人不住。堂哥为什么要盖？问他，他会说：“老家总得有个房子，不然回来住哪儿？以后老了也要回来。”这句话里，“老家”两个字承担了全部的理由。它让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人觉得，自己在那个村子里应当有一处实实在在的落脚地，哪怕一年只用几天。村子里像这样的楼不止一栋。我们不评价这件事好不好，只指出它的来路：一个词在人心里有了分量，这份分量就会变成砖瓦，立在现实界里。

第三样是表格。“籍贯”这一栏，是“故乡”在现实界里最硬的一种印子。它被印在表格上，填进档案里，跟着一个人走很多年。小柯给朵朵填了那个村子。朵朵出生在省城，长在省城，一年去村里不到十天，听不懂那边的话。可从这一天起，她的一份记录上写着那个村子的名字，将来别人看到这一栏，会把她和那块地方连在一起。这是回写里很有意思的一种：一个词让一块地方的名字，落到了一个从没在那里生活过的人身上。妻子那句“她连那边的话都听不懂”，说的是现实界的实情；小柯那一笔，写的是“故乡”这个词在现实界里留下的格子。两样都是真的，它们之间的那道缝，正是回写留下来的。

这三样合起来看，现实回写的意思就清楚了：一个词在某一界里被许多人这样用，就会变成那一界里的路线、房子和格子。人们以后再说“故乡”，脚下踩着的已经不是一个光秃秃的出生地，而是一个有车票、有楼、有档案栏目的地方。下一次开口时的“在哪一界说”，已经被上一轮回写改过了。

还要说一句分寸。现实界的事情背后总有许多别的力量，经济的、制度的、家族的。本书不是说这些事都是一个词推出来的，而是说，在这些力量里，语言是常被忽略的一股。人做事要给自己一个说法，而说法用的是词；词里装着什么，事情就会朝那个方向偏一偏。

◆ 四、理念回写：诗比人先到

再看第二层。小柯七岁就背会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时他一步也没离开过村子，月亮就挂在自家屋顶上，他并没有什么可思的。可这首诗已经把一个观念放进了他心里：故乡是一个离开以后要在夜里想起的地方。十一年后他真的离开了，第一次在大学宿舍里看到月亮，心里冒出来的那点酸，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有多少是那首诗早就替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分不清。

这就是理念回写：一个词在诗文、课本、教导、俗话里一遍遍出现，沉成了一种大家默认的“应当”。“故乡”在理念界里的样子，被许多诗文一层层写厚了。李白写的是思念；贺知章那首《回乡偶书》写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去了，孩子们却笑问“客从何处来”，故乡已经不认你了；鲁迅的小说《故乡》写一个人回到故乡，发现眼前的一切和记忆里的不一样，连少年时的伙伴见面也隔了一层〔待核〕。这几篇东西在许多人的语文课上都读过。它们合起来，在理念界里给“故乡”定了几条：故乡该被思念，故乡回去了会变，故乡有时回不去。

有意思的是，小柯这个春节的经历，几乎是照着这几条走的。塘没了，屋拆了，这是“回去了会变”；发小一句“城里人回来啦”，几乎就是“客从何处来”的今天版本，小柯被自己长大的地方当成了客人。他心里咯噔那一下，一半是被现实碰的，一半是被理念界里那几句早就埋好的话接住的：原来是这样，书上说的就是这个。理念回写在这里显出了它的力道：它不只是记下了前人的感受，它还给后人的感受先画好了轮廓，等后人真的碰上了，感受就顺着轮廓长出来。

这一层回写还会反过来塑造人们怎样说“故乡”。正因为理念界里“故乡”带着思念、失落、回不去，人们说起自己的老家时，很少用“我出生的那个行政村”这种干巴巴的说法，而是挑“故乡”“老家”“家乡”这些带着分量的词。导论里说过，诗里的“家”是回不去的地方；“故乡”这个词在理念界里的分量，比“家”还要更重一些，它几乎天生就带着距离。

需要说明一点：本书讲的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和哲学上把世界分成物理世界、心理世界、观念产物世界的那一类说法（Popper 的三个世界说），有相近之处〔待核〕，但用处不同。本书的三界是说话人脚下的三块地，用来问一句话在哪里说、意思从哪里吸取内容、又回写到哪里去，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世界本身分几层。

◆ 五、自我回写：“回家”和“回老家”分了家

第三层落在人自己身上，也最不容易察觉。

小柯这些年说话里有一个变化，他自己是在这个春节才注意到的。在省城，下班时他说“回家了”，指的是他和妻女住的那套房子；过年前他说“要回老家了”，指的是那个村子。十几年前刚上大学时，他说“回家”，指的是村子，说“回宿舍”，指的是学校。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家”这个字从村子挪到了城里，村子换成了“老家”。一个“老”字加上去，村子就从“我现在属于的地方”变成了“我从前属于的地方”。这不是他哪天开会决定的，是一年年说着说着，就挪过去了。

字一挪，人对自己的认定也跟着挪。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小柯的回答会看对方是谁：省城的同事问，他说村子所在的那个县；外省的朋友问，他说省份；在国外出差时被问，他说中国。可阿旺那句“城里人回来啦”，把他从村子这一边划了出去。小柯在省城被当成外地人，在村里被当成城里人，“我是哪里人”这件事，在两头都被别人的一句话改写了一次。自我回写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词，被别人这样叫，被自己这样说，日子久了，人就按这个词去认自己。

朵朵那个问题，“我的故乡在哪里”，是自我回写最初的一幕。一个六岁的孩子，从课本、从大人的话里听到“故乡”这个词，知道每个人都该有一个；她回头去找自己的，找不到。小柯怎么答，会在她心里留下印子。他要是说“那个村子就是你的故乡”，朵朵就会带着一个她不熟悉、听不懂话的地方长大，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他要是说“你的故乡就是省城，你在这里出生”，朵朵会觉得自己和爸

爸的故乡不是一个，这也是一种认定。两种答法都不算错，但它们会把同一个孩子写成两个有点不同的人。语言在这里不是在描写一个已经定好的自我，而是在参与把自我写出来。

小柯最后在高铁上是这么答的：“你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你出生的地方，一个是爸爸出生的地方。”朵朵想了想，说：“那我比你多一个。”这句童言让小柯笑了，也让他心里松了一下。这一松，是第8章讲的幸福律：一个悬着的问题，被女儿接住了。可它同时也是一次回写：从这天起，在朵朵那里，“故乡”这个词的意思被改成了“可以有两个”。在小柯那一代人心里，故乡多半只有一个，而且越来越远；在朵朵心里，它也许就是两个，都近。一个词在一家两代人之间换了意思，靠的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回写。

◆ 六、回写把原理一交给原理二

三层回写走完，第二编也到了收尾的地方。回头看这四章，原理一说的事可以收成一句：一个词的意思，由为什么说（D1）和在哪一界说（E1）一起定下；而意思一旦落地，又回写到三界里去，改了下一次开口时脚下的那块地。第6章用“老师”看两只手怎样在交点上定意思；第7章用“打工人”看创造律怎样从说不出的差异里削出新词；第8章用“好的”和“懂了”看自由律怎样留出余地、幸福律怎样给挑选定方向；这一章用“故乡”看意思怎样往回流。

可是回写这件事，本身就在提示原理一的边界。回写不是一次完成的。“家”这个字从村子挪到城里，花了小柯十几年，是一天天“回家了”“回老家了”说出来的；堂哥的楼，是许多人年复一年说“老家总得有个房子”才盖起来的；朵朵的“两个故乡”，也要她以后一次次用、一次次被人接或者不接，才会定下来，或者被改掉。意思在这里不是被“定”出来的，而是被“用”出来的：一轮轮地说，一轮轮地看反应，一轮轮地改。这一面，原理一管不了，它要交给原理二。

原理二说的是：意思是用出来的，一轮轮“猜想—动手—反馈—迭代”，用的过程里有能量的涨落，有的说法突然爆热，有的热度退了以后沉成一个稳定的义项，有的在心里压着很重的分量。第三编从第10章开始讲它，主例是“牛”怎样一步步变成“牛人”“很牛”。

本章最后再指一条线，作为两个原理之间的接头。回写有一种特别的样子：一个词用多了，会改写人觉得自己活在哪一界（第24章的“内卷”是这样的大例子，这里不展开）。第五编把这条线叫作纠缠线 二→一：原理二的用法，回过头来改写原理一的三界。小柯的“回家”和“回老家”分了家，就是这条线在一个人身上的小样子。他没有哪一天想通了才换说法，是说法先一年年换着，“家”字先挪到城里那套房子上，人对自己属于哪里的认定才跟着挪过去。先有用，后有界的改写，这个先后正好是二→一的方向。

所以，第二编结束的地方，恰好是第三编开始的地方。原理一回答“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原理二回答“怎么变成这个意思”。前者从开口的那股劲和脚下的那块地讲起，后者从一次次的用讲起。两者并不是先后两个阶段，而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它们之间怎样互相需要、互相推动，要到第五编才能完整地讲。

> **带走的话**
>
> 意思从三界里来，又回到三界里去；一个词被许多人一遍遍地用，就会在现实里留下路和房子，在理念里留下“应当”，在人身上留下“我是谁”。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一中的三界（E1）与三界回写（现实回写、理念回写、自我回写），接口《SDE 语言发生学》；三界回写是第五编“三拍”第三拍回写在原理一上的特例，经流入线 二→一、三→一落到三界（预告，口径同第18、22章）；纠缠线 二→一（以“内卷”一句带过，以“回家／回老家”作小样）；交接第三编原理二（S1＝F_2(D2, E3)）。 ② 核验状态：三界回写的划分与“故乡”例取自《SDE 语言发生学》，本学派文本，引大意；〔待核〕鲁迅小说《故乡》的情节概述（据通行读法）；Popper 1972 三个世界说（只转述大意）。李白《静夜思》、贺知章《回乡偶书》为通行诗文，按通行文本引。人物有小柯、妻子、朵朵、发小阿旺、堂哥。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三 编

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

编 序

第二编问的是“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定下了一句话的意思。这一编换一个问法：一个意思是怎样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答案落在第三个方程上，$S1 = F_2(D2, E3)$。D2 是路径，意思是一轮轮猜、说、看反应、改着用出来的；E3 是能量，一个词有没有劲头、热度退了能不能沉下来、在人心里有多重，决定新意思留不留得住。本编四章：第10章讲总论，用“牛”字看意思怎样被用出来；第11章跟着“打”字走完一个字的一生；第12章把能量拆成动能、势能、内能三态；第13章把一词多义读成一张地质剖面，并在那里把问题交给第四编。

第 10 章

意思是用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很牛”的“牛”不再是那头牛，这个新意思是谁定下来的?

“师傅，你这手艺太牛了”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大鹏在老家放过三年牛，后来进城做装修，一干就是十几年。有一回他给一户人家铺完地砖，房主的儿子，一个读高中的小伙子，蹲下来看了半天接缝，站起来说了一句：“师傅，你这手艺太牛了。”大鹏愣了一下。在他耳朵里，“牛”是那头喘着粗气、犁完一垄地要歇一口的黄牛，说人“牛”，要么是说这人力气大，要么是说他脾气犟，好像都不太对得上。他笑着回了句“还行还行”，心里却记下了这个说法。

过了几个月，工地上来了个新手，水电走线走得又直又齐。大鹏憋了一下，试着说：“你这线走得牛啊。”话一出口，他自己先有点不好意思，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新衣服。新手却很自然地笑了：“跟师傅学的。”旁边的老伙计也跟了一句：“是挺牛。”那一刻大鹏觉得，这个词好像在他嘴里站住了。又过了一年，他已经会说“这家公司牛不牛，看它的售后就知道”，说得一点不别扭，也想不起当初那一下愣神了。

◆ 一、没有人开会定义“牛”

先把一件常被忽略的事说清楚：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机构开过会，宣布“从今天起，‘牛’可以表示厉害”。字典后来收了这个意思，那是字典在记账，账是在别处发生的。大鹏学会“很牛”，也不是查了字典再用，他是先听见，再试着说，看人家接不接，接住了，再说第二次、第三次。

这件事说穿了就是本编的第一句话：意思是用出来的。第二编讲的意向和三界，回答的是“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个”；可是一个词手里握着的那几个意思，并不是一开始就摆在那儿供人挑。它们是被一代代人一次次用出来的，每一次使用都是一次小小的试验，成功的试验留下痕迹，失败的试验悄悄消失。

字典记账总是晚一步。通行的规范词典要收一个新义项，往往要等它在大量文字里稳定出现很多年，编者确认它不是一阵风，才肯写进去；“牛”的“厉害”义是在哪一版、哪一年进的哪部词典，我们没有逐版核对〔待核〕。但无论哪一年，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词典收它之前，千千万万的人早已用得顺口了。词典的一个义项，是路径走完之后立的一块碑，不是路径的起点。把词典当成意思的源头，就像把出生证明当成一个人出生的原因。

用九宫的话说，这一编讲的是第三个方程：语义（S1）＝F_2(D2, E3)。D2 叫“路径”，白话就是“怎么一步步用出来”，九宫里给它的六个词是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E3 叫“能量”，白话是“底气、干劲、积累的分量”，九宫里分成内能、动能、势能三态。这个方程说的是：一个词此刻显露出的意思，是它走过的路和它攒下的劲共同决定的。

这跟第一编的描述学不是一回事。描述学看“牛”字，会说它现在有动物义、有“固执”义、有“厉害”义，“厉害”义能受“很”修饰、能作谓语，常见于口语，评价色彩是褒的。这些都对，也都有用。但描述学只在显露这一行里打转，它告诉你“牛”现在长什么样，不告诉你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凭什么能长成这样。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要接的，正是这个“凭什么”。

“凭什么”有两层。一层是路：从一头牛走到“很牛”，中间经过了哪些站，每一站靠的是什么。另一层是劲：同样一条路，有的词走到了头，有的词走到一半就熄火了，差在哪里。本章先把路讲清楚，劲留一个头，到第12章细讲。

◆ 二、一个人身上的一轮：从愣神到顺口

回到大鹏。他学会“很牛”，看起来是一下子的事，拆开来其实是完整的一轮路径，六个环节一个不少。

第一步是猜想。高中生那句“太牛了”，大鹏听懂了大概：是夸，不是骂。他心里起了一个猜测：“牛”在这些年轻人嘴里，大概是“厉害、了不起”的意思。这个猜测不是凭空来的，他知道牛力气大、干活实在，这些底子帮他猜对了方向。

第二步是动手。猜想不说出口，永远只是猜想。他在工地上对新手说了“你这线走得牛啊”，这是把猜想放到真实的说话场合里去试。动手是有成本的，他说出口时那点不好意思，就是成本：万一用错了，在年轻人面前露怯。

第三步是评估。话说出去，他在看对方的脸。新手笑了，回了一句“跟师傅学的”，没有一点诧异。这就是评估：这句话被当成了正常的夸奖接住，而不是被当成一个老师傅的怪话。

第四步是反馈。旁边老伙计跟了一句“是挺牛”，这比新手的笑更重要。它说明这个用法不只是年轻人懂，连跟自己同辈的人也在用。反馈让大鹏知道，这个词在他所在的圈子里也是通的。

第五步是修正。他慢慢调整了用法的范围。一开始只敢用来夸手艺，后来发现可以夸公司、夸方案、夸一个点子；他也发现，在雇主面前说“您这房子设计得真牛”有点轻佻，换成“真不错”更稳妥。修正就是把用法的边界一点点摸清楚。

修正里最有用的，往往是失败的那几次。不妨再构想一个小插曲：大鹏春节回老家，跟七十多岁的母亲说起城里一个包工头，“那人可牛了，手底下几十号人”。母亲皱了皱眉：“牛？是脾气不好吧，你少跟他打交道。”这一下反馈是负的。在母亲的语感里，说人“牛”还停在“犟、横”那一站，“厉害”那一站她没走到过。大鹏只好改口：“不是，是说他本事大。”这次失败没有让他放弃这个

词，却让他知道了这个用法在哪一群人里通、在哪一群人里不通。路径上的修正，常常就是这样在碰壁中完成的：同一个词，在儿子那代人那里是夸，在母亲那代人那里可能是贬，说话的人要学会看人下词。

第六步是迭代。说一次、两次、十次，每一次都把这个用法压得更实一点，直到它成了顺口的东西，不再需要想。到这一步，“牛”的新意思就在大鹏身上落了地。

六步说完，会有人问：这不就是“学会一个词”吗，何必拆得这么细？拆细是为了看清一件事：意思落地的过程里，没有一步是被动接收。猜想要调用旧的知识，动手要冒说错的险，评估和反馈要看别人，修正要摸边界，迭代要靠反复。意思不是从字典流到脑子里的，是在这一圈圈的来回里发生的。大鹏学的不是一个现成的意思，他是在自己身上把这个意思又发生了一遍。

◆ 三、一群人的千万轮：从动物到“牛人”到“很牛”

一个人学一个新用法要走一轮，一个词长出一个新意思，则要很多人走很多轮，而且每一轮的人都只看见自己脚下那一步。

“牛”这个字的路，大致可以分几站来看。最早的一站是动物本身，那头拉犁的牲口。第二站，人借牛的样子说人：说人力气大，说人脾气犟，“牛劲”“牛脾气”“犟得像头牛”都在这一站。这一步靠的是比方，说话的人猜想听的人知道牛是什么样，听的人果然懂了，比方就站住了。第三站，“牛”开始专指本事大、了不起，出现了“牛人”这样的说法，意思是某方面特别厉害的人。第四站，“牛”从名词那边跨到了形容词这边，能说“很牛”“太牛了”“牛不牛”“牛了”，甚至可以单独作一句话的回应。

这几站之间的具体年代、最早出自哪个圈子、跟“吹牛”“牛皮”这类旧说法有没有牵连，说法不止一种，我们没有查到可靠的出处，一律存疑〔待核〕。连上面这四站的先后，也是按意思离那头牲口的远近排出来的示意，没有拿历史语料逐条核对过；真实的路上，第二站和第三站也许交错着走，也许有我们没看见的岔路。本书只看走法，不判源头。

走法里有两点值得停下来看。

第一点，每一站都只靠前一站，不靠起点。从“力气大”到“本事大”，靠的是“力气大”这个意思已经通行；从“牛人”到“很牛”，靠的是“牛人”已经让人习惯了“牛＝厉害”。说“很牛”的年轻人，未必想得起拉犁的牲口，他们也不需要想起。路径是一站一站接力走的，不是每一站都回到起点去拿许可。

第二点，词性的变化是路径走过的脚印。名词一般不能受“很”修饰，没人说“很桌子”。一个词开始能说“很牛”，说明它在千万次使用里被人当成了性质来用，而不是当成东西来用。这个变化不是谁规定的，是使用者一次次把它放到形容词的位置上，听的人一次次接住，最后语感承认了它。描述学看到的是“牛”现在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原理二看到的是这个能力怎么一点点被用出来。

这里也看得出个人那一轮和社会这一轮的咬合。大鹏的一轮是在社会那条路已经走到第四站之后才开始的，他的猜想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对，他的反馈来自已经会用的人。而最早那几个把“牛”说成“厉害”的人，猜想没有答案可对，反馈也更冒险，他们走的每一步都更像在黑地里试。同样六个环节，在路的前头和路的后头，风险和成本差得很远。一个新意思的发生，是前头少数人冒险、后头多数人跟上的接力。

还可以拿别的牲口对照一下。马也力气大、跑得快，汉语里有“马力”“一马当先”，可“很马”从来没有成为夸人的话；狗更常见，可拿狗说人，多半落在贬义那边。为什么偏偏是“牛”走到了“厉害”这一站？我们不打算给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每个字的路都有偶然的岔口，追究起来需要逐条语料〔待核〕。但可以说清楚一个判断的方向：路往哪个方向延伸，要看每一站上的猜想有没有被接住。拿“马”去夸人，听的人也许会想到快，也许会想到别的，猜想不容易对齐；拿“牛”去夸人，力气大、扛得住、实在，这些联想在农耕生活过来的人心里比较一致，猜想容易被接住。路不是任意铺的，它沿着人们最容易彼此猜中的方向铺。这一点放到第11章的“打”字上看，会更清楚。

◆ 四、同一条路，为什么有的词走到了头

如果意思只靠路径，那么按道理说，只要有人去试，有人接住，任何比方都能走成一个新义项。事实并不是这样。很多说法热闹过一阵，后来就没人用了，路走到一半，熄了火。

这就是方程里的第二个自变量，能量（E3）。它的三态在第12章细讲，这里先给一个轮廓，看它怎样帮“牛”走到了头。

先说内能，就是一个词在人心里的分量。在农耕生活里，牛是家里最值钱的牲口之一，力气、勤恳、倔强、任劳任怨，这些都附着在“牛”字上。大鹏放过三年牛，这个字在他心里有很重的分量。这份分量不是装饰，它让“牛”拿来夸人时天然有底气：说一个人牛，背后压着的是“力气大、扛得住”这一层老意思。一个没有内能的字，被拿去夸人，就轻飘飘的，站不住。

再说动能，就是一阵子被热用的劲头。按通行的印象，“很牛”有过一段在年轻人口语里突然用得很多的时候（是哪几年，没有核过〔待核〕），说的人多，听的人多，这个用法就被推着往前走。动能大的时候，路径的六个环节转得飞快，猜想很快就能得到反馈，修正和迭代也快。

最后是势能，热度退下去以后沉下来的分量。今天“牛”的“厉害”义已经不算新潮，说的人不再觉得自己在赶时髦，它沉成了一个平常的义项，平时不显山露水，要用随时可以用。能沉下来，是这个词真正走到头的标志。

把三态放在一起，就能看出“牛”为什么能走完。它有内能打底，起步时就不轻；它有过一段动能，被推着转了很多圈；热度退去后，它没有消失，而是沉成了势能。三者缺一样，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反过来对照那些半路熄火的说法，常见的情形是只有动能、没有内能，或者热度退了却没沉下去。比如某个时期满街都在说的一句流行语，几年后再说就显得过时，它热的时候转得很快，退了以后没有留下义项（这里只作示意，不点具体的词，因为一个词算不算“已退场”，需要语料才判得准）。能量这一维告诉我们：意思能不能留下，不只看有没有人在用，还看它是凭着什么劲在被用。

能量和路径也不是两件各自独立的事。没有能量，路径的六个环节转不起来：没人有兴趣去猜，没人愿意冒险说出口，反馈就少，修正和迭代也就停了。没有路径，能量也找不到出口：一个人心里对某样东西再有分量，不去用、不去试、不去看反应，那份分量就留在他一个人身上，变不成大家共有的意思。大鹏对“牛”字的那份老感情，正是在他鼓起勇气说出“你这线走得牛啊”的那一刻，才接上了城里年轻人那条路。所以方程写成 $F_2(D2, E3)$，两个自变量放在一个函数里，而不是两个函数相加：路径给方向，能量给推力，少了哪一个，意思都走不远。

◆ 五、已经有人做过的那一半

讲到路径，有一个说法很自然会冒出来：一个新词，被用在越多的地方、越多的句子格式里，就越容易活下来。“牛”正是这样，它能作名词修饰（牛人），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很牛），能带“了”（牛了），能进正反问（牛不牛），能单独回话（牛！）。路一多，就不容易断。

这个说法我们原本想当成原理二的一个可错预言来押，后来查到，它已经有人做过了。Stewart 和 Eisenstein 在 2018 年的研究里，考察网络上的非标准词，发现出现在越多语法语境里的词，长得越快，活得也越久（本项目读到的是摘要层面，细节以原文为准）。这正是“路径越多越活得久”的意思，而且是用大规模语料做的，比我们拿“牛”举个例子要硬得多。

这件事要如实交代，有三个理由。

第一，学术上的老实。一个结论别人已经用数据做出来了，本书就不能再把它包装成自己的发现，更不能当成自己的预言去押。押一个已经被证实的预言，赢了也不算数。

第二，它恰好替原理二的路径一侧作了旁证。他们没有用我们的词，没有“猜想—动手—反馈—迭代”这一套说法，但他们看到的现象和路径一侧的推论是对得上的：一个用法被放进越多的格式里去试，被接住的机会就越多，迭代的圈子就越大，这个用法就越稳。对我们来说，这是近邻从另一条路上走到了同一个地方，可以借光，不可以掠美。

第三，它逼着我们说清楚，原理二多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原理二只是说“路多就活”，那它没有比 Stewart 和 Eisenstein 多走一步。本书多押的一步在能量那一侧：不同的能量形状，会让同样走得开的词有不同的命运。具体地说，我们押的是，为发泄情绪而造出来的新词（第7章讲过，造词时装进去的情绪本身就给词充了能，第五编叫它纠缠线 一→二），它的上升会更陡，衰退也会更快。这个预言还没有测过，登记在第28章，判输的条件也在那里写死。

所以，原理二对近邻的态度可以一句话说完：路径多则活，这一半别人做过了，我们认账；能量的形状决定活法，这一半是我们押的，还没验。把这两半分开写，读者才能看清本书哪里站在别人肩上，哪里是自己伸出去的脚。

要验这只脚踩没踩实，需要先做两件事。一件是事先把“发泄型新词”的认定办法写死，不能等看完曲线再回头分类，否则怎么分都能分出想要的结果。另一件是把“陡”和“快”换成可以量的东西，比如从开始出现到达到高峰用了多长时间、从高峰掉到一半又用了多长时间。这两件做完，预言才有输的可能。一个不可能输的预言，在本书里不算预言。

还得补一句，“牛”的例子在这里只是示意，不是检验。一个词的路径格式多不多，要靠语料去数，不能靠我们举几句话就说它多。本书在这里举它，是让读者看懂这个现象长什么样，不是拿它当证据。

◆ 六、原理二在三原理里站在哪里

讲完路和劲，还要把原理二放回全书的大图里看一眼，免得读者以为它是孤零零的一条规律。

四个方程和三个原理的分工，导论已经画过，这里只取一句：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问“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原理二问“怎么变成这个意思”，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问“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三者各占九宫里不重样的格子。拿大鹏这一声“很牛”对一下，三问各有着落。高中生蹲下来看完接缝，开口是因为真心佩服，又是当着师傅的面说，这是原理一那一头；“很牛”从一头牲口一路被用开、沉下来，大鹏又在自己身上把它用了一遍，这是原理二这一头；一个“牛”字把手艺好、公司靠谱、点子妙全都包了，不去分哪一种厉害，这是原理三那一头。同一声夸奖，三个原理各看一面，本编只盯住中间那一面。

但三个原理不是各管一摊。原理二本身也是另外两个原理的函数，写成方程是：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流进原理二的有两条纠缠线。

一条从原理一来：为什么说，会给词充能。人为了发泄而造的词，从一出生就带着劲头；人为了讲清一件事而选的词，劲头就平得多。大鹏夸新手“牛”，是真心佩服，这份佩服让这个词在他嘴里说得有分量，不是随口。意向在这里流进了能量。

另一条从原理三来：约束和能量互相牵制。一个词用起来省事、不容易说错，它转圈就转得快；一个词用起来费劲、容易误会，它就会被人绕开。“牛”一个字，短，响亮，在口语里很好用，这份省力也帮它多转了不少圈。不过这条线的标准例子在第五编，这里只点到。

原理二自己也往外流两条线，一条流向原理一（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一条流向原理三（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这两条在第五编展开，本编只在讲到时点一下。

这样看，原理二是三原理纠缠中的一个节点，不是一个孤立的“演变规律”。它有自己的方程，也被另外两个原理牵着。这是本书和“词义演变规律”一类旧说法的分界：旧说法通常只列出演变的类型，比如扩大、缩小、转移、褒贬变化，这些类型都是描述，属于第一个方程；本书要追问的是，是什么在推动这些变化，推动的力又从哪里来。

这个分界对普通读者也有实际用处。一位语文老师给学生讲“牛”的新义，如果只说“这是词义扩大”，学生记住的是一个标签；如果带着学生把大鹏那一轮走一遍，问一问“你第一次听到时是怎么猜的、第一次说出口时有没有不好意思、谁接住了你”，学生就会明白，自己每天都在参与意思的发生，自己也是路上的一个人。标签告诉人词变了，路径和能量告诉人词是怎么被我们一起改变的。

接下来的三章，第11章拿一个字的全部路径做标本，第12章把能量拆成三态细看，第13章把一个词所有的意思叠成一张剖面。三章合起来，原理二的面目就完整了。

> **带走的话**
>
> 意思不是先定好再拿来用的，是一轮轮猜、说、看、改用出来的；用得开是一半，凭着什么劲用开，是另一半。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3) S1＝F_2(D2, E3)，原理二总论；路径六环节（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能量三态预告；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流入线 一→二、三→二；预言二 的由来。 ② 核验状态：〔核〕Stewart & Eisenstein 2018 结论（摘要级）；〔待核〕“牛”表“厉害”义的源头、各站年代与最早出处，与“吹牛”“牛皮”的牵连，进入词典的版次；“很牛”流行的年份；“牛”的格式多样只作示意，未经语料检验；大鹏母亲一节为构想的情形。人物有大鹏、高中生、新手、老伙计。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11 章

“打”字的一生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打”字能打人、打水、打电话、打主意、打折、打车，它是乱用成这样的，还是一步步走成这样的？

打酱油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末下午，壮壮趴在餐桌上写语文作业，题目是“用‘打’字组五个词，再各造一个句子”。他飞快地写下：打游戏、打卡、打车、打电话、打球。写到造句，他扭头问在厨房择菜的奶奶：“奶奶，你小时候都打什么？”

奶奶擦擦手坐过来，想了想说：“打水，天天打水，拿个桶去井边。打毛衣，冬天前全家的毛衣都是我打的。打酱油，拿个瓶子去供销社，打二两。还有打谷子，秋天在场院里打。”

壮壮听愣了：“打酱油不是说路过、不关我的事吗？”奶奶也愣了：“打酱油就是买酱油啊，零打的，便宜。”两个人对看了一眼，都笑了。壮壮又问：“那打毛衣是打谁？毛衣又没做错事。”奶奶被问住了，半天才说：“就是织嘛，一针一针地，手上不停，就叫打。”

壮壮低头看看自己写的五个词，又看看奶奶说的那几个，忽然觉得这个字有点奇怪：它好像什么都能干，可又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 一、乱，还是有路

“打”是汉语里最能干的字之一。随手一数：打人、打铁、打鼓、打水、打伞、打毛衣、打结、打针、打电话、打车、打卡、打折、打主意、打官司、打交道、打招呼、打哈欠、打喷嚏、打扫、打听、打算、打工、打酱油……词典里给它列的义项很多，到底多少，各部词典分法不同，我们这里不报具体数字〔待核〕。

面对这一大堆用法，常见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觉得它乱，是语言里的一笔糊涂账：一个字什么都能指，等于什么都没指。据通行说法，早在宋代就有文人对“打”字用得太泛表示过不解，觉得很多用法跟“击打”毫不相干〔待核〕。另一种反应是把这些用法当成一张平铺的清单，背下来就行，词典怎么列，学生就怎么记。

本书两种都不取。我们的看法是：这些用法既不乱，也不平。它们是“打”字一路走过来、一站一站留下的。每一个新用法出现时，都只需要靠它前面已经通行的某个用法，就能让听的人猜得到；猜到了，接住了，它就留下来，成为下一站的起点。今天的“打车”跟最早的“击打”看起来毫不相干，是因为中间隔了好几站，站和站之间每一步都不远，走了很多步，才显得远。

这正是第10章讲的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里的路径，只是那里看的是“牛”的四站，这里要看的是一个字的一生。“打”的好处是它走得远、走得杂，而且很多站今天还都活着，可以同时看见。像壮壮和奶奶这样的两代人，各自守着这条路上的不同几站，一对照，路就显出来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值得一问：为什么偏偏是“打”走了这么远，而不是“击”“敲”“拍”？“击”偏书面，日常活计里很少用；“敲”“拍”的动作太具体，声音、轻重都定死了，往外借的时候容易被原样拉回去。“打”口语里常用，动作又不那么挑剔，轻的重的、手的器具的都可以叫打，它天生有一点空当，让后来的人有地方往里放新东西。这是我们的读法，不是定论，但它指向一个道理：一个字能走多远，起点处的意思是“满”还是“有空当”，会有影响。

需要先说明一点：下面分的几段路，是本书为了讲清路径而整理出的一种读法，是示意性的分段，不是语言史的定论。每一个用法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谁先谁后，严格说都要靠历史语料逐条去查，我们没有做这个工作，凡涉及年代与先后的地方一律存疑〔待核〕。我们关心的是一步和下一步之间“凭什么能接上”，这一点不靠年代也能看清。

◆ 二、第一段路：从击打到手上的活

“打”的起点，通常认为是用手或器具去击，打人、打鼓、打铁都在这里。这一站的意思很具体：有一个动作，手臂挥出去，落在一个东西上，有力量，常常有声音。

从这一站出发，最近的一步是“落在东西上，让它变个样子”。打铁不只是敲，敲的目的是让铁变形；打谷子不只是拍，拍的目的是让谷粒脱下来。说话的人第一次把“打”用到打谷子上时，猜想的是：听的人会想到那个反复拍击的动作，而这个动作正是脱粒的样子。猜想很容易被接住，因为场院里的人天天看着这个动作。

我们无从知道第一个这样说的人是谁，但可以把那一轮构想出来。秋天的场院里，有人喊另一个人：“过来帮着打一下。”被喊的人看一眼地上的谷捆和手里的连枷，马上明白要干什么，走过来就干。没有人停下来问“打什么、为什么叫打”，这一次使用就算成功了。同样的喊法在场院里一年说上几百遍，下一代孩子从小听着，就不会觉得这是借来的说法，而觉得打谷本来就叫打谷。路径上的一站，就是这样从一次冒险的借用，变成下一代人眼里天经地义的本来意思。

再走一步，到了奶奶的“打毛衣”。织毛衣并不击打什么，可是它有一个跟击打相通的地方：手上反复做同一个短促的动作，一下一下，不停。奶奶说“手上不停，就叫打”，她不懂语言学，却说中了这一步凭什么能接上。同一站附近还有打结、打草鞋、打绑腿，都是手上反复的、有成果的活。

“打水”又是一步。奶奶拿桶去井边，并不击打水，而是用器具把水取上来。这一步接的是“用手和器具做一个有目的的动作”，击打的那一层力量感已经淡了，留下的是“动手干一件具体的活”。打酱油、打油、打酒，都是同一个方向：用容器去取，去量，去买零散的东西。

这一段路走下来，“打”从一个带力量的动作，变成了“手上的活”的总称。每一步，原来的意思都掉了一点东西，又保留了一点东西：击打掉了力量，留下了动作；动作掉了击打的对象，留下了反复；反复掉了，留下了“动手去干”。路径不是一根直线，它更像一串手拉手的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不认识，但每两个相邻的人都是熟人。

这一段的能量也值得说一句。手上的活，是过去日常生活里分量最重的一类事情：做饭、取水、织衣、打谷，天天在做，天天在说。这些活本身有很高的内能，说它们的那个字也就跟着被反复使用，转圈转得飞快。一个字被放在分量重、使用频繁的日常活计上，路径就容易一站接一站地往前走。

◆ 三、第二段路：从手上的活到“做一件事”

第一段路的终点是“动手去干”。从这里再迈一步，手也可以不要了。

打主意、打算、打听、打官司、打交道、打招呼，这些用法里都没有手的动作。打主意是在心里盘算，打听是用嘴去问，打官司是走一套程序，打招呼是一个寒暄。它们接上的，是“打”已经有的那个最空的意思：去做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是有来回的、有过程的。打官司要来来回回，打交道要一次次接触，打招呼要你一句我一句。那份“反复”的影子还在，只是从手上搬到了心里、嘴上、事情上。

到这一步，“打”在很多用法里已经很虚了。语言学有一个说法，把这类意思很空、主要起“做”的作用、具体意思靠后面名词撑着的动词叫作轻动词或泛义动词，“打”常被举为汉语里的典型〔待核〕。打哈欠、打喷嚏、打嗝，意思几乎全在后面那个名词上，“打”只是告诉你“发生了这个动作”。

这一段的推动力有一点不同。第一段路靠的是日常活计的分量，第二段路更多靠的是省事。人要说“盘算一个主意”“去问一问”“跟人来往”，本来都有各自的说法，可是手边有一个现成的、谁都懂的“打”，搭上后面的名词，一下子就说清楚了。一个字被用得越多，它就越虚，越虚就越能往别处搭，越能搭就又用得更多。这是一个自己推自己的圈。

这个圈还改变了路径本身的样子。在第一段路上，每往前走一步都要冒一点险：说“打毛衣”的第一个人，要赌听的人能从“手上不停”这一层接住。到了第二段路，“打”已经虚到几乎什么都能搭，新的搭配几乎不用冒险，“打个电话问问”“打个比方”说出来，听的人连想都不用想。猜想这一环变得很轻，反馈来得很快，迭代几乎是自动的。一个字虚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一个现成的空位，后面放什么名词，什么就是它的意思。走路的成本降低了，路也就分得更快、更多。

这里能看见原理二和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之间来回两条纠缠线。一条是纠缠线 二→三：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打”被用成了一个后面放什么都行的空位，它的意思从此主要靠搭配的分布来认，这是用法在改信息的交法；这条线的标准例子在第16章。另一条是纠缠线 三→二：能省则省的约束，又反过来给“打”添了劲，谁都懂、一个字搞定的说法更容易被人一用再用；这条线的标准例子是第23章的“您”。两条线一去一回，“打”的虚化就不只是路径的结果，也是在省力的约束下发生的。原理二不是单独在走，它一边走，一边被约束牵着。

也要看到，变虚不等于变没。“打主意”和“想主意”并不完全一样，前者常带一点算计的意味，“打他的主意”是不怀好意的。那份从击打一路带下来的、对着某个对象使劲的感觉，在最虚的用法里也会偶尔冒出来。旧站的气味，会留在新站的墙上。

◆ 四、第三段路：从做事到“接通、办成”

到了近代，新东西一样一样进了生活：电话、汽车、电报、商场里的折扣、单位门口的打卡机。新东西需要名字，说它们怎么用，也需要动词。这时候，人们最先伸手去拿的，往往不是新造一个词，而是一个现成的、最顺手的旧字。“打”就在手边。

“打电话”为什么用“打”，说法不一：有人说早年的电话要摇把、要拍叉簧，动作像打；有人说是从“打电报”一路接过来的〔待核〕。不管哪一种说法对，接得上的道理是一样的：“打”已经有“做一个有来回的动作”的意思，再往前一步，就是“通过一个器具接通对方”。说话的人猜，听的人懂，就留了下来。

“打车”的路也差不多。据通行说法，它跟南方方言里“打的”的说法有关，后来普及开来〔待核〕。打车接的是“打”的“去取、去叫来”那一层，和奶奶的打水、打酱油反倒是近亲：都是用一个动作把你要的东西弄到跟前。“打折”则接的是计算、处理那一层，“打卡”接的是在机器上做一个动作留下记录。

这一段路有两个特点。

一是看上去速度快。前两段路，一站到下一站也许要走很长时间；这一段路，一个新器物进来，“打”往往很快就跟上了（快到什么程度，同样要语料去量，这里只是读法）。原因不难找：新器物的分量大，人人都要用，人人都要说，动能很足；而“打”此时已经很虚、很能搭，路径上没有什么阻力。

二是分叉多。“打电话”“打车”“打折”“打卡”各自接的不是同一个旧意思，有的接接通，有的接取来，有的接处理，有的接留下记录。它们不是从一个点辐射出去的，而是从前两段路留下的好几个站，各自伸出一根枝。这说明一个字的路径到了后期，不再是一条路，而是一棵树。

其实分叉也不全是后来才有的。壮壮写的“打球”“打游戏”，走的就是另一根很早的枝。打球本来是真的在击打，球拍或者手掌落在球上；打牌也带着拍下去、甩出去的动作。从这里走出一个“玩、进行某种游戏”的意思，就很近了。打

游戏接的正是这一根枝：屏幕上没有什么可打，可它跟打牌、打球同属“玩一局”，说“打一局游戏”，听的人一下就接住了。这一根枝从起点附近就岔出去，跟打水、打毛衣那一根互不相干，各长各的。把它画出来，“打”的树从根上就不止一根主干。

树的样子还提醒我们，一个新用法往往不是只接一个旧用法，而是同时借好几个旧用法的光。“打卡”既有在机器上做个动作的影子，也有“打个记号”那种留痕的影子；说它接的是哪一站，严格说是几站一起在帮忙。路径之所以走得通，常常是因为新站同时靠着好几个邻居。

壮壮写下的五个词，打游戏、打卡、打车、打电话、打球，几乎全在这一段或者是这一段的延伸上。他从小生活在这几根新枝上，所以对他来说，“打”首先是这些意思；击打、打水、打毛衣，倒像是远方的亲戚。

◆ 五、奶奶的“打”和壮壮的“打”

回到餐桌边那一下对视。奶奶说打酱油是买酱油，壮壮说打酱油是路过、不关我的事。两个人都没说错，他们站在同一条路的两个站上。

“打酱油”的故事正好把路径的走法演示了一遍。它原来是第一段路上的一站：拿瓶子去零打，买散装的酱油。后来散装酱油渐渐少了，超市里都是整瓶的，“打酱油”这件事在生活里淡了，可这三个字还在人们的记忆里。据通行说法，某次街头采访中，一个被问到某事看法的路人说自己是“出来打酱油的”，意思是我只是路过，这事跟我没关系；这句话在网上传开，“打酱油”就长出了“路过、不参与、凑数”的新意思〔待核〕。

这一步凭什么接得上？因为“出来打酱油”本来就是一件最普通、最不起眼、跟大事毫不相干的小差事。说的人猜想听的人知道这是件小事，听的人果然懂了，而且觉得说得妙，于是传开。新意思接的不是“买酱油”这个动作，而是这个动作在生活里的分量：轻，小，不相干。一个词的新义，有时候接的不是它指的东西，而是那个东西在人心里占的位置。

这件事还让我们看到路径的另一面：旧站会冷，会被侵蚀。奶奶的“打水”在有了自来水之后，城里孩子已经很少说；“打毛衣”随着毛衣多是买来的，也在慢慢变冷。这些用法没有从语言里消失，可它们的能量在下降，从天天说的活用法，变成只有某一代人、某些地方还在用的旧用法。壮壮听了会懂，自己却不会说。

反过来，奶奶对“打卡”“打车”也是听得懂、自己不常说。她不是学不会，是这些新枝上的东西在她生活里分量轻，她不需要。路径的每一站都是在某一群人的生活里转起来的，那群人的生活变了，站的冷热就跟着变。

所以，同一个字在两代人心里，是两张不一样的地图。奶奶的“打”以手上的活为中心，向外辐射到打主意、打交道；壮壮的“打”以接通、取来、玩为中心，打人、打铁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基本义，打水、打毛衣几乎是空白。两张地图重叠的部分让他们能对话，不重叠的部分让他们对看一眼、一起笑起来。这一笑本身就是路径上的一个小环节：反馈，然后修正。壮壮以后再听到“打毛衣”，会想起奶奶；奶奶以后再看到网上说“打酱油”，也不会再愣。

路的最前头也还在长。壮壮写的“打卡”，在他嘴里已经不全是上班打卡：去一家有名的店吃一顿、去一个景点拍张照，也叫“打卡”。这一步接的是“留下记录”那一层，再往前挪了一点，变成“去过了，有凭证”。这个用法能不能沉下来，现在还说不准。可以确定的只是，壮壮这一代人此刻就站在这根枝的尖上，他们每一次说“去打个卡”，都是在替这一站投票。

一家人围着一张餐桌，就是一个小小的语言社会。意思在这里被传下去、被改写、被接住，跟在千万人的大社会里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规模小一些、看得清楚一些。

六、一个字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

把“打”的路走完一遍，可以把原理二的几个要点收紧成三句话。

第一句：每一步只靠上一步，不靠起点。“打车”不需要人想起“击打”，它只需要“打”已经有“去取来”的用法；“去取来”不需要人想起挥手，它只需要“打”已经有“动手干活”的用法。路径是接力，不是辐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字可以走得那么远，远到首尾看起来毫不相干：只要每两个相邻的站是熟人，整条路就是通的。

第二句：路往哪里走，看在哪里能被猜中。“打”每次往前走，都是走到当时的人最容易猜中的方向：场院里的人看得见打谷的动作，所以打谷能接；织毛衣的人知道手上不停的感觉，所以打毛衣能接；人人都在用电话，所以打电话能接。一个说法有没有人去试，靠的是能量；试了能不能接住，靠的是猜想和听者经验之间对不对得上。

第三句：留下来的，靠能量。手上的活分量重，所以第一段路站站都留得住；新器物人人要用，所以第三段路走得飞快。反过来，生活里不再需要的活计，打水、打毛衣，它们的站就在变冷。一个用法的寿命，跟它所连着的那件事在生活里的分量是连在一起的。这一句，下一章会拆开来讲。

为方便对照，把本章读出的三段路列成一张表。再说一遍，分段是示意，先后与年代都待核。

段	接的是什么	例子	主要推力
第一段	击打→让东西变样→手上反复的活→动手取用	打铁、打谷、打毛衣、打水、打酱油	日常活计的分量（内能）
第二段	动手去干→做一件有来回的事	打主意、打听、打官司、打交道、打招呼	现成好搭、省事（约束牵制）
第三段	做事→接通、取来、处理、留记录	打电话、打车、打折、打卡	新器物人人要用（动能）

这张表是读出来的，不是测出来的。要把它从读法变成可以检验的说法，需要做的事情不难说清：在历史语料里，逐个用法找到最早可靠的出现位置，看它出现时，表里排在它前面的那个用法是不是已经通行。如果“打电话”出现时“打电报”之类接通义还没有，或者“打毛衣”出现时“手上反复的活”这一站还找不到，本章的接力读法在那一处就要改。我们把这件事留给有历史语料的研究者，也把它当成本章最需要被检查的地方。说清怎样会错，比说得好听更要紧。

表里最后一列，第二段写的是“约束牵制”，这正是流进原理二的纠缠线 三→二：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原理三是它的自变量之一。第二段的推力不全来自能量本身，也来自原理三那边的省力约束。这提醒我们，一个字的一生，是原理二在主导，但不是原理二独自完成的。第五编会把这件事展开。

最后说一句壮壮的作业。如果他的语文老师愿意，可以让他不止组五个词，而是把奶奶的“打”和自己的“打”排一排，试着连成一条路：哪个用法跟哪个用法最近，凭什么能接上。这样做出来的作业，比五个句子多出一样东西：学生会知道，一个字的意思不是一张表，而是一段一段走出来的路，自己也正走在这条路的最前头。

> **带走的话**
>
> 一个字走得再远，每一步也只是从上一站迈到最容易被猜中的下一站；留得住哪一站，看那一站连着的生活有多重。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二，方程(3) S1＝F_2(D2, E3)；路径的接力与分叉；能量对站点冷热的作用；纠缠线 二→三、三→二点到（二→三标准例子在第16章，三→二标准例子在第23章）。 ② 核验状态：〔待核〕“打”的义项总数；宋代文人嫌“打”字用滥的出处与原文；“轻动词／泛义动词”术语归属与相关文献；“打电话”“打车（打的）”“打酱油”网络义的来源与时间；三段路的先后与年代均为示意，未经历史语料检验；场院里的那一轮为构想的情形。人物有奶奶、壮壮。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12 章

动能、势能、内能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是一个词，为什么有的热得发烫转眼就凉，有的平时不响却一直在，有的天天挂在嘴边却谁也动不了它？

小雨的周五晚上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雨二十四岁，在一家公司做设计，一个人在城里租房住。周五晚上她窝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看到结尾，主人公在火车站跟母亲告别，她一下子没忍住，眼泪掉下来。她抓起手机给闺蜜发消息：“破防了，这片子后劲太大。”闺蜜秒回：“我上次也是，在地铁上破防，太丢人了。”

刚放下手机，外公的视频电话打进来。外公八十多了，退休前在一家老厂里当车间主任，最近在整理旧照片，举着一张黑白合影给她看：“这是我们车间评先进那年，前排中间那个是老李同志，后排右边是张同志。”小雨笑：“外公，现在没人这么叫了。”外公也笑：“开会还这么叫，正式场合都这么叫。”

挂了外公的电话，小雨想了想，拨了妈妈的号码。电话通了，她只说了一个字：“妈。”那头停了一下：“怎么了？声音不对。”小雨说没事，就是看了个电影。母女俩聊了半个钟头，什么要紧事也没说。挂电话的时候小雨觉得，今晚说的那么多词里，“破防”用得最热闹，“同志”听得最遥远，可分量最重的，还是那一个“妈”。

◆ 一、能量是个比方，先把比方交底

第10章说过，意思是用出来的，路径给方向，能量给推力。这一章专讲推力。九宫给它的格子是 E3，白话叫“底气、干劲、积累的分量”，分三态：内能、动能、势能。

先交底：这是比方，不是物理。一个词没有质量，也没有速度，我们借这三个词，是因为它们恰好能把三种很不一样的“劲”分开，而这三种劲在日常说话里人人都感受得到，只是平时混在一起，没人把它们拆开。

动能，指一个词正在被热用的劲头。说的人多、传得快、新鲜，人们说它的时候带着一点兴奋。小雨发“破防了”，闺蜜秒回“我也破防”，这个词就在两个人之间又转了一圈，这一圈就是它的动能在起作用。

势能，指热度退去以后沉下来的分量。一个词不再新鲜，平时不常挂在嘴上，可它没有消失，而是沉进了语言里，成了一个稳定的义项，需要时一调就出来，一出来就有分量。外公说“老李同志”，在他那个场合里，这个词不热，却很稳，很正式，有它该有的分量。

内能，指一个词在一个人心里的分量。它跟热不热无关，跟常不常用也不全是一回事，而是这个词跟这个人的生活、记忆、感情绑得有多紧。小雨叫的那一声“妈”，频率不算低，可它从来不是“热词”；它的分量不在流行，而在心里。

为什么非要分三态，不能只说一个“热度”？因为只用热度，就解释不了小雨那一晚的感受：最热的词最轻，最不热的词最重。一个词可以很热却很轻，可以很冷却很稳，可以很普通却很重。三种劲各管一件事：动能管传得快不快，势能管留不留得住，内能管动不动得了。

拿一家小饭馆打个比方，三种劲就不难分。某天它被人在网上推荐，门口排起长队，这是动能，来得猛，人人都想去尝一口；热潮过去，队没了，可每天中午总有一批附近上班的人照常来吃，这是势能，不响，却稳；而老板自己对这家店的那份感情，开了二十年、熬过几回难关、每道菜都记得是怎么琢磨出来的，这是内

能，外人看不见，却决定了他守不守得住。一个词的命运，跟这家饭馆差不多。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说新意思能不能留下要看能量，看的就是这三种劲怎样搭配。

还要说明一点：三态不是三类词，而是每个词身上都有的三个分量，只是多少不同。“破防”此刻动能大，可它也有一点内能，在某些人心里有分量；“妈”内能极大，可它在“我的妈呀”这种感叹里，也有过热闹的时候。下面三节各挑一个三态里最突出的词来讲，是为了看得清，不是说一个词只有一种劲。

◆ 二、动能：“破防”一路烧过来

“破防”的来路，据通行说法，最早在游戏圈里，指防御被打破，角色的护甲或防线被击穿，后来被借去说人的心理防线被击穿：被一句话戳中，被一个画面打动，或者被一件事刺痛，忍不住了〔待核〕。

这一步借用接得非常顺。人心里本来就有“防线”的说法，“心理防线”“防不住”人人懂；游戏里的“破防”又短又有画面感，一说就是“咔嚓一下被打穿了”。说的人猜想听的人懂，听的人不但懂，而且觉得说得准，于是马上拿去用。猜想、动手、反馈这几个环节几乎是同时完成的，迭代快得惊人。

更要紧的是，“破防”从一出生就带着劲。人说“破防了”的时候，通常是情绪刚刚冲上来，需要一个出口。这个词就是出口。为发泄、为释放而说的话，本身就有一股冲劲，这股冲劲会附在词上，让它一说出来就是热的。本书在第五编会把这件事归到六条纠缠线里的一条：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流向原理二，为什么说，会给词充能。“破防”正是这条线的标准例子，这里先看它的结果：它的动能来得又快又足。

动能大的词有几个共同的样子。第一，它扩散的速度快，几乎是一个人传几个人、几个人传一群人的方式在走。第二，它被用的范围会迅速变宽：小雨看电影破防，闺蜜在地铁上破防，后来还有人说“看到账单破防了”“考试成绩一出来直接破防”，被打动和被打击都叫破防，边界被用得越来越松。第三，说的人带着一种“跟上了”的愉快，用这个词本身就是在表明自己也在这个圈子里。

动能大，也不等于哪里都能用。不妨想象小雨周一的例会：主管点评她的方案，指出了好几处毛病，她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我有点破防”。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秒，有人笑了，主管也笑了，但气氛明显松了一截，像是这句话不太属于这个场合。小雨后来回想，觉得在会上说“我需要消化一下这些意见”可能更合适。这次小小的碰壁说明，动能是在某一群人、某一类场合里烧起来的，它烧得再旺，也不会自动烧进所有场合；一个热词跨出它起火的地方，评估和反馈的环节就会给它泼一点冷水。

可是动能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它会耗掉。一个词被用得太多、太松，新鲜感就没了，说的人不再觉得它准、觉得它妙，反而觉得它俗、觉得它烂。那股冲劲是靠新鲜撑着的，新鲜一过，劲就泄了。很多热词都走过这样一条路：起得快，铺得开，然后在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太说它了。“破防”会不会走这条路，现在还说不准。它也许会像很多热词一样退场，也许会沉下来成为一个稳定的义项。决定这件事的，不再是动能，而是下面要讲的势能和内能。

◆ 三、热词的曲线：别人量过的那一段

动能的起落，有人用数据量过。Jiang、Shen、Ahrens 和 Huang 在 2021 年发表于 PLOS ONE 的研究，挑了 62 个中文网络新词，用传染病模型去拟合它们的使用曲线，看到的是一种“暴涨—衰退”的形状：先像传染一样迅速扩散，到了高峰以后再逐渐退下去（本项目读到的是摘要层面，模型细节和每个词的结果以原文为准）。

借传染病的模型来描述热词，这个思路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一种病为什么会暴发又会平息？因为一开始易感的人多，传得快；传到后来，易感的人少了，或者人们有了免疫，传播就慢下来。热词的情形很像：一开始没听过的人多，每个人都是“易感者”，听一次就可能跟着用；用的人多了，新鲜感被消耗，后来的人听到也不再觉得非用不可，传播的劲就小了。“破防”在小雨和闺蜜之间那种“秒回、我也是”的速度，放在这样的曲线上，就是暴涨那一段的样子。

这项研究对本章有两个用处。

第一个用处是给“动能”这个比方找到了一个可以量的影子。我们说一个词动能大，读者可能觉得这是一句空话；而他们的曲线说明，热词的起落确实有一个可以描绘的形状，这个形状有上升的陡度，有高峰，有衰退的快慢。动能不是空话，它在使用数据里留下了轨迹。

第二个用处是它划出了一条边界，让我们看清本书要多走的那一步。传染病模型描述的是曲线的形状，它很擅长回答“这个词是怎么热起来又凉下去的”，但它并不打算回答“为什么这个词比那个词起得更陡、退得更快”。模型里的参数是拿来拟合每个词的曲线的，参数本身是从曲线里估出来的，而不是从词的来历里推出来的。

本书多走的一步，是从来历去推形状：发泄型新词升得更陡、退得更快。这一注的由来第10章已经交代，判输条件写在第28章，这里不再重押，只说它和 Jiang 等人接得上：他们给了量曲线的办法，我们给的是曲线形状从哪里来的猜测。

拿小雨那一晚对一下，就看得出“来历”二字落在哪里。她发“破防了”，不是要告诉闺蜜一件事，而是那一下眼泪需要一个出口；闺蜜秒回“我也是”，也不是在交换消息，是把那一下接住。这个词每被用一次，几乎都赶在一股情绪冲上来的当口；情绪来得急，词就转得急，这是曲线陡的来路。可情绪也最容易换口味。同一个出口用到第一百次，冲上来的那股劲就不再觉得它准，要另找一个更新鲜的出口，这又是退得快的来路。反过来，为把一件事说清楚而造的词，靠的是那件事天天要说，热不到发烫，也就凉得慢。曲线的陡和缓，早在词出门时揣着的那股劲里埋下了。

还要老实说一句：我们没有核对过他们那 62 个词里有没有“破防”，也没有核对过每个词的曲线具体长什么样。所以本章拿“破防”讲动能，只是示意，不是说它的曲线已经被他们量出来了。

◆ 四、势能：“同志”沉了下来

外公说的“同志”，是另一种劲。

据通行说法，“同志”原本的意思是志趣相同、志向一致的人，古书里就有这样的用法〔待核〕。到了近现代，它在一段时期里成了非常普遍的称呼，人与人之间不论职业、年龄，都可以互称同志；外公那一代人在单位里，“老李同志”“张同志”是天天挂在嘴上的〔待核〕。在那段时间里，这个词有很大的动能：人人都在用，见面、写信、开会、介绍人，张口就是它。

后来，日常场合的称呼慢慢换了。买东西、问路、跟陌生人搭话，人们改用“师傅”“老师”“先生”“女士”等等，“同志”在街头巷尾的使用少了很多。小雨说“现在没人这么叫了”，说的就是这一层：它在日常口语里的动能已经退了。

可是它并没有消失。外公接着说的那句话才是要紧的：“开会还这么叫，正式场合都这么叫。”在正式的会议、文件、介绍里，“某某同志”仍然是一个标准、得体、有分量的说法。热度退去以后，它沉进了一个特定的场合，成了一个稳定的义项，这就是本书说的势能。

势能有三个特点，“同志”都有。

第一，它不靠热。势能高的词，平时可能根本不在流行话题里，没有人会觉得它新鲜，也没有人会为了跟上谁去用它。它的存在不依赖于被人追捧。

第二，它一调就出来，一出来就有分量。外公在正式场合说“同志”，没有人会觉得别扭或好笑，因为这个词在那个场合里早就沉稳了，一说就到位。势能就像存在高处的水，平时不动，开闸就有力量。

第三，它的分量跟它的场合绑在一起。“同志”的势能在正式场合里最足，挪到朋友聚会上就显得端着，挪到街头问路就显得怪。势能是沉在某个地方的，不是随身带着走的。这一点跟第二编讲的三界有关：一个词沉在哪一界、哪一类场合，它的势能就在哪里起作用。

从动能到势能，是一个词能不能真正留下的关键一步。一个热词如果在热度退去时找不到一个可以沉下去的地方，没有一个场合需要它、没有一个意思非它不可，它就会随着热度一起走掉。“同志”在日常称呼上退了，却在正式场合找到了沉下去的位置，所以它留了下来。第10章说“牛”的“厉害”义沉成了平常义项，是同一种事。

势能还解释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小雨会说“同志”，只是不用。她在电视里、文件里、外公嘴里听过无数次，知道它该在哪里用、用了是什么分量，可她自己的生活里没有那样的场合，于是这个词在她身上一直处在“存着、不动”的状态。一个人会说的词，远多于他常用的词，多出来的那一大片，就是语言替他存下的势能。哪天她进了一个需要正式称呼的场合，这个词会自己出来，不必重新学。

另外交代一句：本节只拿“同志”作称呼时动能退、势能留的形状当例子，这个词别的用法不在本节讨论之内，称呼用法的消长也只描述，不作评价。

◆ 五、内能：“妈”这一声为什么动不了

最后说内能，用的是小雨挂电话前拨出去的那一声“妈”。

“妈”不是热词，从来不是。没有人会因为“妈”字流行而去说它，也没有人会觉得它过时。它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它的分量不在频率上。小雨只说了一个字，那头就听出“声音不对”。一个字能载这么多东西，是因为它跟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生活绑在一起：饭桌、生病时的额头、出门前的叮嘱、电话那头的停顿。这份绑定，就是本书说的内能。

内能有几个跟动能、势能都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内能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攒的，不是一群人一起热出来的。动能靠的是传播，势能靠的是一群人在某个场合里共同沉淀；内能却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单独长成。同样一个“妈”字，在每个人心里的分量都不一样，可以重，可以复杂，也可以带着说不出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内能最难量。

第二，内能给一个词一种抵抗力。一个词被拿去引申、借用、开玩笑，它的核心意思通常会被冲淡；内能高的词却不太容易被冲走。人们会说“我的妈呀”来表示惊讶，这是“妈”字被借去当感叹，走了一小段路；可这条路走得再远，也没有人因此觉得“妈”的本来意思变轻了。借用发生在外围，核心纹丝不动。动不了，正是内能的样子。

第三，内能高的词，常常被借去给别的词充能。人们会用“老母亲”来说自己操心的样子，用“亲妈”来说某人对某件事格外上心〔示意〕。这些说法能站住，靠的不是新鲜，而是借来了“妈”字背后那份照料、那份不计较的分量。一个新说法如果能从一个内能高的老词那里借到分量，它起步时就不轻。第10章说“牛”字有内能打底，说的是同一件事。

第四，内能决定一个词在一个人这里的路径能不能被改写。同样听到一个新用法，内能低的词，人很容易接受它被改；内能高的词，人会本能地护着它。一个新潮的说法如果要动“妈”的核心意思，几乎不可能成功，大多数人会觉得别扭、甚至冒犯。所以内能不只是让一个词“重”，它还在路径的评估和反馈两个环节上起作用：动了它，反馈就是负的。

内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它会随着人的经历变。小雨小时候叫“妈”，多半是要东西、告状、撒娇；离家工作以后，这一声里多了牵挂，也多了一点不想让对方担心的克制。字还是那个字，在她心里的分量却在一年年加厚。一个词的内能不是一次给定的，是陪着一个人长出来的。

把三态放在小雨那一晚上看，就清楚了：“破防”是动能，烧得旺，可能很快烧完；“同志”是势能，在日常口语里不响，在该响的地方一直在；“妈”是内能，一声就够，谁也动不了。原理二说能量决定新义能不能留下，这三种劲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起作用。

◆ 六、三态怎样互相转化

三态不是三个固定的抽屉，词在三态之间是会走动的。原理二要讲的，最终是这种走动。

第一种走动，动能沉为势能。这是热词留下来最常走的一条路。一个词热的时候，如果在某个场合、某个意思上找到了非它不可的位置，热度退去时它就能沉下去。“牛”的“厉害”义是这样，“同志”在正式场合里也是这样。“破防”以后会不会这样，要看它能不能在“被打动、被戳中”这个意思上占住一个别的词替代不了的位置。如果占住了，它会沉成一个平常的义项；如果占不住，它会像很多热词一样退场。

第二种走动，势能被重新激起为动能。一个沉了很久的词，在某一天被人找出来，换个用法，又热了一回。据通行说法，“囧”这个字原来是个很少用的古字，因为字形像一张愁眉苦脸，在网上被借去表示尴尬、窘迫，一时间非常流行〔待核〕。它接的不是古义，而是字形的样子，可它能被找到、被激起，靠的是它一直沉在字库里，随时可以调。势能就是这样的存量，平时不动，有合适的契机就可能重新热起来。

第三种走动，内能借给动能。上一节说的“老母亲”就是这一种：一个内能极高的老词，把分量借给一个新说法，让新说法起步就有劲。反过来，一个热词如果能接上某个人群心里很重的东西，它的动能就会被内能托住，不那么容易退。“破防”之所以热得这么快，也许不只是因为它新鲜，还因为人人心里都有过“绷着、终于没绷住”的时刻，它接上了这份分量。这一点只是我们的猜测，没有检验过。

第四种走动，势能慢慢变成一部分人的内能。外公说“同志”时的那种郑重，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正式场合的分量，而是他半辈子的生活。一个词沉在某个场合里久了，在长期身处那个场合的人心里，会慢慢长出内能。所以同一个词，对外公和对小雨，分量完全不同。

把这四种走动放回方程 S1＝F_2(D2, E3)，能看到能量和路径是怎样咬在一起的。路径决定一个词往哪里走，每一次猜想、动手、反馈都在给它找新的位置；能量决定它在每个位置上留不留得住，热起来要动能，沉下去要势能，扛得住要内能。三态互相转化，意思就在转化中显露、变化、沉积。

最后说说测量。三态里，动能最好量，Jiang 等人的曲线就是一种量法；势能可以从一个词在某类文本、某类场合里长期稳定的使用来看，比如它在正式文件里出现得稳不稳；内能最难量，它在每个人心里，也许要借助请人对词做感受评分一类的办法，心理学里有过语义差异量表这样的工具（Osgood 1957〔待核〕），能不能用来量内能，还要试。我们把这件事放在这里，不假装已经解决。

> **带走的话**
>
> 一个词有三种劲：动能让它传得快，势能让它留得住，内能让它动不了；新意思能不能活下来，看这三种劲能不能接上力。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二，方程(3) S1＝F_2(D2, E3) 中 E3 的三态；纠缠线 一→二（“破防”，标准例子，第18章归入此线）；能量三态的四种转化；预言二 只一句回指第10章、第28章。 ② 核验状态：〔核〕Jiang, Shen, Ahrens & Huang 2021（62 个中文网络新词、传染病模型拟合暴涨—衰退，摘要级）；〔待核〕“破防”的游戏来源与时间、是否在 Jiang 等的词表内；“同志”古义出处与作为普遍称呼的时期；“囧”的本义与流行时间；Osgood 1957 语义差异量表及其能否用于量内能；〔示意〕“老母亲”“亲妈”的用法；小雨周一例会、小饭馆为构想的情形。人物有小雨、外公、闺蜜、妈妈。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13 章

一词多义是地质剖面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词的好几个意思，是摆在同一张桌面上的一排选项，还是一层压一层叠起来的？

公路边的那面山坡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韩在县城中学教了二十多年地理。每年秋天，他都要带初二的学生去城外修公路时切开的那段山坡看岩层。那是一面十来米高的断面，灰的、黄的、红褐的，一条一条横着铺过去，有的地方歪了，有的地方断开错了位，最底下压着一层发黑的硬石头。

老韩站在坡下讲：“你们看，下面的先沉下来，上面的后沉下来。每一层都是一段时间留下的。这一层颜色发红，那时候气候可能比较热；这里断开了，是后来地壳动过；这一块上面缺了几层，不是没沉过，是被冲掉了。”学生们拿着小锤子敲敲打打，有个叫阿涛的男孩捡起一块带纹路的石片，举起来喊：“老师，这是什么东西？”

老韩接过来看了看，说是一块页岩。回去的路上，大巴车摇摇晃晃，阿涛又凑过来：“老师，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东西，东和西，明明是两个方向，为什么一块石头也叫东西？”车上几个学生都笑了。老韩想了想，说：“这个问题好。你把‘东西’这个词，也当成一面剖面来看看。”

◆ 一、桌面还是剖面

翻开一部词典，一个多义词底下列着一、二、三、四几个义项，排得整整齐齐。这种排法给人一个印象：这几个意思是并列的，像桌面上摆着的几样东西，用的时候挑一个就行。描述学看多义词，基本也是这个角度：它关心的是此刻这个词有哪几个意思，每个意思在什么搭配里出现，哪个常用哪个少用。这一切都在方程(1)，也就是显露这一行里，答的是“现在长什么样”。

本章要换一个看法：一个词的几个意思不是平铺的，而是叠起来的。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后来的意思是在先来的意思上长出来的，就像后沉的岩层压在先沉的岩层上。一词多义不是一张桌面，而是一面剖面。

这个说法第10章和第11章其实已经埋下了。“牛”从动物到“牛人”再到“很牛”，是一站一站走出来的；“打”从击打到打毛衣、打主意、打电话，也是一段一段走出来的。走过的每一站，并没有因为后面的站出现而消失，它们留了下来，跟后来的站并排住在同一个词里。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的路径走过以后留下的，就是剖面。

这样看有什么好处？第一，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词的几个意思会“有亲有疏”：相邻两层挨得近，一眼看得出是一家；隔了好几层，就看不出牵连。第二，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意思今天显得怪：它们是下面的老层，露出地表的只剩一小块。第三，它把一词多义从一个需要背诵的现象，变成了一份可以阅读的记录：每一层都记着一段使用的历史，读懂层序，就读懂了这个词怎样被一代代人用出来。

当然，剖面这个比方也有它的限度。岩层的上下就是先后，一目了然；词的义项却不会自己按先后排好，词典的排列有的按引申次序，有的按常用程度，各部词典体例不一〔待核〕。读一个词的剖面，比读一面山坡要难，需要找线索。这一章后面几节就是讲怎样找。先拿阿涛问的那个词来试一试。

先把分寸交代在这里：本章讲的层序，只是一种读法的示范，凡涉及具体年代和最早出处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做逐条的历史查证，一律存疑。剖面的比方帮我们看清层叠的样子，不帮我们断代。

◆ 二、“东西”这面剖面

“东西”这两个字，今天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先说清楚：下面这五层的上下次序，是按意思一步接一步离方位义的远近排出来的示意，没有拿历史语料逐条核对过，真实的先后也许有交错。

最底下一层，是方位：东和西。东边、西边，东西走向，东西长三百米。这是两个字各自意思的直接相加，用的时候“西”字读本调，跟南北相对。

往上一层，是物品：买东西，东西放这儿，这是什么东西。这时“西”通常读轻声，两个字不再是两个方向，而是一起指一样具体的物件。阿涛手里那块石片，就是这一层。

再往上，是更抽象的“事物”：写东西、学东西、脑子里的东西、这本书里有好东西。这里指的已经不是拿在手里的物件，而是知识、文字、想法，凡是可以被说“有”的，都可以叫东西。

再往上，是拿来说人：这人真不是东西，你算什么东西。用一个指物件的词去说人，本身就是一种降格，所以这一层多半带着骂意，至少带着轻视。

最上面还有一层，意思几乎反过来：小东西、这小东西真可爱，用来亲昵地叫小孩、小动物。同样是把人当成物件来说，换一个语气、加一个“小”字，降格就变成了疼爱。

五层摆在一起，最让人好奇的是从最底层到第二层那一步：两个方向，怎么就变成了物品？关于这一点，有几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比如说古时城里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去东市西市买东西，久而久之“买东西”就成了买物品；又比如有人从五行方位去解释，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可以装进篮子，所以叫东西〔待核〕。这些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本书不判定哪一种说法对，也许都不对。

我们只想指出一点：不管这一步具体是怎么迈过去的，它迈过去以后，今天的说话人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两层之间的联系了。阿涛的问题之所以好笑，正是因为它点破了一件人人习以为常的事：底层和第二层之间，是断开的。

而从第二层往上，每一步都还看得出来。物品可以拿在手里，知识和文字虽然拿不住，也可以“有”、可以“给”、可以“学到”，被当成物品来说很自然；把人叫成物件是降格，所以有骂意；骂意加上“小”和疼爱的语气，又能翻成亲昵。这几层之间，每两层都是熟人。剖面上，下面断了一道，上面是连着的。

几层同住一个词里，有时会在同一句话里撞在一起。阿涛举着石片喊“这是什么东西”，是好奇，问的是物品层；可同样六个字，换一个场合，对着一个惹人生气的人冷冷地说出来，就成了轻视，落在说人的那一层。字一个没变，听的人却从不会弄混，因为说话的场合、语气、对象，早就替他选好了该往哪一层去取。剖面上的层不是互相打架的，它们各自等着自己的场合。一个人听懂一个多义词，靠的不是从桌面上挑一个选项，而是被场合引着，往剖面的某一层伸手。至于场合为什么能引导这一伸手，那是第二编讲过的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的事，这里只点一下：剖面是原理二留下的，往哪一层取，原理一也在帮忙。

◆ 三、怎样读出层序

地质老师读岩层，靠的是线索：上新下老是总原则，再看颜色、颗粒、化石，看哪里断开、哪里倾斜。读一个词的剖面，也有几种线索可用。它们单独用都不可靠，合在一起，大致能把层序排出来。

第一种线索是读音。“东西”指方位时，“西”读本调；指物品时，“西”多读轻声。轻声在汉语里常常是一个词用熟了、两个字粘成一块的标志，就像松散的沙子被压成了石头。一个词组里的字开始读轻声，往往说明它已经不再被当成两个字的相加，而被当成一个整体在用。所以读音告诉我们：物品义那一层，是在方位义那一层上压实了的。当然，这条线索只说明“压实过”，说不出“什么时候压实”。

第二种线索是搭配。方位义的“东西”能说“东西走向”“东西两侧”，不能说“一件东西”；物品义能说“一件东西”“很多东西”，能带量词，能被“买”“卖”“拿”“放”。抽象义能说“写东西”“学东西”，但“一件东西”用在知识上就有点别扭，人们更常说“学到不少东西”。说人的那一层，常见的是“不是东西”“什么东西”这几个固定格式，很少能自由组合。一层意思的搭配越固定，常常说明它越是从下面某一层里截取出来的一个小片段，还没有长成自由的用法；搭配越自由，说明它越成熟。

第三种线索是能不能看出来历。说话的人能凭语感感到“写东西”和“买东西”有关，能感到“小东西”和“不是东西”有关，却感不到“买东西”和“东西南北”有关。凭语感能连上的两层，通常隔得近；连不上的两层，中间要么隔了很多层，要么发生过断裂。

第四种线索是方言和老人的用法。地质剖面在这一处被冲掉的层，在另一处可能还保留着；一个词在普通话里已经消失的意思，在某些方言里、某些老人嘴里可能还在。第11章奶奶的“打毛衣”“打酱油”，就是在她那一代人身上保留下来的老层。读一个词的剖面，不能只看一处断面，要多看几处。

这几条线索都带着同一个提醒：剖面读出来的是相对的先后，不是绝对的年代。我们能说物品义压在方位义上面，说不出它是在哪个朝代压上去的。要断代，得靠历史文献里的实例一条一条去找，那是另一种工作。本书只读层序，不断年代，这个分寸要守住。

读层序还有一个用处：它帮我们分清一个词里哪些意思是“同一棵树上的枝”，哪些只是“碰巧长在一处的两棵树”。词典学里有多义词和同音同形词的区分，前者是一个词的几个意思有引申的来历，后者是来历不同、恰好写得一样〔待核〕。剖面的读法在这里给了一个直观的判断：凡是能顺着层序一层层连回去的，是多义；连不回去的，可能是两个词碰巧叠在一起，也可能是同一个词中间断过一次。

◆ 四、断层和侵蚀

岩层剖面上，最有故事的地方，往往不是那些平平整整的层，而是断开的地方和缺了的地方。词的剖面也是这样。

先说断层。“东西”的方位层和物品层之间，就是一道断层。断层的意思是：两层本来是连着的，一层是从另一层长出来的，可后来连接处断了，今天站在上面的人已经看不出它们是一回事。断开的原因，可能是中间那几层用法后来不用了，可能是读音变了，两层听起来不再像一个词，也可能是上面那一层用得太多太熟，人们早已不再透过它去想下面那一层。断层一旦形成，语感就把两层当成了两个词。阿涛之所以会问，是因为他第一次透过断层往下看了一眼。

断层并不罕见。很多常用词都有这样的地方：一个意思用得极熟，人们就再也不回头想它是从哪里来的。第11章“打”字的“打车”和“击打”之间，虽然没有真断，在年轻人的语感里也已经像断了一样。熟到一定程度，就看不见来路，这是剖面的一个普遍现象。

再说侵蚀。岩层会被水冲掉，某一段时间沉下来的东西，后来又被带走，剖面上就缺了那几层。词的意思也会被侵蚀：某一层意思在一段时间里用得很多，后来生活变了，没人再用，这一层就慢慢从语言里消失了。被侵蚀掉的层，今天的人根本看不到；但它在当时可能正是连接上下两层的那一层，它一被冲掉，上下两层之间就出现了断层。这就把断层和侵蚀连在一起了：很多断层，其实是中间那一层被侵蚀掉的结果。

“东西”从方位到物品，中间可能就有过这样一层，比如某种跟“东市西市”或别的什么有关的过渡用法〔待核〕。如果真有，它被侵蚀掉了，所以今天看起来是一步跨了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一层具体是什么，只知道剖面上那里有一道缝。

最后还有一种情形，地质上叫“倒转”，下面的层翻到了上面。词里也有类似的事：一个老层的意思，在沉寂很久以后，被人重新拿出来用，甚至比后来的层更热。第12章讲的势能被重新激起为动能，就是这种情形，这里不再重讲。要防一个混淆：“小东西”由骂人翻成疼爱，看着像翻了个身，其实不是倒转。倒转是老层整个翻到新层上面，“小东西”却是在“说人”那一层上面新沉了一层，只是方向反了过来，从降格变成亲昵。前者是层序乱了，后者是层序没乱、色调变了。
在“东西”这面剖面上，我们没有找到清楚的倒转；有没有，要等语料来答。剖面不总是规规矩矩地上新下老，可哪一处是真的揉皱了，得看证据，不能看着像就算。

断层、侵蚀、倒转，这三样合起来说明一件事：一个词的剖面不只记录了它长出过什么，也记录了它失去过什么、翻转过什么。读剖面的人如果只数现存的层，就会以为词义的历史是一路顺顺当当往上加的；看见断层和缺口，才知道这段历史里有过中断、遗忘和重来。老韩每年带学生看山坡，最想让他们记住的，也许正是那几道裂缝：完整的层告诉你发生过什么，缺掉的层提醒你还有多少没被留下。

◆ 五、每一层是怎样沉下来的

剖面是结果，沉积是过程。把原理二前三章讲的东西放回这面剖面上，就能看清每一层是怎样沉下来的。

一层意思要沉下来，先得有人走出那一步。某个时候，有人把“东西”用在了一件具体物品上，或者用在了一篇文章上，或者用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一步是猜想和动手：说的人赌听的人能懂。听的人懂了，没有追问，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评估和反馈。同样的用法被很多人在很多场合重复，有的场合合适，有的场合不合适，人们慢慢摸出它的边界，这是修正和迭代。第10章讲的那一圈路径，转够了很多圈，一层意思才算铺开。

铺开以后，还要能沉住。这就要看能量。物品义的“东西”能沉成今天最厚的一层，是因为它几乎每天都要用：买东西、拿东西、丢东西、收拾东西，人的生活离不开物品，说物品的词就天天被用，它在使用里的分量一直很足。用第12章的话

说，它谈不上动能，没有人觉得说“买东西”新鲜；它靠的是早已沉成的很高的势能，平常到没有人觉得它是一个“意思”，觉得它就是这个词本身。天天被用而不热，正是势能厚的样子。

“不是东西”那一层薄得多，但也很稳。它的用处窄，只在骂人、贬人时用，可人总有要骂人的时候，而且这一层带着很强的情绪劲头，一说出来就有分量。情绪给它充了能，这是原理一流向原理二的那条线在起作用：为什么说，决定了这个说法带着多大的劲。窄而有劲的层，往往能沉得很稳。

“小东西”那一层则靠内能。叫孩子“小东西”的人，心里装着的是疼爱，这个说法沉在家里、沉在亲人之间，外人用起来反倒别扭。它的分量不在多少人用，而在用的人心里有多重。

把这几层合起来看，就能明白剖面上为什么有的层厚、有的层薄、有的层被冲掉了。厚层是路径转得多、能量又足的；薄层是路径窄但能量集中的；被冲掉的层，是曾经有路、后来能量断了的。剖面上每一层的厚薄，都是路径和能量合在一起写下的记录。这就是方程 $S1 = F_2(D2, E3)$ 在一个词身上的完整样子：此刻显露出来的几个意思（S1），是它走过的路（D2）和它攒下的劲（E3）共同沉积出来的。

这里还可以接上一个常被提到的现象：越常用的词，往往意思越多。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把这件事跟 Zipf 关于词频的研究连在一起〔待核〕。从剖面的角度看，这并不奇怪：一个词被用得越多，它被人拿去试新用法的机会就越多，路径转的圈就越多，沉下来的层也就越多。常用词的剖面厚，是因为它的沉积一直没有停。不过这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想，算不上检验，本书不拿它当证据。

剖面的读法还让一件日常的事变得好懂。小孩学词，常常先学会最上面、最常用的那一层，再慢慢碰到下面的层。阿涛先会说“买东西”，后来才在地图上学到“东西走向”，再后来才在大巴车上发现这两个是同一个词。学一个词的过程，往往是从剖面顶上往下挖。老师讲一个多义词时，如果能顺着层序带学生往下挖，学生记住的就不是一串零散的义项，而是一个词的来历。

◆ 六、剖面看不见的那一刀

回到那面山坡。剖面能告诉老韩很多事：哪一层先沉，哪一层后沉，哪里断过，哪里被冲掉。可是有一件事它告诉不了：为什么每一层的颗粒是这么粗，或者这么细。有的层是粗砂，有的层是细泥，这要看当时的水流有多急、带来的是什么料，那是另一套道理。

词的剖面也有一件看不见的事：每一层的意思为什么切得这么粗，或者这么细。

“东西”的物品层，是一刀切得极粗的意思：只要是物件，大的小的、软的硬的、值钱的不值钱的，都可以叫东西。说话的人不必分清是器具还是食物，是衣物还是石头，一个词全包了。为什么汉语日常会留下这样一个粗得几乎没有边的词？为什么不是每样物品都必须叫出它自己的名字？反过来，有些地方汉语又切得很细，细到别的语言觉得多余，下一编开头就会讲到一个这样的例子。

粗和细，不是路径和能量能完全回答的。路径能说明“东西”的物品义是怎样一层层用出来的，能量能说明它为什么沉得这么厚，可它为什么停在这样一个粗细上，为什么人们满足于一个笼统的“东西”，却在别的地方非要切开不可，这要看另外几样东西：叫错了代价大不大，说两遍是不是更保险，能不能省一点力气。阿涛问“这是什么东西”，老韩答“页岩”，这一问一答本身就是一次切分：问的时候用最粗的词，答的时候换成最细的词。在野外，把页岩叫成别的石头，可能会讲错一整段地层；在家里，“把那个东西递给我”就够了。粗细跟场合、跟代价、跟交给哪种信息去切，纠缠在一起。

这就是第三个原理，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意思切成这样粗细。它的方程是 $S1 = F_3(D3, E2)$，约束拧多紧、交给哪种信息，留到第14章开编时细讲。原理二管意思怎样一层层沉下来，原理三管每一层的颗粒有多粗。老韩手里那块石片正好把两样分开：它出自哪一层岩，是剖面告诉他的；该叫“页岩”还是只叫“石头”，是他站在野外、对着一车学生、怕讲错一段地层，这几样掂量出来的。

两个原理也不是各管各的。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这是原理二流向原理三的线；约束和能量互相牵制，这是原理三流回原理二的线。“东西”能一刀切得这么粗还用得这么顺，既因为它被用得太多、早已被磨成了一个大口袋，也因为在日常说话里把物件叫笼统一点几乎没有代价。剖面的厚和颗粒的粗，在这个词上是互相成全的。

第三编到这里结束。四章讲了一件事：意思是用出来的，路径给方向，能量给推力，留下来的就是剖面。下一编，要拿起另一把尺子，去量剖面上每一层的颗粒。

> **带走的话**
>
> 一词多义不是一排并列的选项，是一层压一层的沉积；读懂层序，就读懂了一个词怎样被一代代人用出来。至于每一层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要交给下一个原理。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二，方程(3) $S1 = F_2(D2, E3)$ 在一词多义上的总体样子（义项＝沉积层；断层、侵蚀、倒转）；纠缠线 一→二（“不是东西”的情绪充能）点到；纠缠线 二→三、三→二点到；交接第四编原理三 $S1 = F_3(D3, E2)$。 ② 核验状态：〔待核〕“东西”由方位到物品的来源（东市西市说、五行说等，均为民间流传，出处与可信度未查证）及可能存在的过渡层；词典义项排列体例；多义词与同音同形词的词典学讨论；Zipf 与“常用词义项多”的具体说法及出处；“东西”各层的出现年代均未断代，层序为示意。人物有老韩、阿涛。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四 编

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

编 序

前两编讲了两件事：意思为什么是这个（原理一），意思怎样一步步变成这个（原理二）。这一编问第三件事：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同一个家里的男孩，汉语非要分出哥哥和弟弟，英语一个 brother 就够；法庭要分清故意和过失，饭桌上没人在意；“电子邮件”用着用着只剩“邮件”。决定粗细的，是三股约束——叫错的代价、说两遍的保险、能省则省的力气——在三种信息里的权衡：靠约定的符号、靠定义的逻辑、靠频率的数学。这就是语义发生第三原理，写成 $S1 = F_3(D3, E2)$。四章依次讲总论、误差、冗余与损耗、三种切法。这一编也是本书离国际同行最近的地方，所以第14章先把界划清。

第 14 章

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

这一章的问题：同一个家里的同一个男孩，汉语非得说清是“哥哥”还是“弟弟”，英语一个 brother 就够了——意思的粗细是谁定的？

> **“你哥哥还是你弟弟？”**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小敏在英国读研的第一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她和室友艾玛在厨房煮面，手机响了，是家里打来的视频。挂了电话，艾玛问是谁。小敏说：“My brother.”艾玛点点头，随口又问：“Older or younger?”

小敏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在中文里不会有人问。她要么说“我哥”，要么说“我弟”，话一出口，长幼已经交代了。

她答：“Older，比我大四岁。”艾玛笑：“你们中文是不是每个亲戚都有专门的名字？”小敏掰着指头数：堂哥、表哥、堂弟、表弟、堂姐、表姐、堂妹、表妹……数到一半自己也乐了：“这一串在你们这儿都叫 cousin。”艾玛说：“那不累吗？”小敏说：“不累，叫错了才累。过年回家把表舅叫成姑父，我妈能念叨我一晚上。”

面煮好了。小敏端着碗想：不是英语说不出“哥哥”，older brother 就是；也不是中文说不出 brother，“兄弟”两个字就是。两种语言都说得出，只是一个把长幼刻进了每天张嘴就要用的那个词里，一个没刻。凭什么一个刻，一个不刻？

一、能说和必须说

小敏那一愣，值得停下来想。艾玛问“大还是小”，并不是英语缺词。英语要讲长幼，加一个 older 就行。汉语要讲不分长幼的同胞男性，也有“兄弟”。两边的差别不在“能不能说”，而在“必须不必须说”：说汉语的人，只要提到自己的同胞男性，十有八九得先在“哥”和“弟”之间选一个；说英语的人，提到 brother 时，长幼这件事可以不管。

所以本书说的“切法”，指的是一种语言给使用者的默认刀口：在日常最省事的那个词里，哪些差别已经被切开，哪些还连在一起。切得细，说话的人每次都要做一个选择；切得粗，这个选择就被免掉，需要时再另加说明。

这种粗细差别不是一边倒的。亲属称谓上汉语细，换个地方就未必。汉语一个“借”字，借进来借出去都用它，“我借他一本书”到底是谁给谁，要靠上下文；英语偏要分 borrow 和 lend，学英语的中国孩子在这里吃过不少亏。反过来，英语日常多半一个 rice 就打发了，汉语要分稻、谷、米、饭，田里长的、晒场上的、袋子里的、碗里的，各有各的名字。没有哪种语言处处细，也没有哪种处处粗。

还有一个更贴身的例子。小敏跟艾玛讲起一个同学，用英语说时，第一个代词就得在 he 和 she 之间选；用汉语说时，嘴里的“tā”男女同音，写下来才分“他”和“她”。英语在说话时就要求交代性别，汉语口语把这件事留到了需要时再说。小敏在亲属称谓上比艾玛多切了一刀，在代词上又比艾玛少切了一刀。同一个人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一会儿嫌对方粗，一会儿嫌对方细。

那么刀口为什么落在这里而不落在那里？常见的回答有三种。第一种说这是民族性格，中国人重人伦，所以亲属词细。这话有几分道理，却太大，解释了哥哥弟弟，解释不了稻谷米饭，更解释不了“借”字为什么偏偏粗。第二种说切法是偶然的，历史上碰巧这样。可切法并不随便：吃米的地方把米切得细，这很难说是碰

巧。第三种是描述学的回答，它会仔细记下汉语在哪里切、英语在哪里切、切出的词怎样对比、怎样分布。这是第一编的工作，做得好极了，可它记的是刀口的位置，不回答刀为什么落在那儿。

本编要回答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落在那儿”。我们的回答是：刀口落在几股约束在某种信息里打成平手的地方。下面先说约束，再说信息。

◆ 二、三股约束：拧多紧

还是从小敏家说起。在她家，弟弟直呼哥哥的名字，奶奶会皱眉；过年拜年，一个称呼叫错，长辈心里会别扭。称呼在这里不只是指人，它同时摆着辈分、长幼、亲疏的位置。叫错一个，代价不小。这种“叫错的代价”，本书叫它误差。代价越高，人越需要一个现成的词把差别钉住，免得临场出错。汉语把长幼刻进“哥”“弟”，背后就有这份代价在推。

艾玛家不一样。兄弟姐妹之间叫名字，长幼不靠称呼来摆。她把哥哥叫成 brother 而不说大小，谁也不会觉得失礼。叫错的代价低，词就不必切那么细。

第二股约束是冗余，说白了就是“说两遍保险”。小敏对艾玛说“Older，比我大四岁”，其实把长幼说了两遍；换成中文，“我哥比我大四岁”，“哥”已经说了大，“大四岁”又说一遍。听着有点重复，可重复是保险：一处没听清，另一处还在。一种语言如果常常需要交代长幼，把长幼刻进词里，就等于让每一句话都自带一层保险。

第三股约束是损耗，就是“能省则省”。词切得越细，要记的就越多，每次开口要做的选择也越多。中国孩子把堂、表、姑、姨、舅、伯、叔理清楚，往往要好几年，大人还时常要停下来算一算“这位该叫什么”。英语一个 cousin，把这笔开销全省了。

三股约束彼此拉扯：误差要切细，损耗要切粗，冗余在中间调和，说两遍可以弥补切得粗时的不保险，切得细时也能少说一遍。这三股合起来，就是九宫里 D 行第三格，本书叫它约束（D3：误差·冗余·损耗），大白话就是“拧多紧”。它放在差异那一行，是因为它管的是一个差别要不要被放出来、放得多清楚。哥哥和弟弟的差别，在汉语里被拧紧了；在英语里，平时松着，用得着时再拧。

约束拧多紧，连一种语言内部也不是处处一样。小敏当面叫堂哥，叫的是“哥”；叫表哥，也是“哥”。堂和表的差别，当面叫人时是松开的。可她跟同学介绍时会说“我堂哥”“我表哥”，这时堂表又拧紧了。道理不难想：当面称呼，要紧的是长幼，长幼叫错，人当场就不舒服；堂还是表，对面那个人自己最清楚，用不着你提醒。向外人介绍，对方不知道这层亲戚是从父亲那边来的还是母亲那边来的，不说清楚就可能接错话。同一组亲戚，叫的时候切一种粗细，讲的时候切另一种粗细，因为两种场合叫错的代价不一样。这说明粗细并不是一种语言一次定死、永远不变的属性，而是跟着具体场合的约束在动。

不过光有约束还不够。同样是“拧紧”，可以用定义拧，也可以用习惯拧，还可以靠“大家都这么说”拧。拧的材料不同，切出来的刀口形状也不同。这就要说到信息。

◆ 三、切下去，交给哪种信息

“哥哥”这个词，细看是被切了三回的，每回用的材料不一样。

第一回用的是定义。哥哥是同父母所生、比自己年长的男子。有了这个定义，人可以推：你哥的儿子是你侄子，你哥的妻子是你嫂子，你爸的哥哥是你伯伯。中国人的亲属称谓，很大一部分可以这样一步步推出来，像一套小小的算式。靠定义和推理来定意思，本书叫逻辑。

第二回用的是约定。小敏下楼取快递，会喊一声“小哥”；在饭馆问路，会叫一声“大哥”；粉丝管自己喜欢的男演员叫“哥哥”。这些人跟她没有半点血缘，定义推不出来，可大家都这么叫，也都听得懂。这种不讲理由、只认“大家说好了”的定意思的方式，本书叫符号。

第三回用的是频率。真去看人们平时把谁叫“哥”，会看到一个有中心、有边缘的分布：最常见的是亲哥，其次是堂哥表哥，再往外是关系好的朋友、店里的熟人、街上的陌生人。越往外越少，越往外越说不准该不该叫。这个由近到远的排法是凭日常印象排的示意，没有拿真实的说话记录数过；真要数，结果的层次可能不一样，但“有中心、有边缘”这个样子不大会变。没有哪条定义划出这道边，它是从千万次使用里淀出来的。靠频率分布来定意思，本书叫数学。

符号、逻辑、数学，就是九宫里 E 行第二格，本书叫它信息（E2：符号·逻辑·数学），大白话是“交给哪种信息”。它放在纠缠那一行，是因为一个意思不能悬空，它总要挂在某种信息上，跟别的意思缠在一起：挂在定义上，就跟一串可推的词缠在一起；挂在约定上，就跟一群说话人的默契缠在一起；挂在频率上，就跟千万次用法缠在一起。

有了这两格，原理三可以写成一个式子：$S1 = F_3(D3, E2)$。S1 是语义，就是我们听出、认下的那些差别；D3 是拧多紧，E2 是交给哪种信息。意思的粗细，就是约束在信息里权衡出来的刀口。

同一股约束，交给不同的信息，刀口长得不一样。误差代价高的时候，交给逻辑，就会切出一条硬边：是不是同父母、是不是年长，二者必居其一，不留中间地带。交给数学，就只能切出一片软边：大部分人都会叫的，少数人犹豫的，几乎没人这么叫的，一层层过渡。交给符号，边界取决于那群人约好了什么，换一群人，刀口就换个地方。英语的 brother 也一样：亲兄弟是逻辑的刀口，朋友间一声 bro 是符号的刀口，到底多熟才能这么叫，是数学的刀口。

软边最让人为难的地方，日常里人人碰到过。地铁上一个小孩给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子让座，孩子妈妈在旁边提醒：“快叫叔叔。”男子笑着说：“叫哥哥就行。”叔叔和哥哥之间，在亲属定义里是一条再清楚不过的硬边，差着一辈；可一旦挪到街头，拿来叫陌生人，它就成了一片软边：二十来岁的多半叫哥哥，四十多岁的多半叫叔叔，三十出头的落在中间，叫哪个都有人叫。这片中间地带不是谁定

的，是千万次叫法堆出来的分布。偏偏这里叫错的代价又不低：被叫老了，有人会不高兴。软边加上高代价，人就只好临场察言观色。那位妈妈按辈分切，那位男子按心情切，同一个人身上，逻辑的刀和数学的刀碰在了一起。

这样看，“汉语分哥哥弟弟、英语只有 brother”就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事实。它说的是：在亲属这件事上，汉语让误差的代价压过了损耗，并且主要把长幼交给逻辑去拧，所以切出了一条硬边；英语让损耗压过了误差，长幼不进默认的词，用得着时再加一个 older。

◆ 四、最近的邻居：高效交流

写到这里，熟悉语言学的读者一定会想起一批人。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并不是本书第一个问的。近十几年，国际上有一派研究专门做这件事，常被称作“高效交流”的研究。Kemp、Xu 与 Regier 2018 年在《语言学年评》上发表的综述《语义类型学与高效交流》，把这一派的主张讲得很清楚：世界各种语言给意思分类的方式虽然千差万别，却都受同一个压力约束，即要在“简单”和“信息量足”之间取得好的权衡；各语言实际采用的分类系统，往往接近这种权衡下的最优解。简单，就是要记的类别少、规则省事；信息量足，就是听的人能尽量准确地猜到说话人指的是什么。

拿到小敏家里，这一派会这样说：汉语多切一刀，付出了“不简单”的代价，换来了更多信息；英语少切一刀，省了事，丢了一点信息；两种语言各自站在那条权衡曲线上的某一点。据我们所知，这一派常拿亲属称谓和颜色词这类领域来做检验，Kemp 与 Regier 2012 年就有一项专门讨论亲属称谓的研究〔待核〕。

这一派还在往细处走。Bradford、Thomas 与 Xu 2020 年在认知科学学会会议上报告：一个语义领域被谈论的需要越高，那门语言在这个领域里的词就切得越细；据其摘要，亲属词是这项研究里的例外。Karjus 等人 2020 年的工作则发现，沟通需要的变化可以预测词与词之间的竞争：一个话题变得重要起来时，原本互相挤占的近义词可以并存。

平心而论，前面讲的几件事，这一派大都能接得住。当面叫“哥”、背后说“堂哥”，他们可以说当面称呼时“堂表”这份信息对听者没用，省掉最合算；地铁上叔叔哥哥的为难，他们可以说那是两个类别在边缘处信息量相当、简单程度也相当，所以摇摆。用他们的话说，这些都是“权衡”的不同落点。本书并不认为这些解释错了，只认为它们停在了“落点”上：落点为什么从这里挪到那里，挪的时候先动哪一股力，他们的框架里没有专门的位置。

这些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它们不满足于说“各语言不一样”，而是去找“不一样背后有没有同一个道理”，并且拿跨语言的数据去算。它们的结论有力，方法扎实。

本书必须先承认一件事：在九宫的三条原理里，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离这一派最近。“粗细”这个问题，他们问在前；“粗细是权衡出来的”这个大方向，他们论证在前。本书说误差、冗余、损耗，跟他们说的信息量与简单，有大段重合。读者如果只读本编，而不读后面几编，很可能会觉得原理三不过是把他们的话用中文、用九宫重说了一遍。我们宁可先把这一点说透，再来讲本书多出了什么。

◆ 五、划界：我们多出的和没多出的

先说没多出的。“语言的分类倾向于高效”这个发现，是这一派的成果，不是本书的。本书没有建立他们那样的计算模型，也没有做过他们那种几十上百门语言的对比；本书第27章做的那一次真跑，用的是一门语言、一部词库，规模和他们不能比。本编讲哥哥弟弟、故意过失、北京大学到北大，都只是举例，不是检验。凡说到“粗细与权衡”，读者应当把功劳记在他们名下。

再说多出的，一共三处。

第一处，在“需要”上。在这一派那里，需要通常是一个数：某个话题被谈论得多不多，某个对象被指称得频不频。本书不把需要当一个数，而把它拆开：为什么说（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在哪一界说（理念、现实、自我），说的时候

带着多少分量（内能、动能、势能）。小敏家把长幼刻进“哥”字，不只因为长幼被谈得多，更因为在那个家里，称呼是在自我界和现实界之间摆位置的事，叫错一声，伤的是人情。一个“谈论频率”的数，装不下这层东西。

第二处，在“信息”上。这一派衡量一种分类好不好，用的是信息量这一把尺子。本书在约束之外，另立了一格信息，追问意思被交给了哪一种信息：符号、逻辑还是数学。同样“信息量足”，靠定义拿到和靠频率拿到，切出来的刀口形状不同，会犯的错也不同。这一点在第17章展开。

第三处，也是最要紧的一处，在“几股力怎样摆在一起”。这一派把需要、可学、效率当成叠在一个目标里的几股力，求它们的权衡和最优点。本书不把它们叠在一起，而当成三个发生源：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原理三，彼此互为函数，有先有后，还会打架。原理三在本书里写作 H(原理一, 原理二)：刀口拧多紧、交给哪种信息，要看人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也要看这个词一路是怎样被用过来的。这一派讲的是一个目标下的平衡；本书讲的是三个原理之间的矛盾怎样推出新的意思。这部分是第五编的事，这里只立一个界桩。

所以，单拿出原理三，本书与这一派的差别不大；差别出在原理三被接回原理一、原理二之后。如果后面几编做不到这一点，原理三就只是他们成果的一个中文转述，这一编的价值也就到此为止。我们把这句话留在这里，请读者到第五编、第六编去对账。

不妨先用小敏家做个设想，看看“接回去”是什么意思。小敏这一代，很多人没有亲哥亲弟。家里同辈少了，“哥”字当面叫给亲哥的机会少了，叫给堂哥表哥、叫给同学朋友、叫给网上陌生人的机会多了。这是原理二的事：一个词的用法在变。用法一变，“哥”字挂在定义上的那一部分用得少，挂在约定和频率上的那一部分用得多，原理三的刀口就可能跟着挪：长幼那条硬边或许还在，但“谁算哥”的那条边会越来越软。与此同时，小敏叫一声“哥”，为什么叫，在哪一界叫，也变了：从现实界里摆辈分，更多地挪到自我界里表亲近。这是原理一的事。原理三的刀口，就夹在这两股变化中间被推着走。这只是设想，我们手里没有数

据；它的用处是说明，本书要问的不只是“现在切在哪里最省”，还有“谁在推着刀口挪”。高效交流的框架能说清前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要靠三个原理一起出场。

◆ 六、原理三站在哪里

最后把原理三放回四个方程里看一眼。

方程(1)只在 S 一行里转，回答“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哥哥和弟弟对比，brother 不对比；“哥”在亲属里分布密，在街头分布疏。原理一跨到 D1 和 E1，回答“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同一个“哥”，在家里是长幼，在街头是客气，在粉丝嘴里是喜欢，取决于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原理二跨到 D2 和 E3，回答“怎么变成这个意思”：“小哥”怎样从对年轻男子的随口一叫，一路用成了送快递的人的代称〔待核〕。原理三跨到 D3 和 E2，回答的是另外一件事：不论意思是什么、怎么来的，它最后被切成多粗多细，边界是硬是软。

九宫里，D3 与 E2 这两格只在原理三里各用一次。别的原理碰到“粗细”，都要借道原理三；原理三碰到“为什么说”“怎样用过来”，也要借道另外两个原理。这是第五编要讲的纠缠，这里先记下一个印象：原理三不是一把独自挥动的刀。

举个原理三单独答不了的例子。艾玛跟她的好朋友打电话，开口一句“Hey bro”，对方其实是个女生。按约束和信息去算，这一声 bro 切得不对：性别错了，定义推不过去，频率上也偏。可两个人都不觉得叫错，反倒觉得亲热。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刀口该放在哪，而是为什么叫、带着多少分量叫：她们要的就是这份没大没小的亲近。原理三只能告诉我们这一声“越了界”，至于越界为什么反而成立，要回到原理一去找。

接下来三章，各拿原理三的一面来细看。第15章讲误差：叫错的代价在不同的世界里为什么不同，法庭上为什么非分“故意”和“过失”不可。第16章讲冗余和损耗：人为什么说两遍，又为什么能省则省，“电子邮件”怎样变成了“邮

件”，“北京大学”怎样变成了“北大”。第17章讲符号、逻辑、数学三种切法：婚介所的表格上“未婚”是一条硬边，一条裙子是“粉色”还是“桃红”却怎么也争不清。三章合起来，原理三的两格六个字就都走过一遍了。

小敏后来跟艾玛讲起这件事，说了一句：“不是你们不在乎长幼，是你们叫错了不疼。”这句话差不多就是原理三的大白话：哪里叫错了疼，哪里就切得细；用什么去切，决定了切口是直是弯。

> **带走的话**
>
> 意思的粗细，是叫错的代价、说两遍的保险、能省则省的力气，在约定、定义、频率三种信息里权衡出来的刀口。这个大方向是高效交流学派先说的；本书多出的，是把它接回“为什么说”和“怎样用过来”。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三总论，S1＝F_3(D3, E2)；预告原理间方程 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与高效交流学派划界（第26章总写）。② 核验状态：〔核〕Kemp, Xu & Regier 2018 综述主旨（摘要级）；Bradford, Thomas & Xu 2020 需要越高词越细、亲属词例外（摘要级）；Karjus 等 2020 沟通需要变化预测词汇竞争、话题变重要时近义词可并存（摘要级）。〔待核〕Kemp & Regier 2012 亲属称谓研究的具体内容；该学派常用领域为亲属与颜色的说法；“小哥”指快递员的引申时间先后。〔示意〕“哥”由近到远的叫法分布凭日常印象排列，未数说话记录；地铁让座、艾玛叫女友 bro 两处情形为示意。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15 章

误差：叫错的代价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一句“他是故意的”，在饭桌上说错了赔个不是就过去，在法庭上说错了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处境——叫错的代价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差这么多，它又怎样决定了意思切多细？

一副眼镜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五晚上，律师老陆去姐姐家吃饭。刚坐下，姐姐的手机响了，是外甥小航的班主任。挂了电话，姐姐脸色不好：小航课间打篮球，抢球时一胳膊把同学的眼镜打飞了，镜片碎了，人没事。老师在电话里问了一句：“孩子是不是故意的？”

小航在旁边已经哭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去抢球！”姐姐转头问老陆：“你是干这个的，你说，这算不算故意？”

老陆夹了一筷子菜，没急着答。他问小航：“你抢球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那儿了吗？”小航说看见了。“想过会碰到他吗？”小航想了半天：“没想……就是想抢球。”

老陆对姐姐说：“明天跟老师说话，别在‘故意’和‘不故意’里头挑。就说他们在抢球，胳膊碰到了，眼镜我们赔。”姐姐不解：“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不是故意的？”老陆笑：“你们说的‘故意’，和我上班说的‘故意’，不是同一把刀切出来的。在你这儿说宽了没事，在我那儿，差一个字就是两回事。”

一、饭桌上的“故意”

先看日常话里的“故意”。夫妻拌嘴，一个说“你就是故意气我”，另一个说“我哪有”；孩子打翻了牛奶，第一句话多半是“我不是故意的”；同事开会忘了叫你，你心里嘀咕“他是不是故意的”。这些“故意”，切得都很粗。它不太在乎对方事先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几分，在乎的是一层态度：你是站在我这边，还是不把我当回事。

所以饭桌上的“故意”，与其说是在讲事实，不如说是在讲情分。孩子喊“我不是故意的”，意思接近“别怪我”；大人说“你就是故意的”，意思接近“我很受伤”。两边谁也不会停下来问：你所说的故意，指的是明知后果还要去做，还是根本没想到？这种追问在家里显得多余，甚至伤感情。

跟“故意”配对的另一头，日常话里也很少说“过失”这个词。我们说“不小心”“没注意”“手一滑”“闹着玩没想到”。这些说法彼此之间没有清楚的边，谁也说不出“没注意”和“没想到”差在哪里。它们是一片宽宽的软地带，大家凭语气和约定听懂。

日常话为什么切得这样粗？因为叫错了不太疼。把一次不小心说成故意，对方会委屈，会辩解，吵一架，过两天道个歉也就过去了。说错的代价是一点情绪，可以修补，修补的办法也就在语言里：一句“我说重了”就能收回。代价低，刀口就不必细；刀口太细，反倒让人觉得你在审问。

“我不是故意的”这句话，孩子差不多是当成一句固定口诀学会的。很多家长还会补一句：“不是故意的也要道歉。”这句家训很有意思，它等于承认，在家里，故意不故意本来就不是要紧的那一刀；要紧的是事情发生之后人怎么做。孩子学到的不是一条定义，而是一套约定：碰坏了别人的东西，先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再说“我赔你”。这一整套话靠的是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认，是符号的切法，而不是逻辑的切法。在这套约定里，“故意”两个字只是认错仪式里的一个零件，它的意思被仪式托着，并不需要自己站得多稳。

这并不是说日常话处处粗。它只是把细刀口用在了自己在乎的地方。同样是认错，日常话里分得很清：踩了陌生人一脚，说“不好意思”；把朋友的书弄丢了，说“对不起”；在工作群里耽误了别人的事，说“抱歉，是我的问题”。这几句话换着用，对方立刻听得出轻重，用重了显得夸张，用轻了显得敷衍。饭桌上的话不在乎你事先想到了几分，却很在乎你事后把这件事看得多重。刀口没有消失，只是从“心里怎么想”挪到了“对人怎么交代”。哪里叫错了疼，日常话就在哪里切细，这条规律在饭桌上同样成立。

◆ 二、法庭上的两刀

到了老陆上班的地方，情形完全不同。法律上要问一个人主观上怎么想的，故意和过失是两种基本的区分。我们这里只讲日常能懂的大意，不作任何法律意见：大体说，故意是知道会造成某种后果，还希望它发生，或者听任它发生；过失是本来应当想到却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却以为能避开。这是通行的讲法，具体怎样认定，要看法律条文和个案。

注意这里的切法有多细。日常话里一个“故意”，在这里至少分成了“希望它发生”和“听任它发生”两种；日常话里一大片“不小心”，在这里也至少分成了“没想到”和“想到了却以为能避开”两种。四个格子里，最难分的据说是中间那两个：“听任它发生”和“以为能避开”。两种情况下，人都已经想到了后果，差别只在心里对后果是什么态度。旁人看起来几乎一样，法律却要在这里下一刀，而且要求这一刀下得干脆。

为什么非要切这么细？道理还是叫错的代价。同一个后果，一个人被认定为故意还是过失，他要承担的后果可能很不一样；把一个过失叫成故意，或者把一个故意叫成过失，错的都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个人接下来的生活。代价高到这个程度，刀口就不能留成软边。软边的意思是“大多数人会这么叫，少数人会那么叫”，这在饭桌上没问题，在这里不能接受：没有哪个当事人愿意自己的处境取决于“大多数人怎么叫”。

小航的事远远够不上法庭。可老陆一听到“是不是故意的”，心里那把刀就自动拿了出来。他让姐姐别在两个字里挑，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在他那里切得太细，细到一个孩子抢球时“没想那么多”的状态，根本塞不进任何一个格子里。

法律的刀还不止这两刀。按通行的讲法，在故意和过失之外，还要留出一种情形：后果确实发生了，可这个人当时既没有想到，按常理也不可能想到。这种情形既不叫故意，也不叫过失。日常话里，它和“不小心”混在一起，谁也不会特意把它拎出来；在法律里，它必须单独切出来，因为把它错叫成过失，同样会让一个人背上本不该背的东西。从日常话到法律，原来的一刀“故意／不是故意”，变成了好几刀；原来的一片软地带“不小心”，被切成了几块边界分明的格子。切出来的每一块，都对应着一种不能接受的叫错。可以说，法律的刀口是一张“叫错代价地图”：哪里叫错最疼，哪里的刀就下得最密。

◆ 三、在哪一界说，代价就不同

把饭桌和法庭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条规律：同样两个字，在不同的地方叫错，疼的程度不一样，切的粗细也就跟着不一样。这条规律在九宫里有个位置，本书叫它纠缠线“三→一”：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的约束（D3），作用在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的三界（E1）上。大白话说：叫错的代价，会把话推进某一界，并改写那一界里的切分。不同的界里代价不同，这是我们先看得见的现象；这条线要说的是下一层，代价一抬高，话就被推着离开原来的那一界。

饭桌上的“故意”，留在自我界里说。自我界里要紧的是感受：委屈不委屈、被不被当回事。叫错了，伤的是感受，感受可以修补，所以没有什么力量把它往外推。法庭上的“故意”，是被叫错的高代价推进了讲规则的理念界：这个词挂在一整套条文和定义上，牵一个动一串，界里的切分也就跟着变细，一个“故意”分成两格，一片“不小心”分成好几格。而它落下来，又落在现实界：一个人的处境会因为这个词实实在在地改变。叫错了，伤的是处境，处境不容易修补。

这条线不只在法律上有。随手就能找到别的例子。菜谱上写“盐少许”，没人追问少许是几克，咸了淡了，下回改；药品说明书上写“一次一片”，就没人愿意它写成“一次少许”。同是用量，在厨房里是自我界的口味，在说明书上是现实界的安全，代价一高，刀口就从“少许”变成了“一片”。聊天时说“上个月花了几千块”，没人较真；转账时金额栏里少写一个零，后果就完全不同，所以银行要你把数字再大写一遍。

有人会问：自我界里叫错，难道就一定不疼吗？也不是。恋人吵架，一方说“你就是故意的，你根本不在乎我”，这句话有时比法庭上的定性更伤人，伤得也更久。可就算疼成这样，人们也不会因此去给“故意”下定义、分格子。没有哪对恋人会停下来讨论“你那是希望它发生，还是听任它发生”。原因在于，自我界里的叫错，补救的办法不是把词切得更准，而是把人哄回来：一句“我错了”、一个拥抱，比任何精确的区分都管用。这说明三界不只决定代价的大小，还决定代价是哪一种：现实界和理念界的代价，要用更细的刀去防；自我界的代价，要用更软的话去补。同样是疼，一种疼逼人切细，一种疼逼人放软。

这条线的走向，在老陆身上看得最清楚：是约束在把人往某一界推。老陆让姐姐别说“故意”，就是在调整她说话的界。姐姐一旦在老师面前用了“故意不故意”这样的说法，这件事就被悄悄挪进了一个讲定性、讲责任的世界；改成“他们在抢球，胳膊碰到了，眼镜我们赔”，这件事就留在了描述经过、修补关系的世界里。一个词切得细不细，会把一场谈话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说这是一条纠缠线，而不只是原理三的一个参数：原理三的约束，伸进了原理一的三界，改了话落在哪一界，也改了那一界怎么切。

◆ 四、代价高的地方，刀口交给定义

叫错的代价决定了要切多细，还没说清用什么去切。上一章讲过，意思可以交给三种信息：靠约定的符号，靠定义推理的逻辑，靠频率分布的数学。误差代价一高，人们几乎总是把刀口交给逻辑。

原因不难想。交给数学，意思是“大多数人会这么叫”，它天生带着一圈软边，边缘上的情形总有人这么叫、有人那么叫。交给符号，意思是“我们这一行约好了这么叫”，换一群人约定就可能不同，外人不服。只有交给逻辑，写下定义，列出条件，才能让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情形得出同一个判断，至少争论可以围着同一组条件展开。法律之所以满是“是指”“包括”“前款所称”这样的句子，就是在用定义把刀口钉死。

体育场上也看得到同样的事。小孩踢野球，球碰到手算不算手球，大家吵两句，石头剪刀布就定了；正式比赛里，规则要一条条写明什么部位、什么动作、什么情形下算手球，写了还要不断修订。野球场上叫错一个手球，输的是一场下午的兴致；正式比赛里叫错，输的可能是一个赛季。代价一抬，刀口就从“大家觉得”挪到了“条文写明”。

日子里的“几天”也是这样。朋友借钱，说“过几天还你”，几天是三天还是十天，没人去定，也最好别去定，定了就伤和气。网购页面上却写着“付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发货”，还要另外说明什么算工作日、节假日怎么算。前一个“几天”交给了熟人之间的约定和信任，后一个交给了定义，因为商家和陌生顾客之间，没有信任可以托底，一旦扯皮，只能回到写明的那几个字上去。同是讲时间，在熟人那里刀口软，在陌生人和规则那里刀口硬。

不过逻辑的刀口也不是处处坚硬。前面那条通行讲法里，过失要问的是“本来应当想到”，而什么叫“应当想到”，往往要拿一个普通人在同样情形下会不会想到来比。这个“普通人会不会”，骨子里是一个频率问题：它问的是在同样的处境

里，大多数人会怎么想。所以法律的刀口其实是逻辑包着数学：外面是一条定义写成的硬边，硬边的某一段，里面填的是“一般人”的软判断。代价越高，人越想把这段软的地方压小，却很难压到没有。

定义写下来也不是一劳永逸。手球规则要一再修订，是因为场上总会冒出写定义的人没想到的动作：球从自己身上弹到手上算不算，手臂贴着身体算不算。每冒出一种新情形，旧刀口就被逼着回答一次，答不了，就改写。法律里的定义也常常这样被个案逼着补充、解释。可见交给逻辑的刀口，自己也是被一回回用出来、一回回修出来的，这一层又要回到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去讲：定义不是一次切好的，它也走“猜想—动手—反馈—修正”那条路。

由此可以说出一个能被检验的猜想：在叫错代价高的领域里，由定义切出的区分，应当多于由频率切出的区分；在代价低的领域里，这个差距应当缩小，甚至倒过来。法律、医学说明、体育规则、工程标准算前一类，日常闲聊、口味、穿衣算后一类。第28章登记预言时只押前半句，并写明怎样判它输；后半句是本章顺着推出的延伸，全书不押。这里先把它的来路交代清楚：它不是从统计里看出来的，而是从“误差交给哪种信息”这一层推出来的。

◆ 五、切得太细，也是一种叫错

讲到这里，容易以为刀口越细越好，代价高就切细，代价低就切粗，切细总归安全。其实误差有两头。一头是叫错：把故意叫成过失。另一头是硬要分出一个本来分不清的东西：把一个没法塞进任何格子的情形，硬塞进某一个格子。后一种也是叫错，只是错在刀口本身。

小航抢球那一下就是这样。他看见同学站在那里，想的是球，没想过碰不碰得到人。拿法律的四个格子去套，哪个格子都不完全合身；拿饭桌上的“故意”和“不是故意”去套，也不合身。他的真实状态落在刀口之间。老师在电话里问“是不是故意的”，用意是好的，想弄清情况，可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把一个模糊的状态推进了一个二选一。孩子只能挑一个，而挑哪一个都不完全对。

有意思的是，孩子在需要有人评理的地方，会很快学会切得更细。幼儿园里两个孩子去找老师告状，一个说“他推我”，另一个说“我没推，我就是碰了一下”。“推”和“碰”，在四五岁孩子的嘴里本来常常混用，可一到老师面前，一个要往重里说，一个要往轻里说，两个字就被拉开了。老师听多了，也会反过来问：“你是用手推的，还是走路撞到的？”谁也没有教过他们定义，可一旦话要拿去给第三个人裁断，叫错的代价就上来了，刀口也就跟着细了。这和法庭的道理是同一个，只是缩小到了滑梯旁边。

日常语言其实早就为这种情形准备了余地。“闹着玩没轻重”“没想那么多”“一下子没收住”，这些说法不属于任何一个清楚的格子，它们恰好用来说那些落在刀口之间的事。它们看似含糊，其实是一种诚实：在代价不高的地方，保留一片不切开的地带，比硬切一刀更准确。

切细还有一笔开销，就是下一章要讲的损耗。每多一刀，说话的人就多一个必须做的选择，听话的人就多一处可能听错的地方。法律愿意付这笔开销，是因为不付的代价更高；家里不愿意付，是因为付了得不偿失。一家人吃饭时如果也要分“希望它发生”和“听任它发生”，这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法律词有时也会溜进日常话里，这时它们往往被磨掉了细刀口。有人打碎了杯子，开玩笑说“我这属于过失啊，不追究”，这里的“过失”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那个格子，而是借来一点郑重的腔调，逗个乐。词从高代价的地方搬到低代价的地方，原来的硬边很快就软了，这正说明刀口不是长在词上的，而是长在那个地方叫错的代价上。

◆ 六、代价是谁定的

最后要问：叫错的代价，本身是从哪里来的？

在原理三里，误差是一个自变量，代价高，就切细。可代价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数。小航的事，在家里代价低，在老师那里代价稍高，要是闹到要赔偿、要说法，代价就更高。同一件事，代价随着人们为什么说话、在哪一界说话而变：家里说话是为了安慰孩子，老师问话是为了弄清责任，换成更正式的场合，说话就是为了定性。这三种“为什么说”，正是原理一的东西。

代价也随着一个词怎样被用过来而变。“故意”在日常话里被拿来责备人、拿来认错，用了千万遍，它在家常话里的分量是轻的，说出来大家都知道“不必当真”。可同一个词，在法律文书里被一遍遍拿来定性，分量越积越重，在那里说出来就没人敢轻慢。一个词带着什么分量走进一场谈话，是原理二的东西。

换一个读者更熟的例子，三样东西一起看得更清楚。学生写作文，引了别人几句话没注明出处。同学之间开玩笑，说“你这是抄的吧”，对方回一句“这叫借鉴”，两人哈哈一笑，“抄”和“借鉴”之间那道边谁也不在乎。到了语文老师那里，老师会说“引用要加引号”，“借鉴”“参考”“抄袭”开始分开，但分得还算宽松，改了就好。等到了毕业论文，学校有明文规定，查重有比例，“合理引用”和“抄袭”之间的那道边被写进了条文，跨过去就要处理。同一件事，三个场合，三种粗细。为什么说变了：从逗乐到教学到裁定；在哪一界说变了：从自我界的玩笑到现实界的处分；词的分量也变了：“抄袭”在同学嘴里轻飘飘，在学校文件里沉甸甸。三样一变，叫错的代价跟着变，刀口也跟着变。

所以误差看上去是原理三自己的一格，实际上它的大小一头连着原理一，一头连着原理二。这又一次落到了“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上：叫错的代价有多大，要看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也要看这个词一路是怎样被用过来的。本章讲的纠缠线“三→一”，是原理三的约束往原理一的三界里伸；第18章会把这条线和其他五条放在一起，看它们怎样合起来转动。

第二天，姐姐照老陆说的跟老师讲了。老师听完说：“那就是孩子们抢球碰到了，没事，赔副眼镜就好。”电话挂了，这件事就结束了。没有人再提“故意”两个字。老陆后来想，这件事最妙的地方在于：刀口没有被切下去，事情反而说清楚了。在一个叫错代价不高的地方，不急着切，本身就是一种对误差的处理。

> 带走的话
>
> 叫错的代价越高，意思切得越细，刀口越要交给定义；代价一高，话就被推进讲规则的那一界，所以同两个字在饭桌上可以粗，在法庭上必须细。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三之误差（D3・误差）；纠缠线 三→一（D3・E1：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改写那一界的切分）；原理间方程 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 的误差一面；预告预言三（第28章登记）。 ② 核验状态：本章不引外部学术文献；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只按通行讲法写大意，不作法律意见，具体以法律条文与个案为准。〔待核〕“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最难区分”属通行说法，如需落到文献请补；手球规则的修订情形为一般描述。〔示意〕菜谱、说明书、借钱、网购、幼儿园告状、作文引用诸例为日常情形示意。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16 章

冗余与损耗

这一章的问题：人说话为什么一边爱说两遍，一边又能省则省——“电子邮件”为什么用着用着只剩“邮件”，“北京大学”为什么变成了“北大”，又在哪里省不下去？

阿哲的一天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阿哲在一家公司做客户对接，每天说的话一半在电话里，一半在微信和邮件里。

早上九点半开晨会，组长说：“昨天那个方案，阿哲你会后发我邮件。”阿哲应了一声“好”。十点，他给客户打电话核对收件信息，对方报手机号，他一边记一边念：“幺三八，幺二四五，六七幺幺，对吧？”对方说：“对对对。”他又念了一遍，对方笑：“对，你记得真仔细。”

中午，爸爸打来电话：“你上回说给我发的那个电子邮件，我怎么找不着？”阿哲哭笑不得，教他打开邮箱。挂了电话他想，自己已经好几年没说过“电子邮件”四个字了。

下午跟一位新客户吃饭。对方说自己是北大毕业的，阿哲说自己是华师的。对方问：“哪个华师？华东的还是华中的？”阿哲愣了一下才想起来，在他读书的那座城市，说“华师”从来没人问这一句。

晚上回到家，组长在群里发了一句：“明天的会改到十点。”阿哲回了个“嗯”，想了想，删掉，改成“嗯嗯，收到”。

一天下来，他说了不少重复的话，也省掉了不少字。哪里该重复，哪里该省，他从没想过，却几乎没出过错。

一、说两遍不是啰嗦

先说重复。阿哲在电话里把手机号念了两遍，对方并不嫌烦，反而觉得他靠谱。电话里有杂音，人会走神，数字一个都错不得，念两遍是最便宜的保险。这种“说两遍保险”，本书叫它冗余。

冗余在日常里到处都是。点外卖时，备注里写“不要香菜！不要香菜！”，写两遍不是因为商家不识字，是因为后厨忙，看漏一眼就白写了。在电话里报名字，说“张，弓长张”“李，木子李”，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再说一遍，是为了让同音的“章”和“李”“理”“里”不来捣乱。英语里也有同样的办法，报字母时说“B，Boy 的 B”。工作群里有人发了通知，下面一排“收到收到”，第二个“收到”并没有多一点信息，它多出来的是确认：我真的看见了。

阿哲报号码时把“一”念成“幺”，也是一种保险。据通行的说法，读数字时用“幺”代“一”，是因为“一”和“七”在嘈杂中容易听混，换一个音差得远的字，就少了一个出错的机会〔待核〕。这里没有重复说两遍，却多加了一层区分，道理是一样的：用一点额外的力气，换叫错的风险降下来。

冗余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说清：话在路上会丢东西。环境吵，对方走神，口音不同，字写潦草，都会让一部分意思在半路掉下去。说两遍、拆开说、换个说法再说，是给意思多准备几条路，一条断了，另一条还通。冗余看上去是浪费，其实是在买保险。

保险买多少，看要保的东西值多少。阿哲跟同事说“中午吃啥”，说一遍就够，听错了大不了再问；报客户手机号，就要念两遍；要是在合同里写金额，还得在数字后面再用大写写一遍。冗余跟上一章讲的误差连在一起：叫错的代价越高，人越愿意多付一点冗余。

保险也不是买得越多越好。同一件事说三遍，听的人就开始嫌唠叨；家长叮嘱孩子“过马路看车”，第一遍孩子点头，第五遍孩子翻白眼，到了第十遍，这句话就从提醒变成了噪音，反倒没人听进去。冗余多到一定程度，就不再保护意思，而

是在淹没意思。所以人们重复时总带着一点分寸：重要的数字念两遍，不重要的闲话说一遍，真要强调的，宁可换个说法，也不原样重复。换个说法再说，比原样说两遍更像保险，因为它从另一条路把同一个意思送过去，一条路上的噪音不会恰好也落在另一条路上。

◆ 二、话里本来就有的保险

不只是人在有意重复，语言自己身上也带着不少保险。

比如“我昨天已经吃过了”。“昨天”说了时间在过去，“已经”说了事情做完了，“过”说了有过这回事，“了”又说了一次事情成了。四处都在说“这事过去了”，单拿走任何一处，意思照样清楚。英语说 two books，前面的 two 已经说了不止一本，后面还要加一个 -s。从省力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多余；可正因为多余，一句话在嘈杂的饭馆里被吃掉一两个字，听的人还是能拼回来。

汉语里的量词也有这份作用。“一条鱼”“一张纸”“一把刀”，量词本身不改变说的是什么东西，却给名词多挂了一个形状上的提示：条是长的，张是平的，把是有柄的。电话里没听清后面那个名词，单凭“一张”也能猜个大概。汉语同音字多，单说一个音节常常不知道是哪个字，可放进词里、放进句子里，前后文把意思托住了，很少真的听岔。这些也都是冗余在干活。

冗余还藏在语调和表情里。当面说“行啊”，脸上的表情、拖长的尾音，跟字面一起说话，三处一致，对方就不会误会；在微信里只打两个字“行啊”，表情和语调都丢了，冗余少了，就容易被读成反话。所以人们发消息时爱补表情、补语气词，那是在把丢掉的冗余找回来。

语言自带冗余，说明“说两遍保险”并不是个别人小心眼，而是整个语言长期在噪音里用出来的一种分寸。完全没有冗余的话，像一串一个字都不能错的密码，听的人一走神就全盘皆输。能在日常里活下来的话，都给自己留了余量。

学汉语的外国人常常让人看见这份余量有多大。一位刚学了半年中文的留学生说“我昨天吃饭在食堂”，没有“了”，语序也不对，可听的人毫不费力就懂了：“昨天”已经把时间说清，“食堂”已经把地方说清，少掉的那几处保险并没让意思塌下来。反过来，这些少掉的东西也让人一听就知道他是外国人。冗余在这里有两份用处：一份是让意思经得起丢字，一份是让话听上去“地道”。后一份跟信息无关，它是一群人长期说话留下的习惯，谁省掉了，谁就显得生分。这又说明，冗余并不全是为了防噪音，有一部分是为了让人认出“我们是一伙的”。

◆ 三、能省则省

再说省。阿哲说“邮件”不说“电子邮件”，说“北大”不说“北京大学”，同事说“会后发我”不说“会议结束之后发给我”。每一处都省了几个字。这种“能省则省”的力气，本书叫它损耗：说一句话要花的气力、时间、注意力，打一行字要按的键，都是开销，开销能少就少。

省字最明显的是缩略。北京大学叫北大，清华大学叫清华，复旦大学叫复旦，中国人民大学叫人大。细看会发现，缩法并不统一：有的取每个词的头一个字，有的只留最有辨识度的那一段。清华没有缩成“清大”，复旦也没有缩成“复大”。这些缩法不是哪条规则推出来的，是用的人慢慢约定出来的。这一点很要紧，后面还要说到：缩略能省力，是因为背后有一群人共同记着它的全称。

损耗还管着词的长短。一个说法用得越频繁，人就越想把它说短；偶尔才用一次的，长一点也无妨。这个大意在语言学里常被归到齐夫（Zipf）名下，叫作简略律〔待核〕，本书只取它的大意，不引具体数字。阿哲一天要说几十次“邮件”，四个字的“电子邮件”就成了累赘；他一年也说不上一次“电子数据交换”，这个说法就一直没人去缩它。

饭馆后厨是看损耗最好的地方。菜单上印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服务员往后厨喊的是“一个番茄蛋”；菜单上是“鱼香肉丝盖浇饭”，喊出来是“鱼香盖饭”。后厨里油锅响、抽油烟机响，人手忙，一晚上要喊几百道菜，每道菜省两三

个字，加起来就是一大截气力。为什么这么省不出错？因为后厨的菜单是有限的，几十道菜，大家都熟，“番茄蛋”在这几十道菜里只可能指那一道。缩到多短，取决于在这一小片范围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会撞上。范围越小，能省得越狠。

阿哲的爸爸年轻时还发过电报。据老一辈人的说法，那时电报按字收费，一个字一个字地算钱，于是人人都成了省字的高手：“母病速归”“明日抵京速接”，几个字说完一件大事〔待核〕。这是把损耗推到了头，每多一个字都要掏钱。代价是冗余几乎降到了零，收报的人常要对着几个字猜半天：哪天到？到哪个站？病得多重？省钱省到了极限，叫错的风险就全压到了读的人身上。

省也有省过头的时候。阿哲说“华师”，在他读书的城市里人人都懂，到了饭桌上，对方一句“哪个华师”就让他补了半天：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缩出来都是“华师”〔待核〕。缩略省掉的那几个字，原本正是把这几所学校区分开的东西。省力是损耗压低了，叫错的风险却上来了。这一来一回，正是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里两股约束的拔河：损耗要省，误差不让省。

在一座城市里，“华师”多半只指本地那一所，省到两个字也不会错，因为听的人都在同一个范围里；跨出这个范围，同样两个字就不够用了。这说明一个缩略能不能成立，不只看它本身省了多少，还要看它在什么人中间用：圈子越小，能省得越多；圈子越大，越要把省掉的字补回来。

◆ 四、电子邮件怎样变成邮件

阿哲的爸爸还在说“电子邮件”，阿哲早就只说“邮件”了。这两个说法之间，不只是省了两个字。

二十多年前，“邮件”这个词通常指的是邮局寄送的东西：信、包裹、印刷品。那时候电子邮件刚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要说它，就得在前面加上“电子”两个字，免得和邮局的邮件混在一起〔待核〕。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每天收发电子邮件，纸质的信却越写越少。说的次数一多，“电子”这两个字就显得累赘，在办公室里先被省掉；省掉之后也没人听错，因为在办公室里，十次说到邮件，九次是电子的。

再往后，事情翻了个个儿。今天在大多数年轻人嘴里，“邮件”默认就是电子邮件，要说邮局寄来的东西，反倒得加点什么：“纸质的信”“挂号信”“邮政包裹”。原来要被标出来的，成了不用标的；原来不用标的，成了要标出来的。这不是谁下了命令，而是千万次使用在背后改变了“邮件”这个词的分布：它被用来指什么，以什么为常见、以什么为少见，整个重心挪了位置。

这个过程在九宫里正好落在一条纠缠线上，本书叫它“二→三”：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的路径（D2），作用在原理三的信息（E2）上。大白话说，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越被压短”是损耗在起作用，说得多就嫌长；“越成分布”是数学模态在起作用，一个词的意思越来越由它实际被用来指什么的频率来定，而不是由当初那个“电子＋邮件”的组合来定。原理二一轮轮的使用，把意思一点点从“靠组合推出来”推到了“靠频率淀下来”。

同样的事情随手可见。“移动电话”变成了“手机”，“网上购物”变成了“网购”，“电子商务”在很多场合缩成了“电商”。有的是缩略，有的干脆换了一个说法，但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先是一个靠拼起来就能懂的长说法，用得一多，就压成一个短的，短的再慢慢成为默认，原先那个长说法反倒成了老派的、正式的、要特意解释的。

国际上做“高效交流”研究的人里，也有人专门看过这类历史上的引申。Xu、Regier 与 Malt 2016 年发表在《认知科学》上的一项研究，看的是装东西的器物（瓶、罐、盒一类）在几种语言里怎样起名，结论的大意是：一个名字顺着历史一环扣一环地引申到新东西上，和整个命名系统保持高效，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这和“电子邮件变成邮件”的路子是相通的：一个词顺着使用的路子一路走，走出来的结果，回头看又刚好不费事。本书在这条结论之外多讲的，是这条路由谁推着走：不是效率自己在走，是一轮轮的使用（原理二）在把意思交给频率（原理三的数学模态）。

阿哲的爸爸为什么还说“电子邮件”？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电子邮件从来没多到让那两个字显得累赘的程度。分布是在一群人的使用里淀出来的，不同的人群，淀出来的分布不一样。父子俩用同一个词，脑子里挂着的却是两个不同的重心。

◆ 五、保险和省力在拔河

冗余和损耗，一个要多说，一个要少说，天生是一对冤家。一句话最后长成什么样，常常就是两边拔河拔出来的。

阿哲晚上在群里回消息，先打了个“嗯”，又改成“嗯嗯，收到”。按省力的算法，一个“嗯”就把意思说完了，组长也不会误会会议时间。可很多人都有体会，在微信里只回一个“嗯”，读起来冷，像是不耐烦；“嗯嗯”多了一个字，什么新信息也没加，却显得友好。这里多出来的那个字，保的不是信息不丢，而是关系不冷。冗余不只防噪音，也防误会对方的态度。

敬称也是这样。像“您”这样的字，从省力的角度看是多余的，却因为里头装着尊重的分量而一直留着；它的命运本书第23章专门讲，这里不展开。

拔河的输赢，看场合。在叫错代价高的地方，冗余赢：合同里的金额要大写再写一遍，药盒上的用法要写明，航班广播要中英文各播一遍。在说得极频繁、大家又彼此熟悉的地方，损耗赢：同一个办公室里，“邮件”“周报”“对一下”，越说越短，外人听着像暗号。在关系要紧的地方，冗余又会以另一种面目回来：客气话、叠词、语气词，它们对信息没有贡献，却托着人情。

同一种话，对着陌生人和对着熟人，拔河的结果也不一样。地铁报站，每一站都要报站名，报开哪一侧的门，提醒换乘线路，有的城市还要用两种语言再报一遍。车厢里的人彼此不认识，有人戴着耳机，有人第一次来，报站的话没法指望任何人事先知道什么，只能把冗余开到最大。小镇上跑了十几年的公交车，司机对着车上几位老熟人，到站只喊一声“到了啊”，连站名都省了，因为车上的人比司机还清楚这是哪儿。话说给谁听，决定了保险要买多少、力气能省多少。

还有一种拔河发生在时间里。一个说法刚出现时，人们怕别人听不懂，往往说得长、说得全；用熟了，省力就占了上风，越压越短；压到太短，又在某个新场合里出错，被逼着补回一点。“华师”在本地压到两个字，到了外地又被补成“华东师大”。缩略不是一路向短的单行道，它会在省过头的地方往回退一步。

从这一节可以看出，冗余和损耗不是两条独立的规则，而是一根绳子的两头。原理三的“拧多紧”，在这一章的意思就是：绳子停在哪里。停的地方，一头看叫错要付多少代价，一头看多说要费多少力气，还要看在场的人彼此有多熟、关系有多重。前两样是原理三自己的事，后两样已经伸进了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和原理二。

◆ 六、三种信息，三种省法

最后回到第14章开的那个头，上一章也用过：刀口交给哪种信息。省力这件事，交给不同的信息，省法完全不同，出错的方式也不同。

第一种是交给符号，靠约定省。北大、清华、复旦、人大，这些缩略没有一条能从全称“推”出来，只能靠一群人记住。在这群人中间，它们省力又可靠；出了这群人，就可能不灵。“华师”在本地是约定好的，到外地约定失效，就得补字。符号省法的长处是短，短到一两个字；短处是依赖圈子，圈子之外不认账。

第二种是交给逻辑，先定义再省。阿哲签合同时会看到这样的句子：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全称只写一遍，后面几十页都用两个字代替。这种省法跟北大不一样，它不靠大家事先知道，而是当场下定义，读的人只要往前翻，就一定能找回全称。法律文件、说明书、论文里都爱用这一招，因为这些地方叫错的代价高，省力可以，但必须保证每个读者都能回到同一个全称。逻辑省法的长处是可靠，短处是要读的人记得那条定义，文件一长，翻来翻去，省下的力气又花回去一部分。

第三种是交给数学，靠频率省。“电子邮件”变成“邮件”，没有任何人去定义，也没有哪个圈子开会约定，它是被用的频率一点点压出来的：用得最多的那个意思，慢慢独占了那个短词。数学省法的长处是自然，谁也不用记，跟着大家用就行；短处是分布会漂，而且不同人群漂得不一样。阿哲的爸爸说“邮件”，脑子里先跳出来的可能还是邮局，这就是两代人的分布没有对齐。

三种省法之间也会转手。“甲方”原本是合同里用定义省出来的两个字，地道的逻辑省法；后来它走出合同，进了办公室的日常话，“甲方又改需求了”“甲方爸爸说了算”，这里的“甲方”已经没人去翻哪份合同的第一页，它成了一群上班族约定俗成的叫法，指的是给钱、提要求的那一方〔待核〕。一个靠定义站住的短词，用得多了，变成了靠约定和频率站住的短词。转手之后，它省的力气没变，失效的方式却变了：以前是合同里没定义就不能用，现在是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听不懂“甲方爸爸”是什么意思。

三种省法，各有各的失效方式：符号省法在圈子外失效，逻辑省法在定义被忘掉时失效，数学省法在分布漂移、人群错位时失效。一个缩略、一个短说法能不能站住，就看它挂在哪一种信息上，以及那种信息在当下这场对话里还撑不撑得住。

阿哲后来给爸爸设置好邮箱，顺手在手机上建了个文件夹，起名“爸的电子邮件”。他觉得这样爸爸一眼就认得出来。为了让一个人不出错，他把自己早已省掉的两个字又补了回去。冗余和损耗之间那根绳子，在一家人中间也会因人而停在不同的地方。

下一章就沿着这三种信息往下走，不再只看省和不省，而是看三种信息各自怎样切出意思：一条定义切出的边，一片频率淀出的边，一份约定划出的边，长得各不相同。

带走的话

冗余是说两遍的保险，损耗是能省则省的力气，一句话的长短是这两头拔河的结果；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电子邮件”就这样变成了“邮件”。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三之冗余与损耗（D3）；纠缠线 二→三（D2・E2：电子邮件→邮件）；纠缠线 三→二只以“您”一句带过（主讲在第23章）；E2 三种模态各自的省法。 ② 核验状态：〔核〕Xu, Regier & Malt 2016 容器名研究主旨（摘要级）。〔待核〕Zipf 简略律（只取大意）；读数“幺”代“一”的缘由（通行说法）；“邮件”两种用法消长的年代；华东、华中、华南三所师范大学被简称“华师”的通行程度；电报按字计费的细节；“甲方”“甲方爸爸”日常用法流行的时间与范围。〔示意〕后厨喊菜、地铁报站、小镇公交诸例为日常情形示意。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17 章

符号、逻辑、数学：三种切法

这一章的问题：表格上的“未婚”一刀两断，衣柜里的“粉色”和“桃红”却怎么也分不清——同样是给意思划边，为什么有的边像刀切，有的边像晕开的墨？

婚介所的一个下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何姐在小城开了十几年婚介所。这天下午先来的是小周，三十四岁，做工程的，坐下来填登记表。填到“婚姻状况”一栏，他停住了：未婚、离异、丧偶，三个方框。

“何姐，我谈过一个八年的，住在一起好几年，后来分了。我这算未婚？”何姐头也不抬：“表上只问你领没领过证。没领过，就勾未婚。经历的事，写在下面备注里。”小周勾了未婚，嘀咕一句：“勾这个，总觉得像没谈过恋爱似的。”

小周走后，林姑娘来商量周末见面穿什么。何姐说：“穿你那条粉色的裙子，显气色。”林姑娘笑：“何姐，那条是桃红，不是粉色。”何姐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两个人对着屏幕争了五分钟，谁也没说服谁，最后林姑娘说：“算了，反正就是那条。”

傍晚，何姐给小周打电话介绍林姑娘。她先报条件：“一米六五，本科，在学校做行政，未婚。”停了一下，又说：“人特别温柔，说话像春天的河水，不急不慢的。”挂了电话，她自己也笑了：前半句像念档案，后半句像念诗。

◆ 一、表格上的“未婚”

先看小周勾的那一格。“未婚”在婚介所的登记表上，切得干脆利落：领过结婚证的，不是未婚；没领过的，就是未婚。没有“差不多未婚”，也没有“有点未婚”。这是一条硬边，边这边和边那边，中间不留缝。

这条边是怎么划出来的？不是靠大家觉得，也不是靠看得多了，而是靠一条定义：有没有登记结婚。有了定义，就能推：未婚的人可以去登记；离异的人也可以去登记；一个人如果勾了未婚，后来又被发现领过证，那么表就填错了。意思挂在定义上，可以一步步推下去，像一道算式。第14章说过，这种靠定义和推理来定意思的办法，本书叫逻辑。

婚介所为什么要用逻辑来切这一格？因为这里叫错的代价高。把一个已婚的人当成未婚介绍出去，害的是两个人，砸的是何姐十几年的招牌。第15章讲过，叫错代价一高，刀口就交给定义。婚介所的登记表、单位的人事表格、各种正式的申请材料，在婚姻状况这一栏几乎都用这一刀，道理是一样的。

可小周那句嘀咕也有道理。他觉得“未婚”两个字没装下他的八年。从定义上说，他确实未婚；从他自己的感受上说，他早就过了“没谈过”的那个阶段。定义切得准，却只切了一个侧面。它回答“领没领过证”，不回答“经历过什么”。所以何姐让他把经历写进备注：表格的格子交给逻辑，格子装不下的东西，交给另一种说法。

再看一个邻近的词，“单身”。单身和未婚常被混用，其实切法不同。一个离过婚、现在一个人过的人，是单身，却不是未婚；一个没领证但正在谈恋爱、甚至已经同居的人，是未婚，在很多人眼里却不算单身。“单身”的边不是由哪一条登记定义划的，而是由“现在身边有没有人”这样一个日常判断划的，谁算有人、谈到什么程度算有人，各人说法不一。两个词摆在一起，一个是定义切出来的硬边，一个是生活里慢慢磨出来的软边，交叠着盖在同一群人身上。

◆ 二、逻辑切法的脾气

逻辑切法有它鲜明的脾气。

第一，它的边是硬的。一个数要么是偶数，要么不是；一个人要么领过证，要么没领过。硬边的好处是不同的人看同一个情形，能得出同一个结论，争论有个准头。何姐和小周对“未婚”不会有分歧，最多对“这一格够不够用”有意见。

第二，它可以推。定义一旦立住，后面一串结论跟着出来。亲属称谓里，“你爸爸的哥哥是你伯伯”可以推；婚姻状况里，“未婚的人可以去登记”可以推。能推，就能把一个词的意思带到没见过的情形里去，不用每碰到一个新人都重新商量。

第三，它要有人来维护。定义不会自己站住，总要有一个说了算的地方：登记机关、规则手册、教科书、合同条款。没人维护，定义就会被日常用法一点点冲软。“未婚”这条边之所以一直硬，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登记制度托着。

第四，它只管它定义过的那一面。小周的八年，林姑娘的温柔，都不在“未婚”这一刀的管辖之内。逻辑切得越准，留在刀外的东西往往也越多。这不是逻辑的毛病，而是它的分工：它负责把那一面切得清楚可靠，其余的交给别的切法。

日常话里，纯粹靠逻辑切出来的词并不多。大部分词平常软着，只在需要较真的时候才临时立一个定义。朋友聊天说“他还没结婚呢”，没人去想登记不登记；到了填表、办手续、要较真的时候，“结婚”两个字才被收紧到“领证”那条线上。逻辑切法更像一把随身带着、用时才打开的折刀，而不是一直握在手里的那一把。

这把折刀也是人学得最晚的。两三岁的孩子已经会说“粉色”“红色”，会叫“哥哥”“姐姐”，可要等到上学，老师在黑板上写“能被二整除的数叫偶数”，他才第一次正经地碰到一个先给定义、再用定义去认东西的词。在那之前，

他认识的几乎所有词，都是先见了许多例子，再慢慢摸出边来的。逻辑切法要靠专门教，靠写下来，靠一遍遍核对；数学切法靠泡在日子里自己就会。这也说明，为什么日常话的底子是软的，硬边总是后来一刀刀加上去的。

◆ 三、粉色和桃红：看多了淀出来的边

再看何姐和林姑娘争的那条裙子。粉色和桃红之间，没有哪一条定义。翻遍日常生活，找不到一个地方写着“红到多少算桃红，淡到多少算粉色”。可这两个词人人会用，大多数时候也不会用错。它们的边是从哪儿来的?

是看出来的，看多了淀下来的。一个孩子学“粉色”，没有人给他下定义，大人只是指着一件件东西说：这是粉色的气球，这是粉色的毛巾，这是粉色的小猪。看得多了，孩子心里就有了一团“粉色”：中间是最常被叫作粉色的那几种颜色，越往外，被这么叫的次数越少。“桃红”也一样，指得多了，心里也有一团。两团各有一个中心，中心彼此离得开，边缘却搭在一起。

何姐和林姑娘争的，正好是搭在一起的那一块。如果那条裙子是最典型的淡粉，两个人不会争；如果是最典型的桃红，也不会争。偏偏它落在中间，何姐心里的那团“粉色”往外伸得远一点，林姑娘心里的那团“桃红”往这边伸得近一点，两个人都没错，也都说服不了对方。这种靠一次次实际叫法堆出来的意思，有中心、有边缘、边缘模糊，本书叫数学切法：它靠的是频率分布，而不是定义。

数学切法的脾气，和逻辑切法几乎处处相反。它的边是软的，中心清楚，边缘含糊；它不能推，“粉色加一点红是什么”，没有算式可算，只能看着说；它不需要谁来维护，用的人多了，它自己就稳；它也不只管一个侧面，一个颜色词背后，挂着它在无数件衣服、无数朵花、无数张照片上出现过的全部印象。

软边并不等于没用。何姐和林姑娘争了五分钟，最后一句“反正就是那条”就把事情解决了：在两个人都知道指的是哪条裙子的时候，粉色还是桃红，叫错了一点也不疼。这正是第15章说的道理：叫错代价低的地方，人愿意让边软着，省得为

一个用不着的区分费口舌。真要较真的时候，人们会另找办法：网上买衣服，商家给每种颜色配一张照片，再起一个编号；装修选漆，拿着色卡一格格比。照片和色卡，是在给软边临时撑一个硬框。

软边还逼出了一批专门对付它的小词。林姑娘要是不想争，可以说“偏桃红的粉”；何姐也可以退一步，说“有点粉，又有点桃红”。“偏”“有点”“差不多”“说不上是”，这些词本身不指任何颜色，它们的用处是告诉对方：我说的这个东西落在边上，别拿中心来要求我。逻辑切法用不着这些词，偶数就是偶数，没有“偏偶数”；数学切法离不开它们，因为它的边本来就是一片地带，而不是一条线。一种语言里这类模糊限定的小词有多少、用得多勤，多少能看出它有多少意思是交给频率去切的〔待核〕。

还要注意，每个人心里的那团分布不完全一样。常逛服装店的人，心里的粉色可能分得更细：浅粉、豆沙粉、裸粉，各有各的位置；很少关心衣服的人，可能一个“粉色”就盖过去了。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各人见过的、说过的不一样，淀出来的分布就不一样。数学切法的意思，本来就活在一群人的使用里，一个人身上的只是那群人的一个样本。

这一节只拿粉色和桃红当一个日常的例子，看数学切法长什么样。各种语言怎样给颜色起名、颜色词有没有跨语言的规律，是另一个大题目，本书第26章与国际研究对账时再谈。

◆ 四、符号：说好了就算

第三种切法，最容易被忽略，因为它太平常了。

为什么叫“桃红”？因为像桃花的颜色。可为什么偏偏用桃花，而不用别的什么花来起名？没有道理可讲，前人就这么叫了，后人跟着叫，就成了。“桃红柳绿”连着说，是一种好看的春天；用桃红来点喜事，是一份讨吉利的心思〔待核〕。这些都不是从颜色本身推出来的，也不是光看颜色就能淀出来的，它们是一群人约好的。靠约定定意思，不问理由，只问大家认不认，本书叫符号切法。

何姐的婚介所里，符号切法到处都是。她跟同行说“这个条件好”，对方立刻懂，懂的不是“条件”这个词的字典义，而是这一行约好的那几样东西。她说一个男孩“老实”，同行知道这里头有好话也有保留；她说一个姑娘“会过日子”，听的人知道她在夸什么。这些话外人听来平平无奇，行里人一听就明白分量。约定的意思有多细，取决于这一行人约得有多细。

符号切法的脾气，又和前两种不同。它的边在哪里，取决于约定落在哪里，可以很硬，也可以很软。像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约定得一刀两断；像“条件好”，行里人心里大致有数，却谁也说不清边在哪。它不能推，也不靠见得多，它靠的是“我们都这么说”。它的力量来自一群人，它的限度也在这群人：出了这一行，“条件好”就只剩字面意思。

符号切法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能把逻辑说不通的东西说通。“未婚妻”三个字，按逻辑拆开，是“未婚的妻子”，可既然未婚，哪来的妻子？这句话在定义上自相矛盾，在日常里却人人都懂：订了婚、还没结婚的那一位。没有人觉得这个词有毛病，因为它挂在约定上，不挂在定义上。约定可以把两个互相打架的字捏在一起，给它们一个新的、整体的意思。

所以，同样一个“桃红”，可以被三种切法各切一回：在色卡上，它是一个编号，算是被逻辑式地规定了；在人们的眼里，它是一团有中心、有边缘的颜色，这是数学；在“桃红柳绿”和喜事里，它是一份约好的好意头，这是符号。三种切法叠在同一个词上，用的时候，哪一层浮上来，要看说话的人要什么。

◆ 五、为什么说，决定交给哪种信息

回到何姐傍晚那通电话。她前半句报“一米六五，本科，未婚”，后半句说“说话像春天的河水”。同一个人，同一通电话，两种说法挂在了两种信息上。前半句是逻辑：身高有尺子量，学历有证书，未婚有登记，每一项都能核对。后半句是什么？“像春天的河水”，没有定义，也不是看多了淀出来的颜色那样的分布，它靠的是一个比方，靠的是何姐和小周都知道春天的河水是什么样子，都愿意顺着这个比方去想一个人。这是符号的一种用法：借一个大家心里都有的东西，去

说一个说不清的东西。要说准一点：这个比方是何姐临时打的，本身还算不上约定；可它能被听懂，靠的是“春天的河水”早已在一群人心里约成了缓、暖、不吵的样子。新比方站在旧约定上，所以归在符号这一边。

何姐为什么要这样切换？因为她说这两句话，目的不一样。报条件，是要让小周对一个陌生人有可靠的了解，免得见面才发现不对，这是在讲清楚；说温柔，是要让小周对这个人动一点心，愿意去见，这是在打动人。讲清楚，交给定义最稳；打动人，交给比方最好。

这在九宫里也是一条纠缠线，本书叫它“一→三”：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的意义（D1），作用在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的信息（E2）上。大白话说，为什么说，决定了意思交给哪种信息。讲道理交给定义，抒情交给比喻。何姐不用学这条规律，干了十几年婚介，她的嘴早就会了。

原理一的三条律（第7、8章）在这里都看得见。为了说出一个人身上说不出的那点好，何姐临时造了一个比方，这是创造律：现成的词不够用，就造一个说法去填。她可以说“像春天的河水”，也可以说“像一杯温水”“像外婆家的院子”，有好几种说法可以挑，这是自由律留出的余地。小周在电话那头“哦”了一声，说“那挺好”，何姐知道他听懂了，那一下心里一松，这是幸福律：被懂的那一刻，张力释放了。三条律都推着她离开定义，走向比方。

三界在这里也起作用。报条件，是在现实界说话：身高、学历、婚姻状况，都是摆在那里、可以核对的事实。说温柔，是在自我界说话：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感受，只能靠感受去传。现实界的事，交给逻辑可靠；自我界的事，交给逻辑就干瘪了。设想何姐给“温柔”下个定义：“说话音量不超过多少分贝，语速每分钟不超过多少字”，这话不但打动不了人，还会把人吓跑。

反过来，把讲清楚的事交给比方，也会出乱子。要是何姐在登记表的婚姻状况一栏不勾方框，而是写“像一只还没找到窝的鸟”，这张表就没法用了。比方在这里不是太美，而是太自由：每个读的人都能读出不同的意思，偏偏这一栏最怕的就是读出不同的意思。

所以，交给哪种信息，并不是原理三自己能决定的事。约束管拧多紧，信息管用什么拧，可到底用什么拧，一大半要看说话的人为什么开口、在哪一界开口。这一点，是原理三向原理一借来的。第15章看到的是另一个方向：原理三的约束作用在原理一的三界上，叫错的代价一高，谈话就被推进讲规则的那一界，那一界的切分也跟着变细。两个方向合起来，原理一和原理三之间是一来一往缠在一起的。

◆ 六、三种切法互相转手

三种切法不是三个互不来往的抽屉。一个意思今天挂在这种信息上，明天可能转到另一种上。

从数学转到逻辑，是常见的一路。粉色本来是一团看出来的分布，可一旦要批量生产衣服、要网上卖货，厂家就得给它编号、定色值，把一团软的分布钉成一个硬的格子。婚介里也有这样的事："年纪偏大"本来是一个凭感觉、凭大家的眼光估出来的说法，到了有的婚介所的内部表格里，就可能变成一条写明的年龄线〔示意〕。凡是需要很多人按同一个标准办事的地方，软边就有被钉硬的压力。

从逻辑转到符号，前一章看过"甲方"。这一章的"未婚"也有类似的走向：在登记表上它是定义；在日常话里，一句"人家还未婚呢"，有时带着别的意思，催婚的、打趣的、替人着急的，那层意思不是定义给的，是一群人说惯了的口气。定义还在，约定已经在它上面长出了一层。

从符号转到数学，也一直在发生。一个约定刚立的时候，只在一小群人里通行，边界清楚：谁是行里人，谁就懂。用的人多了，散出了那个圈子，人们不再记得当初约的是什么，只是跟着别人用，意思就慢慢变成了一团分布。行话出圈后常常变味，就是这个缘故。上一章讲"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说的正是这一路。

转手不是乱转，背后有推手。从数学转到逻辑，推手常常是叫错代价上升，这是原理三自己的约束；从逻辑转到符号，推手常常是用法的扩散，这是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的路径；而一个意思该交给哪种信息，又像上一节说的，取决于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这是原理一。三种切法的转手，是三个原理一起推的结果。

到这里，第四编的四章走完了：总论、误差、冗余与损耗、三种切法。可每一章走到最后，都碰到同一堵墙：原理三说不清它自己的自变量从哪里来。

再回到何姐那张登记表。“婚姻状况”一栏切成未婚、离异、丧偶三格，用的是逻辑的刀；可这把刀为什么偏偏切在“领没领过证”上，不切在“谈过几年”上，表格自己答不出来。何姐要的是一个能核对、不怕叫错的凭据，这是她为什么问；问的是现实界里有据可查的事，这是她在哪一界问，两样都是原理一给的。小周觉得“未婚”装不下他的八年，是因为这两个字在日常里一直被拿来说“还没成过家、没经过事”，说得久了，背上了一层定义里没有的分量，这是原理二给的。表格的刀口落在哪里，落下去疼不疼，一头连着何姐为什么问，一头连着这两个字一路怎样被人说过来。原理三的每一格，背后都站着另外两个原理。这就是第19章要写的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流进来的两条线正是一→三和二→三；原理三往外伸的三→一、三→二，第18章再和其余四条一并摆齐。

原理一、原理二、原理三，各讲了一编。下一编不再一个一个地讲，而是把三个放在一起，看六条线怎样把它们缠成一团，看三个原理怎样彼此互为函数、按六种次序先后发动、两两之间的矛盾又怎样推着第三个改变形状。这是本书的重心。

周末，小周和林姑娘在一家茶馆见了面。林姑娘穿的是那条裙子。小周坐下就说：“这粉色挺好看的。”林姑娘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没纠正。何姐后来听说了，说这就对了：见第一面，叫错一个颜色不疼，非要纠正才疼。

带走的话

意思可以交给定义、交给频率、交给约定，三种切法切出的边，一硬、一软、一看人；交给哪一种，要看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所以原理三从来不单独转动。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三之信息（E2：符号・逻辑・数学）；纠缠线 一→三（D1・E2：讲道理交给定义，抒情交给比喻）；回顾 二→三、三→一；原理间方程 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交接第五编。 ② 核验状态：本章不引学术结论。〔待核〕桃红在婚俗中的具体用法；“一种语言里模糊限定小词的多少可看出有多少意思交给频率去切”一说未经检验，仅作设想。〔示意〕婚介所内部表格的年龄线，不指任何真实机构的做法。“未婚”“单身”只按日常用法讲，不作法律意见。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五 编

三原理纠缠与原理运行方法论

编 序

前三编把三个发生原理一个一个拆开讲：原理一管“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原理二管“怎么变成这个意思”，原理三管“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拆开讲是为了看清楚，真实的一个词里，三个原理从来不单独干活。这一编是全书的重心：三个原理彼此需要、彼此推动，它们之间同样照着“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本书叫它“原理运行方法论”。第18章逐条走完六条纠缠线；第19章讲三方程，每个原理由另两个决定；第20、21章走六路径；第22章讲两个原理的矛盾怎样推动第三个；第23到25章拿“您”“内卷”“单位”三个词，看原理怎样打架、怎样合力、怎样一起熄火。

第 18 章

六条纠缠线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种草”，为什么同时牵着“为什么说”“怎么用开”“切多细”三件事，而且三件事彼此推着走？

被种草来的客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方在县城老街上开了一家卖杯子和茶具的小店，店面不大，一半生意在网上。周六上午，进来一位戴眼镜的姑娘，举着手机给她看一张图：“老板，我是被你种草来的，就这只蓝釉的杯子。”小方笑着去架子上取。坐在柜台后面择菜的妈妈抬起头：“种什么草？”姑娘也笑了：“阿姨，就是她推荐得我心里痒痒，非来买不可。”

姑娘走后，妈妈还在琢磨：“推荐就推荐，干嘛说种草？”小方一时答不上来，只说：“说推荐，像商场里的促销；说种草，像朋友跟你说她自己真喜欢。”下午，老顾客王姐发来消息：“上回你种的那把壶，我拔草了。”妈妈凑过来看：“拔草是买了还是不要了？”小方也愣了一下，回了一句：“姐，是买了吧？”王姐回：“买了买了，拔得干干净净。”

晚上关了店，小方对着电脑写新一期的推荐笔记。标题她写了三遍：“种草｜一只会变色的杯子”，删掉；“好物推荐：变色釉马克杯”，又删掉；最后还是写回“种草”。正文里写到“容量 350 毫升，可进洗碗机”时，她没用任何比方，规规矩矩写数字。写完她忽然发觉，这两年她看自己的店，也越来越像一块地：这批货种了没有，那篇笔记长草了没有，哪位顾客拔了草。

◆ 一、九对里空出来的六对

先回到九宫（见导论与第1章）。D 一行三格管为什么说、怎么用出来、拧多紧，E 一行三格管在哪一界说、交给哪种信息、带着多少分量。D 的三格和 E 的三格两两相配，一共九对。

三个发生原理各占一对：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是 D1 配 E1，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是 D2 配 E3，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是 D3 配 E2。九对用掉三对，还剩六对。第二到第四编一路走来，读者在各章末尾已经零零碎碎见过这六对，这里把它们一次摆齐。

	E1 三界	E2 信息	E3 能量
D1 意义	原理一	纠缠线 一→三	纠缠线 一→二
D2 路径	纠缠线 二→一	纠缠线 二→三	原理二
D3 约束	纠缠线 三→一	原理三	纠缠线 三→二

这张表要横着读。看 D1 那一行：D1 是原理一的 D。它和 E1 相配，是原理一自己；它和 E3 相配，E3 是原理二的 E，所以这一对是原理一的“为什么说”伸进了原理二的“能量”，记作一→二；它和 E2 相配，E2 是原理三的 E，记作一→三。另外两行同理。六对空出来的格子，每一格都是一个原理的 D 作用在另一个原理的 E 上。这就是六条纠缠线。

为什么说“作用在”，而且只往一个方向？D 一行是差异，是推着事情动起来的那一股；E 一行是纠缠，是被推的那块地、那一池水、那一股分量。差异总是落在什么东西上才显出效果，所以一条线的起点记在发出差异的那个原理，终点记在接住它的那个原理。D1 配 E3，读作“为什么说，给词充能”，不读作“能量决定为什么说”。原理二反过来也会去改原理一，但它走的是 D2 配 E1 那一格，也就是后面要讲的二→一，用的是原理二的路径，落的是原理一的三界，不归这一格。九宫里没有哪一格是“E 推 D”的，E 一行只接，不发。

三个原理加六条线，九对全部用完，一对不多，一对不少。这和导论讲的“九格各用一次”是同一种账法，只是换到 D×E 这张小表上再算一遍。它说明一件事：三个原理之间没有一块“法外之地”。任何一个原理想影响另一个，都只能走这六条线中的一条；反过来，任何一条线也都有确定的起点和终点。下面五节，就跟着小方的“种草”把六条线一条一条走过去。凡是前几编已有标准例子的线，我们只提一句，另用“种草”做主讲。

◆ 二、为什么说，往外伸的两条线：一→二、一→三

先走一→二，D1 配 E3：为什么说，给词充能。

小方妈妈的问题问得好：推荐就推荐，干嘛说种草？两个词在说同一件事，都是让人知道某样东西好。可“推荐”是平的，像一张清单；“种草”不平，它里面有一股心痒，有一种“我喜欢得藏不住，非告诉你不可”的劲。说的人为什么开口，决定了这个词出门时带着多少劲。说“推荐”的人可以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说“种草”的人，是被一种想分享的冲动推着。这股冲动不留在说话人心里，它跟着词一起走，听的人收到的不只是一个信息，还有一点被传过来的痒。那位戴眼镜的姑娘专程跑来，买的不只是一只杯子，也是这一点痒。

这是动能，是 E3 里最显眼的那一态。第12章讲过“破防”：情绪刚冲上来、要找个出口时说出的词，一出生就带着冲劲。“种草”的冲劲比“破防”温和，不是发泄，是分享；可两者的道理是一条：为什么说，定了词的初始能量。还要补一句，“种草”不只带动能。一个人反复被同一位朋友种草，这个词在两人之间会慢慢积起一点信任的分量，那是往内能那边去了。D1 管的是开头那一推，推得多重，后面能走多远，就有了底子。

再走一→三，D1 配 E2：为什么说，决定意思交给哪种信息。

小方深夜写笔记，标题用“种草”，正文写“容量 350 毫升”。同一篇东西里，她换了两次手。标题要打动人，她把意思交给一个比方：草籽落进心里，自己会长。正文要让人放心下单，她把意思交给数字和定义：多少毫升，能不能进洗碗机，不留任何想象的余地。第17章用婚介所何姐的两种说法讲过这条线，这里再看

一个更细的地方：同一个“种草”，小方写给新顾客和写给老顾客，交出去的方式也不一样。给新顾客，她要靠“种草”这个比方唤起一种情绪；给王姐这样的老顾客，“种草”早已是两人之间说好的一个暗号，不需要再唤起什么，这时它靠的是约定。比方和约定都算在 E2 的“符号”这一种信息里，但前者要靠联想才能懂，后者只要记得就能懂。

所以这条线不只是“讲道理用定义、抒情用比方”这样一刀两断。为什么说，决定的是意思落在三种信息里的哪一种，以及在那一种里靠什么撑着：要打动人，交给联想；要表示我们是自己人，交给约定；要让对方能核对，交给定义；要随大流，交给频率。动机一变，信息的去处就跟着挪。

两条线放在一起看，原理一往外伸的这两只手，一只伸向原理二，决定词带着多少劲出门；一只伸向原理三，决定词把意思托付给哪一种信息。小方开口的那一刻，两只手同时伸了出去。她自己不会这样分析，可她标题删了两遍又写回“种草”，正是在这两只手之间掂量：用“推荐”，劲小，可是稳；用“种草”，劲大，可是只有懂的人才懂。

◆ 三、用出来的东西往外伸：二→一、二→三

原理二的 D2 是路径，是一轮轮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路径也往外伸两只手。

先走二→一，D2 配 E1：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

小方关店后那一下发觉，就是这条线。两年前她看自己的店，看的是现实界：货、房租、进价、流水。“种草”这个词她一天要说、要写、要看几十遍，用的次数多了，它不再只是她嘴里的一个词，而成了她看店的一副眼镜。一批新货摆上架，她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这批卖得动吗”，而是“这批种得出去吗”；一篇笔记发出去，她不问“有多少人看了”，而问“长草了没有”。店还是那家店，她站的那块地挪了：从现实界的买卖，挪进了一种半是生意、半是交朋友的自我界。

顾客那一头也有同样的挪动。“我被种草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它把一件本来属于自己的事，想要一样东西，说成了别人在自己心里种下的。说多了，人看自己的欲望，就像看一块被别人播了种的地：想买，不全怪我，是有人种的。这不是谁教给大家的道理，是这个说法被一遍遍用出来以后，悄悄改写了人们在自我界里怎样安放自己的想要。第24章要讲的“内卷”是这条线最重的样子，这里只提一句。社会语言学里有一路研究讲一个说法怎样渐渐挂上说话人的身份与立场，常被提到的是 Eckert 关于“指向场”的讨论〔待核〕；本书说的二→一，比挂上身份再多走一步：用法改写的是人站的那一界本身。

说到改写，要先把“回写”这个词交代清楚。第9章讲过三界回写：意思在某一界落定以后，回过头去改写那一界，分现实回写、理念回写、自我回写三层。第五编还要用到另一个“回写”：第22章讲的三拍，两个原理的矛盾积累成张力，推动第三个原理改变形状，第三个的新形状再回写前两个。两种回写是一回事的大小两样：三拍里，当被回写的一方是原理一时，被改写的正是它的三界，这就是第9章的三界回写。换句话说，三界回写是三拍回写落在原理一身上的那个特例。流进原理一的线只有两条，二→一和三→一，所以三拍里回写要落到三界上，走的必是其中一条：第三个原理若是原理二，就走二→一；若是原理三，就走三→一。眼下讲的二→一，是前一种通道。

再走二→三，D2 配 E2：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

第16章讲过“电子邮件”怎样被用成了“邮件”，这是这条线的标准例子。“种草”身上也看得见同样的事，而且更往前走了一步。在小方的老顾客群里，“种草”常常已经不说全了：“这个我种了”“那件还在草里”（示意）。用得熟，就压短。

更值得看的是另一半，“越成分布”。“种草”刚流行时，靠的是一个比方：心里被撒了籽。现在平台上有大量被叫作“种草笔记”的东西，什么样的笔记算种草笔记？没有谁给过定义，也不再有人去想草籽的比方。大家看得多了，心里自然有一个大概：有图，有“我用了”，有“姐妹们冲”，有链接。“种草”这个词的

意思，从一个靠联想才懂的比方，挪成了一个靠见多了才认得的类。用九宫的话说，意思在 E2 里换了托付的地方，从符号挪到了数学，从“说好的”挪到了“频率堆出来的”。这一挪不是谁决定的，是路径走了足够多轮以后自己落下来的。

Xu、Regier 与 Malt 在 2016 年看过容器名称的历史，指出一个词沿着相似处一环扣一环地引申，和整个词汇系统趋于高效交流，可以同时成立（摘要级）。这和二→三很近：路径是一环一环走的，走出来的切法却慢慢合了效率的账。本书多说的一点是，这里有方向：是原理二的路径作用在原理三的信息上，不是效率在背后预先排好了路。

◆ 四、叫错的代价往外伸：三→一、三→二

原理三的 D3 是约束：误差、冗余、损耗。它同样伸出两只手。

先走三→一，D3 配 E1：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并改写那一界的切分。

小方店里有一把六百来块的紫砂壶（示意），对县城小店算贵的。一位没见过面的顾客在网上问：“老板，这把你种草吗？”小方差一点就顺嘴回“种草种草，我自己天天用”，打到一半又删了。为什么？给熟人种草，说错了无非是对方笑骂一句“你又坑我”，代价轻，话尽可以留在自我界的“我喜欢”里。给一个陌生人种一把六百块的壶，说错了，人家可能退货、差评，甚至觉得被骗，代价重。代价一重，小方就自动换了一界说话：她回的是“泥料是某某，容量多少，出水试过，七天可退”。话从自我界的“我喜欢”，被推进了现实界的“它是什么”，必要时还要搬出理念界的一条规矩，“可退”。

更细的改写在后面。从那以后，小方在店里说“种草”时，心里把这个词切成了两半：一种是“我自己用过、真喜欢”的种草，一种是“厂家资料说的、我替你转达”的种草。前一种她放心说，后一种她会加一句“我没用过”。原本一个笼统的“种草”，在叫错代价高的地方被切开了。这就是“改写那一界的切分”：不是换了个词，而是同一界里原本不分的东西，被代价逼着分开。第15章法庭上的“故意”与“过失”，是这条线最尖锐的样子；小方的壶，是它在一家小店里的日常样

子。闲聊时没人分这两种种草，正如饭桌上没人分故意和过失。Bradford、Thomas 与 Xu　2020 年报告过，沟通需要越高的语义域，词汇切得越细，亲属词是例外（摘要级）；三→一要补上的是另一层：叫错的代价不只让词切得更细，还会先把话推进某一界，切细的正是那一界里的格子。

再走三→二，D3 配 E3：约束与能量互相牵制。

回到王姐那句“我拔草了”。“拔草”在网上常被用成两个几乎相反的意思：一是“买到手了，心里那棵草拔了”，一是“想明白了，不买了，草拔掉了”〔待核〕。一个词同时挂着两个相反的意思，误差就大。误差大，用的人就得多花力气：要么像王姐那样补一句“买了买了”，要么干脆换个说法，“已下单”“劝退了”。每多补一句，这个词的劲头就被分走一点。于是，至少在小方这样的店主眼里，“拔草”的流行一直跟不上“种草”（凭日常印象，没有用量数据〔待核〕）。“种草”只有一个方向，说出去不会错，劲头就能一直往前冲；“拔草”自带一个岔路口，劲头在岔路口那里漏掉了。这是约束作用在能量上：误差高的形式，动能攒不起来。

反过来也有牵制的一面。一个说法即便在效率上吃亏，只要它积下的分量够重，约束也拿它没办法。第23章的“您”就是这样：效率上它是冗余，“你”就够了，可它装着尊重的分量，于是一直留着。第10章提过，一个词说起来省事、不容易说错，它就转得快；本节补上的是另一面，容易说错的词，劲头会漏。约束和能量谁压过谁，每个词不一样，这正是这条线叫“牵制”而不叫“决定”的缘故。Karjus 等人 2020 年发现，沟通需要的变化可以预测近义词之间的竞争，话题变重要时近义词可以并存（摘要级），说的也是这种此消彼长的局面。

◆ 五、每个原理两进两出

六条线走完，退后一步，看它们拼成什么形状。

每个原理都伸出两条线，也都接进两条线。原理一伸出一→二、一→三，接进二→一、三→一；原理二伸出二→一、二→三，接进一→二、三→二；原理三伸出三→一、三→二，接进一→三、二→三。没有哪个原理只出不进，像一口只往外冒水的泉；也没有哪个原理只进不出，像一个只收水的池子。三个原理在纠缠线上是对等的，谁也不是源头，谁也不是终点。

再细看，会发现一个很整齐的规律：每个原理伸出去的线，都从它自己的 D 出发；接进来的线，都落在它自己的 E 上。原理一往外推，推的是“为什么说”；别人往原理一里送东西，送到的是“在哪一界说”。原理二往外推的是“怎么用出来”，接住的是“能量”；原理三往外推的是“叫错的代价、说两遍、能省则省”，接住的是“交给哪种信息”。打个比方，每个原理都有一只发力的手，一块受力的地。手是 D，地是 E。小方店里的事全对得上：她为什么开口（原理一的手），推到了“种草”的劲头上（原理二的地）；“种草”一遍遍被用（原理二的手），落到了她看店的那一界上（原理一的地）；那把壶叫错的代价（原理三的手），也落在她说话站的那一界上（原理一的地）。

这个规律有一个直接的推论：要看一个原理受了谁的影响，看它的 E；要看它影响了谁，看它的 D。原理一被改写，改写在三界上，所以第9章讲三界回写，讲的是人站的地方怎样挪；原理二被改写，改写在能量上，所以一个词会突然热、慢慢冷、在心里加重或变轻；原理三被改写，改写在信息上，所以一个意思会从比方挪到约定，从定义挪到频率。下一章的三方程，就建在这条规律上：一个原理被另两个决定，决定它的正是流进它那块地的两条线。

还要提防一种误读。六条线不是六种“关系”，好像三个原理之间牵了六根绳子，静静地挂着。线是有方向、有力道的，而且常常同时在动。小方写那篇笔记的几分钟里，一→二、一→三在推，二→三在悄悄把“种草”变成一个靠频率认的类，三→一把正文从“我喜欢”推进了“它是什么”的现实界。线的力道也会

变：“种草”刚出现时，一→二最强；流行几年以后，二→三和二→一越来越强，一→二反倒弱了，因为大家说“种草”已经不再有当初那股痒。哪条线在哪个时候最强，是第20、21章“六路径”要讲的事；两条线拧在一起，力道互相抵着，攒成张力，推动第三个原理，是第22章“三对矛盾”要讲的事。这两件事留给后面几章，本章到摆清六条线为止。

◆ 六、拿六条线去问一个词

六条线摆清楚了，它的用处是给每个词配六个问题。

为什么说，让这个词带了多少劲？为什么说，让它把意思交给了哪种信息？它被一遍遍用，改写了人站在哪一界？它被一遍遍用，被压短了没有，从约定挪到频率没有？叫错它的代价，把话推进了哪一界，让那一界多切了一刀没有？叫错它的代价，让它的劲头漏了还是攒住了？

用这六个问题去问“种草”，前面五节已经问完了一遍。换一个词也可以照样问。比方小方妈妈常说的“划算”。她说“划算”，是为了在一家人面前显得会过日子，这让这个词说得很有底气（一→二）；她说“划算”时从不说比方，只报价钱，把意思交给了数字（一→三）；“划算”说了几十年，她看一切东西都先过一遍“划不划算”，连小方开店她也是这么看的（二→一）；“划算”在她嘴里常常只剩一个“值”字（二→三，示意）；跟邻居讲“划算”，说错了无伤大雅，跟儿女讲哪套房子“划算”，她就会认真算到每平方米（三→一）；可要是一个东西明明不便宜，只因为是女儿店里的，她也说“划算”，这一声误差很大，却因为里面的分量重，谁也不去纠正（三→二）。

六个问题不一定每个都有响亮的答案。有的词某一条线很弱，弱到几乎看不见，这本身也是一个答案。重要的是，不再只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是问它的意思是被哪几条线拉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回到那个周六。妈妈问“推荐就推荐，干嘛说种草”，小方当时只答出了一→二那一条：种草像朋友真心喜欢。其实另外五条线也都在那一天里出过场：标题和正文的换手，“这个我种了”的压短，看店像看一块地，那把壶前的停顿，王姐

的“拔草”和她补的那一句。一个两个字的词，同时被六条线牵着，三个原理在里面你推我、我推你。这就是纠缠的意思：不是三个原理各说各的，碰巧落在同一个词上，而是离开了另外两个，哪一个都说不清这个词。

> **带走的话**
>
> 三个原理之间只有六条线，每条线都是一个原理的“手”按在另一个原理的“地”上；问一个词，就问这六只手各按下去了多少。

小账 ① 本章落点：第五编编序；纠缠线 一→二、一→三、二→一、二→三、三→一、三→二全部六条（D×E 九对＝三原理＋六线）；每个原理“从 D 发、在 E 收”；“回写”两种用法的关系（三界回写是三拍回写在原理一上的特例）；预告原理间三方程（第19章）、六路径（第20–21章）、三对矛盾（第22章）。 ② 核验状态：〔核〕Xu, Regier & Malt 2016 链式引申与高效交流并存（摘要级）；Bradford, Thomas & Xu 2020 需要越高词越细、亲属词例外（摘要级）；Karjus 等 2020 沟通需要变化预测词汇竞争（摘要级）。〔待核〕Eckert“指向场”的具体论述（正文与此处均不写年份）；“拔草”流行不及“种草”的印象；“种草”“拔草”的来源与流行年份，“拔草”两种用法的先后。“这个我种了”“还在草里”“值”等压短说法为示意，未经语料检验。〔示意〕壶价与杯子容量。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19 章

三方程：每个原理由另两个决定

这一章的问题：小桐说自己“社恐”，这两个字在她嘴里是什么意思，又是被什么定下来的？

“我社恐，就不去了”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桐读大二。周五晚上班里聚餐，班长在群里接龙，她回了一句：“我社恐，就不去了，你们玩得开心。”室友阿琪在下铺笑出了声：“你社恐？上个月 KTV 你一个人唱了八首。”小桐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那不一样。熟人我可以，一桌二十个人，一半不熟，还要轮流说话，我吃完得回宿舍躺一晚上才缓得过来。社恐不是不会社交，是社交完要回血。”

周日妈妈打来电话，小桐顺嘴说起没去聚餐，“我社恐嘛”。电话那头静了两秒：“社恐？是不是那个什么症？要不要找人看看？”小桐赶紧解释：“妈，不是那个意思，大家都这么说，就是不太爱跟不熟的人凑热闹。”妈妈半信半疑：“那你就说不爱凑热闹，说什么恐。”

学期末，学校的勤工助学岗要填一张表，有一栏是“性格特点”。小桐在“社恐”两个字上停了笔，想了想，写成“偏内向，做事细心”。阿琪探头看了一眼：“怎么不写社恐？”小桐说：“这是给老师看的，写社恐，人家以为我不能跟人打交道。”

◆ 一、谁说了算

小桐这一学期说了三次“社恐”，或者说想说三次：对同学说了，对妈妈说了又收回去解释，对一张表格没有说。三次的意思不一样，第一次是一个轻松的自我介绍，第二次差点被听成一个病名，第三次她干脆换了词。

照第二到第四编的讲法，可以分别问三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个意思？问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她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怎么变成这个意思？问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社恐”是怎样被大家一遍遍用成今天这样的。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问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社恐”和“内向”“害羞”“怕生”的边在哪里，叫错了有多疼。

可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彼此是缠在一起的。她对同学说“社恐”很轻松，是因为这个词已经被用得很轻了，这要问原理二；可这个词能被用得这么轻，又是因为很多人跟她一样，是拿它来自嘲、来给自己找个台阶，这要问原理一；对妈妈说就不轻松了，是因为在妈妈那里叫错的代价不一样，这要问原理三。三个问题互为答案的一部分。

第18章把三个原理之间的六条纠缠线摆了出来。这一章往前走一步：既然每个原理都接进两条线，那它的样子就该由送进这两条线的那两个原理来定。写成式子，就是三个方程：

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 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 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

先说清这三个式子里的字母。第一编到第四编用过 F_0、F_1、F_2、F_3，那是四个方程，管的是语义 S1 怎样由九宫里的格子决定。这里的 F、G、H 是另一层：它们不直接管 S1，管的是三个原理彼此之间怎样决定。前一层问“意思从哪里来”，这一层问“定意思的那几股力，又从哪里来”。两层不能混，所以换了字母。

三个方程的自变量不是随便挑的，正是第18章的流入线。下面这张表把它们对齐：

方程	被决定的原理（受力的地）	第一条流入线	第二条流入线
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	原理一（落在 E1 三界）	二→一（D2・E1）：用着用着改写人在哪一界	三→一（D3・E1）：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

方程	被决定的原理（受力的地）	第一条流入线	第二条流入线
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	原理二（落在E3 能量）	一→二（D1・E3）：为什么说给词充能	三→二（D3・E3）：约束与能量互相牵制
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	原理三（落在E2 信息）	一→三（D1・E2）：为什么说决定交给哪种信息	二→三（D2・E2）：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

表里每一行都是第18章那条规律的直接用法：线从别人的 D 出发，落在自己的 E 上。原理一的方程里，两条流入线都落在三界；原理二的，都落在能量；原理三的，都落在信息。下面三节，拿小桐的“社恐”把三个方程各走一遍。

◆ 二、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她站在哪一界说

原理一管“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小桐对同学说“我社恐”，为什么说？为了推掉一次聚餐又不伤人。直说“我不想去”，有点冲；说“我有事”，是谎话，下回还要圆。“我社恐”好就好在它把推辞说成了一种性格，不是不给你面子，是我天生这样。在哪一界说？在自我界：她讲的是她自己，是她吃完饭要回宿舍躺一晚上的那种感受。

这一点不是小桐自己想出来的，是原理二送给她的。“社恐”这两个字，据通行说法是“社交恐惧症”的缩略〔待核〕，原本挂在一个医学名称上，站的是一块划分人群、讲究标准的地方。可它被年轻人大量拿来说自己以后，用着用着，就挪了地方：从一个需要专业人员判断的名称，挪成了一句人人可以拿来说自己的自我描述。这就是二→一那条线。小桐说“我社恐”时站在自我界，是因为在她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站过，这个词被用成了一张自我界里的名片。

可同一个小桐，对妈妈说时就站不稳了。为什么？三→一那条线在起作用：叫错的代价。在同学之间，“社恐”叫错了无所谓，谁也不会当真去追问你的诊断；在妈妈那里，“恐”字一出口，她听到的是一个病，叫错的代价一下子变成了一份担心、一通追问。代价一高，小桐就得把话从自我界的轻松里拽出来，拽到一个更讲究分寸的地方，赶紧解释“不是那个意思”。到了那张表格上，代价更高：给老

师看的东西，一个词可能影响一个岗位。这份代价把她的话一直推进了现实界，推进那套按条目给人分类的切法里：表格上的“性格特点”一栏，只有“内向”“外向”“细心”“开朗”这样的格子，没有“社恐”的格子。于是她干脆不用“社恐”，换成“偏内向”。

所以，小桐这三次说话站在哪一界、为什么说，不是她凭空选的。一边是原理二：这个词被用成了什么样，它就把人带到哪一界去；一边是原理三：叫错的代价一高，就把人的话推进另一界，并逼着那一界的格子切得更细、更硬。原理一的样子，是这两股力在三界这块地上合出来的。这就是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

两条线进来的方式还不一样，值得多看一眼。二→一是慢的：一个词要被很多人用很多遍，才能把人站的那一界挪过去，小桐只是接住了别人挪好的位置。三→一是快的：她一张口就感到代价，话到嘴边就能改。一慢一快，正好对上原理一身上的两种变化。三界的大挪动，比方一整代人开始用一个词说自己，多半走二→一；一个人在一次谈话里的临场换界，多半走三→一。两条线都落在三界这块地上，一条像潮水，一条像脚下踩到的石子。

要提醒一句，这里的“社恐”只讲词形和词义怎样挪动，不讲医学。一个人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要由专业的人按专业的标准去判断，不是一个流行的说法能定的。小桐妈妈的担心，恰好说明这个词在两块地上同时挂着，所以才会被听岔。

◆ 三、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它凭什么热起来

原理二管“怎么用出来、凭什么劲”。“社恐”在大学生里用得很开，一个班里总有好几个人拿它说自己。它的劲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股从原理一来，一→二：为什么说，给词充能。人说“我社恐”，常常带着一点自嘲，一点委屈，一点“请你懂我”。自嘲让它说起来轻快，有一种往外冒的动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转得很快；“请你懂我”则给它压了一点内能，它不完全是玩笑，里面装着一个人真实的累。小桐那句“社交完要回血”，说的人是笑

着说的，听的人如果也有这种累，就会心里一动：原来不止我这样。被懂的那一下（第8章讲的幸福律），又让说的人下次更愿意说。原理一给“社恐”的这份劲，是它热起来的一半原因。

第二股从原理三来，三→二：约束与能量互相牵制。“社恐”两个字，比“社交恐惧症”省了三个字，比“我不太喜欢跟不熟的人打交道”省了一大截，这份省力让它在聊天里转得特别顺手。可另一面，它带着一个“恐”字，和一个医学名称撞了形，误差在那里摆着。误差就会漏劲：在正式场合、在长辈面前、在表格上，它用不出去，小桐自己就在两处收了手。于是“社恐”的劲头有一个清楚的形状：在同龄人的闲聊里很足，一到叫错代价高的地方就断了。

这里还看得见约束怎样反过来添劲。为了降低误差，人们给“社恐”加了许多前缀后缀，“轻度社恐”“间歇性社恐”“选择性社恐”“社恐但话多”（示意）。每一个都是多说的几个字，按理是冗余；可这些多出来的字反倒让这个词更好玩，玩法一多，转得更勤。约束和能量就这样互相拉扯：省力给了它速度，误差卡住了它的去处，补救误差的冗余又给它添了新花样。

再往后看一步，“社恐”会不会像第12章说的那样，热度退了以后沉成一个稳稳的义项，攒成势能？这也要看两条线。一→二那头，只要年轻人还需要一个体面地推掉热闹的说法，自嘲的劲就还在续；三→二那头，只要它和那个医学名称撞形的误差还在，它就进不了正式的场合，沉下去的地方就有限。两头一合，比较可能的样子是：它在口语里沉下来，成为日常称说自己的一个固定说法，在书面和正式场合里一直被挡在门外。规范词典是否已经为这个口语义另立义项，我们没有查对〔待核〕。这只是顺着方程推的一个走向，不是预言，写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原理二的未来也由另外两个原理握着。

两股合起来，就是“社恐”的热度和形状：靠自嘲和求懂起劲，靠短促转得快，靠误差划出了能去和不能去的地方。原理二不是一个词自己跑出来的曲线，它的劲是原理一给的，它的去处是原理三划的。这就是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

◆ 四、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它切得多粗

原理三管“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社恐”在今天的日常说法里，到底切出了哪一块？它和“内向”“害羞”“怕生”边在哪里？阿琪那句“你社恐？上个月KTV 你一个人唱了八首”，问的正是边：她心里的“社恐”切得窄，是见人就躲；小桐心里的“社恐”切得宽，熟人面前可以唱，生人面前要回血。

两个人的刀口不一样，可两个人都没觉得自己用错了。为什么这块地方的边能这样软？第一股力从原理一来，一→三：为什么说，决定意思交给哪种信息。小桐说“我社恐”，不是要给自己下一个能核对的结论，是要给同学一个台阶，给自己一个说法。为这种目的开口，意思不会交给定义，没有人在说“社恐”之前先背一条标准；它交给的是约定，“大家都这么说”，小桐对妈妈的那句解释，一语道破了这一点。交给约定的意思，边本来就是软的，只要说的人和听的人大致对得上就行。一个词如果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用，那是交给定义，边就硬，差一点都不行。同一个“恐”字，因为为什么说不同，被交到两种信息里，刀口也就一软一硬。

第二股力从原理二来，二→三：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社恐”本身就是压短的结果：五个字的“社交恐惧症”，先丢了“症”字，再从“社交”“恐惧”里各留头一个字。压短以后，它和原来那个名称的牵连就松了，意思开始自己长。长成什么样，靠的是大家用得多的那些场景堆出来：不爱接电话、怕在电梯里碰到半熟的人、点外卖要备注“放门口别敲门”、聚餐坐在角落（示意）。今天说一个人“社恐”，听的人心里浮出来的，多半是这一串常见场景，而不是一条标准。意思从约定又往频率挪了一步：什么算社恐，看大家常拿它说什么。

近几年网上还流行把人粗分成“i 人”“e 人”〔待核〕，说法借自一种性格分类，到了日常聊天里早已不讲究原来的分法。“社恐”和“i 人”在很多人嘴里几乎可以互换，边更模糊了。这也是二→三：两个词被用在同一堆场景里，频率把它们揉在一起，刀口被磨平。

小桐在表格上换成“偏内向”，是原理三在高代价处临时补了一刀：把一个约定和频率托着的软词，换成一个大家公认、比较中性的词。可这一刀为什么非补不可？表格上叫错的代价是原理三自己的事，可“社恐”之所以软到放不进表格，是一→三和二→三两条线早先一起把它弄软的：一→三把它交给了约定，二→三又把它交给了频率。刀口软在哪里、要补多大一刀，都是这两条线事先定好的。原理三的刀口，不是它自己定的，是原理一和原理二各推一把推出来的。这就是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

◆ 五、三个方程一起成立

三个方程分开写，是为了看清楚。可它们不是一条链，不是先算出原理一，再拿去算原理二，再拿去算原理三。三个方程要同时成立。

一个常见的困惑是：这不是绕圈子吗？原理一由原理二定，原理二又由原理一定，到底谁先？可以想想小时候玩过的“三人背靠背站起来”：三个人背靠背坐在地上，胳膊挽在一起，一起使劲站起来。谁先站起来？没有谁先，三个人是一起站起来的；任何一个人不使劲，三个人都站不起来。三个人站稳的那个姿势，是三股力同时平衡的那一点。三个方程讲的就是这种平衡：每一个原理此刻的样子，是在另外两个此刻的样子下才站得住的。

所以这三个方程最有用的读法，是“动一个，牵两个”。设想“社恐”在某个时候叫错的代价突然变高了，比方说一位很多人信得过的人公开提醒大家，别把日常的不爱热闹随口说成一个病名（这是设想）。代价一变，就是原理三的约束变了。它先顺着三→一，把很多人说这个词的那一界往回推：在一些场合人们会犹豫，改说“我不太爱热闹”；再顺着三→二，让这个词的劲头在一些地方漏掉。原理一和原理二一变，又顺着一→三、二→三回到原理三：说的人少了，用的场景窄了，“社恐”的边可能反倒重新硬起来一点，更靠近原来的名称。一个变量动一下，三个原理都要重新找一个能同时站住的姿势。

这种“动一个，牵两个”的事，生活里天天在发生，只是我们平时只看见词变了，不去追是哪一个方程的自变量先动。第22章讲“两个原理的矛盾推动第三个”，讲的就是这种牵动在什么时候会攒成张力、逼出一次大变；本章只说到三个方程同时成立为止。

也可以看一个往另一头动的设想。假如“社恐”在同龄人里用得越来越多，多到人人都说，说的人已经不带什么自嘲，只是顺口，这是原理二的路径变了。它先顺着二→一，把这个词再往自我界深处推一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拿它推一次聚餐，而是拿它给自己定性，“我就是这种人”。再顺着二→三，把边磨得更软，什么都可以叫社恐。原理一一变，一→二送过去的劲就变了样：自嘲少了，定性多了，词的动能降下来，内能却加重了，一个人说“我社恐”时，分量比当初沉。原理三一软，三→二的误差又跟着变：边软到一定程度，说了等于没说，听的人不再当回事，劲头从另一头漏掉。几轮下来，“社恐”可能落到一个跟今天不同的地方，热度平了，分量重了，边更软了。

这两个设想方向相反，用的却是同一套方程。它们说明，三方程不是事后给一个词贴标签的工具，而是可以拿来想“如果这里动了，那里会怎样”。想对了没有，要靠以后的事实去核；想的路子是清楚的。反过来说，如果某一天我们发现，一个原理的两条流入线明明都变了，这个原理却纹丝不动，那这个方程就该被怀疑。第28章写全书作废条件时，看的是三原理的变量有没有增量解释力；这里说的“流入线变了而原理不动”，是一条更细的、落在单个方程上的判法，可以当那道总闸之下的一道小闸。

F、G、H 是“函数”，不是“加法”，这一处最容易读岔。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不是说原理二等于原理一加原理三，而是说原理二随着这两者变，怎样变，有它自己的规矩。“社恐”的劲头，既不等于自嘲的那股劲，也不等于省了几个字的那份顺手；它是这两样在能量这块地上碰在一起以后长出来的形状。函数的具体样子，本书不打算写成算式，第28章登记的几条预言，就是在试着摸这几个函数的走向。

◆ 六、三方程怎么用，和四方程怎样衔接

三方程和全书开头的四方程怎样接上？四方程管的是一个词的意思 S1 由九宫哪几格决定：描述学看 S2 和 S3，三个原理各看自己的 D 和 E。三方程站在三个原理之间，管的是那三对 D 和 E 本身又被什么牵着。可以说，四方程画出了意思的四个来源，三方程画出了三个发生来源之间的牵连。一个看“从哪里来”，一个看“来源和来源怎样互相拿捏”。

方程(1)，也就是描述学，为什么不在三方程里？因为描述学只在 S 一行里，它说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不碰 D 和 E；纠缠线全在 D×E 那张表上，描述学没有手也没有地伸进去。这不是说描述学不重要，而是说三方程是发生一侧内部的事。描述学看到的，是三方程同时成立以后显露出来的那个结果：今天的“社恐”分布在哪些场合、和谁对比、带着什么分寸。

放到日常里，三方程给了我们一个问法。当一个词的意思变了，别急着说“语言就是这样变的”，而是问：是哪一个原理的样子变了？它的两条流入线，哪一条先动？小桐说“社恐”说得轻松，问原理一：是二→一把这个词用到了自我界，还是三→一在同学之间压低了代价？她在妈妈面前收了口，问原理一的另一条线：是叫错的代价变了。她在表格上换了词，问原理三：是一→三让这个词交给了约定，还是二→三让它变得太软？每一次都只问两条线，问得清，也查得着。

那学期快结束时，小桐又给妈妈打电话，没再说“社恐”，说的是：“我就是跟不熟的人待久了会累，跟你们待着不累。”妈妈说：“这不就对了，早这么说我就懂了。”这一句话里，原理一换了说法，原理三换了切法，原理二呢，“社恐”这个词在她们母女之间没有用开，劲头就停在了那里。三个原理在一通电话里一起挪了一下，又站住了。

带走的话

三个原理谁也不能自己说了算；每一个都由另外两个从两条线送进来的力定下样子，三个要同时站得住，意思才站得住。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间三方程 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流入线即自变量（二→一与三→一落在 E1，一→二与三→二落在 E3，一→三与二→三落在 E2）；三方程同时成立、“动一个，牵两个”；与四方程的衔接（描述学不在三方程内）；预告第22章三对矛盾（一句）、第28章预言（一句）。 ② 核验状态：〔待核〕“社恐”由“社交恐惧症”缩略的流行年份；“i 人”“e 人”说法的来源与流行年份。“轻度社恐”等前后缀与“社恐”的常见场景为示意，未经语料检验。“社恐”沉为口语义项的走向为顺着方程的推想，规范词典是否另立义项未查对。本章只谈词形与词义，不涉医学判断。〔示意〕“公开提醒”一事与“社恐”用得人人顺口两种走向均为设想。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0 章

六路径（上）

这一章的问题：三个原理都在场，为什么有的新词先“想说”，有的先“被用”，起步不同，走出来的词就不一样？

四个人，四个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芳芳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午休刷朋友圈，大学同学发了一张图，配文是：“老公又买了一个包，柜子都放不下了，好烦。”芳芳在下面评论了三个字：“凡尔赛。”同学秒回一个捂脸的表情。

刘叔退休在家，帮外孙整理旧照片。翻到一张大家都戴着口罩的合影，外孙随口说：“这是新冠那年拍的。”刘叔愣了一下：在他心里，“新冠”是一种病的名字，什么时候成了一个年份？

阿杰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周五晚上他爸打电话问他周末干什么，他说：“躺平。”他爸紧张起来：“身体不舒服？”阿杰笑：“不是，就是什么也不想干，在家待着。”

老马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烧烤摊。有天收摊，他发现墙上的留言板被一个年轻顾客写了一行字：“老马烧烤 yyds！”他拿手机问女儿这是什么意思，女儿说：“夸你呢，永远的神。”老马摸摸脑袋：“神就神，写什么字母？”

◆ 一、谁先动，事就不一样

前两章讲的六条线和三个方程，都是“同时”的：任何时候，三个原理都在场，彼此牵着。可一个新词、一个新意思出现，总有一个开头。开头那一下，是哪一个原理先变了样子？

有时是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先动：人心里先有一块说不出的东西，想说，于是开口找词。有时是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先动：一个说法先在某个角落里被用起来、用热了，人们事后才发觉它说出了什么。有时是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先动：为了省事、为了不出错，一个形式先被压出来、切出来，后来才长出意思和劲头。第一个动的原理，把变化顺着一条纠缠线交给第二个，第二个再交给第三个。三个原理排先后，一共六种次序：一→二→三、一→三→二、二→一→三、二→三→一、三→一→二、三→二→一。本书叫它们六路径。

“先动”要说清楚。不是说开头只有一个原理在场，另外两个在睡觉；三方程随时成立，另外两个一直在。“先动”是说，最早攒起张力、最早改了样子的是哪一个。好比三个人抬一张桌子过门，三个人的手一直都在桌子上，可总有一个人先迈步，另外两个跟上；谁先迈步，桌子从哪边先进门，过门的样子就不同。

怎样看出谁先动？有一个土办法，问这个词出现的头几天里，最先能看见的是什么。如果最先看见的是一种情绪、一个想说的念头，先有了一句“我就是想说这种人”，那是原理一先动。如果最先看见的是一个说法在某个圈子里被刷屏，大家跟着用，还没人说得清它到底指什么，那是原理二先动。如果最先看见的是一个形式，一个缩写、一个按钮、一个规定好的简称，意思和热度都是后来才有的，那是原理三先动。

另有一点要先说清：路径讲的是一个新意思发生时的第一轮接力。第一轮走完，三个原理还会接着互相牵，第二轮、第三轮的次序可能完全不同。这一章和下一章各讲一个词的第一轮。本章讲从原理一和原理二起步的四条，下一章讲从原理三起步的两条，再做一个小结。

讲路径，和旧书里讲的“词义扩大”“词义转移”是两回事。扩大、转移说的是一个词前后两个样子的差别，是描述学的账，第一个方程就能记；路径说的是这个差别是由哪个发生源先推、再交给谁推出来的。凡尔赛和躺平后来的意思都比开头宽，按旧说法同属“扩大”，可一个是先喊出来再被磨宽，一个是先用出来再被认领，起步不同，推的力不同，将来走向也可能不同。把它们放在一个标签下，就看不见这些差别。

还有一个细节，会在下一章的小结里派上用场：每条路径走两步，每一步都恰好是一条纠缠线。一→二→三，第一步走一→二，第二步走二→三。所以，路径其实是把两条纠缠线首尾接起来的一串。

◆ 二、一→二→三：凡尔赛

先看芳芳那三个字。

“凡尔赛”这个说法，据通行说法，是这几年才在网上流行开来的，名字借自一部以法国凡尔赛宫廷为背景的漫画，又因一位博主的帖子而出圈〔待核〕。它说的是一种很常见、却一直没有好名字的说话方式：表面上抱怨，其实在炫耀。“老公又买了一个包，好烦”就是标准的样子。

第一步，原理一先动。这种拐弯抹角的炫耀，人人都见过，人人心里都有一点说不出的别扭。直说“你在炫耀”，太冲；说“你真低调”，又被对方占了便宜。有一块差异挂在那里，说不出来，这是创造律在攒张力。“凡尔赛”被拿来填这块缺口：一个跟宫廷、贵族、精致生活挂钩的地名，拿来说一种故作烦恼的显摆，正好对上。它最先满足的是“想说”，想把那点别扭说出来，又不至于撕破脸。

第二步，一→二，原理二接手。因为它是被一股憋了很久的别扭推出来的，它一出门就带着劲：大家终于有了一个现成的说法，转发、模仿、编段子，很快冒出“凡尔赛文学”这样的叫法，人们专门去写一段凡尔赛式的文字，比谁更能“装作不经意”。这是一轮又一轮的用，有猜想、有动手、有反馈，动能很足。

第三步，二→三，原理三接手。用得多了，压短和成分布两件事都来了。压短：在不少人的聊天里，它已经只剩一个字，“你又凡了”（示意）。成分布：一开始它切得很窄，专指那种假装抱怨的炫耀；用开以后，边越来越宽，凡是让人觉得有点得意的话，都可能被笑着说一句“凡尔赛”。芳芳那三个字，其实还在窄的那头；有人把“我今天又跑了十公里，腿好酸”也叫凡尔赛，那就在宽的那头了。什么算凡尔赛，没有定义，看大家拿它说得最多的是什么。

芳芳那条评论还有一个细节。她只打了三个字，同学秒回一个捂脸的表情。这一来一回，是第8章讲的幸福律：芳芳说出了那点别扭，同学接住了，还认了账，两个人之间的张力一下子松开。要是没有“凡尔赛”这个词，芳芳要么不评论，要么得写一长段，“你这是在炫耀吧哈哈”，说重了伤感情，说轻了不解气。一个现成的说法，让一件原本难开口的小事变得可以笑着说。这一松，正是它在第二步跑得快的原因：每一次被接住，都是一次正反馈，下回更愿意说。

第一轮走完，第二轮已经开始。“凡尔赛”被磨宽以后，原先那股别扭的劲淡了，有的人开始拿它自嘲，“我先凡尔赛一下”，说的人主动给自己贴上，先把可能的嘲笑接过来。这时为什么说又变了，由揭穿别人变成了给自己留余地，路已经不再是第一轮的那一条。本章只看第一轮。

一→二→三这条路，可以叫“喊出来的词”：先有一股憋着的劲，喊出一个说法，劲带着它跑，跑多了被磨短、磨宽。第12章的“破防”，大体也是这一路，这里不再展开。

◆ 三、一→三→二：新冠

刘叔那一愣，愣在一个词的意思换了地方。

“新冠”的第一步，也是原理一。一种新出现的病，人们要谈论它、要互相提醒、要安排日子，都得先有个叫法。这是现实界里一块必须有名字的差异。可它和“凡尔赛”的起步不一样：凡尔赛是一股别扭想找个出口，这里是一件实事需要被叫准。

所以第二步不是交给能量，而是交给了原理三。一→三：为什么说，决定意思交给哪种信息。要叫准，就交给定义：这是新的一种，跟以往知道的那些同类不一样，名字里就得带着“新型”两个字。叫错的代价很高，跟以往的叫法混在一起，就会误事。可是全称很长，天天说、天天写，人受不了，于是很早就出现了简称，“新冠”两个字由此通行〔待核〕。这一刀，切得很早，切得很硬：意思先被定义框住，形式先被压短，都发生在它被大量使用之前。

第三步，三→二，原理二接手。一个形式定下来以后，它被用的次数是惊人的。新闻、通知、家里人的电话、楼下邻居的闲聊，一个词在那几年里被这样密集地用，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很少有别的词比得上。劲头大了，意思就开始长出原定义之外的枝杈。刘叔外孙那句“这是新冠那年拍的”，就是枝杈之一：“新冠”被用成了一个时间的记号，像人们说“下岗那几年”“上大学那会儿”一样，指的是一段日子，而不再只是一种病。“新冠以前”“新冠以后”这样的说法，在很多人嘴里，分的是生活的前后，不是病的前后。

刘叔的那一愣，其实是两代人站在这个词的不同截面上。刘叔记住的是第二步：一个被定义框住的名称，叫的是一样东西。外孙接住的是第三步长出的枝：那时他年纪还小，许多事记不清，对他来说，这两个字最清楚的意思，就是“那几年”。一个词在同一个家里有两种主要意思，不是谁用错了，是两个人各自赶上了这条路上的不同一段。

这里只谈词，不谈病本身，也不谈当时的种种做法。从词的角度看，一→三→二这条路，可以叫“叫准的词”：先有一件实事要叫，先被定义切准、被约束压短，然后才被用开，用开以后再长出新枝。它和凡尔赛的差别就在第二步：凡尔赛先有劲再被切，新冠先被切再有劲。所以凡尔赛的边越用越宽，新冠的那条硬边一直在，新长出来的“时间记号”义，是从硬边外面另长出去的，没有把原来的边磨掉。

◆ 四、二→一→三：躺平

阿杰他爸那一紧张，紧张在“躺”字的旧意思上：人好端端的，躺什么？

“躺平”这两个字本身并不新，平躺、躺平，是再普通不过的动作。据通行说法，它是因为一篇网帖讲自己如何降低欲望、不再拼命而走红〔待核〕。走红的经过有一个特点：先有人用，大家跟着用，用的人里很多并没有读过那篇帖子，只是觉得这两个字说出了自己周末的样子。

第一步，原理二先动。“躺平”在一阵子里被刷了无数遍，评论区、聊天群、同事之间的玩笑，“今天不加班，回家躺平”“这个项目我躺平了”。它热起来的时候，意思还是散的，有人当玩笑，有人当宣言，有人只是说累了想歇歇。这就是原理二先动的样子：先是一阵用，劲头先起来，意思还没有沉定。

第二步，二→一，原理一接手。用着用着，它改写了人站在哪一界。阿杰说“周末躺平”，说的不只是周末不出门，而是给自己的一种过法起了个名字：不跟人比，不逼自己，过得去就行。在这之前，同样的周末，他自己心里也许叫它“偷懒”，有一点愧疚；有了“躺平”这个词，这种过法在自我界里有了一个站得住的位置，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自由律在这里很显眼：在“拼”和“懒”之间，多出了一个可以选的说法，选它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人们看自己日子的那副眼镜，被这个词悄悄换了一片镜片。这是第18章讲的二→一：不是先想通了再找词，是词用多了，人站的地方跟着挪了。

第三步，一→三，原理三接手。态度一旦成了一个可以选的位置，人们就要把它和邻近的位置分开，否则叫错了，会被误会。为什么说决定交给哪种信息：说“躺平”的人想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状态，于是它渐渐被和几个近邻切开。和“佛系”比（第5章的主例，这里只提一句），佛系是随缘，不争也不拒；躺平是明白地退出某种竞争。和后来流行的“摆烂”比，摆烂是明知不好还放任它更坏，带一点破罐破摔；躺平还在好好过日子，只是不往上挤（这几处分法是常见用法的示意，各人分法不一）。这些分法没有人下定义，靠的是大家说好的、默契的边，交给的是约定。

为什么说躺平是原理二先动，而不是原理一？有人会说，那篇网帖的作者分明是先有了想法才写的。这话不错，可一个人的想法还不是一个词的意思。那篇帖子如果没有被大量转用，它只是一个人的一段心事；“躺平”成为今天这个意思，靠的是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拿它说自己，而这些人当中，许多人用之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态度”要表达，是用着用着才把态度认领下来。判断谁先动，看的是一个意思在人群里成形的那一步，不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第一念。

二→一→三这条路，可以叫“用出来的态度”：一个说法先被用热，用热了改写人对自己的看法，看法成形以后再被切出清楚的边，和邻居们分家。它和凡尔赛最大的不同是：凡尔赛开头就知道要说什么，躺平开头不知道，是在用的过程里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 五、二→三→一：yyds

老马那句“神就神，写什么字母”，问到了这条路的第二步。

“永远的神”，据通行说法，先在游戏直播的弹幕里被拿来夸一位选手〔待核〕。在弹幕里，人们看到精彩的一下，就刷一句“永远的神”，成百上千条一起飞过屏幕。

第一步，原理二先动。这是一个靠刷屏起来的说法，开头没有多深的意图，就是看到好的一下，跟着大家一起喊。它的劲来自用：越多人刷，越想跟着刷。

第二步，二→三，原理三接手。弹幕里打字要快，五个字太长，于是被压成了四个拼音首字母：yyds。这一压，比“电子邮件”压成“邮件”狠得多，连汉字都不要了。压完以后，它的信息托付方式也变了：“永远的神”是个人人看得懂的比方，yyds 却是一个只有圈里人知道的约定，外面的人看了一头雾水，老马就是一个。误差陡然变大，可圈里的人不在乎，因为叫错的代价落在圈外人身上，不落在他们身上。这一步是损耗压过了误差：能省则省，省到只有自己人懂。

第三步，三→一，原理一接手。上一步压出来的那道误差，是一道门槛：懂的人一看就懂，不懂的人一头雾水。这道门槛就是原理三的约束，它把这句夸奖推进了自我界，又在自我界里多切了一刀，切出门里和门外。说 yyds 的人，说的已经不只是“好”，还在说“我是会这么说的这群人里的一个”。它从夸一位选手，挪到了自我界里一个表明身份的记号上。为什么说也变了：年轻顾客在老马的留言板上写 yyds，夸的是烧烤，表的是“我们这一代就这么夸人”。它可以夸一碗面、一首歌、一位老师、一件外套，什么都可以“永远的神”，没有哪个是真的永远，也没有哪个是真的神。意思被约束切成了暗号，暗号又改写了说话人在自我界里的站法和开口的理由。

老马的女儿替他翻译了一句“永远的神”，这一翻，恰好把 yyds 走过的第二步倒着走了一遍：把压短的暗号还原成人人能懂的比方。可老马听完还是觉得别扭，他问的不是“这是什么意思”，而是“为什么要写字母”。这个问题问得准。对写的人来说，写字母恰恰是意思的一部分：同样一句夸奖，写成“永远的神”是谁都能说的话，写成 yyds 才是“我们”的话。老马觉得多余的那一层，正是第三步长出来的东西。

还可以问：为什么第三步交给原理一，而不是交给原理二，让 yyds 再热一轮？它当然也接着热，可是热的方式变了。一般的热词，越热越多人懂；yyds 有一个门槛，不懂的人进不来，它的热是在门里热。门里热，最先改变的不是热度的形状，而是人站在门里还是门外，这就是三界里的自我界在被改写。所以这一步落在原理一，而不是原理二。

二→三→一这条路，可以叫“压出来的暗号”：先被用热，用热了被压成一个只有圈里人懂的形式，这个形式反过来成了圈里人认同的记号。它和躺平同样从“用”起步，分岔在第二步：躺平先改写了人怎样看自己，再被切开；yyds 先被压成暗号，再由暗号改写了人怎样站队。

◆ 六、四条路，两个分岔口

四条路放在一起，可以看见两个分岔口。

第一个分岔口在原理一起步的两条之间。凡尔赛和新冠都是先“想说”，可想说的东西不一样。凡尔赛想说的是一股憋着的别扭，它最急的是有个出口，所以第二步交给能量，先喊出去再说；新冠想说的是一件必须叫准的实事，它最怕的是叫错，所以第二步交给约束，先切准再说。同样是原理一起步，起步时那个“为什么说”的成色，决定了下一步往哪条线走：情绪重的，走一→二；代价高的，走一→三。

第二个分岔口在原理二起步的两条之间。躺平和 yyds 都是先“被用”，可用的地方不一样。躺平是在很多人各自的生活里被用，每个人都在拿它说自己的日子，所以用出来的东西先落在人身上，走二→一；yyds 是在一个节奏很快、讲究手速的场合里被用，那里最大的压力是省事，所以用出来的东西先落在形式上，走二→三。用在哪里，决定了路径的第二步。

两个分岔口放在一起，还能看出一点：四条路里，凡是第二步走到原理三的（新冠、yyds），词都在很早就有了一个硬一点的形式，一个规定好的简称，一串固定的字母；凡是第二步走到原理二或原理一的（凡尔赛、躺平），形式一直比较松，边也越用越宽。第二步交给谁，决定了一个词早早定形，还是一路长着形。

这两个分岔口说明，路径不是随机的排列组合。哪个原理先动，看词出生时的情形；第二步往哪条线走，看先动的那个原理被什么样的张力推着。第28章登记的预言六，猜的是另一件事：互联网时代，从原理二、原理三起步的新词，比前互联网时代多。弹幕、刷屏、缩写、按钮，这些都是让“先用”“先省”的路好走的地方；到底是不是这样，要等数据说话。

四个人各自碰上的事，到这里都对得上号了。芳芳那三个字，是一股别扭找到了出口；刘叔的那一愣，是一个被切得很准的名字，被用成了一段日子；阿杰对他爸的那句解释，是一个被用出来的词，替他在自我界里占住了一个位置；老马摸脑

袋，是因为他站在一个暗号的门外。四个词，四种起步，四种接力，读者如果回想自己这几年学会的新词，大概也能把它们一个个放进这四条路里，或者放进下一章要讲的另外两条。

> **带走的话**
>
> 一个新意思发生时，三个原理谁先动、第二步交给谁，走出来的词就不一样；先想说的、先被用的，路已经分成了四条。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六路径之 一→二→三（凡尔赛）、一→三→二（新冠）、二→一→三（躺平）、二→三→一（yyds）；路径＝两条纠缠线首尾相接（一→二＋二→三；一→三＋三→二；二→一＋一→三；二→三＋三→一）；两个分岔口；预言六（第28章）一句。 ② 核验状态：〔待核〕“凡尔赛”的来源（漫画与博主）及流行年份；“新冠”正式名称与简称确立的时间先后；“躺平”走红的网帖时间与原文；“yyds”最早的使用场合与年份。“你又凡了”、躺平与摆烂佛系的分法、各词用例均为示意，未经语料检验。“新冠”只谈词形词义，不涉医学与政策。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1 章

六路径（下）

这一章的问题：有的词不是先有话要说，也不是先被谁用热，而是先从“省事”里冒出来的，这样起步的词会走到哪里去？

外婆学打字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外婆七十多岁，去年才换了智能手机。外孙女圆圆放暑假，每天下午教她打字。外婆用拼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找，找到了还要在一排候选字里挑，挑得眼睛发酸。

家里有个群，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外婆发了一张阳台上月季开花的照片，打了半天，发出去一行：“花开了，好看吗。”表哥很快回了一句：“好看 hhh。”外婆皱眉：“这孩子打错字了吧，什么 hhh？”圆圆说：“没打错，就是哈哈哈，打字母省事。”外婆想了想：“那他怎么不打哈哈哈？”圆圆答：“打哈哈哈也行，但是 hhh 听着轻一点，不是大笑，是那种……嘴角动一下的笑。”外婆说：“那不就是偷着乐嘛。”

照片下面还多了几个小小的竖大拇指。圆圆教她：“这是点赞，就是有人觉得好。”外婆数了数，一共七个，很高兴，又问：“那我也给他们点？”第二天一早，外婆在楼下碰见老邻居李奶奶，李奶奶说她孙子考上了高中。外婆竖起大拇指：“好啊，我给你点个赞！”说完自己先笑了，觉得这话新鲜。

◆ 一、从省事起步

上一章的四条路，起步都在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或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先想说，或者先被用。这一章的两条路，起步都在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先有一个被约束逼出来的形式。

原理三管的是误差、冗余、损耗，是“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它先动，意思是开头那一下，最先改了样子的是一个形式：为了少打几个字，为了少点几下，为了不出错，一个说法先被压出来、切出来、定下来。这时它还没有多少新意思，也没有多少劲头，只是一个更省事的样子。新意思和劲头，是后来顺着纠缠线一步步长上去的。

为什么这类起步值得单独看？因为它最不像人们印象里的“造词”。说到新词，人们想到的通常是有人想说点什么，于是造了个词，那是原理一起步；或者是某个说法突然火了，那是原理二起步。很少有人想到，一个词也可以从一只懒得多动的手指、一块小小的屏幕、一个按钮里起步。外婆的手机正好摆着这两种起步：一种从打字的费劲里来，一种从屏幕上的按钮里来。

还要提前说一句：原理三先动，不等于没有人的意图。表哥打 hhh，当然有他想说的；设计按钮的人，当然有他的打算。只是一个新意思在人群中成形，最先改了样子的是形式，意思和劲头是跟在后面长出来的。判断起步，看的仍是上一章说的那一条：头几天里最先看得见的是什么。原理三起步也不只有“省事”一种：为了不出错而先切好的一刀，同样可以是起点。第24章的“内卷”，本书也读作三→一→二，只是它的第一步不是手指省出来的形式，而是书本里早已切好的刀口。

原理三起步的事，在手写和口耳相传的年代并非没有。古人写信有固定的省略套语，账房先生记账有自己的简写，这些都是先有形式、后有用法。不同的是，今天人们每天打的字、点的按钮多得多，形式被省出来的机会也就多得多。一个输入法的候选顺序、一个按钮放在屏幕的哪个角落，都可能让某个形式先冒出来。这也是第28章预言六 押的那件事：互联网时代，从原理二、原理三起步的新词，占比比以前高。本章只讲两个例子，那条预言对不对，要等带日期的数据来回答。

◆ 二、三→一→二：hhh

先看表哥那三个字母。

第一步，原理三先动。用拼音打“哈哈哈”，要打出 hahaha，再从候选里挑对字，有时候还会跳出“哈哈哈哈”“蛤蛤蛤”之类的选项；打 hhh，三下就完了，不用挑。这是损耗在起作用：能省则省。它最早从哪些人、哪些场合里冒出来，我们没有查到可靠的出处〔待核〕；但它的形式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来路：只留拼音首字母，正是打字时最省力的那种压法。在这一步，hhh 只是“哈哈哈”的省略写法，意思一点没变。

第二步，三→一，原理一接手。圆圆那句“hhh 听着轻一点”，说的就是这一步。先看约束做了什么：三个字母省掉了几下手指，也省掉了笑的声音，“哈”字那股出声的分量在压缩里损耗掉了；另一头，hhh 被读错的代价又极低，最多像外婆那样以为是打错字。损耗拿走了分量，误差又不疼，这两样合起来，把这个形式推进了自我界里最轻的那一层，熟人之间随口的闲谈，并且在那一界原本“笑”与“不笑”的粗切分里，又多切出一档。这就是三→一：叫错的代价与省掉的东西，把话推进某一界、改写了那一界的切分。切分一多，人就会在两者之间挑；一挑，就挑出了意思的差别。“哈哈哈”是出了声的笑，hhh 是没出声的笑；“哈哈哈”常常是真觉得好笑，hhh 有时只是表示“我看到了，挺好”。外婆说的“偷着乐”，其实很准。这是自由律：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之间，又多出了一档可以选的笑，而选它本身就带出了一种语气。为什么说也跟着变了：人打 hhh，往往不是为了表达好笑，而是为了让一句话显得轻松，不那么硬。表哥那句“好看 hhh”，要是只写“好看”，有点干巴，像在交差；加上 hhh，就成了一句带笑的、随意的夸奖。新意思落在自我界：它管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那一点轻松的距离。

第三步，一→二，原理二接手。有了这份新语气，hhh 就不再只是懒人的省略，它成了一种独立的说法，有了自己的劲头。原本打字很快、根本不在乎省那几下的人，也开始用 hhh，因为他们要的是那份轻；有人在说话的时候都会说出“h h h”这几个音（示意）。为什么说给它充了能：人们需要一个不当真的、轻轻的笑，这个需要一直在，hhh 正好填上，于是它一路被用开。

三→一→二这条路，可以叫“省出来的语气”：先为省事压出一个形式，形式和全写一并存，就在两者的差别里长出了新语气，新语气给了它劲头，它才流行起来。最要紧的是第二步：如果 hhh 和“哈哈哈”意思完全一样，它就只是一个缩写，用不用全看手懒不懒，热不起来；正因为它多出了一层语气，它才有了被选的理由。

拿上一章的 yyds 对一对，会更清楚。两者都是拼音首字母，形式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可 yyds 是先被用热，才被压成字母，走的是二→三→一；hhh 是先被压成字母，才长出语气和热度，走的是三→一→二。形式相同，起步不同，长出来的东西也不同：yyds 长出的是圈子的门槛，hhh 长出的是一档语气，人人可用，没有门槛。

◆ 三、三→二→一：点赞

再看照片下面那几个竖大拇指。

第一步，原理三先动。在社交软件上，对一条动态表示“我看到了、我觉得好”，本来要写一句评论：“真漂亮”“恭喜”“厉害”。写评论要想词、要打字，还要掂量说得合不合适。一个按钮把这一切压成了一下点击。这是损耗压到了极处：一个字都不用打。这个按钮的图形，一只竖起的大拇指，是一个靠约定的符号；它的中文叫法“赞”“点赞”，据通行说法是随着国内社交平台的流行而通行开的〔待核〕。在这一步，“点赞”还只是一个操作的名称，像“点开”“点击”一样，指的是一个动作。

第二步，三→二，原理二接手。一个操作省事到这种程度，被用的次数就大得惊人。一个人一天可能点几十个赞，而且点赞几乎没有叫错的代价，点错了也没人在意。约束这样低，劲头就没有任何阻碍，一路往上冲。更值得注意的是，“点赞”这个词走出了屏幕。外婆在楼下对李奶奶说“我给你点个赞”，手里没有手机，也没有按钮，她只是竖起大拇指，说了这句话。到了这一步，“点赞”的意思已经从“按一下那个按钮”，长成了“表示赞许”，而且是一种轻快的、带点新潮味道的赞许。人们在饭桌上、在工作场合、在各种讲话里都会说“为某某点赞”（示意），热度退下来以后，它没有消失，而是沉成了日常说法的一部分。用第12章的话说，动能转成了势能。

第三步，二→一，原理一接手。一个被用得这样多的词，最后会改写人站在哪一界。外婆发了照片，数了数赞，七个，很高兴。这份高兴很真实，可是她在高兴什么？不只是有人说花好看，而是有一个数字。点赞把“被人认可”这件原本属于自我界的事，变成了一个可以数的东西，人的自我界被挂上了一个计数器。有人发了动态会反复去看点赞多了没有；有人把一段关系叫作“点赞之交”（示意），意思是只在网上点点赞、从不真正来往的人。在现实界里，一家店、一篇文章的赞数也被拿来当作好坏的凭据。为什么说也跟着变了：有时人点赞，不是因为觉得好，而是为了让对方知道“我还在关注你”，一种不用开口的问候。

这条路走到后面，叫错的代价又悄悄回来了。一开始点赞几乎不会点错；可当它被用成了“我还在关注你”“我认可你”以后，就有了不该点的时候。一位朋友发了家里老人去世的消息，下面该不该点赞？点了，像是在说“好”；不点，又像是没看见。很多人在这种时候改成留一句“节哀”。一个从“省到不怕错”起步的形式，被用到了自我界最重的地方，误差就冒出来了，人又被逼回去写字。这是第二轮的事，起步的又是原理三，只是这一回约束是在逼人放弃这个形式，而不是在帮人省事。路走完一轮，并不停下。

三→二→一这条路，可以叫“按出来的生活”：先有一个省到极处的形式，形式没有阻碍地被大量使用，用多了，它反过来改写了人在自我界里怎样看待被认可、在现实界里怎样衡量好坏。

◆ 四、同从省事起步，第二步分了家

hhh 和点赞都从原理三起步，都是“省”出来的；可两者在第二步就分了家，一个先长意思，一个先长劲头。分家的原因，在于省出来的那个形式，是和原来的说法并排站着，还是把它挤到了一边。

hhh 省出来以后，“哈哈哈”还在。两种写法并排摆着，人随时可以在两者之间挑，一挑就挑出差别，所以它第二步先长出的是意思：一种更轻的笑。这是三→一。省出来的形式只要和原形并存，又可以自由替换，就很容易被人在两者之间读出语气上的差别。这在生活里很常见：“好的”和“好”、“谢谢”和“谢了”，形式短一点的那一个，往往多带出一点随意。

点赞省出来以后，原来的那件事，写一句评论，也还在，可两者不在一条跑道上。点一下和写一句，花的力气差得太远，人并不在两者之间细细比较语气，而是能点就点。省出来的形式几乎把原来的方式挤到一边，它面前没有一个可以对照的近邻，第二步就不容易先长出新语气，而是先长出巨大的使用量。这是三→二。等用得足够多了，它才回过头去改写人站在哪一界。

还可以拿一个旧一点的例子对一下。早年网上用数字“88”代替“拜拜”〔待核〕，起步也是省事：两个数字比两个汉字好打。“88”和“拜拜”并存，于是它也长出了一点自己的语气，俏皮，带点孩子气，一些人至今还会这样告别。它走的大体也是三→一→二。它后来没有 hhh 那么常见，也许是因为它多出的那一层语气没有填上一块很大的缺口：人们对轻轻一笑的需要，比对俏皮告别的需要多得多。省出来的形式能不能走远，第三步一→二要看原理一给不给得出足够的劲。

所以，同样从原理三起步，第二步交给谁，看的是省出来的形式有没有一个并排的“原样”。有原样可比的，先长意思；把原样挤掉的，先长劲头。这和上一章的两个分岔口是一个道理：先动的那个原理被什么样的处境推着，决定了下一步走哪条线。

外婆自己的反应，恰好把这个分家演示了一遍。对 hhh，她的第一句是“怎么不打哈哈哈”，她手边有原样可比，一比就去琢磨两者的语气差在哪里；对点赞，她的第一句是“那我也给他们点？”，她没有拿它跟写评论去比，直接就用上了。一个先问意思，一个先动手用，正是两条路第二步的分别。

代价在这里也起着作用。hhh 和点赞起步时，叫错的代价都很低：打 hhh 被误会成打错字，无非像外婆那样嘀咕一句；点错了赞，也没人追究。代价低，是原理三起步的词能顺利往下走的前提。要是一个省出来的形式叫错代价很高，比方在病历、合同、考试卷上随手压出的缩写，它多半走不出那个场合，就会被要求写回全称。原理三起步的路，大多是在叫错不疼的地方才走得通。

◆ 五、六种次序，六类语义事件

两章走完了六条路，现在把它们放到一起。

路径	起步	走过的两条纠缠线	一类什么样的事件	本书的例子
一→二→三	先想说，一股劲憋着	一→二，二→三	喊出来的词：先有出口，再被磨短磨宽	凡尔赛
一→三→二	先想说，一件实事要叫准	一→三，三→二	叫准的词：先被定义切准、压短，再被用开	新冠
二→一→三	先被用，用在各人生活里	二→一，一→三	用出来的态度：先改写人怎样看自己，再分家	躺平
二→三→一	先被用，用在讲究快的场合	二→三，三→一	压出来的暗号：先被压成圈内形式，再成认同	yyds
三→一→二	先省事，省出的形式和原样并存	三→一，一→二	省出来的语气：先在差别里长出语气，再流行	hhh
三→二→一	先省事，省出的形式挤掉原样	三→二，二→一	按出来的生活：先被大量使用，再改写人的界	点赞

这张表要竖着看两遍。

第一遍看“走过的两条纠缠线”那一栏。六条路，每条走两条线，一共十二次；六条纠缠线，每一条恰好出现两次。一→二出现在凡尔赛和 hhh 两条路里，一次是第一步，一次是第二步；二→一出现在躺平和点赞里，也是一次第一步、一次第二步。其他四条线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六路径把第18章的六条线不重不漏地各用了两遍，每条线都既当过“开头那一推”，也当过“接力那一推”。这和九宫“九格各用一次”、D×E“九对各用一次”是同一种整齐：原理运行方法论里的三件工具，用的是同一副骨架。

第二遍看“一类什么样的事件”那一栏。六种次序不是六种排列的游戏，而是六类在生活里认得出的语义事件。有人憋着一股劲喊出一个词，是一类；有人为一件实事找一个准确的名字，是一类；一群人用着用着认领了一种活法，是一类；一个圈子把热词压成暗号，是一类；省出来的写法多带出一点语气，是一类；一个按钮被用成了生活的计数器，又是一类。以后再碰到一个新词，可以先不急着问它是什么意思，而是问它属于哪一类事件，它是先想说、先被用，还是先省事。

六路径和第19章的三方程也接得上。三方程说，每个原理由流进它的两条线决定。一条路径走第一步，就是动了第二个原理方程里的一个自变量；走第二步，就是动了第三个原理方程里的一个自变量。以 hhh 为例：第一步三→一，是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 里原理三那一项变了，原理一跟着变出一档新语气；第二步一→二，是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 里原理一那一项变了，原理二跟着长出劲头。所以路径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三方程在时间上的展开：同时成立的三个方程，被一个先动的变量带着，依次重新找平衡。

这张表也有它的限度，得老实交代。第一，每个例子只看了第一轮，真实的词会接着走第二轮、第三轮，次序可能完全不同，“凡尔赛”后来的自嘲用法就是一例。第二，判断谁先动，靠的是对这些词流行经过的通行说法，各词的来源与年份大多标着〔待核〕；要真正定下一个词走的是哪条路，需要带日期的语料，看形式、用量、语义变化各在什么时候出现。第三，六类事件是按起步分的，不是按好坏分的，没有哪一条路比别的更“正宗”。

◆ 六、走完路径，还要看张力

外婆学打字的那个暑假，她自己也走了两回路。她先学会了 hhh 那一档轻轻的笑，后来在群里回孙辈的消息，也会打一个 hhh，打完还要问圆圆：“这样是不是显得我不太当回事？”圆圆说：“不会，显得你很潮。”这一问一答，是三→一那一步在外婆身上又走了一遍：一个省出来的形式，她先学会了它的语气，才放心地用起来。她又学会了点赞，后来每天早上在群里给每张照片点一遍，再去楼下对李奶奶说“点个赞”。这是三→二→一的全程，只是在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身上走得慢一些。

两条路在外婆身上都走通了，可也都留下了一点不顺。hhh 她用得不放心，总怕显得不当回事；点赞她用得很顺手，可有一天她发了一张自己做的菜，只有两个赞，她闷闷不乐了一下午，圆圆哄了半天。前一种不顺，是想说得准和这个说法用开后的样子之间的拉扯；后一种不顺，是用得太顺、太省以后，原本自我界里的一件事被改写成了一个数字。这两种拉扯，不是路径能讲完的。它们是两个原理之间的矛盾攒成的张力，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推动第三个原理改变形状。这是原理运行方法论的第三件工具，第22章用“小姐”这个称呼的走样和“666”去正面讲，这里只点到为止。

外婆的这两回，也给六路径添了一个看法：一条路不只是一个词在社会上走过的路，也是每个人学会这个词时重走的路。表哥那一代人当初怎样从省事走到语气，外婆在一个暑假里又走了一遍；只是她走的时候，前人已经把路踩出来了，她可以问圆圆，可以看别人怎么用，所以走得快。一个词在社会上的路径，和一个人身上的路径，次序常常相同，速度却差得很远。这一点对教语文、教外语的人有用：第30章讲课堂上怎样对待孩子带进来的新说法时，会用到六路径。

到这里，原理运行方法论的前两件工具都已摆出。三方程说的是任何时候三个原理都互相决定，谁也不能自己说了算；六路径说的是一个新意思发生时，谁先动、谁接力，次序不同，事件就不同。一个讲“同时”，一个讲“先后”。同时和先后并不打架：拿第19章那三个背靠背站起来的人说，任何时候三股力都在；可站起来那一下，总有一个人先发力，另外两个依次跟上。

外婆后来学会了自己打“哈哈哈”，也学会了打 hhh。有一回圆圆问她：“外婆，你现在笑的时候打哪个？”外婆说：“真好笑就打哈哈哈，客气客气就打 hhh。”这句话，比本章前面的许多分析都说得干脆。

> **带走的话**
>
> 从省事起步的词，省出的形式有原样可比，就先长出语气；把原样挤掉，就先长出用量；六种次序，是六类认得出的语义事件，六条纠缠线在里面各用两遍。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六路径之 三→一→二（hhh）、三→二→一（点赞）；分岔条件（省出的形式与原样并存或挤掉原样）；六路径小结表（六种次序＝六类语义事件；六条纠缠线在六路径中各出现两次）；三对矛盾只点到，交第22章。 ② 核验状态：〔待核〕“hhh”最早的使用人群与场合；点赞按钮出现及中文叫法“赞”“点赞”确立的年份；“点赞之交”“为某某点赞”“h h h”的口头用法均为示意，未经语料检验。〔待核〕“88”代“拜拜”的流行时期。表中各例的路径判定依据通行说法，未用带日期语料核验。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2 章

三原理：两个原理的矛盾推动第三个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称呼为什么会从体面走到让人皱眉，一串数字为什么能从夸人走到起哄——推着意思变形的，是哪一股力？

“别叫我小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黎在一家连锁酒店做前台，二十四岁，入职第二年。周五晚上是入住高峰，一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客人把身份证往台面上一放：“小姐，帮我开个大床房。”小黎脸上的笑僵了半秒，手上照样办着。等客人进了电梯，旁边的老同事芳姐递过来一个眼神：“又被叫小姐了？”小黎撇撇嘴：“他肯定没那个意思，可听着就是不舒服。”芳姐说，她刚工作那几年，前台都被叫小姐，没人觉得不对；现在年轻客人多半叫“你好”“美女”，有的干脆什么都不叫，开口就说事。

十点多，来了一位难缠的客人，非要免费升级房型，在台前说了二十分钟。小黎查了会员等级，又查了当天的房态，最后给了一个双方都下得来台的办法：不升级，送一份早餐。客人走了，她在同事群里发了两个字：“搞定。”不到一分钟，群里刷出一排“666”。值夜班的保安老郑也在群里，他发了一个问号，又私聊问小黎：“六六六是啥？那不是农药吗？”小黎笑得直不起腰，回他：“就是说你厉害。”过了一会儿，老郑在群里也发了一个“666”。可是第二天，小黎在另一个群里看见，有人对一条明显吹牛的消息回了“666”。她看得懂，那是在笑话那个人。

一个晚上，一个称呼让她不舒服，一串数字让她得意，第二天又让她看见了嘲笑。两件事都是意思在变形。本章要问：是什么推着它们变？

◆ 一、两个原理顶住，第三个就得动

第五编前面几章已经铺好了路：三个语义发生原理不是三条各管各的规则，而是互相需要、互相影响的三个发生源。第18章走过六条纠缠线，第19章讲了原理之间的三方程，第20、21章讲了六条路径。本章讲原理运行方法论的第三件工具，本书叫它“三拍”。

三拍说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任意两个原理，想要的东西常常不一样；不一样攒久了，成了张力；张力在这两个原理之间消化不掉，就去推第三个原理，让它改变形状；第三个原理的新形状，又反过来改写前两个。分开写，就是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拿过日子的事打个比方。一家三口，丈夫想多挣钱，妻子想他多在家，两人拧着。拧到一定时候，变的往往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而是第三样东西：家里的作息表。比方改成周末不接活、平日晚一点回家。作息表一改，丈夫挣钱的方式、妻子等他的方式也跟着改了。两人的矛盾并没有被谁“说服”，而是推着第三样东西换了形状，新形状又把两个人重新安排了一遍。下一回再拧，拧的是新的地方。

语义里的三个原理也是这样。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管“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管“怎么一步步用出来、带着多少劲”，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管“切多细、交给哪种信息”。三个都在给同一个语义（S1）出力，出力的方向未必一致。两个顶住了，压力就落到第三个身上。

有人会问：两个原理顶住，为什么不是其中一个让步了事？因为每个原理背后都站着一大群说话的人，谁也没法单方面撤回。要说的事不会因为词少就不存在，用开的词也不会因为有人不满就收回去。两边都撤不动，能挪的只有第三处。这跟那张作息表一样：人的想法不好改，表好改。

“回写”这个词，第9章用过，第18章也已交代过两种用法的分别，这里按同一个口径再落一次。第9章讲三界回写：一个意思显出来以后，回头改写人活着的那几界，有现实回写、理念回写、自我回写。本章的回写是三拍的第三拍：第三个

原理的新形状，回头改写前两个原理。两种说法并不打架。照第18章“手是 D、地是 E”的说法，三界（E1）是原理一受力的那块地；所以当被改写的原理里有原理一，回写落在原理一的三界上，走的是流进原理一的纠缠线 二→一或 三→一，这就是第9章说的三界回写。换句话说，三界回写是三拍回写落在原理一上的一个特例；三拍的回写更宽，它也会落在原理二的能量上，落在原理三的信息与刀口上。

三个原理两两成对，一共三对，于是有三对矛盾、三种推动。下面一对一对走，走完再看它们怎样接成一个圈。

◆ 二、第一对：要说的多，词要省——推着旧词引申

第一对是原理一对原理三。原理一这边，要说的事越来越多：新的行当、新的场合、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往来，都得有话说。原理三这边，词不能无限地添：添一个新词，要人人去记、去学，叫错了还有代价，能省则省。一边要多说，一边不肯多造，张力就攒下了。

这对矛盾推的是原理二。既然不肯多造词，就把旧词拿出来，用到新地方去。旧词引申，是这对矛盾最常见的出口。

“小姐”这个称呼就被这样推过一回。据通行说法〔待核〕，它早先多指有钱人家的女儿，后来泛成对年轻女子的一般敬称，再后来在饭馆、商场、宾馆这些地方，成了顾客招呼女服务员的常用称呼。我们不去考每一步落在哪一年，只看推它走的那股力。

服务行当多起来，顾客和服务员之间就得有一声招呼。这是原理一的需要。为什么说？要请人办事，又不能失礼。在哪一界说？现实界的一桩买卖，夹着一点自我界的客气。缺的是一个客气、通用、顾客张口就能叫出来的称呼。按说可以另造一个，可造词贵：要大家都认，都会叫，叫的时候还不出错，原理三在这里压着。最省事的办法，是找一个现成的、本来就带着客气的词，挪过来用。“小姐”本来就是敬称，于是被一回回叫开了。这一步就是原理二在动：试着叫一声，对方应了，下回再叫；叫的人多了，这个用法就沉了下来。

三拍在这里都看得见。张力积累：要招呼的人多了，手边合用的称呼少。形状改变：原理二走出了一条新路，“小姐”被叫到了柜台边、餐桌旁。回写：这条路一走开，回头改写了另外两个原理。原理一这边，叫“小姐”的人为什么叫，慢慢从“敬你”滑向“叫你”，客气淡了，招呼的意思浓了；原理三这边，“小姐”的刀口被拓宽了，原先它只切出某一类女子，现在凡是站在服务台后面的年轻女性，都被切了进来。

注意这里被推的是原理二，而不是原理一自己换一种意图，也不是原理三多切一刀。张力出在“要说”与“要省”之间，它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出路，只好借第三个原理的手：让一个旧词去走一条新路。很多一词多义，都是这样从一对矛盾里被挤出来的，第13章讲的地质剖面，有不少层就是这样沉下来的。

◆ 三、第二对：想说得准，用开就走样——推着重新切分

第二对是原理一对原理二。原理一要说得准：我叫你一声“小姐”，就是客客气气地叫你，没别的意思。原理二却不听谁的：一个词一旦被用开，什么人都在用，什么场合都在用，用着用着，它就带上了说话人没打算带的东西。想说得准，偏偏用开就走样，矛盾就出在这里。

“小姐”后来走的样，读者大多知道。据通行说法〔待核〕，它在一些场合沾上了不体面的联想。这层联想不是哪一个人故意贴上去的，是许多人在许多场合用出来的。原理二只管用，不管谁的本意。结果是：那位中年客人叫小黎一声“小姐”，他自己的本意未必有半点不敬，可小黎听到的，是那层沾上来的东西。原理一要说的，和原理二已经用出来的，在同一个词上打了架。

这对矛盾推的是原理三：重新切，或者换词。芳姐说的那些变化，正是重新切分的样子。原先一个“小姐”包下来的那一块，被拆成了好几块：正式一点叫“女士”，随口一点叫“美女”，网上叫“小姐姐”，不想冒险就干脆不叫，用“您好”“你好”开头。刀口变了，每一块交给的信息也不一样。“女士”交给的是公文、广播里那一套约定，正经，有点远；“美女”交给的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客气，

谁都知道不是在评长相；“小姐姐”有意思，它在“小姐”后面多加了一个“姐”，把亲近感贴了回去，又借着叠字把那层不体面的联想推开了。这是本书的一种读法，不是考证。

叫错的代价也跟着变了。早先叫一声“小姐”，最多显得老派；现在叫错一声，可能让对方当场不痛快，甚至一桩生意就此做不顺。第15章讲过，误差的代价一升高，刀口就得往细里切。“小姐”的退场，就是误差代价升高以后，原理三在称呼这一块重新下刀。

回写同样看得见。原理三换了刀口，回头改写原理一：开口前多了一层顾虑，“为什么说”里掺进了“别惹人不高兴”，称呼本身从一种客气，变成了一处需要小心的地方。它也回头改写原理二：“小姐”在服务场合用得越来越少，劲头散了，退到影视剧里，退到老一辈人的嘴边，退进“大小姐”“小姐脾气”这类固定说法。那位外地客人叫的，正是一个已经退场的用法；他没跟上这一回重切，小黎跟上了，两人就在台前错开了半秒。

◆ 四、第三对：用得越热越想省，省过头就听不懂——推着改写意图与世界

第三对是原理二对原理三。原理二这边，一个说法用得越热，大家重复它的次数就越多；原理三这边，重复得越多，越想省事，越想把它压短。可压短有个限度：省过了头，没跟上的人就听不懂。用得热与省得狠，是一对再典型不过的矛盾。

“666”是现成的例子。据通行说法〔待核〕，它先在打游戏、看直播的圈子里流行，用来夸人操作厉害；“六”和“溜”音近，“溜”在一些地方的口语里有熟练、利索的意思。来历我们不多费笔墨，只看它被压成了什么样：从一句夸奖，压成三个阿拉伯数字。在键盘上连按三下同一个键，比打什么字都快；在飞快刷过的弹幕里，快就是一切。用得越热，压得越短，最后只剩一个数字重复三遍。

省到这一步，老郑就看不懂了。他看到“六六六”，想到的是农药。这不怪老郑，是压缩把一个意思的来路藏起来了：三个数字自己不带意思，意思全靠一群人的约定撑着。原理三把它交给了符号，而符号只在约好的那群人里通行。

这对矛盾推的是原理一：说话人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跟着被改写了。“666”压得这么短，懂的人就成了一个圈子。发一串“666”，不只是说“你厉害”，还是在说“我们是一伙的，这个我们懂”。为什么说，多了一层认同；在哪一界说，从现实界里“这事办得漂亮”，挪到了自我界“我们这群人”那块地方。小黎的同事们刷屏，夸的是她搞定了客人，热闹的是群里那股自己人的劲。

意图一改写，新用法就跟着冒出来。既然“666”成了圈子里的一个姿态，它就能正着摆，也能反着摆，拿来起哄，也拿来起反哄。小黎第二天看到有人对吹牛的消息回“666”，那不是夸，是笑。这一声反话能成立，正是因为“666”已经从对一件事的评价，挪成了圈子里的一个动作。一句真心话要变成反话，得先松开它跟现实界那件事的绑定。

回写也很清楚。原理一的意图变了，原理二的用法跟着变：“666”出现在越来越多根本不必夸人的地方，它的动能来自起哄本身，而不是来自谁真的厉害。原理三的刀口也跟着变：同一串数字，切出了“真心夸”和“反着夸”两块，两块之间靠什么分？靠前后文，靠表情，靠刷没刷屏，交给的仍是一群人的默契。至于老郑学着发了一个“666”，那是他被这个圈子收了进去。意思的改写，连带着改写了谁在圈子里、谁在圈子外，这正是原理一的三界那块地被回写的样子。

◆ 五、三对矛盾接成一个圈

把三对矛盾放进一张表里。

矛盾双方	拧在哪里	推动谁	推出来的样子	本章例子
原理一对原理三	要说的事多，词要省	原理二	旧词引申	“小姐”被叫到柜台边
原理一对原理二	想说得准，用开就走样	原理三	重新切分、换词	“女士”“美女”“小姐姐”分摊旧称呼
原理二对原理三	用得越热越想省，省过头听不懂	原理一	意图与所处的界被改写	“666”成了圈子里的姿态

这张表有三处值得细看。

第一处，每个原理恰好被推一次，又恰好参加两对矛盾。原理二被第一对矛盾推着走，自己又是第二对、第三对矛盾的一方；另外两个原理也一样。三个原理里，没有谁永远是推手，也没有谁永远被推。这跟日常里一些人的直觉不同：有人觉得语言变化总是“用法带头”，有人觉得总是“需要带头”，表里看不出哪一个永远带头。

第二处，谁被推，和第19章的三方程严丝合缝。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原理二的两个自变量是原理一和原理三，推着原理二变的，恰好是这两个原理之间的矛盾。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推它的是原理一对原理二；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推它的是原理二对原理三。三方程说的是“谁由谁决定”，三拍说的是“它们闹起来的时候怎样决定”。前者像一张不动的牵连图，后者是这张图动起来的样子。

第三处，“小姐”一个词就走了两对矛盾：先被第一对推着引申出去，再被第二对推着退场。第一拍回写出来的新形状，成了下一对矛盾的起点：被叫开以后（原理二的新形状），用开就会走样，原理一和原理二随即顶上，推着原理三重切。重切出来的“小姐姐”在网上用得飞快，越用越顺手，越顺手越想省，又落进第三对矛盾的地盘。这一串不必在哪里停下。三对矛盾不是三条平行的线，它们首尾相接，前一拍的回写，就是下一拍的张力。本书说三对矛盾循环互推，指的就是这个圈。

有了这个圈，碰到一个正在变的词，可以倒着认一认是哪一对矛盾在推。看产物：如果是一个老词跑到了新地方，多半是第一对，要说的多、不肯多造；如果是一个词被拆开、被躲开、被别的词顶替，多半是第二对，本意和用出来的样子拧上了；如果变的是说话人的姿态和圈子，懂的人和不懂的人分开了，多半是第三对，热和省拧上了。小黎上班时就能练这个眼力。酒店的网上客服管顾客叫“亲”，这是一个老字被挪到买卖场合，先看第一对；有的顾客嫌“亲”太腻，客服于是在正式回复里改回“您”，这是重切，看第二对；同事之间私下把难缠的客人叫作“那

位亲”，带着只有自己人才懂的那点调侃，这是圈子，看第三对。三步认下来，一个“亲”字被三对矛盾各推了一次。这种认法只是一个粗筛，真实的词常常同时被两对矛盾拉着，哪一对占上风，要看具体的场合与时段。

圈转着，意思就一直在发生；圈停了，意思就开始僵、开始干。第25章讲意义的三种死亡，会从这里接下去。

◆ 六、和 Kirby 等人划一道界

讲到“张力推着语言变形”，熟悉语言演化研究的读者会想起一项工作。Kirby 和合作者 2015 年在《认知》（Cognition）期刊发表的论文，本书只取它的要旨：压缩压力与表达压力之间的张力，产生了语言的结构。用大白话粗说，一股力往简里压，一股力要把事分得开、说得清；这层白话是本书的解释，不是他们的原话，论文里怎样设计、怎样论证，本书不转述。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想法，也是本章最近的邻居。

先承认他们已有的。第一，“语言的样子来自张力，而不是某一种压力单独捏出来的”，这个大方向他们说在前。第二，压缩压力与本书原理三里的损耗、冗余，表达压力与原理一里“要说的事多”，有大段重合。读者拿本章第一对矛盾去和他们对，会觉得差不多是一回事。这一点我们不回避，功劳记在他们名下。

本书多出的有三处。

第一处，三个原理，不是两种压力。他们讲两股力拉扯；本书讲三个发生源，三个在语义的方程里各有自己的位置。多出来的那一个是原理二：意思是一轮轮用出来的，带着动能、势能、内能。少了它，“小姐”怎样走样就说不清。走样不是压缩出来的，也不是表达出来的，是许多人在许多场合用出来的。

第二处，矛盾推动的是第三个原理，不只是“产生结构”。他们说张力的产物是结构；本书说两个原理的矛盾推着第三个原理改变形状。推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更整齐：可能是一个旧词被拉到新地方去（原理二），可能是一刀新的切分（原理

三），也可能是说话人的意图和他所处的那一界被改写（原理一）。“666”被推出来的，不是一种更合理的结构，而是一个圈子和一种姿态。三种推法，产物各不相同，这在“两种压力产生结构”的框架里没有现成的位置。

第三处，回写与循环。他们的张力产生结构，讲到结构就收住了；本书的第三拍是回写，第三个原理的新形状回头改写前两个，由此生出下一对矛盾，三对矛盾循环互推，就是上一节那个圈。“小姐”从被叫开到被重切，中间隔着一次回写；没有回写，就看不出这两段为什么连在一起。

也要说清本书没有多出的。他们的说法有他们自己的论证与检验，那是一项正式的研究；本章只是举例、讲道理，没有做检验。三对矛盾哪一对在什么条件下更占上风，本书在第28章登记为一条预言：原理一对原理三的张力大时，语言多用旧词引申；原理一对原理二的张力大时，多造新词或新区分。它能不能站住，要等以后的检验。界桩立在这里，留给读者和同行对账，第26章还会把整个学派放在一起总对一次。

回到小黎。那位叫她“小姐”的客人，用的是早年被第一对矛盾推出去的那个称呼；小黎心里那一下别扭，是第二对矛盾推出来的重切落到了她身上；同事们刷的那一排“666”，是第三对矛盾推出来的圈子；连老郑跟着发的那一个，也是那个圈子在收人。一个晚班，三对矛盾都在前台边上转了一圈。

带走的话

两个原理顶住了，被推着变形的是第三个；第三个变了形，又回头改写那两个——意思就在这个圈里一直发生。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运行方法论之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三对矛盾：原理一对原理三→原理二（“小姐”引申），原理一对原理二→原理三（“小姐”退场与重切），原理二对原理三→原理一（“666”）；对照原理间三方程 F、G、H；说明三界回写是三拍回写在原理一上的特例；与 Kirby 等 2015 划界；预告预言五（第28章登记）。 ② 核验状态：〔核〕Kirby 等 2015（Cognition）压缩压力与表达压力的张力产生语言结构（标题与要旨）。〔待核〕“小姐”由大户人家女儿到泛称、再到服务场合称呼、后沾上不体面联想的通行说法及各段时间；“666”源自游戏直播圈、与“溜”音近的通行说法。“小姐姐”加“姐”贴回亲近的读法为本书读法；“亲”的三步认法为示意。人物为小黎、芳姐、老郑与客人。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3 章

原理打架时谁赢：“您”的命运

这一章的问题：“您”比“你”多一个“心”，却不多交代一丁点事实——这样一个“多余”的字，为什么在有的地方站得稳稳当当，在有的地方悄悄没了？

饭桌上的一个“你”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杜六十三岁，在北方一座城市的老城区住了一辈子。他给儿子发语音，开口常是：“儿子，您那边下雨了没有？”这个“您”带着打趣，儿子听得出来；可老杜给自己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打电话，一句一个“您”，那是真的。小杜二十八岁，在南方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他给爸妈发微信，从来是“你们”；给部门领导发邮件，第一句是“王总您好”；给同组同事发消息，全是“你”，有时连“你”都省了，直接一句“这个需求明天能上吗”。有个周末他在客服后台帮忙看回复，发现客服给用户写的话里“您”字密密麻麻，一段话里出现了五次，还有一处写的是“您们”。

春节回家，老杜的老同事来串门。小杜站起来递茶，说了一句：“叔叔你坐。”老杜的脸沉了一下，等客人走了才开口：“对长辈要说‘您’。”小杜有点委屈：“我们那边都不这么说，说‘您’反倒显得生分。”老杜说：“生分什么？这叫规矩。”小杜顶了一句：“那我们客服一段话五个‘您’，那是规矩还是套路？”父子俩谁也没说服谁，各自低头剥橘子。

◆ 一、一个“多余”的字

先把“您”放到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的秤上称一称。“您”和“你”指的是同一个人：说“您坐”还是“你坐”，听的人都知道是让自己坐。从指称上说，“您”没有多交代一点事实。原理三管的是意思切多细，秤上有三个砝码：叫错的代价、说两遍的保险、能省则省的力气。按这把秤，“您”是一笔额外的开

销：开口之前要先判断对面该不该用“您”，这是一次选择；判断错了还要付代价；而它带的那点东西，又不是“谁”“在哪儿”“干什么”这样实打实的事。第16章已经点过，像“您”这样的字，从省力的角度看是冗余。

冗余不等于没用，第16章也说了，说两遍是一份保险。可“您”的这份保险，保的不是“听没听清”，而是另一件事：分寸。小杜说“叔叔你坐”，那位叔叔完全听得懂，是让他坐，没有半点误会；不对劲的是那一点分寸。也就是说，“您”与“你”之间这一刀，切开的不是事实上的差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还有一个小现象，能看出这笔开销在日常里怎样被打理。小杜给不熟的同行发邮件，开头照例写“您好”，可正文里再提到对方，用的又是“你”。“您好”两个字他一天要写几十遍，早已不再是先判断对方值不值得一个“您”、再决定用不用，它成了一块整的招呼，跟“早上好”差不多，拿起来就用。正文里的“你”才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字在整块的招呼里活着，在单独用时退场，这说明原理三的损耗是一处一处算账的：整块拿来用不费心，就留着；单独挑选要费心，就省掉。

正因为这样，“您”成了观察原理打架的好地方。原理三这边，有一股能省则省的力推着它退场：同龄人之间、熟人之间、网上，一律“你”最省事。另外两个原理那边，又各有力气把它留住。哪一股力赢，要看在哪里说、谁对谁说。本章要做的，就是把这场拉锯一个场合一个场合地摊开。

先交代一处背景。南北口语里“您”用得多少，本来就不一样。据通行说法〔待核〕，北方口语，尤其京津一带，用得多；南方不少地方的口语里少用，表敬另有别的办法。小杜说的“我们那边”，指的就是这层差别。本章不比方言，只看同一个“您”字在不同场合里，三个原理怎样站队、谁占上风。

◆ 二、原理一：为什么要多这一笔

先看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为什么说“您”，在哪一界说。

老杜给老父亲打电话说“您”，为的是敬，这份敬踩在两块地上。一块是理念界：长幼有序，对长辈要讲礼，这是他从小听到大的一套道理。另一块是自我界：电话那头是他的父亲，这一声里装着几十年的情分。老杜对儿子说“您那边下雨了没有”，用的还是这个字，为什么说却全变了：是逗儿子，是父子之间一点没大没小的亲热，站在自我界里，把理念界那份规矩翻过来玩一下。字一样，站的那一界和开口的理由一换，意思就换了。

小杜给领导写“王总您好”，踩的是现实界：上下级，一桩公事，一套职场的礼数。这一声为什么说？与其说是敬这个人，不如说是不出错，把自己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客服回复里的五个“您”，踩得更深地在现实界里：它是一单生意的门面，是公司的规定，“为什么说”几乎只剩下“免得被投诉”。

这样一摊开，就看出原理一在“您”上分成了几股：理念界的礼、自我界的情、现实界的规矩。三股都在给“您”出力，出力的方式却不一样。理念界和自我界那两股，要的是“您”字里的那份分量；现实界那一股，要的只是“您”字的样子，里面有没有分量倒不要紧。

还有一种情形落在三界的交界上：对陌生人。小杜出差到北方，在街口向一位拎菜的大妈问路，话到嘴边，自己也没多想，冒出来的是“阿姨，您知道地铁站怎么走吗”。他跟朋友从不说“您”，对陌生的长辈却脱口而出。这里的“为什么说”很朴素：有求于人，又素不相识，最怕的是对方觉得被冒犯。他站的是现实界的一次问路，借的是理念界“对长者客气”的那份道理，要落的是自我界里对方那一点舒服。三界都牵着，“您”在这里便显得顺理成章。可见一个年轻人身上不是只有一种“您”的用法，而是有几种：对朋友不用，对领导照样子用，对陌生长者凭着一点本能用。哪一种冒出来，取决于他那一刻站在哪一界、为了什么开口。

这也说明了小杜那句“说‘您’反倒显得生分”。在同辈和熟人之间，原理一要的是亲近，而“您”自带一点距离，跟本意相冲。为什么说一变，“您”就从一份敬意变成了一道墙。所以原理一并不一律站在“您”这边。它站在哪一界、为了什么开口，决定了它是把“您”拉过来，还是把“您”推开。

◆ 三、原理二：分量是用出来的

再看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一个字能不能留下，要看它一路是怎样被用过来的、攒下了多少劲。

老杜嘴里的“您”，是从小被教、被纠正、被夸奖，一遍遍用出来的。小时候对长辈说了“你”，挨大人一句“没规矩”；说了“您”，被夸一句“这孩子懂事”。猜想、动手、反馈、修正，一轮又一轮，第10章讲的那条路径，在这一个字上走了几十年。走得这么久，“您”在他心里沉得很深，这就是第12章说的内能：一个词在人心里的分量。他对父亲说“您”，嘴上是一个字，心里压着的是半辈子。

小杜这一代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在南方长大，家里没人这样纠正他；上学、上网，同龄人之间全是“你”；工作以后，“您”出现在邮件开头和客服话术里，那是照着样子写的，不是在人情里一回回试出来、被人接住的。路不同，攒下的劲也不同：“您”在他那里有一点势能，写邮件、对领导，到了点上会用；却几乎没有内能，说出口时心里不压什么。

客服话术里的“您”更值得多看一眼。它被重复得极多，按说劲头最足；可这种重复是照着规定走的，不是在一来一往里被接住的。重复得越多，它越像一枚标签。用户读到一段话五个“您”，不觉得被尊重，反倒觉得对面是一台机器。原理二在这里提醒一件事：用得多不等于分量重。能量要看是怎样用出来的。在人情里被接住的“您”攒下内能；在模板里被复制的“您”，越用越薄，像一枚盖了太多次的章。

年轻人那一圈里，“您”也并非只有退场一条路。小杜和同事斗嘴，偶尔会冒出一句“您可拉倒吧”，或者看到谁又熬夜加班，在群里回一句“您老人家保重”。这里的“您”不是敬，是逗，是把一个隆重的字放到不隆重的地方，制造一点落差。这种用法有它自己的劲：说的人觉得俏皮，听的人会心一笑，被接住了，下回就还用。老杜对儿子说“您那边下雨了没有”，走的也是这一路。于是在同一个年轻人的圈子里，“您”的敬意那一面在退，玩笑那一面却在攒动能。原理二在这里给了“您”一条旁路：分量淡了的字，可以借反差重新带上劲，只是带上的已不是原来那份劲了。这条旁路能走多远，本书不作判断，只先记下来，留给后面讲预言时作一条提醒：数“您”的时候，敬用与戏用要分开数，否则一个圈子里“您”字的多少，会把两种相反的走势搅在一起。

这里碰上的，正是第18章走过的纠缠线 三→二：约束与能量互相牵制。九宫里是 D3·E3，原理三的约束作用于原理二的能量。“您”在效率上是冗余，原理三想省掉它；可它装着尊重的分量，原理二的能量又把它留住。两股力在每个场合里的比分不一样，“您”的命运就写在这个比分上。

◆ 四、拉锯：三个场合，三个比分

把三个原理放在一起，看“您”在三类场合里的输赢。

第一类，晚辈对长辈，尤其是在老杜那样的家里。原理一这边，理念界的礼与自我界的情都要“您”；原理三这边，叫错的代价高，叫一声“你”，长辈当场就不痛快，误差压过了损耗，刀口要切细；原理二这边，几十年的内能托着它。三个原理站在一边，“您”赢得很稳。

第二类，公司里的上下级和客服。原理一站在现实界，要的是不出错；原理三这边，叫错的代价也不低，一封邮件称呼不当，会被认为不懂事，一段客服回复不带“您”，可能招来投诉；原理二这边，内能弱，重复却多。这里“您”也赢，但赢的是一个空壳：字还在，分量轻了。“您们”就是这个空壳的样子：“您”成了

一枚礼貌标签，单数贴完了，复数也想贴一枚。它合不合规范，是描述学和规范词典的事，本书只看它透露了什么：原理三的误差代价把“您”钉在了门面上，原理二却没给它攒下分量。

第三类，同龄人、熟人、网上。原理一要的是亲近，“您”带距离，反而不合；原理三这边，叫错的代价低，朋友之间说“你”谁也不计较，损耗压过误差，一刀切粗；原理二这边，这一圈人很少在人情里反复用“您”，劲头弱。三个原理都推着它退，“您”在这里输了，输到连“你”都常常省掉。

把三类场合列成一张表，比分一目了然。

场合	原理一（为什么说、在哪一界）	原理二（攒下的劲）	原理三（叫错的代价）	“您”的结局
晚辈对长辈	理念界的礼、自我界的情，都要“您”	内能厚，几十年用出来	高，叫错当场不痛快	稳稳留下
职场与客服	现实界的规矩，只要“您”的样子	内能薄，重复多，像标签	不低，叫错会被认为失礼或招投诉	留下，但成了空壳
同龄人与熟人	自我界的亲近，嫌“您”有距离	内能弱，只剩戏用的一点动能	低，说“你”没人计较	退场，或改作玩笑

表里每一行，三个原理的方向都不完全一致；“您”的结局，是三列合起来的结果，不是哪一列单独说了算。第二行最能说明问题：原理一与原理三都站在留它的一边，原理二却没给它分量，结果是留下了，却留成空壳。

三个比分放在一起，“您”的命运就不是一句“在衰退”能交代的。它在有的地方退得快，在有的地方站得稳，在另一些地方变成了空壳。哪里退、哪里留，要看三个原理在那个场合里怎样站队。

有一项研究可以拿来对照。Karjus、Blythe、Kirby 与 Smith 2020 年的工作发现：沟通需要的变化能够预测词与词之间的竞争；一个话题变得重要时，原本互相挤占的近义词可以并存。他们研究的是词汇竞争，不是代词，我们只能借来类比：在“尊重”这件事还被当回事的场合，“您”与“你”这一对说法就能并存；

在尊重不必靠代词来表的场合，竞争就分出了胜负。本书在这里多走的一步，是不把“需要”当一个数：它拆开来，是理念界的礼、自我界的情、现实界的规矩，还要加上原理二那份劲是攒出来的还是复制出来的。

◆ 五、跟“平等了就一律衰退”分开

讲敬称，绕不开一篇老文章。Brown 与 Gilman 那篇讲代词的文章，讨论欧洲几种语言里第二人称的两种形式，比如法语里随便的 tu 和客气的 vous。据常见的转述〔待核〕，他们的大意是：这类称呼受两种关系支配，一种是权势，上下之间用得不对称；一种是同等，彼此的亲疏决定用法。他们认为历史的走向是权势那一面退、同等那一面进，随着平等观念扩散，不对称的用法越来越少。

顺着这条思路推下去，关于“您”可以得到一个预测：社会越讲平等，“您”就越一律地衰退，各个场合大体同步。本书的预测不一样，这就是第28章登记的预言八：敬称先在叫错代价低（亲友间）、积累分量弱（年轻人圈子）的场合消失；Brown 与 Gilman 一路的预测则是随平等观念一律衰退。

两种预测的分歧，落在“一律”与“先后”上。按平等一路，推着“您”退的主要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总量，各个场合理应一起退。按三原理，推它退的是每个场合里三个原理的站队，叫错的代价（原理三的误差）和攒下的分量（原理二的内能）在各个场合并不一样，退的先后也就不一样。具体地说，本书押的是：亲友之间先退，因为那里叫错不疼；年轻人的圈子先退，因为那里没攒下分量；职场和服务场合留得最久，哪怕只剩空壳，因为那里叫错要付账。

这条预言怎样算输？如果有人拿足够的语料或调查，分场合去数“您”的使用比例，发现各场合大致同步下降，亲友之间并不比职场退得早，年轻人圈子也不比别的圈子退得快，本书这一条就输了。反过来，如果数出来有先有后，而且先后跟叫错代价、攒下的分量对得上，就说明“一律衰退”说得太粗。我们手里没有这样的数据，不编数字；这条预言的用处，是把两种说法逼到能分出输赢的地方去。

真要去数，有几处得事先写死，不然怎么数都能说自己赢。第一，场合要按叫错的代价分，而不是按说话人的年龄分：同一个年轻人，对领导和对朋友要分开计。第二，要把上一节说的戏用剔出去，只数敬用。第三，方言要配平，北方材料和南方材料不能混在一起看总量，否则“南方用得少”会被误读成“退得快”。第四，要有时间上的先后：只看某一年的截面，只能看出各场合多少不同，看不出谁先退。拿什么材料去数，可以是不同年代的影视台词，可以是分场合采集的聊天记录，也可以是问卷；各有各的偏差，本书不替读者选，只把判输的条件先立住。

还有一种结果要预先想到：如果亲友之间与年轻人圈子并没有先退，跟一般场合大体同步，唯独职场明显退得最慢，那么两边都只对了一半。本书会认输在“先后”上，只保留“职场留得最久”这一处；平等一路也得承认，“一律”说得过头了。

也要替平等一路说句公道话。平等观念当然在推“您”，本书不否认。只是在本书的框架里，“平等”不是一股单独的力，它会分散进三个原理：在原理一里，它改写了理念界的长幼之礼；在原理三里，它降低了某些场合叫错的代价；在原理二里，它让年轻人少了一些被纠正、被夸奖的回合。拆开来看，才说得出它先在哪里起作用、后在哪里起作用。

◆ 六、三拍：“您”退到哪里去了

最后用上一章的三拍，把“您”这一段走一遍。

张力积累，出在原理二对原理三。在年轻人的日子里，“你”用得极热，越热越想省，“您”成了一个要多费一道心的选择，能省就省。可省过了头，碰上长辈、碰上要讲分寸的场合，就出了“叔叔你坐”这样的岔子：事情说对了，分寸断了。

形状改变，落在原理一。被推着变的，是人们为什么用敬称、在哪一界用敬称。“您”从日常里处处要用的一个字，退到了几块特定的地方：长辈面前，职场与服务的门面上。年轻人要表示尊重，改用别的办法：称呼带上姓或职务，“王总”“李老师”；话尾添一句“辛苦了”；多用一个“请”字；微信里多打一个合

手的表情。尊重并没有消失，而是挪了地方，从一个代词挪到了称呼、语气和小动作里。这正是第22章第三对矛盾推出来的样子：意图还在，落脚的那一界和那几样说法被改写了。

回写，回到原理二和原理三。原理二这边，“您”在年轻人那里的路越走越窄，内能越来越薄；在客服那里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像标签。原理三这边，“您”与“你”那一刀，在亲友之间几乎不切了，在职场里反倒切得更硬，硬到长出“您们”。回写一完，新的张力又在别处攒起来：门面上的“您”越像标签，顾客越不买账，客服就得另找让人觉得被尊重的说法。

饭桌上那一场，老杜和小杜其实都没错。老杜的“您”站在理念界与自我界，攒着半辈子的分量，在他那个家里赢得理所当然；小杜的“你”站在同龄人的自我界，在那里“您”是一道墙。小杜那句“规矩还是套路”，问到了“您”的另一面：在现实界的门面上，它赢了，却赢成了空壳。三个原理在三类场合里打了三场，比分各不相同。

过完年，小杜再去那位叔叔家拜年，进门先说了一句：“叔叔，您身体还好吧？”话出口时他有点别扭，像第10章的大鹏第一回说“牛”。叔叔笑着应了，拉他坐下。这一声“您”，在小杜那里总算攒下了一点点分量。

这个小结尾也透露了“您”还会怎样走下去。一个字攒不攒分量，不是由词典或长辈的一句话定的，是由一回回说出口、被接住决定的。小杜在叔叔家说一次，在问路时说一次，在客服模板里复制一百次，这三种“说”给“您”添的劲完全不同。原理打架时谁赢，最后要落到这些具体的回合上去数。

“您”这一章也给第五编留下一个更一般的结论：问一个词“会不会消失”，常常问错了。该问的是它在哪些场合消失，在哪些场合留下，留下的是分量还是空壳。

带走的话

“您”不是在一律衰退，而是在三个原理的拉锯里分场合退场——叫错不疼、没攒下分量的地方先退，叫错要付账的地方留得最久，哪怕只剩一个空壳。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一、二、三在敬称上的拉锯；纠缠线 三→二（D3・E3，主讲）；三拍（张力在原理二对原理三，推动原理一，回写原理二、原理三）；预言八（第28章登记）。 ② 核验状态：〔核〕Karjus、Blythe、Kirby 与 Smith 2020 沟通需要变化预测词汇竞争、话题变重要时近义词可并存（摘要级，本章仅作类比）。〔待核〕Brown 与 Gilman 的权势与同等两种语义、历史走向的大意；北方口语多用“您”、南方口语少用的通行说法。“您们”只作现象举例，未作规范判断；客服回复、问路与拜年情节为示意。人物为老杜、小杜、老杜之父与老同事。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4 章

一个词的完整发生：“内卷”

这一章的问题：“内卷”这两个字，几年之间从书里走到饭桌上，又从饭桌上走进人的心里——它的意思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出来的？

实验室的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乔在读研二，做材料方向的实验。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十点半，她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宿舍，一抬头，师兄还在通风橱前忙，隔壁桌的同届也没走。她犹豫了一下，又把书包放下了。十一点多，同届在三个人的小群里发了一句：“别卷了，都回去吧。”师兄回了个捂脸的表情：“我不是卷，我是真没做完。”三个人这才一起关灯下楼。

路上小乔给妈妈打电话。妈妈问她怎么这么晚，她说：“组里太卷了。”妈妈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卷？卷什么？卷头发？”小乔笑：“就是大家都拼命，谁也不敢先走，其实谁也没多出什么成绩。”妈妈说：“那不就是竞争嘛，竞争是好事。”小乔想说不是一回事，又说不清哪里不是一回事。

第二天组会后，她跟导师提起这个词。导师笑了：“我读书那会儿，这是个写在论文里的学术词，讲的是只往里使劲、不往外长的那种状态。没想到现在你们天天挂在嘴上。”回到座位，小乔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的日子就是“卷”的？

◆ 一、先画一张像：描述学看到的“内卷”

这一章是第五编的综合示范：拿一个词，把四个方程、用到的几条纠缠线、它走的路径、三拍，从头到尾走一遍。每一样东西的定义都在它的出处章里，这里只回指、不重讲，力气花在“内卷”身上。先从方程(1)开始，也就是语义描述学，$S1 = F_0(S2, S3)$，九格坐标见第1章。它不问来由，只问这个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

从粒子看，也就是一个个词。“内卷”能当名词，“这就是内卷”；也能当动词，“大家都在内卷”。它很快生出一串亲戚：单说一个“卷”，“太卷了”“卷不动了”；“卷王”，指最拼的那个人；“别卷了”，是一句劝；“反内卷”，是一种态度。一个词能分出这样一串，说明它在粒子这一层已经站稳了脚。

从波看，也就是语调与语流。“太卷了”很少说得义愤填膺，多半拖着一点无奈，尾音往下掉；“卷王”常常带着笑，半是揶揄半是佩服；同届那句“别卷了”，是打着哈哈说出来的，给大家递一个台阶。同样两个字，调子一换，分寸就变了。

从场看，也就是框架与语篇。说“卷”，背后撑着一个框架：一群处境相近的人，抢一份大小有限的东西，绩点、名额、奖金、升学；每个人多使一分力，旁人也只好跟着多使一分，到头来那份东西并没有变大。这个框架是预设好的，说的人不必讲出来，听的人自己会补上。小乔对妈妈说“组里太卷了”，妈妈手里没有这个框架，于是只听见了“竞争”。

再从价值看。真：它说中了一类处境，听的人会点头，“对，就是这样”。善：它让人能抱怨而不点名，说“太卷了”，不必说“师兄害我不敢走”，抱怨落在局面上，不落在人身上，这是一种体面的分寸。美：一个“卷”字有形象，像水往漩涡里收，像纸边往里翻，比“恶性竞争”四个字利落得多。

这张像已经画得很细。可小乔本子上那一行问题，它答不出来：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偏偏是这个词？为什么一个学术词能走上饭桌？为什么用着用着，人会觉得自己的日子“就是卷”？这些问的都是来由，得到方程(2)(3)(4)里去找。

◆ 二、方程(2)：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

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S1 = F_1(D1, E1)$。先问为什么说。

创造律管的是“有一块差异说不出来”（第7章）。小乔对妈妈说不清的，正是这一块。“竞争”这个词在日常里多半是中性的，常常还带着褒义：有竞争才有进步。可她身边的那种拼，有三处“竞争”装不下：一是人人都在加码，加码的力

气却没换来更多东西；二是谁都不想这样，谁也不敢先停；三是越拼局面越紧，像一颗越拧越深的螺丝。三处合起来，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差异，日常的词里没有现成的说法。张力就攒在这里。“内卷”被拿来填这个缺口，填得严丝合缝。

再问在哪一界说。这个词的出身在理念界。据通行说法〔待核〕，“内卷”或“内卷化”原是学术用语，对应英文的 involution，在人类学、经济史一类研究里，用来说投入不断增加、却没有带来发展的状态；有学者拿它讨论过传统农业的情形〔待核〕。也就是说，它带着一个现成的定义，住在书本和论文里。

后来它被搬进了自我界。小乔说“组里太卷了”，说的不是一个学术判断，是那一晚的疲惫、犹豫和一点委屈。它也踩着现实界：绩点、论文数、加班的钟点，都是实打实的东西。可它踩得最重的地方是自我界：说“卷”的人，首先是在说自己的感受。借界还带来一样附赠：体面。直接说“我累”“我不想加班”，听着像是在发牢骚，甚至像是自己不够努力；换成“内卷”，牢骚就披上了一层分析的外衣，像是在指出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现象。学术出身给了这个词一份底气，说的人不必为自己的疲惫辩护。小乔在组会后跟导师提起这个词，能说得坦然，多少也因为它听上去像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一句抱怨。一个词从理念界借来，落到自我界去用，这是原理一里很典型的一次借界。第6章里柜员叫“老师”，是从理念界借来一份敬重；这里借来的是一把现成的刀，去切自我界里那块说不出的感受。

自由律管的是“说法不止一种，挑哪一个本身会说话”（第8章，下面的幸福律同在那一章）。小乔可以说“组里竞争激烈”，可以说“大家都太拼了”，也可以说“瞎忙”。她偏挑了“卷”。挑这个字，等于在说：这不怪哪一个人，是局面把人拧成这样的；我也在里头，我也没办法。“竞争激烈”听着像夸，“太拼了”落在人身上，“瞎忙”带着轻视。只有“卷”，把责任从人身上挪到局面上，又把自己放进了局面里。这层意思不是“卷”字自带的，是在几种说法里被挑中这件事带出来的。

幸福律管的是“被懂那一刻的松快”。同届在群里说“别卷了”，师兄回一个捂脸，三个人一起下楼。一来一回，张力松开了：原来不只我一个人这么觉得。说“卷”的人，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描述什么，而是为了被接住。被接住一次，这个词下一次就更容易出口。小乔的妈妈没接住，这一声就悬在了电话线上。

◆ 三、方程(3)：怎么一步步用出来，带着多少劲

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S1 = F_2(D2, E3)$。意思是用出来的，先看路，再看劲。

第10章讲的路径那六步，在“内卷”身上都找得到。猜想：头一批把它从书里拿出来说日子的人，是在试，“我们这种情形，是不是就叫内卷？”动手：发一条帖子，配一张图，说出口。评估：看别人什么反应，有没有人点头。反馈：转发、评论、跟帖，有人说“太对了”，有人说“这不就是我”。修正：用的范围一点点调，从学校扩到公司，从公司扩到带孩子上补习班，再扩到饭馆之间比着加量。迭代：每扩一轮，就成了下一轮试用的起点。据通行说法〔待核〕，这个词是从高校的网上讨论里走红的，一张边骑车边看电脑的照片被拿来当它的象征。这些细节我们没有逐一核实，只拿它们当路径的示意。

每扩进一个新地方，路径都要重走一轮，而且每一轮试出来的意思都不一样。小乔的表姐在家长群里看到有人说“现在幼儿园都开始卷了”，她起先以为是说孩子们抢玩具，后来才明白是说家长们比着报兴趣班。她自己试着用了一次，说“我们班上补课卷得厉害”，群里的家长纷纷附和，她便知道这个用法站住了。在实验室里，“卷”是说谁也不敢先走；到了家长群，“卷”是说谁也不敢少报一个班；到了街边的饭馆，“卷”又成了比谁家的菜量大、价钱低。同一个字，每到一处都经过一回猜想、动手、反馈，意思就在那一处被当地的人和事重新捏过一遍。这也是原理二和描述学的分别：描述学看到的是一张越来越宽的分布图，原理二看到的是一处一处、一轮一轮的试用。

再看能量。动能，是它走红那一阵的热度：好几个月里，到处都在说“卷”，这是第12章讲的那种突然爆热。发泄和自嘲给了它很大一份动能：人在累的时候、委屈的时候说出一个“卷”字，那一口气就灌进了字里。这正是纠缠线 一→二：为什么说，给词充能。一个拿来吐苦水的词，生下来就带着劲。

势能，是热度退去以后沉下来的分量。今天“内卷”已不像最热时那样刷屏，可它没走，进了日常口头，也常见于报刊和广告的标题〔待核〕，成了人人认得、随手能用的词。热度化成了存量，这是动能沉成势能的样子。

内能，是这个词在一个人心里的分量。对小乔来说，“卷”字连着那些不敢先走的夜晚，连着她放下书包的那一下；她说“卷”，心里压着东西。对她妈妈来说，这个字在心里几乎没有分量，只是一个听不懂的新说法。同一个词，在两个人心里的内能差得很远，这也是母女俩在电话里错开的一个缘故。

原理二还有一处要点明：用得越多，意思越被撑开。最初说“内卷”，指的是投入加码、产出不长的局面；用开以后，凡是让人觉得累的拼，都叫“卷”；再往后，有人把勤快一点的同事叫“卷王”，把认认真真做一顿饭也叫“卷”。用出来的意思，比借来时那个定义宽了许多。一撑开，下一步就碰上了原理三。

◆ 四、方程(4)：切多细，交给哪种信息

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S1 = F_3(D3, E2)$。先看刀口。

“内卷”最要紧的一刀，是把“竞争”切开了。原先日常里只有一个“竞争”，好的坏的都装在里头；有了“内卷”，人就能分开说：一种竞争让东西变多，一种竞争只让人更累。小乔妈妈说“那不就是竞争嘛”，站在没切开的那一边；小乔觉得“不是一回事”，站在切开的那一边。这一刀切得值不值，原理三要看叫错的代价：把内卷说成竞争，听的人会以为你在夸，会劝你“再坚持坚持”，这个误会落在一个已经很累的人身上，代价不小。误差的代价推着这一刀切了下去（误差见第15章）。

再看交给哪种信息，三种切法见第17章。这一刀起先是交给逻辑的：在学术文章里，内卷有定义，投入增加、产出不增，合上就是，合不上就不是，边界是硬的。走进日常以后，它慢慢交给了符号：大家说好了这么叫，懂的人就懂，不讲定义。再往后，越来越交给数学：什么算卷、什么不算，没有一条线划着，是千万次用法淀出来的一片分布，核心处是加班、刷题、补课，边缘处是认真做饭、早起跑步，越往外越说不准。刀口从硬边走成了软边。

冗余和损耗也在动。“内卷”两个字用得太多，就被压成一个“卷”：“太卷了”“卷不动了”。这是第16章讲的能省则省，也是纠缠线 二→三：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可一个“卷”字单拎出来，是有歧义的，小乔妈妈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卷头发。在懂的人之间，这点歧义不碍事；碰上不懂的人，就省过了头。这点歧义也牵着一点劲：省成一个字，叫错的风险就跟着来，这份风险压住了“卷”往圈外走的势头，跟妈妈这样不在圈里的人说话，就得退回去说全“内卷”，甚至像小乔那晚一样再补一句解释。约束碰了一下能量，这可以算纠缠线 三→二的一个弱例。

还有一条线在这里冒出来：纠缠线 三→一，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小乔后来想在开题报告里用“内卷”，导师说：“用可以，先给它下个定义，说清楚你指的是哪一种情形。”在饭桌上，“卷”叫得宽一点没关系，叫错不疼，它就留在自我界里随口说；写进论文，叫错的代价高了，这个词就被推回理念界，回到有定义、能推理的那一边。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界里被切成不同的粗细；推着它换界的，是叫错的代价。

纠缠线 一→三也看得见：为什么说，决定意思交给哪种信息。写论文是为了讲道理，意思交给定义；朋友之间吐苦水是为了抒发，意思交给约定和比喻，“卷”字那个往里翻的形象正好派上用场。小乔一天里两种“为什么说”都有，“内卷”在她嘴里就时而是一个概念，时而是一个比喻。

◆ 五、它走的路径，和最要紧的那条线

四个方程都走过了，现在把它们串起来，看“内卷”走的是哪一条路径。第20、21章讲过，六条路径是三个原理的六种先后次序。

本书的读法是：三→一→二。先是原理三。在它被大家用起来以前，这一刀早已切好，在学术的理念界里，一个带定义的刀口把“只往里使劲、不往外长”的局面和一般的发展分开了。刀先在，需要后到。第二步走三→一，原理一接手。这把刀被带进日常，带着它那份准。上一节算过那笔账：拿“竞争”去说，叫错的代价不小；换成“卷”，就不会被这样听岔。叫错代价的这一点高低，把这块感受推进了自我界，又在自我界里把原本混成一团的“拼”切成两块：让东西变多的，和只让人更累的。那几年许多年轻人攒下的那块说不出的差异，这才有了现成的刀口，借界成功。第三步走一→二，原理二接手：为什么说给词充能，发泄、自嘲、求懂的那口气灌进字里，一出口就被用开，热起来，沉下去，意思被撑宽。

这和第21章的 hhh 是同一类走法：都是原理三先给出一个现成的形式或刀口，再由约束把话推进自我界、在那一界里多切出一档，最后由为什么说给它充上劲。不同只在第一步：hhh 的形式是为省事压出来的，“内卷”的刀口是为不出错、在书本里先切好的。

这个读法可以争。也有人会从走红那一刻算起，说它走的是一→二→三：先有说不出的感受，再有爆热的使用，最后被压成“卷”、切出软边。两种读法的分歧，在于起点算不算上书本里那一段。本书倾向于算上，因为那一刀的形状确实影响了后来：要是当初借来的是一个没有现成定义的词，它在日常里大概不会那么快就把“竞争”切开。辨认路径本来就带着读法，这里只是把我们的理由摆出来，由读者去掂量。

两种读法也不是没法分高下。如果有人去翻它走红前后最早那一批日常用例，看到大多已经带着“投入加码、产出不长”的意思，说话人甚至会顺手提一句它原本是学术词，那就支持刀先在、需要后到；如果早期用例大多只是泛泛的“压力大”“太拼了”，学术那层意思是后来才被人补回去的，那就更像一→二→三。这

是一件可以去查的事，不是只能各说各话。我们没有做这个查证，先记在这里。顺带一说，第28章登记的预言六，押的是互联网时代从原理二、原理三起步的新词占比更高；“内卷”若真是三→一→二，就是从原理三起步的一例，但一个例子不算数，只能当一个提醒。

一路走下来，用得上的纠缠线有五条：一→二（吐苦水给词充能），一→三（讲道理交给定义，吐苦水交给比喻），二→三（内卷压成卷），三→一（进论文就被推回理念界），二→一。第六条三→二，只有第四节那个弱例，“卷”字的歧义压住了它往圈外走的劲；这点作用太轻，撑不起一条主线，我们不硬凑。

五条里最要紧的是二→一：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第18章已预告过，这条线最重的样子就在这里：“内卷”用多了，人把自己的生活看成内卷。小乔本子上那一行字问的就是它。她起初只是借这个词说那一晚的感受；说得多了，她开始拿它去看所有的事：课题组是卷的，找工作是卷的，连同学聚会上比谁的近况好也是卷的。词没变，变的是她脚下那几界：现实界里的事被重新归了类，自我界里的感受被重新命了名。第9章讲的三界回写，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而推着它的，是原理二的一次次使用。

这条线有好处，也有代价。好处是：一块说不出的感受有了名字，人不再觉得是自己哪里出了毛病。代价是：名字一太顺手，人就容易把许多不同的处境都往里塞，连那些本可以商量、可以改动的事，也被一声“卷”交给了局面。本书不评哪一面更重，只指出二→一这条线天然带着这两面。

◆ 六、三拍走全程

最后把第22章的三拍放上去。“内卷”这几年，三对矛盾里至少有两对在它身上转过。

先是原理一对原理二。原理一要说得准：说“卷”，说的是加码不加产出的局面。原理二却把它用开了：认真的同事叫“卷王”，好好做饭也叫“卷”，有时还带着几分佩服。想说得准，用开就走样，张力攒了起来。

这股张力推的是原理三，刀口被重新切。人们开始分：“良性竞争”和“内卷”分开说；“卷”和“躺平”成了一对，一个往里拧，一个干脆不动（“躺平”是第20章的主例，这里只一句带过）；“卷不动了”“被卷”“反卷”，又在“卷”里面切出了主动、被动和抵抗。这是形状改变。

然后是回写。新的刀口回头改写原理一：说“别卷了”，不再只是描述，成了社交里的一句话，是请大家一起停下的台阶，就像那晚同届在群里说的。为什么说，在“诉苦”之外多了一层“约人”。新的刀口也回头改写原理二：分出来的几个说法分走了“卷”的一部分热度，它慢慢不再刷屏，动能沉成势能。

另一对是原理二对原理三。用得越热越想省，“内卷”压成“卷”；省过了头，不懂的人听成卷头发。这股张力推的是原理一：懂“卷”的人自成一圈，说一声“卷”，就多了一层“我们都在里面”的认同，说话人所处的那一界被改写了。这与上一节讲的二→一，是同一件事从两头看：纠缠线说的是“谁作用于谁”，三拍说的是“闹起来以后怎样变”。

第一对矛盾，原理一对原理三，在“内卷”身上不明显：它不是挤一个旧词引申出来的，而是借来一个现成的学术词。这也和三→一→二的读法对得上：刀先在那儿，要说的事撞上来，就用不着再去挤一个旧词。

下面这张表，把“内卷”在四个方程里的样子并排放一放。

方程	问什么	在“内卷”上看到的
(1) S1＝F_0(S2, S3)	显出来是什么样	一串词（卷、卷王、别卷了），无奈的调子，“有限的东西、相近的人”的框架；真在说中处境，善在不点名，美在一个“卷”字有形
(2) S1＝F_1(D1, E1)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填补“竞争”装不下的差异；从理念界借来，落到自我界；挑它就把责任挪给局面；被接住时一松
(3) S1＝F_2(D2, E3)	怎么变成这个意思	一轮轮试用、扩开；吐苦水给它动能，热退后沉成势能；在各人心里内能不一
(4) S1＝F_3(D3, E2)	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	把“竞争”切开；刀口从定义的硬边，走到约定，再到频率的软边；被压成“卷”；进论文又被推回定义

四行合起来，才是“内卷”的意思。只看第一行，看到的是一张像；后三行各问一个来由，三个来由又被五条纠缠线和两对矛盾缠在一起。全书开头那句话说，一个词的意思是四个方程同时成立的那一点；“内卷”的这一点，就是这样被一笔一笔描出来的。

那个周末，小乔给妈妈发了一段长语音，一个“卷”字也没用，只讲了那晚的灯、师兄的通风橱、她放下又拿起的书包。妈妈听完回了一句：“那你们几个约好，到点一起走。”小乔愣了愣，觉得妈妈虽然不懂“卷”，却一下子说中了“别卷了”的用处。

> **带走的话**
>
> 一个词的完整发生，是四个方程一起成立、几条纠缠线一起拉扯、三拍一圈圈转出来的；“内卷”的意思不在哪一个方程里，而在它们同时成立的那一点上。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四方程全程（方程(1)–(4)）；纠缠线 一→二、一→三、二→三、三→一、二→一（主讲 二→一；三→二仅“卷”字歧义一个弱例）；路径 三→一→二（另一读法 一→二→三）；三拍：原理一对原理二→原理三，原理二对原理三→原理一；第一对矛盾不明显。 ② 核验状态：〔待核〕“内卷／内卷化”原为学术用语、对应 involution、用于人类学与经济史并有学者讨论传统农业的通行说法及具体学者著作；从高校网上讨论走红的时间及骑车看电脑照片的通行说法（正文不写年份）；进入报刊、广告标题未举出处；路径读法的查证办法未做。导师的话是人物对白，不作出处；小乔表姐与家长群为示意。人物为小乔、师兄、同届、小乔母亲与导师。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5 章

意义的三种死亡与三行失效

这一章的问题：“单位”两个字天天还在表格上，为什么在一位退休老人听来，它的意思已经死了——一个意思是怎样死的，死法有几种？

> **“爷爷，你以前在哪个单位？”**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范七十二岁，退休前在一家机械厂干了三十多年，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一个周日下午，十岁的孙子毛毛趴在茶几上填学校发的家庭情况表，有一栏写着“家长工作单位”。毛毛抬头问：“妈妈的公司算单位吗？”他妈妈在厨房里应了一声：“算，写公司全名。”毛毛写完，又转过来问：“爷爷，你以前在哪个单位？”

老范一下子来了精神。他说厂里有自己的食堂，打饭用饭票；有澡堂，每月发澡票；有子弟学校，他闺女就是在那儿念的小学；结婚要厂里开证明，分房要排队等厂里的名额，连过年的带鱼都是厂里统一分的。（这是我们为老范构想的经历，据通行说法，当年不少国营厂大致如此，各地各厂并不一样〔待核〕。）他越说越起劲：“那时候你问一个人在哪个单位，就等于问他住哪儿、吃哪儿、孩子在哪儿上学、遇事找谁。”

毛毛听了半天，说：“那不就是公司吗？”老范张了张嘴，说：“不一样。”可到底哪里不一样，他一时说不清。毛毛已经翻到下一页的数学作业去了，那一页的题目是：“下面哪些是长度单位？”

◆ 一、词还在，意思死了

先说清本章讲的“死”是什么。一个词整个儿从语言里消失，这种事有，但不多；更常见的是，词还在，字照样写，某一个意思却死了。“单位”就是这样：它在表格上天天出现，在数学课本里活得好好的，老范嘴里的那个“单位”，却已经没有人这样用了。死的不是两个字，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怎样算死？本书的回答，要回到九宫的三行。导论和第1章讲过，九宫有三行：S 行是显露，意思显出来的样子；D 行是差异，为什么说、怎么用出来、拧多紧；E 行是纠缠，在哪一界、交给哪种信息、带着多少能量。一个意思活着，三行都在动：显出来的样子会变出新花样，差异那一行有人非说不可、有人在一轮轮试，纠缠那一行连着人的日子、心里的分量。三行里任何一行停下来，意思就开始死。所以本书说意义有三种死亡，各对应一行失效。

第一种，结构僵化，是 S 行失效：方程(1)冻住了，显出来的样子只会重复，再也变不出新的。第二种，差异消失，是 D 行失效：没人非说它不可，没人再拿它去试新的用法，叫错了也没人在乎。第三种，纠缠枯竭，是 E 行失效：它跟人活着的那几界、跟心里的分量，连着的线一根根断了。

这里要提醒一句。S 读作显露，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稳定态本身不是死，“妈”“水”“吃”这些字的意思都很稳定，却活得好好的：稳定，是因为它们一直被用、一直被接住，稳在动里。僵化不同，是稳定态再也动不了了，像一块冻住的冰，看着形状还在，里头的水不流了。

分成三种，不是为了好记。三种死法的症状不同，挽回的办法也不同：冻住的，要给它新的搭配和场合；停了劲的，要有人重新非说它不可；断了线的，要把它重新接到人的日子和心里。笼统说一句“这个意思死了”，就分不出该从哪里下手。

下面三节，用“单位”一种一种看。

◆ 二、结构僵化：方程(1)冻住

先看 S 行。今天的“单位”，最常出现在哪里？在表格上。“工作单位：_____”“单位地址”“单位电话”“单位意见”。再就是几个固定的搭配：“单位领导”“单位证明”“回单位”。年轻人口头上很少主动说“单位”，说的是“公司”“我们那儿”“厂里”或者直接说出名字；只有在填表、在办事窗口、在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里，这两个字才照常出口。这是日常观察，没有做过语料统计〔示意〕。

用方程(1)的话说：语义（S1）是模态（S2）和价值（S3）的函数。拿今天的“单位”去对一对，模态这一边，粒子只剩几个固定搭配，很少再和新的词配出新组合；波这一边，几乎没有调子可言，表格不说话，窗口前的人念出来也是平平的；场这一边，它只出现在公文和表格的框架里。价值这一边，真，是指认一下你在哪里上班；善，中性，不带亲疏；美，谈不上。整个方程的输入被定死了，输出也就只能一遍遍重复同一个样子。这就是方程(1)冻住。

跟老范嘴里的“单位”比一比，就知道冻住意味着什么。老范说“咱单位”，声音是暖的；说“单位上给分的”，是带着一点骄傲的；说“单位不管了”，又是带着怨气的。同一个词，在他嘴里有好几种调子，能和许多词配出新说法，“单位房”“单位澡堂”“单位上的人”，能在聊天、吵架、讲故事好几种场里用。那时它的方程(1)是活的：输入在变，输出就在变。

僵化的一个特征，是频率并不低，甚至很高。全国每天不知有多少张表格写着“工作单位”。描述学数频率，会说这个词用得很多、很稳。可它的用法只剩一种，变不出新的，这是频率掩盖不住的。一个意思用得多却不再变化，往往不是活得好，而是被冻在了一个模子里。表格就是这个模子：栏目印好了，人只管往里填，不必想“单位”到底是什么意思。

话说回来，冻住也不全是坏事。表格上的“工作单位”冻得好，大家都知道填什么，办事不出错。僵化对一个意思来说是死，对一套办事的流程来说却是方便。语言里有许多这样冻住的说法，它们在自己的模子里尽职尽责，只是不再生长。

◆ 三、差异消失：D 侧停

再看 D 行。这一行三格：为什么说（D1）、怎么一步步用出来（D2）、拧多紧（D3）。“单位”老意思的死，在这三格上都看得见。

先看为什么说。老范那个年代，“单位”填补的是一块要紧的差异：有单位的人和没单位的人，日子是两样过法。据通行说法〔待核〕，那时人们常说“有没有单位”“单位好不好”，一个人的工作、住处、看病、孩子上学，很多都跟着单位走。这块差异大，说出来要紧，创造律推着这个词撑起一大片意思。自由律也在场：说“单位”还是说“厂里”“机关”，挑哪一个，透露出你在哪一类地方、怎样看自己的位置。幸福律更不用说，两个陌生人一聊，“你也是某某厂的？”一下子就亲近了，被懂的那一松就在这一句里。

今天这块差异，在年轻人那里几乎不存在了。毛毛的妈妈在公司上班，住自己买的房子，孩子在片区的学校上学，看病走医保，这些都不跟着“单位”走。“有单位”“没单位”分不出日子的两样过法，人也就没有理由非说这个词不可。说“公司”还是说“单位”，挑哪个也不透露什么。为什么说，这一格空了。

再看路径。一个活着的意思，总有人在一轮轮试新的用法：猜想、动手、反馈、修正。“单位”的老意思，已经很久没有人试过新用法了。没有人说“这事很单位”，也没有人拿它去比喻新东西。路径没有新的回合，第10章说的那条“用出来”的路，在这个意思上走到了头。

最后看约束。第15章讲过，叫错的代价越高，刀口切得越细。老范那时候，“单位”和“社会上”“个体”之间那一刀切得很硬，叫错了要付代价：介绍对象时，说对方“有单位”还是“在社会上干”，女方家里的态度可能完全不同（各地各家不一）〔示意〕。今天，毛毛的妈妈把公司名字填进“工作单位”那一栏，没有人会说她填错；把“公司”和“单位”混着说，也没人纠正。叫错不疼了，那一刀就松了，刀口慢慢没了。

D 行三格一起停：没人非说不可，没人再去试，叫错了也没人在乎。这就是差异消失。注意，差异消失和结构僵化不是一回事。僵化说的是显出来的样子冻住了；差异消失说的是推着它显出来的那股劲没了。表格上的“单位”冻着，是因为后面那股劲早就停了；可反过来，有些说法后面那股劲还在，样子却已经冻成套话，那是另一种情形，第五节再说。

◆ 四、纠缠枯竭：E 侧干

最后看 E 行：在哪一界、交给哪种信息、带着多少能量。

老范的“单位”，跟三界缠得紧紧的。在现实界，它连着房子、食堂、澡堂、带鱼、证明信，是一个人吃穿住行的一大半。在自我界，它连着身份：“我是厂里的人”，连着几十年的老同事、退休后还常聚的那几张脸。在理念界，它连着一种“归属于一个集体”的想法，人不是一个人在过日子，背后有个大院子。三界的线都拴在这两个字上，所以老范一说起来，就能说一下午。

今天的“单位”，这些线差不多都断了。在现实界，它只连着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吃住都不归它管。在自我界，年轻人很少把自己说成“某单位的人”，更常说的是做什么工作、在哪个城市。在理念界，那个“大院子”的想法，对毛毛来说根本没有。线一根根断，这个意思就干了。

再看信息。老范那个年代，“单位”是交给符号的：大家都在这套日子里，说一声“单位”，人人都懂，不需要解释。今天老范要向毛毛讲清楚，就得下定义、举例子，一条条列：食堂、澡堂、分房、开证明。一个意思从“不用解释大家都懂”变成“得下定义才讲得明白”，说明撑着它的那份约定散了。约定只在一群人里通行，那群人一散，符号就得改用逻辑去补，而逻辑补出来的，只是一具骨架，那份熟悉没法补。

能量这一头，情形更细。在社会上，“单位”老意思的动能早就没了，没有哪一阵会突然又说起它；势能沉进了表格和公文，成了那个冻住的空栏。可在老范心里，它的内能还很足。他说起“单位”，声音会变，眼神会亮，这两个字压着他大半辈子。这就引出一个要紧的区分：一个意思，可以在一个人心里活着，在一群人那里干了。纠缠枯竭，说的是一群人里的事。

一群人有大有小。老范每个月跟几位老同事在公园边的茶馆碰一次头，几个人一坐下，“咱单位当年”就开了头：谁家分到了朝南的房子，哪一年食堂换了大师傅，厂运动会上谁跑了第一。在这张茶桌上，“单位”的三界还连着：现实界的往事，自我界的情分，理念界那个大院子，都在。他们一句接一句，有人补充，有人纠正，“不对，那是后来的事”，路径还在走，叫错了还有人较真。这一小圈人里，老意思还活着，而且是三行都在动地活着。只是这个圈子不会再进新人，它的寿命就是这几个人的寿命。纠缠枯竭往往不是一下子干透，而是从大圈缩成小圈，从小圈缩成一个人的记忆。

老范还在，他心里那个“单位”就还热着；等到说得出这份热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意思才算整个儿干了。

所以毛毛那句“那不就是公司吗”，并没有错，他是从今天的“单位”出发去理解的；老范那句“不一样”，也没有错，他说的是一个仍在他心里活着、却在外面已经干了的意思。祖孙俩隔着的，不是两个字，而是 E 行那一整排断了的线。

◆ 五、三行怎样牵连，三拍为什么停转

三种死亡分开讲，其实常常连着。“单位”老意思的死，大致是这样一个次序：先是 E 行干，房子不再由厂里分，吃住不再归单位管，现实界的线先断，各地各厂的时间并不一样〔待核〕；接着 D 行停，“有没有单位”不再分出两样日子，人没有理由非说它，叫错也不疼；最后 S 行僵，只剩表格上的一栏和几个固定搭配，一遍遍重复。

这个次序不是死规矩。有的意思是先僵后干的：一句话被定成固定的说法，大家照着说，说久了不过脑子，后面的感受和用意慢慢就淡了，节日里那些千篇一律的祝福语，常常就是这样，样子先冻住，劲后散。也有的意思是 D 行先停的：一个区分原本叫错要付代价，后来规矩变了，叫错不再要紧，刀口就松了，再往后，它连着的那些事也跟着淡了。三行哪一行先失效，各词各样；本书只说，三行之间是牵着的，一行失效，另两行迟早会被拖着走。

为什么会牵着？因为三个发生原理本来就缠在一起。第22章讲了三拍：两个原理的矛盾推着第三个改变形状，第三个的新形状回写前两个，三对矛盾转成一个圈。圈转着，意思就一直在发生。拿这个圈来看死亡，就看得更清楚：一个意思死去，就是这个圈不转了。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那边没有要说的差异，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那边没有新的使用，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那边没有叫错的代价，三个原理之间没有可以顶上的地方，张力攒不起来，形状不再改变，也就没有回写。三拍一停，方程(2)(3)(4)都不再给 S1 送来新东西，剩下的只有方程(1)在空转，显出一个冻住的样子。

把第18章的六条纠缠线摆进来，还能看出 D 侧停和 E 侧干为什么来得那么彻底。六条线，每一条都是一个原理的 D 作用于另一个原理的 E：一→二是 D1 作用于 E3，二→一是 D2 作用于 E1，三→二是 D3 作用于 E3，等等。D 一行三格正是三个原理各自的 D，E 一行三格正是三个原理各自的 E。所以差异消失不是某一个原理出了毛病，而是三个原理的 D 一起停了，六条线的起点同时没了劲；纠缠枯竭也不是某一个原理出了毛病，而是三个原理的 E 一起干了，六条线的落点同时没了地方。老范的“单位”，为什么说没了，纠缠线 一→二，那条“为什么说给词充能”的线，就不再送劲；吃住不归单位管了，纠缠线 二→一，那条“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的线，就没处落脚。一侧失效，六条线都跟着空了，三个原理之间那张缠着的网也就松了。这也解释了三种死亡为什么不叫“原理一的死”“原理二的死”“原理三的死”：死是按行走的，不是按原理走的，一行一失效，三个原理同时被削去一块。

这样说，结构僵化其实是另两种死亡的结果显在 S 行上：D 侧停了、E 侧干了，方程(1)就只能冻着。可它也会反过来加速另两种死亡：一个意思冻在表格里，年轻人只在填表时碰到它，就更没机会在人情里用出分量，更没有理由去试新用法。三行互相拖着往下走。

同一个“单位”，另一个意思却活得好好的。毛毛数学作业上的“长度单位”，在理念界里有定义，交给逻辑，米、厘米、毫米之间换算得清清楚楚；叫错的代价很高，单位写错一道题就错；孩子们一轮轮做题、被批改、再做，路径一直在走。三行都在动，三拍也在转：课本要讲得准，孩子用起来常常混，“毫升”和“毫米”分不清，这一对矛盾推着老师去重新切，编出各种口诀和对照表。同一个字，一个意思的圈停了，另一个意思的圈还在转。

不过，停转的圈有时还会被重新推动。一个冻住的词，碰上新的差异、新的界，可能被人捡起来，换一种用法重新活过来。“单位”会不会这样，本书不猜。网络新词怎样生、怎样死，第28章会专门登记预言，这里不展开。

◆ 六、怎样认出一种死亡，又怎样讲给下一代

把三种死亡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三句土办法，碰到一个“好像不太用了”的意思，挨个问一遍。

第一问，它还会变出新花样吗？还有没有新的搭配、新的调子、新的场合？如果只剩几个固定说法在重复，S 行在僵。

第二问，还有人非说它不可吗？说错了疼不疼？还有没有人拿它去试新用法？如果没人非说、说错不疼、也没人试，D 行停了。

第三问，它还连着什么？连着谁的日子、谁的身份、谁心里的分量？懂它还要不要先下定义？如果连着的东西一样样没了，只能靠解释才懂，E 行干了。

这三问也能防止一种常见的误判：把“用得少”当成“死了”，把“用得多”当成“活着”。表格上的“单位”用得很多，却是冻住的；有些方言词用得很少，在说它的那一小群人里却三行都在动，活得好好的。死活不看频率，看三行动不动。

三问还能问出“半死”的情形。毛毛的舅舅在一家医院上班，他说起“我们单位”，口气跟老范有几分像：单位组织体检，单位的工会发了电影票，单位食堂的饺子不错。在他这里，“单位”跟现实界还连着几根线，跟自我界也连着一点归属，说起来有调子、有搭配，第一问和第三问的答案都还不算坏。可再问第二问：他要是对朋友说“我们公司”，也没人觉得不对；说“单位”时也不必有什么非说不可的理由。这样一问，就知道它不是全活，也不是全死，而是 E 行还润着、D 行快停了。同一个词，在老范那里是心里活、外面干，在舅舅那里是线还连着、劲快没了，在表格上是冻住的一栏。三问的好处，是能把这些细细的差别分开说，而不是笼统地说一句“这个词过时了”。这是描述学单靠数频率看不到的地方，也是本书把死亡分成三种的用处。

三问之后，还有一件实在的事：死了的意思，怎样讲给下一代？毛毛以后读书，会碰到“单位分房”“单位介绍信”这样的句子，查词典，只能查到一句干巴巴的解释。三种死亡的分法给了一个提示：要讲活一个死去的意思，光给定义不够，那只是在 E 行用逻辑补一具骨架；得把断了的线一根根接回去，讲它连着的现实界的事、自我界的人、理念界的那个想法，讲它当年为什么非说不可、叫错了会怎样。也就是说，把 D 行和 E 行讲出来，S 行那个冻住的样子才会在读的人心里暂时化开。

老范后来就是这么做的。那个周日傍晚，他没再跟毛毛争“单位”和“公司”哪里不一样，而是拿出一个旧铁皮盒，里头有几张发黄的饭票、一张澡票、一张厂里的合影。他一张张讲：这张饭票能打一份红烧肉，这个人是他的师傅，这张照片是厂里运动会。毛毛听得入神，问：“那你们单位，像不像一个特别大的院子，大家都住在里面？”老范愣了一下，笑了：“像，就是一个大院子。”

那天晚上，毛毛在日记里写了一句：“爷爷的单位是一个大院子，现在没有了。”这句话里，“单位”两个字的意思，在一个十岁孩子心里短暂地活了一回。它不会因此重新在社会上活过来，但它从老范心里，搭着那几张饭票，传过去了一点内能。

> **带走的话**
>
> 一个意思死去，不是字没了，而是三行停了：样子冻住，劲头停下，连着的线断掉；要讲活一个死去的意思，得把它的劲和线讲回来。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意义的三种死亡＝三行失效（结构僵化＝方程(1)冻住；差异消失＝D 侧 D1、D2、D3 停；纠缠枯竭＝E 侧 E1、E2、E3 干）；以第22章三拍解释死亡为“圈停转”；对照“长度单位”一义仍活；新词消亡统计交第28章。 ② 核验状态：〔待核〕当年国营厂有食堂、澡堂、子弟学校、开证明、分房等情形的通行说法及其地区差异；“有没有单位”关乎生活诸事的通行说法；房子不再由厂里分等变化的时间与各地差异。“单位”今日多见于表格与固定搭配为日常观察示意，未做语料统计；介绍对象时“有单位”与“在社会上干”的差别为示意。人物为老范、毛毛、毛毛母亲、毛毛舅舅与老同事，铁皮盒与日记同属构想。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六 编

对账、检验与应用

编　序

前五编把本书的东西都摆了出来：一个描述方程，三个发生原理，六条纠缠线，再加上原理运行方法论。摆出来不等于站得住。这一编做三件事。先对账：国际上做语义的同行已经走到哪里，本书哪些地方是借他们的光，哪些地方是自己多走的一步，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多出来（第26章）。再检验：用一次小规模的真跑，看“拆开需要”这一条在数据里有没有影子（第27章），并把全书的预言和作废条件一条条写死（第28章）。最后应用：大模型做掉了哪几个方程（第29章），课堂上怎样从字典义走到四方程（第30章）。账要先对清，后面的话才好说。

第 26 章

与以往语义学对账：全球近邻

这一章的问题：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为什么会变，前人已经说到了哪里，本书到底多出了什么？

书店里的一面色卡墙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六下午，一家开在商场二楼的书店。儿童绘本区和文具区挨着，中间立着一面墙，挂满了油漆店送来的色卡样本，原本是给楼下装修展做宣传的，书店干脆留着当装饰。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女儿在墙前停下。女儿四五岁，指着一张卡说“绿色”，又指着旁边一张说“也是绿色”。妈妈纠正她：“这个是青色。”女儿不服：“青色就是绿色。”妈妈想了想，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好说：“青草的青，青天的青。”女儿更糊涂了：“草是绿的，天是蓝的，那青到底是什么颜色？”

站在旁边翻书的一个中年人笑了。他手里拿的正好是一本讲语言和颜色的小册子。他凑过来说：“这个问题，全世界的语言学家都吵过。有的语言蓝和绿一个词，有的分开；有的语言只有两三个颜色词，有的有十几个。”妈妈问：“那有没有个道理？”中年人说：“有人说有，还算得出来。”

小女孩不管这些，已经跑去绘本区了。那面色卡墙还立在那里，一张挨着一张，从黄绿到蓝绿，没有一道缝。人在上面画线，画在哪里，是语言的事。

这一章就从这面墙说起。颜色是语义学里被讨论得最多的领域之一，几乎每一派都来这里试过刀。本书也要在这里对一对账：别人算出了什么，本书能补上什么，补不上什么。

◆ 一、颜色：每一派都来试过刀的地方

颜色适合拿来做语义的实验田，原因很朴素：颜色本身是连续的，从红到黄到绿到蓝，物理上找不到天然的分界；可每种语言都在上面画了线。线画在哪里，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切法”问题，没有别的东西搅局。

据通行说法，汉语的“青”是一个横跨的词：青草是绿的，青天是蓝的，“青丝”说的又是黑发，各义项的年代与分布〔待核〕。今天普通话日常里蓝、绿分得清清楚楚，“青”退到了一批固定说法里。这条路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语义史：一个宽口径的词，被两个窄口径的词分走了地盘。

国际上对颜色词最有名的研究，是 Berlin 与 Kay 对“基本颜色词”的跨语言比较〔待核〕。据通行的介绍，他们的大意是：各语言基本颜色词的数目差得很远，但多寡之间有规律可循，一门语言多出哪个颜色词、先多出哪个，大致有个先后；颜色切法不是任意的。这个先后具体怎么排、后来的研究者怎样修正和争论，本书没有核过原书，这里不展开。

再往后，高效交流这一派把颜色也放进了自己的框架：一种语言把颜色空间切成几块、切在哪里，可以看成是在“类别少、好记”和“说出来对方能猜准”之间求权衡的结果，具体篇目与模型〔待核〕。这一路做法的好处，是把“切法有规律”从一张次序表推进到了一个可以计算的道理。

把颜色放到本书的四方程里看，可以看出各家各管哪一段。记下“这门语言有几个颜色词、每个词的边界在哪、哪个词更常用”，是方程(1)的活，也就是语义描述学：对比、变化、分布，都在 S 一行里。Berlin 与 Kay 做的跨语言比较，大部分落在这里，再加上一个关于次序的概括。高效交流学派问“为什么切在这里最划算”，走进了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约束（D3）在信息（E2）里权衡出刀口。到这一步，本书没有比他们多出什么；第14章已经说过，单拿原理三，本书与这一派差别不大。

本书能补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这门语言此刻需要在这里多切一刀”。染坊、油漆店、化妆品柜台，颜色词出奇地细，因为在那里叫错一个色号，要退货、要返工、要赔钱；可同一个人回到家里说“把那件蓝衣服递给我”，就不在乎是藏青还是宝蓝。需要不是一个均匀的数，它跟着人在哪一界说、为什么说在变，这是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的事。另一个是“刀口怎样一步步挪过去”。“青”的地盘被“蓝”“绿”分走，不是哪一天算出来的最优解，而是千万次使用里一点点挪过去的；一个新色名，比如商品页上的某种“奶茶色”“雾霾蓝”，从一家店的叫法用成一类东西的叫法，走的是猜想、动手、反馈、迭代的路，靠的是一阵热度和热度退后沉下来的分量。这是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的事；两个色名的流行时间与范围〔待核〕，这里只作示意。

所以颜色这一块，本书的账是这样的：描述归描述学，规律的发现归 Berlin 与 Kay 一路，权衡的道理归高效交流学派；本书多出的，是把“需要”拆开，把“挪动”接上。

◆ 二、高效交流学派：问在前、算在前

第14章已经把这一派请出来过，这里补全。Kemp、Xu 与 Regier 2018 年的综述《语义类型学与高效交流》是这一派的总纲，主张在第14章说过：各语言的语义分类虽然千差万别，却都受同一种压力，即在简单与信息量之间求好的权衡，实际的分类往往接近这种权衡下的最优（本项目读到的是摘要层面）。

这一派还有一项工作，和本书的原理二直接相邻。Xu、Regier 与 Malt 2016 年在《认知科学》上的研究，拿容器的名称做材料，看到的是两件事同时成立：一方面，一个名字会沿着相似性一环扣一环地往外引申，像链子一样，今天叫这个，明天叫那个和它像的东西；另一方面，引申出来的整体格局，仍然接近高效交流的要求（同样只读到摘要层面）。也就是说，历史上一步步的链式引申，和横截面上的高效，可以并存。

这项工作值得本书郑重记一笔。“链式引申”正是本书说的路径：一个词被用到相邻的东西上，被接住，再往下一个相邻的东西走。他们已经看到路径与效率可以同在一张图上；本书的纠缠线 二→三（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说的是同一个方向上的一件事。如果有人说本书的原理二与原理三之间的纠缠，前人已经摸到了边，这话是对的。

那么本书多出的在哪里？沿用第14章的口径，一共三处。

第一，拆开“需要”。这一派里，需要大体是一个数：某个话题、某个对象被谈到的频率。本书把它拆成三层：为什么说（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在哪一界说（理念、现实、自我），说的时候带着多少分量（内能、动能、势能）。第27章那次小试，检验的就是这一刀拆得有没有意义。

第二，另立一格信息。这一派衡量切法好坏用的是信息量这一把尺子；本书追问的是意思交给了哪种信息，符号、逻辑还是数学，交给不同的信息，刀口形状不同，会犯的错也不同。

第三，三个原理互为函数。这一派把需要、可学、效率当成叠在一个目标里的几股力，求权衡和最优；本书把它们当成三个发生源，有先后，会打架，打出来的东西还会回写。

再说没多出的。本书没有建过他们那样的计算模型，没有做过几十上百种语言的比较，也没有任何一个结果可以和他们的跨语言结论在规模上相比。“切法倾向于高效”这一发现，功劳在他们。本书多出的三处，眼下都还是框架上的多，不是证据上的多；能不能变成证据上的多，要看第28章那几条预言的下场。

◆ 三、“需要”的地盘，已经被占了一半

这一节要说一件对本书不太舒服的事。本书最看重的那一刀，拆开“需要”，并不是在一块空地上落下的。至少有两项工作，已经在这块地上插了旗。

第一项是 Bradford、Thomas 与 Xu 2020 年在认知科学学会会议上的报告。据其摘要，一种语言里，沟通需要越高的语义领域，词汇切得越细；亲属词是例外。换成本书的话，这块地挨着纠缠线 三→一：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改写那一界的切分，一个领域切多细就跟着变了。他们没有问代价把话推进了哪一界，用的“需要”也仍是一个数；但“需要的高低影响切法的粗细”，这一层他们已经做了。

第二项是 Karjus、Blythe、Kirby 与 Smith 2020 年的工作。据其摘要，沟通需要的变化可以预测词与词之间的竞争：一个话题变得重要起来时，原本彼此挤占的近义词可以并存下来。这正好压在纠缠线 三→二附近：约束与能量互相牵制，一个领域分量上来了，冗余就被容忍，几个近义词可以一起活。第27章检验的那件事，自我界的意思挂着更多并存同义词，和他们“话题重要时近义词可并存”的发现靠得很近。

所以本书必须如实说：“需要影响粗细”“需要变化影响近义词的去留”，这两块地，三→一与三→二的一部分，已经被前人占了。本书在这里不能再说自己发现了什么。

那么还剩什么？剩的是“需要”里头的纹理。他们问的是需要高不高、变没变，本书问的是需要从哪一界来、为什么说、带着哪一种能量。这不是咬文嚼字。第27章会讲到一个对照：吃喝、碰触一类的动词，平均比情感类动词更常用，按“需要是一个数”的想法，它们应该挂着更多同义词，实际却更少。如果这个对照在更多数据里站得住，那“需要是一个数”就不够用了，得拆。

回到颜色，也能看出这层纹理。油漆店的色卡和化妆品柜台的口红色号，颜色都切得极细，按“需要是一个数”的读法，两处都是“需要高”，可以记成同一个高分。可两处细得不一样。油漆的细，来自现实界的叫错代价：墙刷错了要重刷，所以色卡上往往是一串编号，交给的是近乎定义的逻辑，一号一色，换季也不改。口红的细，多半来自自我界：买的人要的是“这一支像我”，所以色号常起一个带画面的名字，交给的是约定和比方，新一季一来，旧名字说淘汰就淘汰〔示意〕。同样是细，一个硬而稳，一个软而快。一个“需要”的数，只能告诉你两处都细；拆开以后，才看得出为什么一个细得像尺子，一个细得像时装。这正是本书想押的一点：自我界的切法，不只是近义词多，换得也快。后一半还没测，第27章会说明。

同时也要承认另一种可能：他们的框架加一个“领域类别”的变量，也许就能吸收这个对照，不必动用三界、三律、三能。到那时，本书拆开需要的那一刀，就只是给他们的模型加了一个分类变量，算不上另起炉灶。这一点本书没有把握，留在第28章当作作废条件的一部分。

◆ 四、和 Kirby 2015 正面划界

在这一派里，最需要正面划界的是 Kirby 等人 2015 年发表在 Cognition 上的工作。按其标题与要旨，他们讨论的是两种压力：一种是压缩的压力，语言要好学、好记、能省则省；一种是表达的压力，语言要能把要区分的东西区分开。两种压力之间的张力，在文化代代相传的过程里，产生了语言的结构。

这个说法与第22章讲的三拍太像了，像到不划界就说不清。第22章末节已经和它划过一道界，这里把那道界桩钉牢。乍一看，这也是“两种力的张力产生了什么”。

区别有两处，都要说死。

第一，张力推出来的东西不一样。Kirby 等人那里，两种压力的张力，产出的是结构，也就是语言系统里稳定下来的那套样子；在本书的读法里，结构是显露（S）的稳定态，属于描述学那一行。本书说的是：两个原理的矛盾，推动的是第三个发生源，三对矛盾各推哪一个，第22章已逐对走过。推出来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另一个原理的形状改变。

拿本章的“青”试一试。照 Kirby 一路的读法，蓝、绿从“青”里分出来，可以看成表达压力占了上风，语言系统多出了一处稳定的区分，也就是结构。照本书的读法，这件事要分三步看。先是原理一对原理二顶住：说“青”的人想指的那一种颜色，和一个宽口径的词被许多人用开以后的样子对不上，你说的是草色，他想到的是天色。这股张力推着原理三换刀口，蓝、绿各占一块，“青”的地盘被分走。刀口一换，又回写原理一：人说颜色时站在哪一界、为了什么开口，跟着变了，日常买衣服、刷墙说蓝说绿，“青”退进“青丝”“青天”“踏青”这些说法，留给诗文和固定搭配。这一读法只作示意，“青”的史实本书没有核过。要点在于：分出来的那一刀不是终点，它是第三个原理的新形状，还会反过来改写说话人。

第二，矛盾不止一对，而且循环互推。Kirby 等人讲的是一对压力；本书讲的是三对矛盾，每一对推第三个，第三个变了又回写前两个，于是三对矛盾一圈圈转下去。拿第22章的“小姐”来说：一个称呼用开以后走了样（原理一对原理二），推着人去换词、重新切分（原理三）；换出来的新称呼省事是省事了，听着又不够分寸，于是人们在什么场合、用什么心思去叫人，也跟着变（回写原理一）。这一圈，在“压缩对表达”的两极图里，只能看到中间一段。

也要说没多出的。Kirby 一路有实验、有模型，压缩与表达的张力在他们那里是可以被操纵、被测量的，实验设计细节〔待核〕；本书的三对矛盾，目前只有日常例子和一个尚未测过的预言（第28章的“矛盾分流”）。论证据，他们远在前面。本书能说的只是：如果三对矛盾循环互推这件事是真的，它会留下一些两极图预料不到的痕迹，比如原理一对原理三张力大时多用旧词引申，原理一对原理二张力大时多造新词。这条痕迹找不找得到，是本书与 Kirby 划界的真正考场。

◆ 五、路径与能量：一半认账，一半押注

原理二这一侧的近邻，第10章、第12章已经分别交代，这里只归账。

Stewart 与 Eisenstein 2018 年的研究，考察网络上的非标准词，据其摘要，出现在越多语法语境里的词，长得越快、活得越久。这正是本书原先想押的“路径多样则存活”。本书在第10章已经如实交代：这一条别人用大规模语料做过了，本书不再当成自己的预言，只把它当作原理二路径一侧的旁证。

Jiang、Shen、Ahrens 与 Huang 2021 年在 PLOS ONE 上的研究，拿 62 个中文网络新词，用传染病模型拟合了它们“暴涨—衰退”的曲线（摘要级）。他们给了量曲线形状的办法。

本书在这里多出的，只有一步，而且还是押注：能量形状。为发泄而造的新词，经由纠缠线 一→二带着很强的动能出生，它的曲线上升会更陡，衰退也会更快。这一步把“曲线长什么样”和“词是为什么被造出来的”接在一起，前者是他们量的，后者是本书原理一的话。没测过，第28章写死判输条件。

纠缠线 二→一（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也有一位可能的近邻。Eckert 2008 年关于“变异与指示场”的讨论〔待核〕，大意是一个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不是固定的一个，而是一片可以被说话人调用、重新解读的意义场，说话人在使用中不断改写它。如果这个转述大体不错，那么“用法反过来改写说话人对自己和处境的定位”，社会语言学早有很深的工作，本书的“内卷用多了，人把自己的生活看成内卷”只是在同一个方向上举了一个汉语例子。这一处本书没核到原文，只能先记下这位邻居，等核过再定账。

把这一节的三位邻居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分工：Stewart 与 Eisenstein 量的是路走得开不开，Jiang 等人量的是热度怎样起落，Eckert 一路看的是用法怎样反过来改写人的位置。三家各看一段，彼此之间并不怎么说话。本书要说的，恰

恰是这三段连在一起：为什么说，决定了一个词带着多大的劲出生；劲大的词走得快，也散得快；走过的地方，又改写了说话人看自己的方式。这一串话里，每一环都有人做过，连起来的那一串，目前只是本书的主张。

◆ 六、更早的邻居与一张总账

还有一批更早的名字，在前面各章里出现过，都没核到原文，只取通行介绍的大意，这里集中说明它们和本书的关系。

Jakobson 的语言六功能〔待核〕，按功能分说话的用处，和本书的意义一格（D1：为什么说）方向相近；区别在于本书的三律不是功能清单，而是创造、自由、幸福三种张力，各自会推动意思变。Popper 的三个世界〔待核〕，和本书的三界（理念、现实、自我）在名目上有相近处，但本书的三界是“在哪一界说”，是意思的纠缠处，不是本体的三个分区，两者不宜等同。Osgood 的语义差异量表〔待核〕，用好坏、强弱、动静几个维度量词的情感意义，本书讲能量时与它有可以对照之处，但本书的内能、动能、势能讲的是一个词的分量怎样随时间转化，不是一次测量的打分。Fillmore 的框架语义〔待核〕与 Grice 的会话含义〔待核〕，第1章已经把它们落入描述学九格，是方程(1)的骨干，本书收编而不另立。Zipf 关于常用词趋短的说法〔待核〕，在第16章当作损耗一侧的背景；Kemp 与 Regier 2012 年的亲属词研究〔待核〕，在第14章当作高效交流学派的例子。Brown 与 Gilman 1960 年关于权势与亲和代词的经典研究〔待核〕，第23章讲“您”时已经用过，第28章还要拿它的预测和本书的预测对赌。

本学派的两部底本，王德生的《SDE 语言发生学》与《SIO 语言发生学导论》，是本书的接口，不是近邻：三界回写、一词多义是地质剖面这些说法，从那里接来，本书不另算功劳。

把各家的账合到一张表里：

近邻	他们做了什么（按本项目核读层级）	本书多出的	本书没多出的
Berlin 与 Kay〔待核〕	跨语言基本颜色词的数目与次序有规律	刀口为何此刻挪动（原理一、二）	跨语言比较与规律本身
Kemp、Xu 与 Regier 2018	语义分类接近简单与信息量的最优权衡	拆开需要；另立信息一格；三原理互为函数	计算模型与跨语言检验
Xu、Regier 与 Malt 2016	链式引申与高效交流并存（容器名）	把并存读成纠缠线 二→三并接回原理一	路径与效率同图这一发现
Bradford、Thomas 与 Xu 2020	需要越高的领域切得越细，亲属词例外	需要的来源：三律、三界、能量	三→一的一部分地盘
Karjus 等 2020	需要变化预测近义词竞争，话题变重要时近义词可并存	自我界的分界检验（第27章，小试）	三→二的一部分地盘
Kirby 等 2015	压缩与表达的张力产生结构	矛盾推动第三个发生源，三对循环互推	实验与模型证据
Stewart 与 Eisenstein 2018	语法语境越多的非标准词长得越快、活得越久	能量形状（押注，未测）	路径多样则存活
Jiang 等 2021	62 个中文网络新词的暴涨—衰退曲线	从来历推曲线形状（押注，未测）	曲线的量法

这张表读下来，本书的处境很清楚。在“刀口落在哪里”和“路多则活”这两件事上，本书站在别人肩上；在“需要从哪里来”“三个发生源怎样互相推”“能量形状”这三件事上，本书伸出了自己的脚，但脚下还没有多少硬地。回到书店那面色卡墙：别人已经算出了线大致该画在哪里，本书想说的是，谁在推着那条线挪，为什么偏偏此刻挪。这句话值不值钱，要看下一章的数据和再下一章的预言。

带走的话

切法倾向于高效、路多则活、需要高则切细，这些是前人的成果，本书认账；本书多出的，是把需要拆开，把三个原理当成互相推动的发生源，并为此押下了可以输的注。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与原理三的边界；纠缠线 二→三、三→一、三→二、二→一 的近邻对照；三拍与 Kirby 2015 划界；第六编编序。 ② 核验状态：〔核〕Kemp, Xu & Regier 2018（摘要级）；Xu, Regier & Malt 2016（摘要级）；Bradford, Thomas & Xu 2020（摘要级）；Karjus, Blythe, Kirby & Smith 2020（摘要级）；Kirby 等 2015（标题与要旨）；Stewart & Eisenstein 2018（摘要级）；Jiang, Shen, Ahrens & Huang 2021（摘要级）。〔待核〕Berlin 与 Kay 基本颜色词研究的书名、年份与次序；高效交流学派处理颜色的篇目；汉语“青”的义项与年代；“奶茶色”“雾霾蓝”的流行时间；Kirby 等 2015 实验细节；Eckert 2008；Jakobson、Popper、Osgood、Fillmore、Grice、Zipf、Kemp & Regier 2012、Brown & Gilman 1960。〔示意〕油漆色卡与口红色号的对比未作调查；“青”分出蓝、绿的三拍读法只作示意。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7 章

真跑一：自我界的意思挂着更多同义词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常用，为什么说心情的词一个意思能找出一串说法，说吃喝的词却没几个——这件事在数据里看得见吗？

一本同义词词典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周末的晚上，有人在给朋友写一张生日卡。写到“祝你每天都”，笔停了。“开心”太口语，“快乐”太像贺卡，“高兴”有点平，“愉快”又像在写公文。她翻出书架上一本旧的同义词词典，查“高兴”那一条，下面挤着一串：开心、快乐、愉快、欢喜、喜悦、欣喜……每个都差不多，每个又都不太一样。她挑了半天，写下“欢喜”，觉得这两个字有点旧，又有点暖。

写完卡，她随手又翻到“吃”。“吃”这个意思下面，也有几个说法，进食、用餐、用饭之类，可一眼就看得出，这几个跟“吃”不在一个挡上，平常说话谁也不会拿“进食”去替“吃”〔示意〕。她有点奇怪：“吃”一天要说多少遍，比“愉快”常用得多，按理说常用的东西说法该多才对，怎么反倒是说心情的词，一个意思挂着那么一大串？

这个疑问，正是本章要拿数据去碰一碰的。

◆ 一、要检验的那一刀

第14章和第26章都说过，本书和高效交流学派最实在的一处分歧，在“需要”上。在他们那里，需要大体是一个数，某个领域被谈到得多，需要就高；需要高，词就切得细，近义词也容易并存。本书则把需要拆成三层：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带着多少分量说。

两种看法，在那张生日卡上会给出不同的预料。如果需要只是一个数，那么“吃”这样天天挂在嘴边的意思，被谈论的频率极高，就应当挂着更多的并存说法，至少不该比“愉快”少。如果需要要拆开，那就要看这些意思落在哪一界。说心情，是在自我界说：同一种高兴，说的人想要的分寸、想透出的那点自己都不一样，自由律在这里留出的余地大，一个意思就容易长出几种说法并存；说吃喝，多半是在现实界说：东西进没进嘴、够不够吃，叫错了要么闹笑话、要么误事，说法不必那么多，能把事说清就够了。

拆开来看，自我界的说法多，不止自由律一个来由。幸福律也在推：心里那一点说不清的东西被人听懂，张力才放得下，所以人会一换再换，找那个“对了，就是这个”的词。能量也在推：说心情的词常常带着劲出生，用一阵就旧了，旧了就有新的来顶，旧的却未必马上走，于是一个意思下面一层叠一层。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这边，约束也松：把“高兴”说成“开心”，没有人会因此误事，叫错的代价低，冗余就被容忍。几股力朝一个方向推，自我界的意思挂着一串说法，就不奇怪了。

这里要和第26章提到的 Karjus 等人的发现分清。他们看到，一个话题变得重要时，近义词可以并存；那里的“重要”，量的仍是被谈论的多少。本书说的不是“谈得多所以并存”，而是“在自我界说所以并存”，哪怕谈得没那么多。两种说法在大部分情形下会给出同样的预料，只有在“谈得多却落在现实界”的地方，才会分道扬镳。“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第28章登记的预言七说的就是这件事：把词频配平以后，自我界语义域的每个意思，仍然保留更多并存的近义词，并且这些近义词更替得更快。这一章只碰前半句，后半句“更替更快”这一跑没有测。

为什么要“把词频配平”？因为这正是对手手里最硬的一张牌。常用的词往往义项多、说法多，这一点几乎人人同意。如果自我界的词恰好比现实界的词常用，那它近义词多就不稀奇，只是频率在起作用，用不着三界。所以检验的关键是：在一样常用的词之间比，自我界还多不多。

◆ 二、跑前写死

这类检验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先看数据、后定规矩：看到哪种分法结果漂亮，就说自己本来就是这么分的。为了防这一手，这一跑在动数据之前，把几件事先写死了。

第一，怎样分域。本书的三界是理念、现实、自我，可没有哪部现成词库是按三界编的。这一跑借用的是英语词库 WordNet 自带的一层分类：编者把每个词义归进一个大类，比如“情感”“食物”“器物”。跑前规定：自我界取情感类的名词和情感类的动词；现实界取食物类、器物类的名词，以及消耗类（吃、喝、用掉一类）、接触类（碰、抓、打一类）的动词。理念界取认知类的名词和动词，但它不在预注册的检验里，只作为跑完之后的探索项，结果单列，不拿来下结论。

第二，主量是什么。主量是每个词义下面挂着几个单词同义词。WordNet 把意思相同、可以互换的词放在一组里，一组就是一个词义；本书数的，是这一组里有几个单词。只数全由小写字母拼成的单个词：带空格或连字符的词组不数，带大写字母的专名也不数，免得把固定搭配和人名地名混进来。

第三，控制什么。控制词频，用的是词频的对数刻度，以及它的平方（防止词频的影响不是一条直线）；再控制词性，名词和动词分开算底数。

第四，什么算输。跑前写明：只要自我界的系数不为正，或者虽为正但 p 值不小于 0.05，就判本书这一条输。p 值可以粗略理解为“如果其实没有差别，碰巧看到这么大差别的机会有多大”；0.05 是通行的门槛，小于它才算这一回没有被“碰巧”解释掉。

判输的条件定得很窄，只看一个方向、一道门槛，这是故意的。条件越宽，越容易事后找到一种说法替自己开脱；条件越窄，输赢越分明。假如跑出来自我界反而少，或者多得很勉强、过不了门槛，本书就得承认：至少在这部词库里，把需要分到三界去，并没有比只看频率多看出什么。

这四条写死以后，后面的每一步都只是照做。

为什么主量定在“每个词义”，而不是“每个词”？因为本书的主张落在意思上：是“高兴”这个意思挂着一串说法，不是“高兴”这两个字本身多义。按词去数，一个词意思越多，身边能凑来的同义词就越多，测出来的可能只是多义，而不是一个意思的说法多。所以按词义数做主检验，按词数只作旁证，而且旁证要另外把义项多少扣掉。

还要说一句为什么拿英语先跑。原因很实际：英语有一部开放、可以直接用程序读取、并且自带话题大类的词库，还有一个现成的词频工具，两样东西一接就能跑。汉语的同类工具要另外整理。先在手边能跑的地方跑，跑通了规矩，再搬到汉语里去，这比空等一个完美的数据更老实。

◆ 三、数据与两种数法

词库用的是 Open English WordNet 2023 年版，这是 WordNet 的一个开放维护版本。里面名词词义 84,463 个，动词词义 13,836 个。按上面的分域，筛出自我界和现实界的词义。

词频用的是 wordfreq 这个工具给出的英语词频，刻度叫 Zipf：它是一个对数刻度，数值越高越常用，而且是按倍数往上涨的。一个词义下面挂着好几个词，这个词义的词频就取这几个词词频的平均；查不到词频的词，不进这个平均，但同义词照样算它一个。一个词也查不到词频的词义，整个剔除。

数法有两种，本书称之为两种口径。

口径一，按词义数。每一个词义是一个单位，看它下面挂着几个单词。生日卡上那一串，放到这种数法里，就是“高兴”这个意思下面挂了几个词。这是主检验。打个汉语的比方，就是看“快乐”这个意思那一格里填了几个词，“进食”那一格里填了几个词，格子和格子比。这个汉语例子只为说明数法，这一跑没有用汉语数据〔示意〕。一个词如果有好几个意思，它会出现在好几格里，每一格各算各的。

口径二，按词数。每一个词是一个单位，把这个词所有义项下面挂着的同义词并到一起，去掉它自己，看一共有几个。这时一个词归哪一界，按它的第一个义项算；按通行的说法，WordNet 大体把较常用的义项排在前面，所以第一个义项多半接近这个词平时的意思。按词数有一个麻烦：义项多的词，同义词自然也多，一个词有十个意思，就有十组同义词可以并进来。所以口径二另外控制了义项的个数，防止“意思多”冒充“说法多”。

两种口径互相把关。口径一看的是一个意思有多少种说法；口径二看的是一个词身边围着多少可以替它的词。如果只有一种口径成立，另一种不成立，那这个结果就很可疑。

◆ 四、怎样把词频挡在外面

控制词频，这一跑用了三种算法，各有各的毛病，放在一起才放心。

第一种，对数化的最小二乘回归。把同义词的个数加一以后取对数，再看自我界这个标签在扣掉词频、词频平方和词性以后还剩多少影响。标准误用的是一种稳健的算法，叫 HC3，它不假定每个词义的波动一样大，在数据分布不整齐的时候更保守。

第二种，泊松回归。同义词的个数是一个个数出来的整数，而且多数词义只挂一两个词，泊松回归是专门对付这类计数的。它给出的结果可以读成一个比率：自我界的一个意思，平均挂着的同义词是现实界的多少倍。

第三种，不用任何模型，直接分箱配平。把词频按窄窄的等宽刻度切成若干箱，同一箱里的词常用程度差不多；每一箱里，拿自我界的平均同义词数减去现实界的，看差多少；两边在这一箱里都要有跑前定下的最少词义数，这一箱才算数，样本太少的箱不进账；最后把各箱的差按自我界的样本数加权平均。这种算法最笨，也最难被模型的假定骗：如果在每一档常用程度里自我界都多，那就不是频率在作怪。

分箱配平的道理，像比较两所学校的学生身高：不能拿这所的高三和那所的初一比，要同一个年级对同一个年级比，各年级的差再合起来看。词频就是这里的“年级”。常用的词和生僻的词，说法多寡本来就不一样，同一档常用程度里比，才比得出界与界的差别。

三种算法里，泊松回归最贴近数据的样子，分箱配平最直观，对数回归最常见。三种都算了。下面报出的数字，取自泊松回归和分箱配平；对数回归一并算过，它的结果本章不报，也不拿它来替结论撑腰。读者看结果时可以记住一个朴素的标准：如果几种算法彼此打架，比如回归说多、分箱说少，那就不该只拿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种说话。

◆ 五、结果：多挂了三成多

先看主检验，口径一。进入检验的词义一共 10,875 个。泊松回归给出的比率是 1.35，也就是说，在扣掉词频、词频平方和词性以后，自我界的每个意思，平均比现实界多挂约 35% 的单词同义词；p 值小于 10^{-23}，离 0.05 的门槛远得很。分箱配平一共凑出 11 个合格的词频箱，加权以后，自我界每个意思平均多挂 0.55 个单词同义词。

再看口径二。按词数，进入检验的是 7,781 个词；控制了义项个数以后，自我界一个词身边的同义词比现实界多 80%，比率 1.80。

再看名词和动词分开。只看名词，自我界多 38%；只看动词，多 32%。两边方向一致，大小相近，说明这个差别不是被某一种词性单独撑起来的。

把这几行合在一起：

检验	样本	结果（自我界相对现实界）
主检验：口径一，泊松回归	10,875 个词义	比率 1.35，多约 35%，$p < 10^{-23}$
口径一，分箱配平	11 个词频箱	平均多 0.55 个单词同义词
口径二：按词数，控制义项数	7,781 个词	比率 1.80，多 80%
只看名词	—	多 38%

检验	样本	结果（自我界相对现实界）
只看动词	—	多 32%

按跑前写死的判输条件，自我界系数为正，p 远小于 0.05，这一条没有输。泊松回归与分箱配平同向，两种口径同向，名词动词同向。

这些数该怎么读成大白话？多 35%，不是说自我界每个意思都比现实界多挂一串，而是平均起来，同样常用的一批意思，现实界那边挂着多少词，自我界这边就多挂出三成多。分箱配平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量法：同一档常用程度里，自我界的一个意思，平均比现实界多出半个多说法。差别不大到吓人；在这一跑报出的两种数法、两种算法里，它都还在。

口径二的差别比口径一大，多 80% 对多 35%。这一点本书没有现成的解释，只能说一种可能：按词数时，一个自我界的词，它的几个义项也许多半都还落在心情一带，各义项下面的同义词又各有一串，并起来就更多；现实界的词，义项常常散到别处去，散出去的义项未必挂着多少同义词。这只是猜测，没有查过，记在这里，留给复跑去检。

还有一个对照，最能说明“需要只是一个数”不够用。现实界里的消耗类动词和接触类动词，平均词频分别是 Zipf 3.76 和 3.53，都高于情感类动词的 3.48；也就是说，吃喝用掉、碰触抓打这两类动作，比喜怒哀乐的动词更常被说到。可每个意思挂着的同义词数，消耗类是 1.77，接触类是 1.51，情感类是 2.01。更常用的一边，说法反而更少。这正是生日卡上那个疑问的英语版本：“吃”比“愉快”常用，“愉快”那里却挤着一串。如果需要只是被谈论的频率，这个对照很难讲通；如果需要要分在哪一界说，它就是预料之中的事。

最后是探索项，跑前就说好不拿来下结论。按口径一，每个意思平均挂着的同义词数，自我界 1.96，理念界 1.62，现实界 1.41。三界排成了一道梯度：说心情的最多，说道理的居中，说东西和动作的最少。这道梯度很好看，但正因为好看，更要小心：理念界的分法是跑后才拿来比的，它只能作为下一跑要预先写死的假设，不能算这一跑的结果。

◆ 六、限度，以及下一跑

结果和限度要放在一起读，单读结果会把它读大。

第一，同义词是人归的组。WordNet 的每一组同义词，是编者一组组排出来的。编者在情感词上是不是天然倾向于多放几个词进一组，在器物词上是不是倾向于拆得更碎，这一跑没法排除。一种可能的别解恰好来自本书自己的原理三：说心情的词，意思的边是软的，交给的是频率淀出来的那种切法（第17章说的数学切法），编者面对软边，也许更容易把几个词合成一组；说器物的词，边比较硬，编者更容易一词一组。如果是这样，同义词多反映的是边的软硬，而不是三界本身。这条别解目前没有办法在这一跑里分开。

第二，只测了此刻并存，没测更替。预言七的后半句，自我界的近义词换得更快，需要跨年代的数据，看一个意思下面的说法几十年里怎样此起彼伏。这一跑只有一个时间切片，后半句完全没碰。

第三，只检验了“拆开需要”这一条。它支持的是“需要不只是一个数，得分在哪一界说”；它没有检验三原理的纠缠，没有检验六路径，也没有检验三对矛盾。全书的大部分主张，这一跑都没有沾到。

第四，“情感词同义词多”这件事，很可能早有人报告过。词汇学和情感研究里，说情感词丰富的说法不少，这一跑没有做文献检索。如果已经有人在频率配平以后报告过同样的结果，那这一跑的新意只剩“把它读成三界之别”这一层解释，结果本身不算新。

第五，域的划分是借来的。WordNet 的情感、食物、器物等大类，是词典编者按话题分的，不是按三界分的。用情感类代表自我界，用食物、器物、消耗、接触代表现实界，只是一种近似：自我界远不止情感，现实界也远不止吃喝用碰。口径二按第一个义项归域，一个词其余的意思可能落在别的界里，这也会搅进噪声。

第六，只有英语一门语言。这一跑说明不了汉语，更说明不了人类语言的通则。

第七，词频本身的量法也有讲究。wordfreq 的词频是从多种来源的现代文本里合起来的，它量的是“这个词形在今天的文字里多常见”，不分这个词形用的是哪一个意思。一个词义的词频取它下面各词的平均，这个做法也会受这一组挂了几个词、挂的是常用词还是生僻词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哪个方向偏，这一跑没有去查。

这七条里，第一条和第五条最要紧。第一条关系到结果是不是词典编者的习惯，第五条关系到测的是不是本书说的三界。两条都不能靠在英语 WordNet 里多算几遍来解决，只能换一部独立编出来的词表、换一套事先说好的分域，重新跑。

还要把这一跑放回全书的作废条件里看。第28章会写明：如果三原理的变量，对描述学自己的变量没有增量解释力，三原理就退回描述学的一种分类法。这一跑控制的是词频和词性，没有控制模态（S2）和价值（S3）一类的描述学变量；它说明的是“在哪一界说”比“说得多不多”多解释了一些东西，还没有说明它比描述学多解释了什么。换句话说，这一跑没有碰到全书作废条件的那道门，它只是在门外的一块空地上，先试了一下脚。

所以这一跑的分量要说准：它是一次小试，结果支持“拆开需要”这条预言，没有给它判输；但它不是证明。它说明的只是，在一部英语词库里，频率配平以后，说心情的意思挂着更多并存的说法，而一个只看频率的“需要”解释不了消耗类、接触类动词那个对照。

下一跑已经想好，但还没有做：用汉语的《同义词词林》复跑一遍。《同义词词林》是汉语里常用的同义词分类词表，按意义分层归类，正好可以检验同样的分域在汉语里是否成立。复跑时，三界的分域、主量、控制变量和判输条件都要照这一跑先写死，理念界要从探索项升为预注册项。如果汉语里也成立，这一条才算有了两条腿；如果汉语里不成立，本书要回头想，英语那次是不是只撞上了 WordNet 编者的习惯。再往后，要找跨年代的语料去测更替，那才碰得到预言七的后半句。

回到那张生日卡。她最后写下的“欢喜”，在一串近义词里挑出来，挑的是一点自己的分寸。“吃”那边没有这么多可挑，因为吃饭这件事，说清楚就够了。这一跑在数据里看到的，大致就是这个差别；它为什么会这样，本书给了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还要接着挨打。

带走的话

在一部英语词库里，把词频配平以后，说心情的意思比说吃喝器物的意思多挂约三成多的同义词，而更常用的吃喝碰触动词同义词反而更少；这支持“需要要拆开”，但只是一次小试，不是证明。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原理一（E1 三界：自我界对现实界）；预言七前半句的小试；与高效交流学派“需要是一个数”的分歧（承第26章）。 ② 核验状态：本章所有数字取自本项目真跑一的运行结果（Open English WordNet 2023；wordfreq），系本项目运行，非外部文献；分域、主量、控制变量、判输条件为跑前写定，理念界为探索项。〔待核〕“情感词同义词多”是否已有文献报告（未检索）；《同义词词林》的版本与分类体系细节。〔示意〕“吃”的同义说法未按某一部词典逐条核对；汉语格子的比方只说明数法。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8 章

可错预言与作废条件

这一章的问题：本书说的这一套，什么样的事实出现了，就算它错了？

手机相册里的旧截图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换新手机的那个周末，一位三十多岁的上班族在导相册。几千张截图里，有一批是十来年前的聊天记录，那时候她还在读大学。她一张张往下翻，翻着翻着笑出了声：一句话里塞着好几个当年最时髦的说法，有的是一个字，有的是一整句的套话，今天看来又土又陌生，像翻到了一件压箱底的旧衣服。她试着念给旁边的同事听，同事比她小几岁，有一半没听过。

可也有几个词，当年和它们一起冒出来，今天还在用，用得自自然然，谁也不觉得那是网络用语了。她指着其中一个说：“这个当时也是新词啊，怎么它就活下来了？”同事想了想：“可能它有用吧。”她说：“那几个死掉的当时也有用啊，天天说。”

两个人没争出结果。新词的生死，人人都见过，谁也说不清。一批词一起出生，有的半年就凉，有的十年后还在，有的从网上走进了报纸和课本。这是语言里最接近“自然实验”的地方：出生的时间看得见，死亡的时间也看得见，中间的曲线可以量。

本书前面讲了三个原理、六条线、六种路径、三对矛盾。说得再圆，如果不敢拿到这块地上去赌一把，就只是一套好听的分类。这一章把本书押下的注一条条写死：每条说什么，怎么测，什么结果算本书输。最后写全书的作废条件。

◆ 一、押注的规矩

一个说法要算可错的预言，至少要满足三件事。

第一，说的要具体。“新词有的活有的死”不是预言，谁都能说对。“为发泄而造的新词，上升更陡、衰退更快”是预言，因为它可以错：量出来发泄型的词起得慢、退得慢，它就错了。

第二，测法要在看结果之前定下。新词的生死最容易被事后解释：活下来的，可以说它“有用”；死掉的，可以说它“没用”；可“有用”是从活下来倒推出来的，这样说永远不会错，也永远什么都没说。所以凡涉及分类的预言，都要求先由不知道结果的人，按事先写好的标准把词分好类，然后才去看曲线。分类的人不看曲线，看曲线的人不改分类。

第三，输的条件要写在赢的条件旁边。不写明什么算输，到时候总能找到理由说“其实也算支持”。下面每一条都把“算错”单独写出来，门槛定窄，不留余地。

还有一条纪律是对本书自己的：预言一旦登记，不许事后改口径。如果测出来不利，可以讨论测法有没有毛病，但讨论的结论只能是“这次不算数，重新测”，不能是“换个说法就对上了”。

拿新词当主战场，还有几处要先说清，不然到时候会扯皮。

什么叫“死”？一个词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它是慢慢少下去的，少到一定程度，还会在怀旧帖、段子里偶尔冒一下。所以“死”只能人为定义：比如它的使用量跌到自己高峰时的某个比例以下，并且连续一段时间没有回升。比例和时长定多少，可以讨论，但必须在看数据之前定下，而且所有词用同一个标准。同样，“活下来”也要定义，比如进入正式文本、或者在高峰过后若干年仍保持一定用量。

在哪里量？网络新词的使用量，换一个平台可能完全是两个样子。一个词在某个论坛上已经凉了，在另一个短视频平台上也许正热。平台本身还会兴衰，平台没落了，词跟着从数据里消失，这不是词死了，是量它的尺子没了。所以测量要在同一个平台、同一段时间里比，跨平台的结论要格外小心。

还有选词的偏差。人们记得住的新词，多半是红过的；那些冒了一下头、从没红起来的词，在事后的词表里根本不存在。只拿红过的词去比，等于只看了考上大学的考生去研究高考。凡能做到的，都应当从新词刚出现时的语料里就开始收，而不是从年终盘点里挑。

下面八条，大体按前面各编的次序登记。其中有一条已经做过一次小试，有一条是从别人做过的结论旁边让开以后另押的，其余都没测过。

◆ 二、三个原理，各押一注

预言一，属于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说的是：描述自我状态的新词，每年出现的数目，会跟着现实界的压力与自我界的感受之间的张力上升，而且在时间上落后于张力。白话说，日子里的挤压和心里的滋味拉开了距离，人才会去造词来说它；词总是来得晚一步。“打工人”“社恐”这类说自己状态的词，按这条，应当在那种拉开之后才成批冒出来。怎么测：取一段足够长的年份，一边用可公开的统计和社会调查，分别做出现实界压力的指标和人们自述感受的指标，算出两者的差距随年份的走势；另一边，从新词语料里，由事先不看张力曲线的人，把每年新出现的词里“描述自我状态”的挑出来计数。然后看两条线的先后。什么算错：新词数与张力没有关系；或者新词数的上升走在张力前头，而不是落在后头。后一种尤其要紧，因为如果词先来、张力后到，那更像是词改写了人的感受（那是纠缠线二→一的事），而不是原理一说的“为什么说定了说什么”。

预言二，属于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第10章交代过，本书原先想押的“新词用到越多地方越能活”，Stewart 与 Eisenstein 2018 年已经用大规模语料做过了，本书不再把它当自己的预言。这里改押能量形状：发泄型的新词，也就

是纠缠线 一→二很强、为了把一口气撒出去而造的词，上升更陡，衰退更快；为把一件事说清楚而造的新词，曲线平缓一些，退得也慢一些。怎么测，分三步写死。

第一步，认定“发泄型”。每个新词取它最早可查的一批用例，条数在看数据前定下，所有词一样多。两位以上的判别人，事先不看任何使用曲线，各自逐条判：这一条是“宣泄用”还是“指称用”。宣泄用的判法是：把这个词从句子里拿掉，句子说的事一点不少，这个词只是把一口气喊出来，骂、起哄、自嘲、叫苦都算；指称用的判法是：拿掉它，那件事、那个对象、那种状态就说不清了，它在给一样东西起名字。一个词的早期用例里，宣泄用过半，记为发泄型；指称用过半，记为说清型；两位判别人归类不一致的词，整个剔除，不许事后再议。

第二步，量“陡”。取每个词在同一个平台上按月计的使用量，从它第一次出现，到它的月用量达到最高的那个月，中间隔了几个月，这个月数叫“上升时长”。上升时长越短，算越陡。

第三步，量“快”。从最高的那个月起，到月用量第一次跌到最高值一半以下，中间隔了几个月，这个月数叫“半衰时长”。半衰时长越短，算退得越快。两个时长都可以拿 Jiang 等人 2021 年那种“暴涨—衰退”的拟合曲线来复核，但登记的量法以这两个月数为准。

押的是：发泄型新词的上升时长和半衰时长，中位数都短于说清型。什么算错：两类词在两个时长上都没有可靠的差别；或者方向反过来，说清型的反而升得快、退得快。两项里只要有一项方向反了，这条就算输一半，要如实记下。

这一条和开头的旧截图最贴近。那几个今天读来又土又陌生的说法，当年多半是用来起哄、自嘲、撒一口闷气的；而那几个活下来的，往往是因为它恰好给一件原本没法简短说出的事起了名字〔示意〕。这只是一个印象，也正因为它只是印象，才需要事先分类、事后量曲线来检验。印象可能恰好被选词的偏差骗了：人记得住的，本来就是死得热闹的那一批。

预言三，属于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说的是：在叫错代价高的领域里，由逻辑模态（靠定义）切出来的区分，多于由数学模态（靠频率淀出来）切出来的区分。法庭上的故意与过失、药品说明书上的一次一片，都要钉成定义；登记的只有这一句，代价低的领域里两种区分孰多孰少，本书不押。怎么测：选几个代价高的领域（比如法律、医药、航空的规范文本），从各领域的常用词里随机抽出成对的区分，由两位以上的人按事先定好的标准判断：这对区分有没有明文定义可依，还是只能靠“大家一般这么叫”来分。什么算错：在代价高的领域里，定义式区分并不多于频率式区分。

◆ 三、分工与矛盾

预言四，属于描述与发生的分工。说的是：大模型在方程(1)一类的任务上，以及原理三一类的任务上，接近人；在原理一、原理二一类的任务上，明显落后于人。方程(1)的任务，是看出词与词怎样对比、怎样分布；原理三的任务，是判断一个领域该切多细、某种叫法在什么场合会出错。这些都能从大量文本的分布里学到。原理一的任务，是判断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在哪一界说；原理二的任务，是判断一个刚冒头的用法能不能留下、会往哪里引申。这些要靠说话人的意图和一段还没写进文本的使用史。怎么测：按这四类各编一组题，题目在公开语料里查不到现成答案，请一批普通读者和几个大模型分别作答，以读者的多数意见或事后的真实走向为准。原理二的题可以做成“押未来”：现在让人和模型各自判断一批新词半年后还在不在，半年后再对答案。什么算错：模型在原理一、原理二类任务上与人的差距，并不比在方程(1)、原理三类任务上的差距大；或者模型在方程(1)、原理三类任务上也明显落后于人，前半句“接近人”就不成立。第29章会拿“家”这个字把这一条走一遍。

预言五，属于第22章的三对矛盾，本书叫它“矛盾分流”。说的是：原理一对原理三的张力大时，也就是要说的新东西多、词又要省，语言多拿旧词引申去顶；原理一对原理二的张力大时，也就是想说得准、可旧词用开以后走了样，语言多造新词或者新分一刀。前一种像“打车”的“打”被拉去顶一个新动作，后一种像一

个称呼叫走了样，人们就换个新称呼。怎么测：收一批新意思出现的事件，由不看结果的人按事先定的标准判断每个事件属于哪一种张力：是“新东西来了，需要一个说法”，还是“旧说法用坏了，需要一个替换”；再看每个事件最后是靠旧词引申解决的，还是靠造新词或新区分解决的。什么算错：两种张力下，旧词引申和造新词的比例没有差别，或者倒过来。这一条是本书与 Kirby 等人 2015 年划界的考场（见第26章）：两种压力的张力产生结构，那一派也能说；张力的种类决定由哪一个发生源来接手，是本书多押的。

◆ 四、代际与拆开

预言六，属于六路径。说的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词里，从原理二或原理三起步的，占比显著高于前互联网时代。从原理二起步，是先被人拿去用、玩、接梗，用着用着才有了意思和来由；从原理三起步，是先为了省事被压短、被缩写，比如拼音首字母、数字谐音、“hhh”这类输入省力的产物，省出来以后才被赋予分寸和用处。前互联网时代的新词，更多是先有一个说不出的差异，再由人有意去造（从原理一起步）。怎么测：取两个时期的新词表，前一个时期可用早年出版的新词语词典，后一个时期用近年的网络新词表，可用词表的版本与收词标准〔待核〕；对每个词，由不看本预言的人，按它最早可查的用例判断起步在哪一个原理。什么算错：两个时期起步于原理二、原理三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别。为什么押这个方向？道理在于说话的条件变了。打字、发弹幕、在评论区接龙，一句话从说出到被成千上万人接过去，往往只要几分钟，用的轮次又快又多，原理二的“猜想—动手—反馈—迭代”转得前所未有地快，一个用法先被大家玩起来、再找到意思，成了常事。同时，拇指在小屏幕上打字，能省一个键就省一个键，原理三里的损耗被放大了，缩写和谐音先被省出来、再被赋予意思，也成了常事。前互联网时代，一个新词要进报纸、进书，得有人先想好它要说什么，起步更多落在原理一。这只是推理，不是事实，所以才押成预言。

这一条最难的是判起步，最早的用例常常找不到，所以事先要写明，找不到最早用例的词一律剔除，不许凭印象归类。

预言七，属于“拆开需要”。说的是：把词频配平以后，自我界语义域的意思保留更多并存的近义词，并且这些近义词换得更快。前半句，第27章在一部英语词库里做过一次小试，初步通过；后半句没测。怎么测：前半句在汉语《同义词词林》上照原规矩复跑；后半句要找跨年代的语料，看同一个意思下面的说法几十年里换了几茬，自我界与现实界比。什么算错：汉语复跑里，频率配平后自我界并不多；或者跨年代看，自我界近义词的更替并不比现实界快。前半句如果在汉语里输了，英语那一次就只能当作一部词库的偶然。

◆ 五、“您”的命运，以及一张登记表

预言八，是一个词的命运，本书拿它和一条经典的预测对赌。Brown 与 Gilman 1960 年关于权势与亲和代词的研究〔待核〕，按通行的转述，大意是敬称的用法跟着权势与亲和两条轴走，随着平等观念的扩展，权势那一面会衰退。顺着这一路往下推，“您”应当随平等观念一律衰退，在哪里都退。本书的预言不同：“您”会先在两类场合消失，一类是叫错代价低的地方，比如亲友之间，叫成“你”也没人见怪；另一类是积累的分量弱的地方，比如年轻人自己的圈子，“您”字在那里没有沉下多少分量。在叫错代价高的地方，比如对长辈、对生人、在服务场合，它会留得久；其中对长辈那一处分量也重，留得最稳，服务场合分量轻，留下的可能只是一个空壳。第23章讲过老杜和小杜两代人在这个字上的拉锯。怎么测：在不同年份的口语语料或问卷里，按场合（亲友、长辈、生人、服务）和年龄段分开，看“您”的使用比例怎样变。什么算错：“您”在各种场合同步衰退，看不出先后；或者先在叫错代价高的场合退。前一种结果是 Brown 与 Gilman 一路赢，后一种结果是两家都输。

八条合起来：

编号	押什么	状态	什么算错
一	自我状态新词跟着张力升，且落后于张力	未测	无关，或词先于张力

编号	押什么	状态	什么算错
二	发泄型新词上升时长、半衰时长都更短	未测	无差别或方向相反
三	高代价领域里定义式区分多于频率式区分	未测	高代价领域里定义式不多于频率式
四	大模型在 (1)、原理三类上接近人，在原理一、二类上明显落后	未测	差距不比描述类任务大，或描述类也明显落后
五	两种张力分流：旧词引申对造新词	未测	比例无差别或相反
六	网络时代从原理二、三起步的新词占比更高	未测	两期比例无显著差别
七	自我界近义词更多且换得更快	前半句小试初步通过；后半句未测	汉语复跑不成立，或更替不更快
八	“您”先在低代价、弱分量场合消失	未测	各场合同步衰退，或高代价场合先退

一张表看下来，本书押的八注，七注半还没开牌。这是实情，不是谦虚。

◆ 六、全书的作废条件

八条预言是局部的赌注，输一条，伤一处。还有一条是全书的：如果三原理的变量，对描述学自己的变量（S2 模态、S3 价值）没有增量解释力，那么三原理就退回描述学的一种分类法。

这句话要说白。描述学已经能把一个词放进模态和价值的九格里：它是词、是语调还是框架，它说得对不对、得体不得体、好不好。如果拿这些描述学的变量去预测一个新词的生死、一个意思的切法、一个近义词群的大小，能预测到的东西，加上三原理的变量（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怎么用过来、带着哪种能量、拧多紧、交给哪种信息）以后，一点也没有多，那三原理就没有自己的地盘。那时候本书讲的意向、路径、约束，只是给描述学的格子换了一套名字，第二编到第五编也只能当作一种分类的讲法来读。

拿开头那批旧截图来说。假设有人收齐一批新词，记下每个词的描述学特征：它是一个字还是一个词组，带不带语调，是夸人还是损人，说出来好不好听；再记下三原理的特征：它是为发泄还是为说清而造，说的是自我界还是现实界，起步在哪个原理。然后看哪一组特征能更好地预测它五年后还在不在。如果第一组已经全部说清，第二组加进去不添一分，本书就作废。

作废也有轻重。八条预言里，一、二、三分别撑着三个原理；五撑着“两个原理的矛盾推动第三个”；六撑着六路径；七撑着“拆开需要”。哪一条输了，哪一块就退：预言五输了，三拍的说法退回到“几股力在一个目标里权衡”，本书与 Kirby 一路的划界就不成立；预言七在汉语里也输了，“拆开需要”就退回到 Bradford 等人与 Karjus 等人已经占下的地盘，本书在那里不再多说一句；预言二输了，原理二就只剩下 Stewart 与 Eisenstein 已经做过的那一半。几条一起输，全书就离作废条件不远了。

这道总闸要能开得动，还有一个前提：三原理的变量得量得出来，而且不同的人量出来要大致一样。“这个词是为发泄还是为说清而造”“这句话在自我界还是现实界说”，这些判断都要靠人。如果两个受过同样说明的人，对同一批词的判断常常不一致，那么三原理的变量本身就是一团雾，拿它去比增量解释力，比出什么都不算数。所以在一切检验之前，要先做一件不起眼的事：写清判别标准，找几个人各自独立判同一批词，看他们一致到什么程度。一致性太低，就先改标准，不急着去碰结果。这一步要是一直做不成，本书也得认账：三原理的说法连自己的变量都钉不住，作废条件也就无从谈起，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描述学的变量相对好量，词的长短、有没有特定语调、褒还是贬，多数人一看就同意。这种不对称对本书不利：好量的一方天然占便宜，难量的一方带着噪声上场。本书接受这个不利，不拿“我们的变量不好量”当输了以后的借口。

还要说明什么不算赢。一条预言没被推翻，不等于本书对；它只说明这一次没有输。八条全部通过，也只是说三原理这套说法暂时站得住，别的框架未必不能解释同样的结果。本书愿意被比下去：如果有人用一个更简单的框架，把这八条的结果都预测出来了，那就该用他的。第26章先说过一种具体的可能：高效交流一派的

模型只添一个“领域类别”的变量，就把预言七的结果吸收了。真是那样，拆开需要的那一刀就只算给人家的模型加了一个分类变量，本书在这一处不能再说另起炉灶。

最后回到那两位翻截图的同事。“它有用吧”这句话，本书不接受，因为它从结果倒推原因，永远对，也永远空。本书想替她们换一句可以输的话：这个词是为什么说出来的，在哪一界说，带着多大的劲，一开始是怎样被用开的，被压到多短。把这几样在它出生的时候记下来，五年后再去看它的死活。看对了，三原理多一点底气；看错了，就照这一章写下的条件认输。

> **带走的话**
>
> 本书押下八条可以输的注，每条都写明了什么结果算错；全书的总闸是一句话：三原理要是对描述学没有增量解释力，就退回一种分类法。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四方程的作废条件；原理一（预言一）、原理二（预言二，纠缠线 一→二）、原理三（预言三）；描述与发生分工（预言四）；三对矛盾（预言五）；六路径（预言六）；拆开需要（预言七，承第27章）；“您”（预言八，承第23章）。 ② 核验状态：〔核〕Stewart & Eisenstein 2018（摘要级）；Jiang, Shen, Ahrens & Huang 2021（摘要级）；Kirby 等 2015（标题与要旨）。第27章真跑一结果系本项目运行，非外部文献。〔待核〕Brown & Gilman 1960 的预测内容（按通行转述）；可用的前互联网时代新词语词典与网络新词表的版本与收词标准。〔示意〕文中提及的新词只作示意，未核首现年份；旧截图里死词与活词的印象未逐词核对来历与曲线。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29 章

AI 做掉了哪几个方程

这一章的问题：大模型把“家”字讲得头头是道，它做掉的是四个方程里的哪几个，又有哪几个它做不掉？

三问“家”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吴读高二。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随笔，题目只有一个字：家。小吴写了八百字，最后一句是：“搬到新小区的第一个晚上，我关上门，终于有了一个家。”老师在作业单上又加了一项：交稿前，自己给最后一句写一段赏析，说说这个“家”是什么意思。

晚上十点，小吴懒得想，打开手机里的大模型助手，先问了一句：“‘家’是什么意思？”回答几秒钟就出来了，整整齐齐：家庭，住所，从事某种行业的人，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谦辞，量词，每一条后面跟着例句；末了还补了一段，说英语里 home、house、family 分管着汉语一个“家”字的地盘，汉语不分，英语要分。小吴看得服气，比他自己翻词典快多了。

他接着问：“‘我关上门，终于有了一个家’，这里的‘家’是什么意思？”回答同样流畅：这里的“家”超出了住所义，指归属感与情感寄托，“终于”二字写出了漂泊之后的安定，“关上门”象征与外界的喧嚣隔开，回到温暖的港湾。小吴读着读着皱了眉。说得都对，可不是他写的那个意思。

他想了一会儿，打了第三段话：“其实我们家以前租的是一室一厅，我在客厅沙发上睡了六年。新房子我有了自己的房间，第一次能把门关上。我写的‘家’，就是那扇能关上的门。”回答又来了，这次顺着他的话讲：原来“家”在这里落在一个具体的空间权利上，关门是成长的标记，是一个少年第一次拥有不被打扰的角落，比“温暖的港湾”具体得多，也更有分量。

小吴把第三段回答删掉了一大半，用自己的话重写了赏析。第二天老师在旁边批了一行字：“这回是你读出来的。”（人物、对话、数字均为构想。）

◆ 一、第一问答得漂亮：描述学几乎被做掉了

先看第一问。小吴问“家”是什么意思，大模型给出的是一张义项清单、一组例句，再加一段汉英对照。这些东西放回本书的四个方程里，落在哪里？

义项清单讲的是对比：家庭和住所不一样，行家的“家”和量词的“家”不一样。例句讲的是分布：“家”常跟“回”“搬”“温暖”一起出现，“行家”“专家”里的“家”又是另一群邻居。它还能告诉你变化：同一个“家”，在房产广告里和在小学生作文里，味道不同。对比、变化、分布，正是本书给 S1 定下的三样内容。大模型交出来的，几乎就是一份写好的 S1。

再往前一格。小吴要是追问“‘家’字拖长了念是什么味道”“放在悼词里该怎么用才得体”“哪一句写家的诗最好”，它多半也答得上来。前两问落在模态 S2（波、场），后一问落在价值 S3（真、善、美）。第一编花了五章讲的语义描述学，方程(1) $S1 = F_0(S2, S3)$，在大模型手里几乎是本行。

为什么它在这里这样强？道理不难想。描述学研究的，是意思显出来的样子；而意思一旦显出来，就会留在说过、写过的话里。千千万万人用“家”字写下的句子，每一句都是一次显露留下的痕迹。大模型读进去的正是这些痕迹，它从痕迹里学到的，自然首先是痕迹本身的样子：哪个词跟哪个词挨着，哪种说法出现在哪种场合，哪种分寸配哪种文体。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显露，替它把方程(1) 的作业铺好了。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描述学被做掉，不等于描述学没用了。恰恰相反，它太有用，用到了可以交给机器批量去做的程度。一个语文老师以前要翻三本词典、找十个例句才讲得清“家”的义项，现在几秒钟就有。真正变了的是位置：描述学从一门要花大力气学的本领，变成了一样随手可取的工具。本章不报任何测评分数，也不评哪一家的产品好坏；我们只在本书的框架里问一个问题：它答得好的那一类问题，属于哪个方程。

◆ 二、原理三也在它的本行：它自己就是一把频率刀

第一问的回答里还藏着另一样东西：那段汉英对照。英语为什么把 home、house、family 分开，汉语为什么一个“家”字全包？大模型讲得清清楚楚：分得细，每次说话都要多选一下，但不容易误会；分得粗，省事，可有时会含糊。这已经是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的问题了，$S1 = F_3(D3, E2)$：意思为什么切成这样粗细。

大模型在这个原理上同样顺手，而且顺手得有点理所当然。回想原理三的两格（第14章）。D3 是约束：误差、冗余、损耗，叫错的代价、说两遍的保险、能省则省。E2 是信息：符号、逻辑、数学，靠约定、靠定义、靠频率。三种信息里，数学这一种，说白了就是“哪个说法在哪里出现得多”。而大模型从头到尾，就是靠频率学会说话的。它看过的每一句话，都在教它：这个词后面最常跟什么，这个意思最常落在哪个词上。它自己的“懂”，就是一把用频率磨出来的刀。

所以当你问它“为什么‘电子邮件’会被压成‘邮件’”“为什么口语里‘北京大学’说成‘北大’”，它能顺着损耗讲；问它“合同里为什么偏要写‘以下简称甲方’”，它能顺着冗余和误差讲；问它“‘未婚’在登记表上为什么是一条硬边”，它能顺着逻辑讲。符号的约定、逻辑的定义，在海量文字里也都留着清楚的痕迹，它照样学得到。

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原理三讲的切法，多半是一个语言社群长期权衡的结果，它沉在许多人的话里，不靠哪一个人此刻的心思。哥哥和弟弟要分，是汉语社群几代人一起切出来的，不是第14章的小敏今天决定的。这种“众人之切”，恰好是从大量文字里最容易读出来的东西。一个人的一句话看不出切法，一万句话就看得出；一亿句话，切口几乎一览无余。

当然，原理三里也有它摸不太准的一角。叫错的代价，有一部分是社群定好的，法庭上“故意”和“过失”的轻重，写在无数判决和教科书里；也有一部分是这一回、这一个人身上才算得出来的。同一句“你家”，在亲戚饭桌上说错了，赔个笑就过去；在一位刚失去老伴的老人面前说错了，代价就重得多。这一回的代

价，会把说话人的话硬推进自我界：他得站到对方那份空落落的日子里，去掂量“你家”这两个字还该不该这样切、这样说。这正是纠缠线 三→一，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改写那一界的切分。社群定好的那份代价它读得出来；这一回、这一个人身上才算得出来的那份，它多半读不出，因为那要先知道话被推进了哪一界，而这件事不在纸面上。这一角，已经碰到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的地界了。

到这里可以先下半个结论，一个推出来、还没测过的结论：四个方程里，方程(1) 和原理三，应当是大模型做得最接近人的地方。描述学是显露留下的痕迹，原理三是众人在频率里磨出的刀口，二者都住在文字里，而文字恰恰是大模型的全部口粮。第28章已经把“大模型在哪类任务上接近人、在哪类任务上落后”写成了一条可错的预言，本章不再重复登记，只把预言背后的道理讲开。

◆ 三、第二问为什么落空：它没有自己的“为什么说”

再看第二问。小吴把自己的句子交给它，问这里的“家”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归属感、情感寄托、温暖的港湾。每个词都对，组合起来像一篇范文，可偏偏没说中。

毛病出在哪里？小吴问的已经不是“家”字通常是什么意思，而是“我这句话里的家”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属于原理一，$S1 = F_1(D1, E1)$：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小吴为什么要写“终于有了一个家”？因为他在沙发上睡了六年，有一块说不出的东西压着，非得找个说法，这是创造律在推；他站在哪一界说？站在自我界，说的是自己身上的事，是那扇门、那张床、那个不被打扰的角落。这两样东西，一样也不在纸面上。纸面上只有十几个字。

大模型手里没有这两样，于是做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拿第二种答案去顶第一种问题。它找不到小吴“为什么说”，就去找千千万万人写“终于有了一个家”时通常为什么说；它看不见小吴站在哪一界，就把这句话放进最常见的那一界：写家的散文里最多见的，是温暖、归属、港湾。换句话说，它把“为什么”答成了“通常”。分布答得越准，离这一个人越远。

有人会说：第三问一来，它不就答对了吗？的确，小吴把沙发和那扇门说出来，回答立刻贴上去了，而且讲得比小吴自己还顺。可是请看清楚，这一次是谁把“为什么说”和“在哪一界说”交出来的？是小吴。大模型在第三问里做的，仍然是它擅长的事：拿到 D1 和 E1 之后，替它们找最贴切的显露。原理一的两个自变量，是小吴给的；它负责的是把函数的输出写漂亮。

这不是说大模型的回答没有方向。它被训练成要帮忙、要回答，回答里看得出一种通用的方向，可以叫“为了回答而说”。这只是从它的输出上看出来的方向，本书不把它说成心里有所求，也不去断它有没有心。要紧的是，这种方向对谁都一样，不随这一句话、这一个人变。而原理一要的，恰恰是随人、随句变的那一股劲：同一个“家”字，爸爸卖房时说、孩子写作文时说、老人写诗时说，劲不一样，界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一个对谁都一样的“为什么说”，在原理一里差不多等于没有。

用第五编的纠缠线再看一遍，会更清楚它错在哪一步。纠缠线 一→三说的是：为什么说，决定了意思交给哪种信息去守。小吴写那扇门，是要说自己的一件私事，他把“家”交给的是一种只在他家里成立的约定：在他这里，“家”就等于“能关上的门”。这是符号那一路，靠的是约定，而且是只有一个人知情的约定。大模型拿不到这个约定，只好把这个字交给它最熟的那一路，交给频率，让“家”落到写家的文字里最常落的地方。原理一那一头缺了，原理三这一头就自动顶上来，意思被交错了信息。毛病不在它算得不准，而在交给谁这一步，从一开始就由不得它。

三界也是一样。大模型读过无数写自我界的文字，它对“深夜一个人在客厅沙发上睡觉”这件事，能说出很多。可它说出来的，是关于自我界的文字，不是从自我界里说出来的话。它没有一张睡了六年的沙发，没有一扇关上时会松一口气的门。它对自我界的了解，全是别人从那里寄出来的信。

◆ 四、原理二：它看得见沉下来的层，看不见正在走的路

原理一之外，大模型的另一块短处在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S1 = F_2(D2, E3)$：意思是怎样一轮轮用出来的，有没有劲留下来。

这块短处比原理一细一些，要分开讲。先说它强的地方。第三编讲过，一词多义像地质剖面，一层层是沉下来的义项。沉下来的东西，大模型看得最清楚："家"从住所走到家庭、再走到行家专家、再走到买家卖家，这一路沉积，它能排得有板有眼。用第12章的话说，这是势能：热度退了，义项稳稳地沉在日常里，随手可取。大模型对势能的掌握，几乎跟描述学一样好，因为沉下来的义项就是一种显露的稳定态，早已写满了纸面。

再说它弱的两头。一头是动能。一个词刚刚爆热、还在一轮轮"猜想—动手—反馈—迭代"的时候，它在纸面上的痕迹还少，还乱，还没沉。大模型学到的东西停在某一天，而路径还在往前走。小吴班上这学期正流行的一个说法，下个月就可能换了意思，它多半跟不上。它看见的总是路径走过之后的脚印，看不见脚正在落下的那一刻。

另一头是内能。小吴写的那个"家"，分量从哪里来？从六年沙发、从每一个睡不踏实的晚上、从搬家那天推开新房门的那一下。第12章说过，内能是一个词在一个人心里的分量，它不靠用的人多，靠的是在一个人身上压了多久、压得多深。大模型读过的"家"比任何人都多，可没有哪一个"家"在它那里压过六年。它能讲出"家"字在众人那里的平均分量，却讲不出它在这一个人身上的分量。

还有一层值得说。路径本来是一来一回的：人说出一个用法，对面接住或者不接，人再改着说，这才是一轮。大鹏第一次说"你这线走得牛啊"，等的是老伙计那一声"是挺牛"（第10章）。大模型现在也在这种来回里了，千千万万人每天跟它说话，它的说法也会被人学去、用开。这是新情况，原理二的路径在人和机器之间会怎样走，本书没有数据，不敢多说。能说的只有一点：本书讲的能量，内能是

一个词在一个人日子里压出的分量，幸福律是被懂时那一下张力的释放，这两样都系在说话人的生活上；大模型没有那样一段生活，本书没有理由把这两样归给它。一轮路径如果只有一头带着这样的劲，这一轮就只走了一半。

这里还藏着一条容易被忽略的纠缠线 二→一：用着用着，会改写人活在哪一界。设想小吴没有删掉那段回答，而是照抄交了上去；下一篇作文、再下一篇，他都请大模型代写“家”的赏析，每一次都是温暖、归属、港湾。用得多了，他自己再想到“家”，先浮上来的会是哪一个？是那张睡了六年的沙发，还是那几个顺手的大词？一个人反复用别人的说法讲自己的事，讲着讲着，自我界里那块具体的东西就被理念界里的一张通用画像盖住了。这一层风险，不在机器答得好不好，而在人把哪一段路交了出去。

所以原理二的账要分开记：沉下来的势能，它看得清；正在升起的动能，它跟得慢；压在一个人身上的内能，它没有。原理一和原理二加在一起，正是四个方程里它做得最吃力的两个。

◆ 五、发现死亡：被做掉的那一半，原来也是发生

四个方程分成了两半：方程(1) 和原理三，大模型做得接近人；原理一和原理二，它做得吃力。这个分法本身，值得再往深处想一层。

本学派有一个总的讲法，用在每个领域上：一个领域里所有靠“发现”立起来的东西，都会碰上“发现死亡”；所有靠“发生”立起来的东西，都会碰上“发生升级”的难题。发现死亡，是说 AI 把那个“发现”做掉了，而且 AI 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发生，不是发现。发生升级，是说人只有往上升一级，才能把创造、自由、幸福这三样找回来。

放到语义上看。什么是语义学里的“发现”？就是把意思当成一样早就摆在那里、等人去找的东西：一个词有几个义项，每个义项是什么，这个意思常在哪里出现，一种语言在哪里切得细、哪里切得粗。词典编者的功夫、语料统计的功夫，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发现：意思已经在那里，学者去把它找出来、记下来。导论里说的前两种回答，把意思当成系统里的值、当成使用的分布，走的都是发现的路。

这一路，大模型正在做掉。它在几秒钟里交出的义项、例句、汉英对照，正是发现学几代人做的那种活。小吴不用再翻词典，老师不用再抄例句。这就是语义学里的“发现死亡”：不是说这些知识错了，而是说靠找出它们立身的那门手艺，不再稀罕。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半句：它做掉发现的方式，其实是发生。大模型并不是打开一本藏着全部义项的总账去查，它是在海量的句子上一轮轮地猜下一个词，猜错了就改，改了再猜，一点点把自己调成现在的样子。猜想、评估、修正、迭代，这正是原理二里 D2 那一格的六个词里的四个；它靠的又是频率，正是 E2 里的数学。换句话说，机器那一侧，是用一场发生，把人这一侧的发现做掉了。所谓“意思本来就摆在那里”，在机器身上恰恰被拆穿：它手里的每一个义项，都是一轮轮用出来、调出来的。

这一点反过来照亮了本书的立场。我们一路在说，意思不是系统里的一个值，是发生出来的。大模型的学法从另一边给了这句话一个对照，只是对照，不是证据：连一台机器要能把一个词用对，也得让这个词在它的参数里一轮轮调出来，没有哪一张卡片可以直接取。只不过它的发生，跑在方程(1) 和原理三那一半上，跑在显露的痕迹和众人的频率上。

◆ 六、发生升级：交出去一半，守住另一半

那么人这一侧还剩下什么？剩下的，正是大模型做得吃力的那一半：原理一和原理二。这一半不是靠“找”能得到的，它要人自己去发生。

先说原理一。小吴第二天重写赏析，写的不再是“归属感”“温暖的港湾”，而是“那扇门”。这一次，他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句话、站在哪一界写这句话，交到了纸面上。这就是创造律在他身上走完了一轮：有一块压了六年说不出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说法。他也用上了自由律：同样是写家，他本可以照抄那段漂亮话，他选了自己的说法。老师那一行批语，“这回是你读出来的”，就是幸福律：被懂的那一刻，张力松开了。三条律，一条也没法交给机器替他走。机器可以在他走完之后帮他把句子打磨得更顺，但那股劲必须是他的。

再说原理二。小吴的“家”有分量，是因为六年的沙发压出了内能。一个人心里的词有没有分量，靠的是这个人自己在日子里一遍遍地用、一遍遍地碰。孩子们第一次在作文里用“家”字，用得空，是因为这个字在他们身上还没压出分量；等哪天他们离家远行，再写这个字，它就沉了。这种分量，读多少范文都换不来，问多少遍大模型也换不来。

所谓“发生升级”，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个分工：把方程(1) 和原理三交给大模型去做，查义项、查例句、查分寸、查切法，越快越好；把原理一和原理二留给自己，问清楚自己为什么说、站在哪一界说，把词放进自己的日子里一轮轮去用、去碰、去攒分量。前一半交出去，人省下了力气；后一半守住了，人才没把自己交出去。

给小吴这样的学生，可以落成三句很实在的话。第一，查“是什么意思”，可以问它；问“我这里是什么意思”，先问自己。第二，它给的答案像范文时，留个心：那多半是“通常”，不是“这一次”。第三，把自己的那块东西说给它听，它能帮你说得更好；你不说，它只能替千千万万人说。

最后要说清本章的限度。这里关于大模型强在哪里、弱在哪里的判断，是从本书四个方程推出来的，没有拿任何测评去检验，也不针对哪一家的产品。大模型在变，今天的短处明天未必还在。如果有一天，它在“这一个人这一句话为什么这样说”一类的任务上做得跟人一样好，而且不靠人先把沙发和那扇门交给它，那么第28章那条预言就要判输，本章的分法也得跟着改。我们把话说到这里，等着它来检验。

带走的话

大模型做掉的，是意思显出来的样子和众人磨出来的刀口；做不掉的，是这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和这个词在他身上压出的分量。前者可以交出去，后者得自己守着。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描述学，大模型强项）；原理三（频率即 E2 数学，强项）；原理一（D1 由提问人交出，弱项）；原理二（势能强、动能慢、内能无）；纠缠线 一→三、二→一、三→一（“你家”的代价，一句）；发现死亡与发生升级（本学派总讲法）；预言四只作指引，登记见第28章。 ② 核验状态：本学派“发现死亡、发生升级”讲法（本学派总创新原则，引大意，未加引号，非本书口述登记）；〔待核〕大模型训练靠预测下一个词并据误差调整，只作通行的原理性说明，未引具体文献；本章未引任何测评数据，未点名任何产品；大模型三次回答的内容为示意，“你家”的两种代价为示意。人物为小吴与语文老师，随笔与“六年沙发”同属构想。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第 30 章

教词汇、教阅读：从字典义到四方程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小学生问“渐渐”和“慢慢”是不是一样，老师除了查字典，还能怎么答？

“我渐渐跑到了学校”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老师教二年级语文。这天的课文里有一句：“太阳落山了，天渐渐黑了。”她在黑板上写下“渐渐”，按教参讲：渐渐，就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然后让孩子们用“渐渐”说一句话。

举手的很多。安安说：“我渐渐长高了，家里门框上画的线一年比一年高。”周老师点头。乐乐说：“秋天到了，树叶渐渐黄了。”也好。轮到冬冬，他站起来，大声说：“我早上起晚了，我渐渐跑到了学校！”全班笑了，周老师也笑了，可她笑完愣了一下：这句话哪里不对？按她刚才讲的，渐渐就是慢慢地，“我慢慢跑到了学校”是通的，换成“渐渐”怎么就别扭了？

她还没想好怎么说，乐乐又举手了：“周老师，那渐渐和慢慢是不是一样的？要是一样，为什么要有两个？”

周老师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明天再讲。”下课后她翻了两本词典，一本说它表示程度或数量随着时间慢慢增减，一本干脆拿“逐渐”来注。她心里明白了一半：渐渐说的是变化，不是动作的快慢。可是怎样让八岁的孩子明白，而且不止明白这一个词，以后碰到别的词也会自己去想？那天晚上她备课到很晚。（人物、对话与课文句子均为构想。）

◆ 一、字典义停在哪里

冬冬的句子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照出来的，不是冬冬笨，而是“渐渐就是慢慢地”这个字典义在课堂上走到了头。

字典义做的事，是拿一个熟词去解释一个生词。孩子认识“慢慢”，就用“慢慢”去搭一座桥，让他们走到“渐渐”那边。这座桥在“天渐渐黑了”“树叶渐渐黄了”上走得通，因为“天慢慢黑了”“树叶慢慢黄了”也都说得通。可桥是窄的。孩子顺着桥走过去，会以为两边是一块地，于是把“慢慢跑”“慢慢吃”“慢慢写”这些说法原样搬到“渐渐”上，“渐渐跑”就这样出来了。

两个词的差别在哪里？大人凭语感都知道：“慢慢”能管动作，“慢慢走”“慢慢说”，说的是一个人怎么做；“渐渐”管不了动作，它说的是一样东西在变，变得不知不觉，回头一看已经不一样了。天是自己黑的，没有谁在“黑”这个动作上用力；树叶是自己黄的；安安是自己长高的，他不能决定今天长快一点。冬冬跑去学校，是他自己在用力跑，这里没有一样东西在不知不觉地变，“渐渐”就落了空。

这些话本身不难，难在它不在字典义那一行字里。字典义给了孩子一个同义词，同义词把两个词的共同处交代了，却把差别藏了起来。而一个词的意思，恰恰是在差别里显出来的。本书给语义 S1 定下的三样内容，对比、变化、分布，第一样就是对比：这个词和它最近的邻居差在哪里。不教对比，只教同义，孩子手里就只有半个词。

这并不是说字典义错了，或者该从课堂上撤掉。字典义是方程(1)被压到最短的一行记录，它省下了大量的力气，孩子第一次碰到一个词，先有一座桥总比没有好。上一章说过，今天要找这种记录，连词典都不必翻，问一句大模型，近义词、反义词、例句、搭配，几秒钟全有，而且比教参列得更细。周老师备课时完全可以这样用它，让它把“渐渐”和“慢慢”的例句各列二十条，自己挑出最能显出差别的几对。可是有几样它替不了：这个班的孩子在哪里会用错，谁会在“渐渐”上拴住自己的一件事，只有站在讲台上的人知道。

这一章要讲的，是周老师第二天可以怎么上这堂课，以及这样的课怎样推广到一般的词汇教学和阅读教学。办法来自本书的四个方程，但不是把方程搬上讲台。方程是老师心里的地图，交给孩子的是四句大白话的问题。

◆ 二、四个方程，四句课堂问话

导论末尾说过，读完全书，读者手里会多出四个问题，可以拿去问任何一个词。放进小学课堂，这四问要说得更白，还要能动手。周老师可以这样排：

方程	问孩子的话	在“渐渐”上怎么做	老师心里留意什么
(1) 描述学 $S1 = F_o(S2, S3)$	它和谁像、和谁不像？常跟谁在一起？	把“渐渐”和“慢慢”放进同一组句子里换一换，听哪句别扭；收集“渐渐”后面常跟的字	对比、变化、分布；读的语调；用得对、得体、好不好
(2) 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S1 = F_1(D1, E1)$	谁会说这个词？为什么要说？说的是外面的事还是心里的事？	问：说“天渐渐黑了”的人在干什么？他是在等人，还是在看风景？	说话人的意向；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
(3) 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S1 = F_2(D2, E3)$	这个词是怎么用来用去用成这样的？在你身上有没有分量？	让孩子用“渐渐”说自己身上的变化，同桌听了说顺不顺，改了再说	猜想、动手、反馈、修正这一轮；内能从自己的经历来
(4) 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S1 = F_3(D3, E2)$	为什么要有两个词，不用一个？叫错了会怎样？	讨论：要是只有“慢慢”，“天慢慢黑了”和“他慢慢走”会不会混？	误差、冗余、损耗；约定、定义、频率三种切法

这张表不必贴给孩子看，它是周老师备课时的一页底稿。四问的次序也不是死的。一堂课往往只走一两问，走透了比四问都点一下有用得多。

第一问最好从“换一换”做起。周老师可以在黑板上写两列句子，左边一列是“天____黑了”“树叶____黄了”“我____长高了”，右边一列是“我____走”“请____说”“____吃，别噎着”，让孩子把“渐渐”和“慢慢”轮流填进

去，大声读，听哪句顺、哪句别扭。孩子会很快发现：左边一列两个词都能填，右边一列只能填“慢慢”。这一发现不用老师讲出来，读的时候耳朵先知道了。这就是对比和分布：“渐渐”住在说变化的句子里，“慢慢”两边都住。

接着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邻居榜”。让孩子回家翻课外书，把“渐渐”后面跟的字抄下来，第二天汇总到黑板上：黑、亮、大、多、少、长高、明白、安静、远……很快就能看出，这些字几乎都是“变成什么样”，没有一个是“做什么事”。孩子收集的，其实是这个词的分布；老师不必说“分布”两个字，孩子已经看见了。第一问还可以碰一碰语调和分寸：“天——渐渐——黑了”读得拖一点、轻一点，像是有人在等；读得快，就只是报个天气。同一个词，波不一样，意思的味道就跟着变。

◆ 三、后三问：谁在说，怎么用出来，为什么分两个

第一问让孩子听出了差别，后三问要带他们去找差别从哪里来。

第二问问的是说话的人。周老师可以把课文那一句再读一遍：“太阳落山了，天渐渐黑了。”然后问：说这句话的人在干什么？孩子们会七嘴八舌：在院子里玩，在等妈妈下班，在放学路上。周老师接着问：他是一下子发现天黑的，还是一直看着天变黑的？这一问把“渐渐”背后的那个人请了出来。说“渐渐”的人，是一个站在旁边看着变化、回头才发觉的人；说“慢慢”的人，往往是在做事的那个人，或者在叮嘱做事的人。这就是原理一在课堂上的样子：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说“天渐渐黑了”，站的是现实界，说的是外面的天；说“我渐渐不怕黑了”，站的就是自我界，说的是心里的变化。同一个“渐渐”，在两界里分量不同，孩子写作文时用在哪一界，意思就落在哪一界。还有第三界。高年级的课文里常有这样的句子：“好习惯是渐渐养成的。”这句话说的不是哪一天的天，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心，而是一条对谁都成立的道理，站的是理念界。孩子到了能把“渐渐”用在道理上的时候，这个词在他手里就又多了一层。老师不必讲三界的名字，只要让孩子把三种句子摆在一起，问一句“这三句里的‘渐渐’，哪句说的是外面，哪句说的是心里，哪句说的是道理”，孩子自己就分得开。

第三问问的是这个词怎样用出来。对小学生，不必讲“渐”字的来历，“渐”字古时有慢慢浸进去一类的意思，那是据通行说法〔待核〕，留给老师自己知道就够了。课堂上要做的，是让“渐渐”在每个孩子身上走一轮。周老师可以请每人用“渐渐”说一件自己身上真实的变化，说给同桌听，同桌只回答一句：“我听懂了”或者“我没听懂”。没听懂的，改一改再说。这就是一轮小小的“猜想—动手—反馈—修正”。安安的门框线、乐乐家的小狗渐渐不咬鞋了、冬冬渐渐敢一个人睡了，这些句子一说出来，“渐渐”就不再是黑板上的两个字，而是拴在孩子自己日子里的一个词。第12章讲的内能，在课堂上就是这样攒起来的：一个词在一个孩子身上有没有分量，看他有没有拿它说过自己的事。

第四问问的是切法。乐乐那一问“为什么要有两个”，正好是原理三的问题。周老师可以反过来问孩子：要是世界上只有“慢慢”，没有“渐渐”，会不会出麻烦？孩子想一想会说：“天慢慢黑了”也听得懂啊。对，在说变化的地方，两个词常常可以换，这里汉语切得粗一点也不碍事。可是再想：“他慢慢地不说话了”，是说他说话越来越慢，还是说他一点点变得沉默？要是用“渐渐”，“他渐渐不说话了”，就只剩一种意思。多一个词，叫错的代价就小一点。这就是误差。至于“渐渐”为什么要叠成两个字，“逐渐”为什么多见于书面，“一点点”为什么在口语里抢了它不少地盘，可以留给高年级去琢磨：叠字是一种冗余，说两遍更稳；口语图省力，是损耗在起作用。

讲到这里，乐乐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能听懂的回答：两个词像住在隔壁的两家人，有一块院子是共用的，可各有一间屋子是自己的。“慢慢”的那间屋子是做事，“渐渐”的那间屋子是变化。冬冬跑进了“渐渐”家里，可那间屋子不管跑步。

◆ 四、六路径怎样用：教一个词的来路

后三问讲的是一个词此刻的来路。可是课堂上更常见的情形，是孩子带进教室一个新说法，老师要决定怎么对待它。这时第20、21章讲的六条路径就派得上用场。

六路径说的是：一个新意思发生时，三个原理谁先动、谁后动。有的从“想说”起步，有的从“用开”起步，有的从“图省事”起步。老师不必背六条路径的名字，只需要在心里记一件事：一个新说法从哪一头起步，决定了该从哪一头教它。

举周老师班上的一个例子，同样是构想的。开学第一个月，班里阅读课总有几个孩子读得慢，被前后催得着急。周老师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下午有十分钟，谁也不许催谁，读多慢都行。孩子们给这十分钟起了个名字，叫“小蜗牛时间”。这是从原理一起步的：有一块说不出的东西，“不被催的读书时间”，需要一个说法。名字起好以后，天天用，用得越来越顺，连别班的孩子都知道了，这是原理二接上了。用了一个月，名字被压短了，孩子们只说“蜗牛时间”，后来干脆说“到蜗牛了”，这是原理三的省力。一→二→三，一条路径在一个班里完整走了一遍。

对这样的词，老师最好的做法是陪着它走，而不是急着纠正。可以在班会上请孩子讲讲这个词的来历，谁先说的，为什么这样叫，后来怎么变短的。孩子讲的时候，就在复述一个词的一生。第11章讲“打”字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孩子在一个月里看到了一个缩微版。以后读到课文里的旧词，老师再说“这个词也走过这样一段路，只是走得更久”，孩子就有了着落。

反过来，有些词是从另一头起步的。孩子在家族群里学来一串缩写，先是图打字省事，后来才有了笑闹的意味，这是从原理三起步的路。这类词，与其在课堂上禁，不如问一问：它最早是为了省什么？省掉了什么？谁听不懂？问的是路径，教的是对一个词的来路保持好奇。

还有一类词，是从原理二起步的：孩子先会用，后知道为什么。动画片里一个角色的口头禅，孩子跟着喊了一个月，喊得比谁都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不上来。这类词的路是“先用开，再找意思”。对它们，老师的问法要倒过来：不先问“什么意思”，先问“你第一次在哪里听到的？那时候是谁在说，说给谁听？”孩子回想第一次听到的场面，往往就把那个角色的心思说了出来，意思是从用的场面里倒推回去的。一个从原理一起步的词，要问“当初想说什么”；一个从原理二起步的词，要问“当初在哪里用”；一个从原理三起步的词，要问“当初省了什么”。三种问法，对着三种起点。

◆ 五、三对矛盾怎样用：在写作里看见第三个原理被推着走

第22章说，两个原理之间的矛盾积成张力，会推动第三个原理改变形状。这句话放在课堂上，最好用的地方是作文。孩子写作文时，三对矛盾几乎天天在发生，只是没人点破。

第一对，要说的事多，词要省（原理一对原理三），推动旧词引申。二年级孩子想写“太阳下山时影子变得很长很长”，手里的词不够，有个孩子写出了“太阳渐渐把我的影子拉长了”。“拉长”本来是用手拉面条、拉橡皮筋，这里被借去说影子。孩子没有新词可造，就让一个旧词多干一份活。周老师读到这样的句子，可以停下来问全班：“拉长”在这里是谁在拉？大家一想，是太阳在“拉”。孩子由此看到了一个旧词怎样被要说的事撑出一个新意思。这就是原理二被推着变形：没造新词，而是旧词引申。

第二对，想说得准，可词用开以后走了样（原理一对原理二），推动重新切分、换词。周老师批作文时发现，学了“渐渐”以后，好几个孩子篇篇都有“渐渐”：天渐渐黑了，我渐渐饿了，作业渐渐写完了，妈妈渐渐生气了。“渐渐”在他们笔下用开了，也用松了，“作业渐渐写完了”其实是一点一点写完的，说的是做事，又滑回了“慢慢”的地盘。这时可以带孩子做一件事：把“渐渐”换掉试

试。“妈妈渐渐生气了”换成“妈妈的脸一点点沉下来”，“我渐渐饿了”换成“肚子开始咕咕叫”。换完一读，句子准了，也活了。这是原理三被推着变形：一个词用得太开，就得重新切，把它管不好的那一块分给别的说法。

第三对，用得越热越想省，省过头就听不懂（原理二对原理三），推动原理一，也就是人的意图和看法被改写。还是“蜗牛时间”。到了下学期，班里转来一个新同学，听见大家喊“到蜗牛了”，一脸茫然，以为是要去看真的蜗牛。孩子们七嘴八舌地给他解释，解释着解释着发现，各人说的不太一样：有人说是“读书慢的时间”，有人说是“不许催的时间”，有人说是“可以安安静静的时间”。周老师顺势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有这十分钟？大家想了一会儿，说是为了不被催。于是这个词的意思被重新说定：不是“慢”，是“不被催”。一个省过头的说法，逼着全班回头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原理一的意图，在这一问里被改写得更清楚了。

三对矛盾不必给孩子讲名称。老师心里有这张图，批作文、上讲评课时就多了三个抓手：看见孩子拿旧词说新事，夸他，问他是怎么想到的；看见一个词被用滥，带他换；看见一个说法省到别人不懂，请他说清楚当初想说什么。

◆ 六、阅读课与外语课：从一个词读到一句话的来路

上面说的多是词汇课。阅读课上，四问同样用得上，只是对象从一个词换成一个词在一篇文章里的那一次出现。

设想课外读物里有这样一段：“放学后，我坐在门口等妈妈。天渐渐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妈妈还没有回来。”同一个“渐渐”，放在这里和放在课文“太阳落山了，天渐渐黑了”里，分量不一样。第一问，孩子能听出这里的“渐渐”读起来要更慢、更长。第二问，说这句话的孩子站在哪一界？他看的是天，说的却是自己的等待，现实界的天黑，压着自我界的不安。第三问，“渐渐”在这里为什么有分量？因为等待的时间被拉长了，每一分钟都觉得长，这份分量是从读者自己等过人的经历里借来的。第四问，作者为什么不写“天慢慢黑了”？因为“慢

慢”会让人以为天黑得不紧不慢，“渐渐”才写出了不知不觉、回过神来已经黑透的那种心慌。一句话问下来，孩子读到的就不只是“天黑了”，而是一个孩子在门口等妈妈的那一刻。

外语老师也可以照这个办法做。英语里 gradually 和 slowly 的分工，跟“渐渐”和“慢慢”有相通处，一个多说变化，一个多说动作，学生把 He slowly became quiet 和 He gradually became quiet 放在一起读一读，就碰到了同一道刀口。两种语言的刀口在哪里重合、在哪里错开，是很好的第四问材料；只是具体到哪些搭配英语母语者觉得别扭，老师最好查一查语料再讲，这里只作示意。

四问也能改一改考法。常见的词汇题是“用某词造句”，冬冬那一句就是这样造出来的：造句只考孩子会不会把词放进一个句子，不考他知不知道这个词和邻居的界线。可以换成三种小题。一种是换一换：给几句话，问哪一句里的“渐渐”能换成“慢慢”，哪一句不能，说说为什么。一种是说自己：用“渐渐”写一件你身上真实发生过的变化，写清楚是什么时候发觉的。一种是改一改：给一段“渐渐”用滥了的短文，请孩子换掉其中两个，换得更准。第一种考的是对比，第二种考的是这个词在孩子身上有没有分量，第三种考的是孩子能不能自己重新切。三种题加起来，考的就不只是一行字典义了。

最后说三点分寸。第一，不要把术语搬给孩子。四方程、九宫、纠缠线是老师的地图，交给孩子的只有四句问话和几个动手的办法。第二，不要每个词都走四问。课堂时间有限，一个生词能走透一问，就比走过场强。挑那些孩子会用错、会问“为什么”的词，像“渐渐”这样，才值得多花几分钟。第三，本章的做法是从本书的框架推出来的课堂设计，没有经过对照班的教学实验，效果如何，要靠老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上一轮轮试、一轮轮改。这本身也是原理二：一套教法的意思，也是用出来的。

第二天周老师上课，先让孩子们把“渐渐”和“慢慢”轮流填进两列句子里，读了三遍。冬冬第一个举手：“周老师，我知道了，我是自己跑的，不是渐渐跑的！”全班又笑了，这回周老师没有愣。

带走的话

字典义给孩子一个同义词，四问给孩子一个词的来路。老师心里装着四个方程，嘴上只问四句大白话；先教对比，再教谁在说、怎么用出来、为什么分得这样细。

小账 ① 本章落点：方程(1)（对比、分布、语调）；原理一（现实界与自我界的“渐渐”）；原理二（一轮课堂路径；内能）；原理三（渐渐／慢慢的切法；叠字的冗余）；路径 一→二→三（“蜗牛时间”）；从原理三起步的路径一句带过；三对矛盾的作文用法（旧词引申、换词、重说意图）。 ② 核验状态：〔待核〕“渐”字古义（据通行说法）；两种词典释义为通行释义的概括，未点书名；〔示意〕gradually／slowly 的分工只作示意，未查语料；课堂做法未经教学实验。课文与课外读物句子、“蜗牛时间”同属构想；人物为周老师、冬冬、乐乐、安安。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结 语

把“家”字还给三个人

又一个星期五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导论里那顿晚饭过去了几个月，又是一个星期五傍晚。这一回，小满家的饭桌上，爸爸的手机扣在桌角，屏幕朝下。

他今天成了一单，买主是一对老两口，女儿在这座城市安了家，外孙刚上幼儿园，他们卖了老家的房子，想搬到女儿附近来。看房那天，老太太在阳台上站了很久，说从这里能望见外孙幼儿园的屋顶。签完合同，老爷子握着爸爸的手说：“小伙子，谢谢你，给我们找了个家。”爸爸说，他卖了这么多年房，“家”字天天挂在嘴上，今天头一回被人把这个字还了回来，心里一下子有点发堵。

小满的作文本又摊在桌上。老师让大家给上学期的《我的家》写一段“续篇”。她念给大家听：“我的家有妈妈做的红烧肉，有我的小床，还有一只不爱理人的猫。最近，爸爸会在吃饭的时候把手机扣起来了。猫还是不爱理人。”爸爸听到这里，笑出了声，又低下头去扒饭。

饭后，爷爷照旧坐到阳台上。小满跟过去，指着爷爷压在阳台小桌上的那张诗稿，就是那天递给妈妈看的写着两句诗的纸，问：“爷爷，‘旧时家’是什么家？”爷爷想了想，说：“是爷爷小时候住的房子。门口有一棵枣树，屋里有一口灶，你太奶奶每天在灶前做饭。后来房子拆了，枣树也没了，爷爷回去找，找不到了。”小满说：“那你就住我们家嘛，你现在不就住着吗？”爷爷愣了一会儿，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那天夜里，他在那两句诗后面添了一行小字：“孙女云：此即家也。”

前后两顿饭，三个人，三个“家”。字没有变，变的是它在三个人身上发生的样子。

◆ 一、三个“家”，各回各的人

先把这个字还给爸爸。导论里他的“家”站在现实界：一套能卖出去的房子，面积、地段、学区，借着自我界的温度去成交。我们当时问过：天天这样用，会不会慢慢改写他自己对家的感受？这是纠缠线 二→一，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几个月后的这个傍晚，事情从另一头走了一步。一位买主用那个字谢他，把一个本来站在现实界的词，带着自我界的分量递了回来。爸爸心里发堵，正是第8章说的被懂的那一刻：他说了那么多年“家”，头一回被这个字接住了。手机扣在桌角，不是谁教他的，是这个字在他身上换了一回分量，这是三界回写在一个上班族身上的一次小小发生。

再还给小满。她的“家”从一开始就站在自我界，红烧肉、小床、不爱理人的猫，内能极重。这一回她在续篇里写进了爸爸扣起来的手机，把爸爸放进了家里。这是自我回写：她的家，因为家里人做了一件事，把边界挪了一挪。小满并不知道什么叫回写，她只是照实写了一句。可这一句恰好说明，一个孩子嘴里的“家”不是一张写好的卡片，它跟着日子一轮轮被改写，改一次，分量就多一层。

最后还给爷爷。他的“家”站在理念界与自我界的交界处，是一个已经不在了、只能在梦里认出来的地方。拆了的房子回不来，可小满一句话把他从“旧时家”拉回到眼前这个家。爷爷添的那一行小字，把孙女的话收进了诗里：理念界那个回不去的家，被自我界这个现成的家碰了一下。这种碰撞，按第22章的说法是一次三拍：要说的东西太重，这是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能用的字只有一个“家”，这是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两头一挤，这个字在爷爷手里又被撑出一层意思，这是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被推着走；新意思再回头改了他对那两句诗的读法。

还有一笔账没算：汉语只给了这一家人一个“家”字。英语说话人站在这张饭桌旁，爸爸卖的多半要说 house，小满写的多半要说 home 或 family，爷爷梦里那间旧屋大约又要换一个说法。汉语没有切开，三个人便只能共用一个字，共用得

久了，三个意思在同一个字里互相串门：爸爸卖房借到了小满那个“家”的温度，小满的一句话又把爷爷的“旧时家”接到了眼前。这份串门，是原理三切得粗留下的余地，也是这一家人在一顿饭里彼此听得懂的原因。

三个人的“家”，经过几个月，都动了。这正是本书最想留下的一幅画：意思不是钉在字上的，是在人身上发生的；人在走，意思也在走。

◆ 二、全书一句话

走到这里，可以把全书收成一句话了。

一个词的意思不是系统里的一个值，不是它的使用分布，也不是效率的最优解，而是四个方程同时成立的那一点；其中三个发生方程（三大语义发生原理）彼此纠缠，自身也照“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说得再白一点：意思不是一张早就存好、等人来取的卡片，不是一张用法的统计图，也不是一道效率题解出来的答案。四个方程里，一个管它显出来的样子，三个管它从哪里来；这三个发生原理互相需要、互相牵动，它们自己怎样一起转，也有章法可循。

这句话并没有把导论里那三种旧回答扔掉，而是给它们各找了一个位置。把意思当成系统里存好的值，抓住的是显露沉下来以后那一层稳定的样子，那是方程(1)里最结实的部分，字典靠它立身；把意思当成使用的分布，抓住的是 S1 三样内容里的一样，也碰到了原理三里靠频率划界的那一种切法；把意思当成效率的最优解，抓住的是原理三的大半，叫错的代价与省力的打算怎样打成平手。三种回答都看对了一块，各自都只看了一块。本书多做的，是把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怎样一轮轮用出来、攒下多少分量这几块补上，再把几块接成一台会转的机器。

把这句话拆回饭桌上，就是：爸爸、小满、爷爷说的“家”，显出来的样子可以由描述学画清楚，那是方程(1)；为什么一个说成资产、一个说成红烧肉、一个说成梦里的旧屋，要看他们为什么说、站在哪一界，那是原理一；这个字为什么在爸爸那里轻、在小满那里重，又为什么在爷爷那里被岁月压得这样沉，要看它被怎

样一轮轮用过来、积下多少分量，那是原理二；汉语为什么敢用一个“家”字把房子、一家人、安身之处全包下来，要看叫错的代价和省力的打算在约定、定义、频率里怎样打成平手，那是原理三。

三个原理不是各管一摊。爸爸在现实界里用多了，回头改了他在哪一界看家，这是原理二伸手到原理一；爷爷在诗里可以含混、在拆迁表格上一个字也错不得，这是原理三伸手到原理一；爷爷要说的东西太重、手里只有一个“家”字，这个字就被撑出新的意思，这是两个原理的矛盾推着第三个变了形。全书的重心，就在这些“伸手”和“推动”上：三个原理怎样一起转，才是“原理运行方法论”要说的事。

这句话里还藏着一个分工。九宫九格，除去作为输出的语义一格，其余八格在四个方程里恰好各用一次；描述学只在显露那一行里转，三个发生方程都跨进了差异与纠缠两行。这个分工在今天格外要紧。第28章把它登记成预言四，第29章又按四方程推过一遍：大模型在方程(1)和原理三上应当做得接近人，原理一和原理二却要靠人自己。这还没测过，可道理不难懂：为什么说、站在哪一界、一个字在自己身上压了多少分量，这些不在纸面上。描述可以越来越多地交给机器，发生得留在人身上。爸爸手机里随时能查到“家”的全部义项，可老爷子那句“给我们找了个家”，只能由一个卖了老房子、想离外孙近一点的人说出来。

我们也该说清楚这句话没做到的地方。四个方程、三原理、六条线、三拍，目前多数还是一张能检验、尚待检验的地图。第27章只做了一次真跑，只碰了“拆开需要”这一处；第28章写死的预言，大部分还没人去测；三个原理之间的函数，还没有一个能算数的形式。附录四把这些弱处一条条列了出来。我们宁可把它们摆在明处，让读者知道这张地图哪里画实了、哪里还是虚线。

◆ 三、交给读者的四问

一本书读完，最好留下几样能带走、能用的东西。本书想留下的是四个问题。

第一问：它显出来是什么样？和最近的邻居差在哪里，换个场合怎样变，常跟谁在一起；用什么语气说，在哪片背景里说，说得对不对、得体不得体、好不好。这一问，字典和大模型都能帮你答得很好，放心去用。

第二问：它在这里为什么是这个意思？说话的人为什么要开这个口，站在哪一界：外面的事、心里的事，还是一条道理？这一问，要回到说话的那个人身上去找答案，谁也替不了。

第三问：它是怎么被用成这样的？它走过哪些站，现在是正热、已经沉下来，还是压在某个人心里很重？这一问，要看一个词的来路，也要看它在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分量。

第四问：它为什么切得这样粗，或者这样细？叫错了要付什么代价，多说一遍是不是更稳，省掉的那一截谁还听得懂；它的界线是靠约定、靠定义，还是靠大家用得多少划出来的？

四问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追问，算是给愿意多走一步的读者：四问的答案之间，有没有哪两个在打架？要说的太多、能用的词太少，用得太开、意思走了样，用得太热、省到没人听懂。哪里在打架，哪里就有一个新意思正在被推出来。

这四问，可以拿去问饭桌上的一个字，也可以拿去问课本里的一个词、网上刚冒出来的一个说法、合同上一个要紧的名词、一首诗里最重的那个字。问多了，你会发现，每一个词背后都站着人：有人为什么要说它，有人一遍遍用过它，有人为了说准它付过代价。意思就是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

不同的人，四问会用出不同的样子。教书的人，可以像第30章的周老师那样，把四问换成孩子听得懂的四句话，先教对比，再教来路。做父母的，孩子带回家一个听不懂的新说法时，与其皱眉，不如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这样叫？最早是谁先说的？省掉了什么？问完了，多半就听懂了，也多半就不必担心了。写东西的人，可

以拿四问去查自己最得意的那个词：它在这里是不是被你的意图撑着，还是只是顺手；它在你身上有没有分量，还是借来的。天天跟大模型打交道的人，可以记住第29章那一条分工：第一问尽管交给它，后三问先问自己。

◆ 四、拿老爷子那一句试一遍

四问说得再清楚，不如当场用一回。就拿本章开头老爷子那句“小伙子，谢谢你，给我们找了个家”来试。

问它显出来是什么样。这个“家”是一颗粒子，落在签约之后道谢的场里，语气是郑重的、带着一点颤；在真的尺子上，它指的确实是一套刚买下的房子，在善的尺子上，它把一桩买卖说成了一份情分。描述到这里，样子已经清楚。

问它为什么在这里是这个意思。老两口卖了老家的房，搬来只为离外孙近一点。老爷子开口，不是为了评房子，是为了把心里一块落了地的东西说出来；他站的是自我界，说的却是一套现实界里的房产。和爸爸卖房时的那一句相比，现实界和自我界的位置正好掉了个头。

问它是怎么被用成这样的。“找个家”这种说法，在租房、买房、收养小动物的话里都常见，热度早已退成了日常的势能；可在一个七十来岁、刚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屋的人嘴里，它又压着很重的内能。同一个说法，在众人那里平常，在这一个人身上沉。

问它为什么切得这样粗。老爷子要是说英语，他这时大概不会说 house，房子是买下了，可他要谢的不是房子。汉语一个“家”字把两样都兜着，他便不必选，一句话里既谢了成交，也谢了安顿。

四问走完，一句客气话就不再只是客气话：它让一个卖房的人第一次被自己天天说的字接住了。读者手边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这样走一遍。

最后再说一句本书一直守着的话：这本书是可以错的。四问给出的答案，本书的方程给出的解释，都要经得起读者拿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日子去碰。碰得出新东西，就补进来；碰得出反例，就照第28章写下的条件认输。一本讲“意思是发生出

来的”的书，自己也只能在读者手里一轮轮发生下去。我们最希望听到的，不是“说得对”，而是某一位读者拿四问去问了一个我们没想到的词，问出了我们没写到的东西，然后告诉我们：这里，你们的方程还差一格；那里，三个原理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转。那时候，这本书的下一轮就开始了。

那天夜里，小满睡着以前问妈妈：“妈妈，我们家是爸爸卖的那种家，还是我写的那种家，还是爷爷诗里的那种家？”妈妈给她掖了掖被角，说：“都是。”这一回，是小满先睡着了。

小账 ① 本章落点：回到导论三人（纠缠线 二→一与三界回写落在爸爸身上，自我回写落在小满身上，第一对矛盾的三拍落在爷爷身上）；全书一句话；方程(1)–(4)与三种旧回答的位置；交给读者的四问；以一句道谢试走四问。 ② 核验状态：本章不引外部文献；英语 house／home／family 的分工为常识性说明，未引具体文献〔示意〕；爷爷的诗句与添注为构想；人物为小满、爸爸、爷爷、小满妈妈与买房的老两口。开场场景与人物均为构想。

参 考 书 目

说明：下列书目按类排列。凡出处细节（出版者、卷期、页码、版次）本书没有核实的，一律不写，并在条目末标〔待核〕；“已核（摘要级）”指本书只核读到摘要或原始页面，不等于核完全文。正文与附录五的核验口径以本书目为准。

一、本学派文本

1. 王德生.《SDE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 德麦国际.
2. 王德生.《SDE发生学》. 德麦国际专著第 4 号.
3. 王德生, 胡志英.《语言发生学：超越符号与规则的语言学新范式》. 德麦国际专著第 41 号.
4. 王德生.《SDE语言发生学——从 Pike 的行为语言学到 Form-D-Meaning 的语言发生论》. 德麦国际, 2026. 站上号数〔待核〕.
5. 王德生.《SIO 语言发生学导论》. 收入《SIO 哲学导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1 号）第十编.
6. 胡志英.《语言的智慧》. 德麦国际专著第 62 号.
7. 胡志英.《语言符号的智慧》. 德麦国际专著第 108 号.
8. 胡志英.《胡志英讲乔姆斯基：普通人都能懂》. 德麦国际专著第 183 号.
9. 胡志英.《被折叠的课堂——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索绪尔》. 德麦国际专著第 218 号.

二、语义类型学与高效交流

1. Kemp, C., Xu, Y., & Regier, T. (2018). Semantic Typology and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已核（摘要级）.
2. Xu, Y., Regier, T., & Malt, B. C. (2016). 容器名的历史链式引申与高效交流可以并存. Cognitive Science. 已核（摘要级）；英文题名〔待核〕.
3. Karjus, A., Blythe, R. A., Kirby, S., & Smith, K. (2020). 沟通需要的变化可以预测词汇竞争；话题变重要时近义词可以并存. 已核（摘要级）；英文题名与刊载处〔待核〕.
4. Bradford, Thomas, & Xu (2020). 沟通需要越高的语义域，词汇切得越细（亲属词例外）.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CogSci 会议）. 已核（摘要级）；作者名缩写、英文题名〔待核〕.

5. Kirby, S., 等 (2015). Com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Cognition. 已核（标题与要旨）；合作者名单〔待核〕.
6. Stewart, I., & Eisenstein, J. (2018). 出现在越多语法语境里的非标准词，长得越快、活得越久. 已核（摘要级）；英文题名与刊载处〔待核〕.
7. Jiang, Shen, Ahrens, & Huang (2021). 用传染病模型拟合 62 个中文网络新词的暴涨与衰退. PLOS ONE. 已核（摘要级）；作者名缩写、英文题名〔待核〕.

三、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经典

1. Berlin, B., & Kay, P.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待核〕
2. Brown, R., & Gilman, A. (1960).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待核〕
3. Eckert, P. (2008). Variation and the indexical field.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待核〕
4. Fillmore, C. J. (1982). Frame Semantics. 〔待核〕
5.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待核〕
6. Jakobson, R.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待核〕
7. Kemp, C., & Regier, T. (2012). Kinship categories across languages reflect general communicative principles. Science. 〔待核〕
8. Osgood, C. E., Suci, G. J., & Tannenbaum, P. H. (1957).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待核〕
9. Popper, K. R. (1972).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待核〕
10. Zipf, G. K. (1935).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待核〕
11. Zipf, G. K.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待核〕

四、数据与工具

1. Open English WordNet 2023（名词词义 84,463 个，动词词义 13,836 个），经 Python 包 wn 以 `oewn:2023` 调用。第27章真跑一的词库。
2. wordfreq：英语词频，取 Zipf 尺度（对数刻度，数值越高越常用）。第27章真跑一的词频来源。
3. statsmodels：泊松回归等回归模型（公式接口）。第27章真跑一的统计工具。
4. pandas、NumPy：第27章真跑一的数据整理。

五、中文词典、语料与诗文

1. 梅家驹等编. 《同义词词林》. 版次〔待核〕. 第27章、第28章拟用于汉语复跑。
2. 王安石. 《泊船瓜洲》. 按通行文本引；写作时地〔待核〕.
3. 李白. 《静夜思》. 按通行文本引；版本〔待核〕.
4. 贺知章. 《回乡偶书》. 按通行文本引；版本〔待核〕.
5. 鲁迅. 《故乡》. 小说，收入《呐喊》；情节按通行读法概述.

附 录

下面五个附录供翻查。附录一把第26章的对账收成一张表；附录二是术语对照，原文、大白话、九宫位置三栏并列；附录三是预言登记，与第28章逐条对应；附录四列本书最弱的地方；附录五是全书引文与词源的核验总表。表中“已核”只指我们读到了摘要或原始页面，不等于核完全文；“〔待核〕”指只转述了通行大意，没有引号，没有页码。

附录一　近邻对账表

对账的规矩是三问：他们做了什么，本书多出了什么，本书没多出什么。“没多出”的部分本书认账，不把别人的成果算成自己的。

近邻	做了什么（按核读层级）	本书多出	本书没多出、认账	状态
Kemp, Xu & Regier 2018，《Semantic Typology and Efficient Communication》，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综述：各语言切分意思的方式，接近“简单”与“传达得准”之间的最优权衡	把“需要”拆成三律×三界×能量；在约束之外另立信息一格；三原理互为函数	跨语言的计算模型与大批检验；原理三的大方向	已核（摘要级）
Xu, Regier & Malt 2016，Cognitive Science	容器名一类词：历史上的链式引申与高效交流可以并存	把这种并存读作纠缠线 二→三，并接回原理一（为什么要引申）	路径与效率能画在同一张图上这一发现	已核（摘要级）

近邻	做了什么（按核读层级）	本书多出	本书没多出、认账	状态
Karjus, Blythe, Kirby & Smith 2020	沟通需要的变化可以预测词汇竞争；话题变重要时，近义词可以并存	自我界分域的检验（第27章小试）；把“需要”的来路拆开	纠缠线 三→二的一部分地盘	已核（摘要级）
Bradford, Thomas & Xu 2020，CogSci 会议	沟通需要越高的语义域，词汇切得越细；亲属词是例外	追问需要从哪里来：哪一界、哪一律、多少分量	纠缠线 三→一的一部分地盘；“需要高则切细”这一规律	已核（摘要级）；“亲属词例外”的方向未核原文
Kirby 等 2015，Cognition	压缩压力与表达压力之间的张力，产生语言的结构（本书读作显露的稳定态）	两个原理的矛盾推动的是第三个发生源；三对矛盾循环互推（预言五为考场）	实验与模型证据；“张力产生结构”这一大思路	已核（标题与要旨）
Stewart & Eisenstein 2018	出现在越多语法语境里的非标准词，长得越快、活得越久	改押“能量形状”：发泄型新词升得更陡、退得更快（预言二）	“路径多样则存活”整条，本书不再当作自己的预言	已核（摘要级）
Jiang, Shen, Ahrens & Huang 2021，PLOS ONE	用传染病模型拟合 62 个中文网络新词的暴涨与衰退	从一个词的来历（为发泄还是为说清）推它的曲线形状	曲线的量法与拟合办法	已核（摘要级）；62 个词的名单未核

近邻	做了什么（按核读层级）	本书多出	本书没多出、认账	状态
Eckert 2008，《Variation and the indexical field》	大意：一个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是一片可被调用、被重新解读的场，在使用中不断改写	至多是把“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接进三原理的接线图（纠缠线 二→一），并举“内卷”一个汉语例子；未核原文前不算多出	社会语言学在这一方向上的深厚工作	〔待核〕
Brown & Gilman 1960，《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大意：敬称随权势与亲和两条轴走，随平等观念扩展而变	预言“您”先在叫错代价低、分量弱的场合消失，而非一律衰退（预言八）	两条轴的分析框架本身	〔待核〕
Berlin 与 Kay 一路的颜色词研究	大意：各语言基本颜色词的数目与出现次序有规律	追问刀口为何在某一时刻挪动（原理一、原理二）	跨语言比较与规律本身	〔待核〕书名、年份、次序
Jakobson 1960，语言六功能	大意：按功能区分说话的用处	D1 的三律不是功能清单，而是三种会推动意思变的张力	从“用处”看意思这一方向	〔待核〕
Popper 1972，三个世界	大意：物理、心理、客观知识三个世界	本书的三界是“在哪一界说”，是意思的纠缠处，不是本体分区	名目相近，不宜等同	〔待核〕
Osgood 1957，语义差异量表	大意：用好坏、强弱、动静等维度给词的情感意义打分	内能、动能、势能讲分量随时间转化，不是一次测量	可作量内能的候选工具（第12章设想）	〔待核〕

近邻	做了什么（按核读层级）	本书多出	本书没多出、认账	状态
Zipf 简略律	大意：越常用的词越短	把省力放进损耗一格，并与误差、冗余、信息一起权衡	省力一侧的背景规律	〔待核〕
Kemp & Regier 2012，亲属称谓	大意：各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接近高效交流的权衡	把亲属称谓的刀口接回叫错的代价，并接回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第14章的哥哥与 brother）	亲属词作为检验领域	〔待核〕
Fillmore 框架语义	大意：词义要放进它所唤起的整片场景里理解	收编为描述学“场”这一模态的骨干，不另立	全部框架分析	〔待核〕
Grice 会话含义与合作准则	大意：说话人遵守或故意违反几条准则，听话人据此推出言外之意	收编为描述学“场×善”一格的骨干	全部会话含义分析	〔待核〕
王德生《SDE 语言发生学》《SIO 语言发生学导论》	本学派文本：语言在纠缠中经差异显露；三界回写；三律	本书把语义一格单独拿出来，写成四方程与原理运行方法论	三界回写、三律的基本讲法沿用	本学派文本，引大意

一句话总账：切法倾向高效、用到多处的词活得久、需要高的地方切得细，这几块前人已经做出，本书认账；本书多出的是三件事：把“需要”拆开，另立信息一格，把三个原理当成互为函数、有先后、会矛盾的发生源。三件事里，只有“拆开需要”做过一次小试，其余都还是押注。

附录二　术语对照

术语按九宫三行排列。大白话一栏是本书正文里最常用的说法；九宫位置写行与格。

表一　九宫三行九格

原文	大白话	九宫位置
S 显露	意思显出来、被认下的那一面；稳定下来的那一层才叫结构	第一行
D 差异	推着意思发生的差别与过程	第二行
E 纠缠	意思扎根在哪里、和什么缠在一起	第三行
S1 规范（用到语言上就是语义）	听出、认下的差别	S 行第 1 格
S2 模态	意思借什么形态显出来	S 行第 2 格
S3 价值	拿什么尺子量	S 行第 3 格
D1 意义	为什么说	D 行第 1 格
D2 路径	怎么一步步用出来	D 行第 2 格
D3 约束	拧多紧	D 行第 3 格
E1 三界	在哪一界说	E 行第 1 格
E2 信息	交给哪种信息去守	E 行第 2 格
E3 能量	底气、干劲、积累的分量	E 行第 3 格

表二　九格里的词

原文	大白话	九宫位置
对比	这个意思和邻居差在哪	S1
变化	换个场合它怎样变	S1

原文	大白话	九宫位置
分布	它常在哪里出现、跟谁在一起	S1
粒子	词，一个个能单独拿出来的小单位	S2
波	语调与语流，一句话的轻重快慢	S2
场	框架与语篇，一句话所在的那片背景	S2
真	说得对	S3
善	说得得体	S3
美	说得好	S3
创造律	有一块说不出的东西，非得找个说法	D1
自由律	说法不止一种，我能挑；本学派讲作纠缠—选择—激发	D1
幸福律	说出来被接住，心里一松	D1
猜想	先试着这样说	D2
动手	真说出口	D2
评估	掂量说得成不成	D2
反馈	看对面接不接	D2
修正	不顺就改	D2
迭代	一轮接一轮地用下去	D2
误差	叫错的代价	D3
冗余	说两遍保险	D3
损耗	能省则省	D3
理念	道理、诗、规则所在的那一界	E1
现实	房子、价钱、手续所在的那一界	E1
自我	自己的日子与心里所在的那一界	E1
符号	靠约定	E2
逻辑	靠定义推理	E2
数学	靠频率分布	E2

原文	大白话	九宫位置
内能	一个词在一个人心里的分量	E3
动能	一个词突然爆热的那股冲劲	E3
势能	热度退后沉成义项、随手可取的积累	E3

注：九格里，八格各三个词；只有 D2 一格按本书口径列六个环节（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所以此表是 8×3＋6＝30 个词，不是 9×3＝27 个。正文说 D2 时有时只举其中四个（如“猜想—动手—反馈—迭代”），那是简写，不是另一种列法。

表三　方程、原理与方法论

原文	大白话	九宫位置
方程(1) S1＝F_o(S2, S3)：语义显露发生学，又称语义描述学	意思显出来是什么样；常规语言学的地盘	只在 S 行：S2、S3 → S1
方程(2) S1＝F_1(D1, E1)：语义发生第一原理，简称原理一（意向—三界原理）	为什么说、在哪一界说，定了这个意思	D1、E1 → S1
方程(3) S1＝F_2(D2, E3)：语义发生第二原理，简称原理二（路径—能量原理）	意思是用出来的，有劲才留得下	D2、E3 → S1
方程(4) S1＝F_3(D3, E2)：语义发生第三原理，简称原理三（约束—信息原理）	叫错的代价、保险与省力，在三种信息里权衡出粗细	D3、E2 → S1
九格各用一次	除输出端 S1，其余八格在四个方程里恰好各出现一次	全宫
描述与发生分工	方程(1)管显出来的样子，方程(2)–(4)管从哪里来	S 行对 D、E 两行
三原理纠缠	三个原理彼此需要、互相影响	D×E 九对
纠缠线 一→二	为什么说，给词充能	D1・E3
纠缠线 一→三	为什么说，决定意思交给哪种信息	D1・E2

原文	大白话	九宫位置
纠缠线 二→一	用着用着，改写人活在哪一界	D2・E1
纠缠线 二→三	用得越多，越被压短、越成分布	D2・E2
纠缠线 三→一	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改写那一界的切分	D3・E1
纠缠线 三→二	约束与能量互相牵制	D3・E3
原理间三方程：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	每个原理由另两个决定；两个自变量就是流入它的两条线	流入线：二→一与三→一；一→二与三→二；一→三与二→三
六路径	三个原理谁先动谁后动，共六种次序，各是一类发生事件	一→二→三、一→三→二、二→一→三、二→三→一、三→一→二、三→二→一
三拍（123 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两个原理的矛盾积成张力；推动第三个改变形状；新形状回写前两个（第22章）	三对矛盾：一对三推二，一对二推三，二对三推一
回写	有两种用法：三界回写（意思回流，改写人所在的界）；三拍的第三拍	三界回写是三拍回写落在原理一上的特例
原理运行方法论	三个原理自身也照“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全书重心，第五编
函数记号 F_0、F_1、F_2、F_3；F、G、H	F_0 专指描述方程，$F_1F_2F_3$ 分指三原理；F、G、H 只用于原理之间的三方程，两套记号不混用	四方程；原理间三方程
现实回写、理念回写、自我回写	意思回流到三界里：现实回写放进事和物（路线、房子、表格上的一栏），理念回写放进观念，自我回写放进“我是谁”的认定	S1 → E1（第9章）
张力	两个原理之间的矛盾攒下来的劲；三拍的第一拍	两原理之间

原文	大白话	九宫位置
发生（不写作“产生”）	意思在差异与纠缠里一轮轮显出来，不是从无到有地造出一件成品	全书用语
纠缠（不写作“关系”）	彼此需要、互相牵动，一方变了另一方跟着变	E 行；三原理之间
拆开“需要”	不把需要当成一个数，而拆成为什么说（三律）、在哪一界说（三界）、带着多少分量（能量）	D1×E1×E3；第27章小试
能量形状	一个词使用量曲线升得多陡、退得多快；本书押发泄型新词升得陡、退得快	E3；纠缠线 一→二；预言二
矛盾分流	张力种类不同，接手的发生源不同：一对三多靠旧词引申，一对二多靠造新词或新区分	三拍；预言五
作废条件（增量解释力）	三原理的变量对描述学变量（S2、S3）没有多出的解释力，三原理就退回一种分类法	全书；第28章
跑前写死	动数据之前先定好分域、主量、控制变量与判输条件，事后不改	第27、28章
发现／发生	把意思当成早已摆着、等人去找的东西，是发现的路；把意思当成一轮轮显出来的，是发生的路	全书立场；第29章
发现死亡、发生升级	靠找出意思立身的功夫被 AI 做掉，而 AI 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发生；人要往上升一级，才能找回创造、自由、幸福	本学派总讲法，第29章

附录三　预言登记

每条预言的完整写法与理由见第28章。这里只登记四样：押什么，怎么测，什么算输，眼下状态。状态只分两种：“未测”，或者“小试初步通过”。八条的编号、内容与第28章一一对应。

编号	押什么	怎么测	什么算输	状态
一（原理一）	描述自我状态的新词，每年出现数跟着现实界压力与自我界感受之间的张力上升，且在时间上落后于张力	用公开统计与社会调查分别做两条指标，算差距的年度走势；另由不看张力曲线的人从新词语料里挑出自我状态词逐年计数，比两条线的先后	新词数与张力无关；或新词数走在张力前头	未测
二（原理二）	发泄型新词（一→二线强）升得更陡、退得更快：上升时长与半衰时长的中位数都短于说清型	认定：每词取最早一批用例（条数事先定、各词一样多），两位以上判别人不看曲线、逐条判“宣泄用”（拿掉这个词句子的事不少，只是把一口气喊出来）或“指称用”（拿掉就说不清那件事）；宣泄用过半记发泄型，指称用过半记说清型，判别人不一致的词剔除。陡：同一平台按月用量，从首现到用量最高月的月数（上升时长）。快：从最高月到月用量首次跌破最高值一半的月数（半衰时长）。可用暴涨—衰退拟合复核	两个时长都无可靠差别；或方向相反（一项反了记输一半）	未测
三（原理三）	叫错代价高的领域里，靠定义（逻辑模态）切出的区分多于靠频率（数学模态）切出的	选高代价领域（法律、医药、航空规范文本），随机抽出成对区分，由两人以上按事先定的标准判断有无明文定义可依	高代价领域里定义式区分并不多于频率式区分	未测

编号	押什么	怎么测	什么算输	状态
四（描述与发生分工）	大模型在方程(1)与原理三类任务上接近人，在原理一、原理二类任务上明显落后	按四类各出一组公开语料里查不到现成答案的题，普通读者与模型分别作答；原理二类可做成“押半年后这个新词还在不在”	模型在原理一、二类任务上与人的差距，并不比在方程(1)、原理三类上大；或模型在方程(1)、原理三类上也明显落后	未测
五（矛盾分流）	原理一对原理三张力大时，多用旧词引申；原理一对原理二张力大时，多造新词或新区分	收一批新意思出现的事件，由不看结果的人判定属于哪种张力，再看最后靠引申还是靠新造解决	两种张力下两种解决办法比例无差别，或倒过来	未测
六（路径代际）	互联网时代从原理二、原理三起步的新词占比，显著高于前互联网时代	前一时期用早年新词语词典，后一时期用近年网络新词表，由不看本预言的人按最早用例判定起步原理	两个时期的比例无显著差别	未测
七（拆开需要）	频率配平后，自我界语义域保留更多并存近义词，且更替更快	前半句：英语已在 Open English WordNet 2023 上做过一次；下一步在汉语《同义词词林》上照原规矩复跑。后半句：用跨年代语料比较同一意思下说法的更替	汉语复跑中自我界并不更多；或自我界近义词更替并不更快	前半句小试初步通过；后半句未测
八（“您”的命运）	“您”先在叫错代价低（亲友间）、积累分量弱（年轻人圈子）的场合消失；在叫错代价高的场合（长辈、生人、服务）留得久，服务场合可能只剩空壳	在不同年份的口语语料或问卷里，按场合与年龄段分开看“您”的使用比例	各场合同步衰退；或先在高代价场合退	未测

全书作废条件。如果三原理的变量，对描述学自己的变量（S2 模态、S3 价值）没有增量解释力，三原理就退回描述学的一种分类法。测法的样子：收齐一批新词，一组记描述学特征，一组记三原理特征，看后一组加进去以后，能不能更好地预测这些词几年后的存亡；不添一分，本书即作废。

检验前提。三原理的变量要靠人判断（为发泄还是为说清、在自我界还是现实界、起步在哪个原理）。一切检验之前，先写清判别标准，请几个人独立判同一批词，看一致到什么程度；一致性过低，先改标准。这一步若始终做不成，本书的变量本身钉不住，也算一种失败。

什么不算赢。一条预言没被推翻，只说明这一次没输；八条都通过，也只说明这套说法暂时站得住。有人用更简单的框架预测出同样的结果，就该用他的；比如高效交流一派只添一个“领域类别”变量就吸收了预言七，拆开需要的那一刀就不算另起炉灶。

附录四　本书最弱处

一本书最该让读者先知道的，是它在哪里站得最不稳。下面十二条，大致按要紧程度排列。每条写三样：弱在哪里，为什么要紧，怎样能补。

一、三原理之间的函数还没有量的形式。原理一＝F(原理二, 原理三)、原理二＝G(原理一, 原理三)、原理三＝H(原理一, 原理二)，这三个方程目前只说清了“谁依赖谁、经由哪两条线”，没有说清依赖到什么程度、是加还是乘、有没有阈值。要紧在于：原理运行方法论是全书重心，而它最核心的三个方程只有方向，没有形状。能补的路，是先在一个窄领域（比如一类网络新词）里，给三个原理各找一个可量的代理变量，看它们之间是否真有可估计的依赖。

二、真跑一只有一次，而且是英语、单一词库。第27章的结果来自 Open English WordNet 2023 一部词库，同义词归组出自人工，测的只是此刻并存，不是历史更替；检验的也只是“拆开需要”这一条。第27章还列出一个对本书不利的别解：情感类意思边界软，编者可能更容易把词并进一组，多出来的同义词也许是原理三在编词典时起的作用，而不是原理一。要补，先在汉语《同义词词林》上照原规矩复跑，再找一部归组办法不同的词库做第三跑。

三、六路径的判定靠解读。一个新词是从原理一、二还是三起步的，本书靠的是对最早用例的阅读和推断。这类判断最容易事后补圆：活下来的词，总能讲出一个起步的故事。第五编各章给的路径归属，都是本书的读法，没有经过独立的人分别判一遍。

四、三原理的变量还没做过评分者一致性检验。“为发泄还是为说清”“在自我界还是现实界”“张力属于哪一对矛盾”，这些都要靠人判断。第28章把一致性检验列为一切检验的前提，可本书写成时这一步还没做。这一条不补，全书作废条件就开不动。

五、义项的先后未经历史语料核对。“家”从住所到家庭再到行家、买家，“打”的三段路，“牛”走到“厉害”，“东西”从方位到物品，这些引申次序本书都按通行理解来写，并在正文里声明不作考据。原理二讲的是路径，路径的先后恰恰是最需要语料撑腰的地方。要补，需要逐词查历史语料与各版词典。

六、原理三与高效交流学派大部分重叠。第14章与第26章都已承认：原理三单独拿出来，和 Kemp、Xu、Regier 一路差别不大。本书多出的三处（拆开需要、另立信息一格、三原理互为函数），只有第一处做过一次小试；“信息一格”至今没有一条专门的检验。

七、“规范”到“语义”的这一步只在语言里走过。S1 的叫法已经定下：九宫里 S1 的通名是“规范”，内容是对比、变化、分布；规范用到语言上就是语义。全书写的都是语言层的 S1，也就是语义。弱处在于，本书只在语言这一个领域里走了这一步，没有拿第二个领域对照：同样是对比、变化、分布，在法律、音乐或礼俗里的规范会不会也服从这四个方程，本书没有试过。若四个方程只对语义成立、换到别的规范就不灵，那它们说的就是语言的特性，而不是 S1 这一格的通性。

八、九宫格内词的划分来自本学派，未经独立检验。每格里的词（例如 E2 分符号、逻辑、数学，D2 列六个环节）是本学派的设定，本书直接采用。九格各用一次这件事说明四个方程把九宫用得整齐，却不能证明九宫这样分就对。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的讲法，也取自本学派另处的文本。

九、纠缠线的方向曾有两种读法。以“三→一”为例：一种读法是“在哪一界，叫错代价不同”，像是界决定代价；另一种是“叫错的代价把话推进某一界”，即原理三的约束作用于原理一的三界。全书已统一到后一种，以合“一个原理的 D 作用于另一个原理的 E”的定义。但这是按定义统一的，不是按证据裁出来的；现实里两个方向很可能同时在走。

十、全书没有一次汉语语料的真跑。本书的例子绝大多数是汉语日常词，可唯一的真跑在英语上。汉语例词的流行年代、出处，大多标着〔待核〕。每章开头的场景都是构想，用来讲道理，不是用来作证据。

十一、能量三态还没有量法。动能可以借暴涨—衰退的曲线去量，势能可以看义项是否进了词典、是否随手可取，内能却几乎没有现成的量法。第12章提到语义差异量表可能用得上，只是设想。

十二、第29、30两章的判断都未经检验。第29章关于大模型强在哪里、弱在哪里的分法，是从四方程推出来的，没有拿任何测评去核；第30章的课堂做法，没有经过对照班的教学实验。前者已登记为预言四，后者还要靠老师们在课堂上一轮轮试。

附录五　引文核验总表

表一　文献

文献	用在哪里	状态	下一步
Kemp, Xu & Regier 2018	第14、26章	已核（摘要级）	核全文，确认“简单与信息量”的具体定义
Xu, Regier & Malt 2016	第16、18、26章	已核（摘要级）	核容器名的具体词与语言
Karjus, Blythe, Kirby & Smith 2020	第14、18、23、26、27、28章	已核（摘要级）	核“话题变重要时近义词并存”的量法
Bradford, Thomas & Xu 2020	第14、18、26、28章	已核（摘要级）	核“亲属词例外”的方向
Kirby 等 2015	第22、26、28章	已核（标题与要旨）	核实验设计细节
Stewart & Eisenstein 2018	第10、26、28章	已核（摘要级）	核语料来源与“语法语境”的定义
Jiang, Shen, Ahrens & Huang 2021	第12、26、28章	已核（摘要级）	核 62 个词的名单，确认是否含“破防”
Eckert 2008	第18、26章（纠缠线 二→一）	〔待核〕	读原文后定账
Brown & Gilman 1960	第23、26、28章	〔待核〕	核其预测的原始表述，校预言八的对赌方向
Berlin 与 Kay 颜色词研究	第26章	〔待核〕	核书名、年份与颜色词次序
Jakobson 1960 语言六功能	第8、26章	〔待核〕	核功能名称
Popper 1972 三个世界	第9、26章	〔待核〕	核三个世界的原始划分
Osgood 1957 语义差异量表	第12、26章	〔待核〕	核量表维度
Zipf 简略律	第13、16、26章	〔待核〕	核出处与原始表述

文献	用在哪里	状态	下一步
Kemp & Regier 2012 亲属称谓	第14、26章	〔待核〕	核研究对象与结论
Fillmore 框架语义	第1、4、26章	〔待核〕	核代表作与年份
Grice 会话含义	第1、26章	〔待核〕	核准则名称
Open English WordNet 2023；wordfreq	第27章	本项目实际使用的数据与工具	汉语复跑换用《同义词词林》，版本〔待核〕
王德生《SDE 语言发生学》《SIO 语言发生学导论》	各编接口	本学派文本，引大意	补章节出处
王德生口述一至四（2026-10-04）	导论、第五编	本学派登记原话	无

表二　词源、年代、出处与示意项

正文里凡词源、首现年份、流行时期、故事出处没有可靠来源的，都标了〔待核〕或写作“据通行说法”；凡场景里的数字、曲线、比例，都标了示意。下表按章汇总，供统稿与再版时逐条核对。

章	项目	正文处理	状态
导论	“家”字义项的引申先后（居所→家庭→行家、专家→买家、卖家）	只作通行理解，声明不作考据	待核
导论	英语 home、house、family 的分工	常识性说明，未引文献	待核
第2章	“春风又绿江南岸”炼字故事的出处与细节	按通行说法转述，未点书名	待核
第2章	《泊船瓜洲》的写作背景	标〔待核〕	待核
第2章	唐诗中“绿”作动词的先例	未点诗句	待核
第2章	“苹果”指称手机的来历	常识性说明，未写年份	待核
第3章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出处	只当示意	待核
第4章	“你戒烟了吗”作为预设的通行教学例	小账注明	待核

章	项目	正文处理	状态
第5章	“佛系”的来源、传入途径与流行时间	据通行说法，未写年份	待核
第5章	“佛系”热度先升后降的曲线	标示意，无数据	示意
第6章	“老师”作泛称先在文艺、出版圈互称再外扩	据通行说法	待核
第6章	理发店以助理、老师、总监分级加价	常见情形示意	示意
第7章	“打工仔”“打工妹”流行的年代；“社畜”的借词来源；“打工人”经短视频走红；“干饭人”“尾款人”等出现先后	据通行说法，未写年份	待核
第8章	“好的。”带句号被读成冷淡	通行观感，未引调查	示意
第9章	《故乡》情节概述；《静夜思》《回乡偶书》诗句	按通行文本	待核（版本）
第10章	“牛”表“厉害”的源头、年代、最早出处；何时收入规范词典；为何是“牛”而非“马”“狗”	方向性读法，未逐条查语料	待核
第11章	“打”的义项总数；宋人嫌“打”字泛用的出处；“轻动词”术语归属；“打电话”“打车”“打的”的来由；“打酱油”网络义；三段路的年代	三段路声明为示意分段	待核
第12章	“破防”的来源与时间；“同志”古义出处与普遍称呼的时期；“囧”的本义与流行时间	只作示意	待核
第13章	“东西”由方位到物品的来源说法；有无被侵蚀的过渡层；词典义项排列体例；多义词与同形词的区分；常用词义项多的说法	民间说法标明	待核
第14章	高效交流学派常以亲属与颜色做检验的概括；“小哥”指快递员的引申先后	只作概括	待核
第15章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最难区分；手球规则的修订	通行说法，注明不作法律意见	待核
第16章	读数时“幺”代“一”；“邮件”两种用法的消长年代；“华师”简称的通行程度；电报按字计费；“甲方（爸爸）”的流行	通行说法	待核
第17章	桃红在婚俗中的用法；模糊限定词多寡可反映数学切法比重	后者明说为未检验设想	待核

章	项目	正文处理	状态
第18章	“种草”“拔草”的来源与流行时间；“拔草”两种相反用法（买到手／不买了）的流行先后	据通行说法，未写年份；用例为示意	待核
第19章	“社恐”由“社交恐惧症”缩略并流行的时间；“i 人”“e 人”说法的来源；规范词典是否已为“社恐”口语义另立义项	据通行说法；前后缀用例为示意	待核
第20章	“凡尔赛”的来源与流行时期；“新冠”正式名称与简称各自确立的先后；“躺平”走红网帖的时间与原文；“yyds”最早的使用场合	据通行说法；路径归属为本书读法	待核
第21章	“hhh”最早的使用人群与场合；点赞按钮及“赞”“点赞”叫法确立的时间；“88”代“拜拜”的流行时期	据通行说法	待核
第22章	“小姐”由大户人家女儿到泛称、再到服务场合称呼的各段时间及后来的不体面联想；“666”源自游戏直播圈、“六”“溜”音近	通行说法，写得含蓄	待核
第23章	北方口语多用“您”、南方口语少用；“您们”等用例	通行说法；用例为示意	待核
第24章	“内卷／内卷化”原为学术用语、对应 involution；走红的时间与“边骑车边看电脑”照片；进入报刊、广告标题	未写具体学者、著作与出处	待核
第25章	国营单位的食堂、澡堂、子弟学校、分房等；“有没有单位”关乎生活诸事；分房制度变化的时间与地区差异；“单位”今多见于表格与固定搭配	通行说法，各地不一；末项为日常观察的示意	待核
第26章	“青”兼指绿、蓝、黑的义项与年代；高效交流学派处理颜色的篇目与模型；“奶茶色”“雾霾蓝”的流行时间；口红色号换季淘汰；“青”分出蓝、绿的三拍读法	据通行说法或示意	待核
第27章	“情感词同义词多”是否已有报告（未检索）；《同义词词林》的版本与分类；“吃”的同义说法	未检索一项已列入限度	待核
第28章	前互联网时代新词语词典与近年网络新词表的可用版本、收词标准；“当年死掉的多为起哄自嘲词”的印象	后者标示意	待核

章	项目	正文处理	状态
第29章	大模型靠预测下一个词、据误差调整而学成的原理性说明	只作通行说明，未引文献；全章不引测评、不点名产品	待核
第30章	“渐”字古义；两种词典对“渐渐”的释义；gradually 与 slowly 的分工	据通行说法；词典未点书名；英语分工只作示意	待核

全书所有构想场景、人物、对话与场景里的数字，均为构想或示意，不计入上表。截至本附录写定，表一中已核文献 7 种（均为摘要级或要旨级），待核文献 10 种；表二中待核与示意项按章列出，导论至第30章逐章在列。